
武俠世界
第36年
26
$18.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機關算盡」刋於本期。非凡私家偵探社接到了一宗生意，爲僱主尋找一個中年女人，姓名艾蓮，二十年前曾爲酒吧女郎，僱主提供的僅是一張陳年舊相片。卓非凡與助手彭美美努力追查，仍無綫索。却不料在「唐朝會」會所，美美碰上了艾蓮，跟踪追擊下……故事充份反映了，現代社會物質豐富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人與人之間爭權奪利的醜惡面目，人類已失去純眞的秉性，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欲知朱炳爲何目的尋找艾蓮，結局如何，請閱本故事。

* * *

本期續刋東門白先生撰著的長篇故事「浪俠」，以饗愛好者。

石媧先生所著的短篇「割袍斷義」，故事感人，佈局嚴謹，頗堪一閱，獻給你欣賞。

* * *

下期將刋的巨型小說乃石中奇先生撰著的「虎山行」，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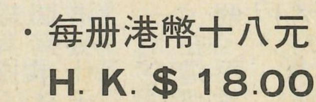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10.4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6期
(總號18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拜月(鬼域陰陽界) 馮嘉 著

每本HK$34



一位美麗的少女在月夜的海灘上膜拜，不久，她跳下海中去追尋那水中月，希望成爲月亮的寵兒，但她衹成了水鬼。

專調查邪教組織的林樹，懷疑有人故弄玄虛，在他的努力調查下找出罪魁禍首，但却遭到一條毒蛇的報復。懸疑的情節帶出一個巧妙佈局的故事。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現代鬥智推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機關算盡

嗟嘆運蹇　絕處逢生

卓非凡走回自己的真皮高背椅，放軟了身體，坐了下去，他一向覺得這張高背椅十分舒服，可是，今天他卻覺得坐了下去，好像有點不自然似的。

這辦公室其實是很有氣派的。

牆上掛着賀匾，上面寫着：「料事如神」，另一塊寫着：「神探卓非凡」。

卓非凡並非看相的，而是個偵探。

他一向以為自己是個神探，而事實上他並不是，起初他仍然不信，但這間寫字樓的業主今早來過，把這個「神探」的美夢也戳破了。

其實他也辦過不少案。

那時，他並不是自己開私家偵探社，而是在一間私家偵探社內工作。

那間私家偵探社社長名叫賴永茂，他是一個過氣的警探，為人並不機靈，否則他也不會在警界站不住腳，無奈地出來，沒有甚麼事情好做，便開了一間偵探社。

人很多時候要講「運數」的。

賴永茂失意於警界，卻得意於他這間私家偵探社，他開了偵探社之後，一連接了幾宗偵查通姦證據的離婚案，結果他成功了，為幾個大有錢佬慳回不少離婚贍養費，因而撈得風生水起。

卓非凡也是在這幾宗案件中，立下過不少汗馬功勞，但賴永茂對他並不好。

他只好旁敲側擊向賴永茂提及加工資之事，結果便給賴永茂罵了一頓，最後，卓非凡自動辭職。

離開了賴永茂，他決定自立門戶。

他便開了這間非凡偵探社。

卓非凡眼看賴永茂查案，只是左吩咐一句，右吩咐一句，自己便去喝茶，私家偵探社的工作，在賴永茂看來，根本是「手板眼見」的功夫，非常容易。

他租了這個寫字樓，雄心勃勃的，想着大展鴻圖。

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都已做到足，例如與大人物握手的照片，滿掛在牆上，那些刻着賀辭的鏡框牌匾，也掛滿了牆上，另外那些甚麼「神探」之類的賀辭，卻是他自己封給自己的。

他甚麼也有了，有很氣派的寫字樓，有美麗的女秘書，可是，唯一沒有的，便是生意。

寫字樓開了三個月，廣告也賣了不少，但仍沒有生意上門。

卓非凡心中實在非常不服氣。

為甚麼賴永茂也是這麼做，卻是生意滔滔？

因此他歸咎自己運數欠佳。

其實，他向來自認非凡，卻忽略了一點，賴永茂的成功，並非全靠運數。

賴永茂出身於警界，雖然，他在警界站不住腳，但畢竟他在警界之內，也認識了不少人，做生意，無論做甚麼生意也好，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卓非凡便是忽略了這一點。

今早回來寫字樓，他已接到那位美麗女秘書的交代，她已離職去了。

而今只剩下自己一人。

寫字樓還有幾天便租約期滿，業主雖然只是象徵式加他一些租，但他已然決定不租下去。

他告訴業主，他不再租下去，是因為他在商業繁盛區找了一個更佳的寫字樓，打算更進一步擴展生意。

業主也沒有甚麼異議。

這當然不是事實。

事實上卓非凡已經負擔不起租金，沒有能力再租這間寫字樓，而且，他已決定不再做這勞什子私家偵探。

對於前途，他是一片空白，不過，他還有一點信心，在這個繁榮的商業城市，只要肯做，兩餐清茶淡飯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今天，他仍然回到寫字樓，原因是好好享受這幾天，因為直至目前為止，他仍然是這間「非凡」偵探社的老板，而他仍然是神探卓非凡。

他一向醉心於當老板，而今才知道，當老板並不容易，不過，還有幾天租約，好好的坐在寫字樓內，享受一下，就算是做個假老板也好。

他半躺在高背椅上，雙腳放在辦公桌上。

他輕輕的搖着，總算是享受着做老板的一些樂趣。

忽然，他聽到了敲門聲。

卓非凡迅速的放下雙腳，心想：「這時候，會有甚麼人來？」

他自然而然的道：「進來！」

門推開了，外面站着一個中年男子，那人似乎有些不安的神色，道：「是卓探長？」

沒有人這樣稱呼過卓非凡，因此，他回答的時候，竟然有些口吃。

「是……是，我是卓非凡！」他頓了一頓，看着那中年人，道：「請進來！」

中年人入了他的辦公室，環視了一週，似乎有了一些信心，道：「卓探長。」

「請問貴姓？」

「我……我姓朱！」

「朱先生，請坐。」

「我叫朱炳，是做出入口生意

的，」他遞上了一張卡片。

卓非凡接過卡片，瞥了一眼，只見上面密密麻麻的印了很多字，一時之間，他也無心細看。

「朱先生，你找我有甚麼指教？」

「卓探長……」

卓非凡止住了他的說話，道：「請不要叫我做探長，因爲我並非在警界工作，我只是一個私家偵探，是這間非凡偵探社的……社長。」

「對，我應該稱呼你做卓社長。」

對，叫卓社長不錯，以前賴永茂的客人，也稱呼賴永茂做賴社長的。

「卓社長，我想委託你辦一件事。」

「甚麼？」卓非凡聽了，心中有些興奮，生意來了，生意終於來了。

「辦甚麼事？」卓非凡一本正經的問道。

「偵查一個人！」

「甚麼人？」

「一個女人。」朱炳說話之時，有點期期艾艾。

卓非凡道：「朱先生，你可以完全信賴我，我有高尚的職業操守，我會好好爲你保守秘密。」

「那好極了！」

「請問你要找的那位小姐，姓甚名誰？在那裏工作？」他一邊說，一邊拿出了記事簿。

「我不知道她姓甚麼，我只知她有一個英文名字，叫Irene。」

「艾蓮？」

「她在那裏工作？」

「我不知道，以前，她是在一間酒吧內工作。」

「酒吧？甚麼酒吧？」

「連那間酒吧也拆了。」

「甚麼資料也沒有？」

「有，我還有一張照片，不過……」朱炳從口袋內掏出了一張照片。

那種並非用普通菲林拍攝的，而是用寶麗萊菲林即拍即有的照片，而照片已是褪了顏色。

照片之內，有一個女人，那女人站在朱炳身旁，看她打扮，是個酒吧的侍應女郎。

艾蓮長得十分漂亮，珠圓肉潤，相信當年是十分吸引人的。

照片中的朱炳，也十分年輕，當時，他沒有如今那麼肥胖，也可算是一位英俊的男仕。

「我非常心急找到這位艾蓮女士，關於她的資料，就只有這些，否則我也不會來找你。」

朱炳倒是十分坦率，因爲他無法找到艾蓮，才會來找私家偵探，如果有充足的資料，他何必來這裡？

卓非凡作了一個蠻有信心之狀，道：「對，你放心，把這事交了給我，不過……」

「甚麼？啊，你的意思是酬金？」朱炳却是一個並不吝嗇的人，他從口袋裏拿出了一本支票簿，並且在卓非凡面前，寫了一張支票。

「我知道這件工作十分困難，這只是我預支給你的一筆錢，略有眉目之後，我會再給你，直到你找到了艾蓮，我除了給你酬金之外，還有賞金！」

卓非凡立時精神起來，不只有酬金，還有賞金。

當他接過朱炳的支票的時候，他更加精神抖擻，因爲上面寫着一萬元，一萬元，對於當時的生活指數來說，已是極多，很多打工仔，一個月也賺不到一萬元。

朱炳道：「不過，我要附帶一個條件，如果你不遵守我這個條件，我不會再委託你！」

「甚麼條件？」在卓非凡心目中，其實甚麼條件也會應承。

朱炳道：「保持絕對的秘密。」

「當然，我當然會絕對的保守秘密，我不是已說過，我有高尚的職業操守！」

朱炳似乎仍有點不放心，道：「我的卡片上，有我的無線電話，甚麼時間，也可以找到我，當你在偵查時候，却千萬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辦事你放心。」卓非凡道。

「那好極了，再見！」

卓非凡一直把朱炳送到出寫字樓大門口，他還想送他去乘電梯。

可是，朱炳推着他，並且輕聲地道：「我也不想有人知道我委托了你辦事。」

卓非凡立時作非常機靈的道：「我明白！」

他立即退回寫字樓，不過，他仍然回首看着朱炳，他竟然連電梯也不乘坐，從樓梯走了下去。

卓非凡回到寫字樓內，整個人變得神氣起來。

在這個時刻，他才第一次眞眞正正享受到做老板的滋味，特別是收錢的滋味。

忽然，他對自己說：「不要自以爲是，事情還沒有開始，自我陶醉等於自掘墳墓。」

他挺起了腰，要重新振作起來。

有了這一萬元，可以算是有了大半年的皮費，而辦這件事，他仍然須要這辦公室。

於是，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業主，希望他可以繼續把這個寫字樓租給他。

業主覺得有點詫異，不過，他還沒有把寫字樓出租，自然也樂意租給他。

重新有了寫字樓，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時，又有人敲門。

卓非凡覺得奇怪，道：「進來！」

推門進來的竟是他以前那位女秘書。

「彭小姐，怎麼是你？」

「社長，我忘記把這條鎖匙還給你！」她從手袋拿出了一條鎖匙。

彭美美一向穿得非常整齊的上班，可是，她今天却穿了波恤、牛仔褲，脚上還有一雙波鞋。

「怎麼？不認得我了？」彭美美道。

「不，你怎麼從來也沒有穿這種便服上班？」

「當然沒有，那不能配合我的秘書身份。」

「看來你英姿颯爽，是個女中豪傑。」

「老板，你開玩笑？」

「不，我說的是眞話。」

彭美美道：「我也說句眞話，其實我並不喜歡穿套裝，我這樣，才配合我！」

「配合你？」

「是的，老板，你知道我怎會來這裏打工？」

「爲錢？不。」卓非凡自己也知道，自己出的人工並不多，因此自己也連忙說不。

「當然不是！」

卓非凡搔了一下頭。

彭美美道：「因爲這是一間私家偵探社！」

「甚麼？你對偵探也有興趣？」

彭美美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告訴我？」

「因爲你自己都沒有案件偵查，我告訴你又有甚麼用呢？」

卓非凡聽了，有點尷尬，道：「原來你也想當個私家偵探！」

「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我只想當個私家偵探的助手，可是，我這個心願……」

「你依然有這個心願？」

彭美美有點無精打采的點點頭。

「那你找到另一份工作沒有？」

彭美美搖了搖頭。

「那麼，你留下來，不再是我的秘書，而是我的助手！」卓非凡道。

彭美美似不相信的道：「你開玩笑？」

「不，我終於有案查了！」

「甚麼？是甚麼案件？」

「剛才你來之前，我接到了一宗，而且酬金不俗，你有興趣？」

彭美美點了點頭。

卓非凡道：「好極，你立即便上班！」

「我這個打扮？」

「以後也依這個打扮好了，因爲你再不是我的秘書，而是我的助手！」

「助手兼秘書，因爲寫字樓內也須有個人，做一些文書的工作！」彭美美道。

「對，助手兼秘書，老實說，是打雜！」兩人笑了起來。

彭美美也不介意道：「社長，我們好好創一番事業！」

卓非凡伸出了手，與彭美美握着。

他自言自語道：「今日，是一切好運的開始！」

* * *

人海茫茫，找一個人並非易事。

朱炳所給的資料，也可算非常貧乏，只有一個英文名字和一張相片。

英文名字叫艾蓮，是個極普通的女孩子名字，如果在酒吧地區大叫一聲「艾蓮」，相信立時有十個八個人以上的回應。

至於那張照片，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有道是：十年人事幾番新。

而今社會節奏與速度加快，不要說十年，就是三年，人事也來了幾次變動。

更何況是酒吧這一行業。

六七十年代，那時越戰打得如火如荼，每個月都有美軍戰艦訪港，一船一船的士兵來渡假，他們全都是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使灣仔那一帶，酒吧如雨後春筍，盛況空前。

可是，越戰一宣告結束，灣仔一帶的酒吧，已有十室九空，本地人並沒有混酒吧的習慣，本是熱鬧非常的地方，一夜變成風流雲散。

根據估計，當時從事酒吧業的員工，由酒保到那些「蘇絲黃」，酒吧侍應等人，應該是超過十萬以上，加上這個行業流動性極大，因此，要找行業內的一個人，那實在是比登天還難。

「難難難……」這幾個字一直盤旋在卓非凡的腦海之內，歷久不散。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難難難，當然是難，否則何必付一萬元請你，如果容易找到，朱炳何不親自去找？」

他決定坐言起行，先到灣仔的酒吧區一看。

卓非凡也並不是一個慣於流連酒吧的人，一向只知道灣仔是有很多酒吧的，但從來沒有去過。

他聽人說過，酒吧在下午五時左右，人們下班之後開始興旺，因爲人們爲了鬆弛一日緊張神經會到

酒吧享受一下歡樂時光。

所謂「歡樂」時光，是下午五時至八時左右，酒吧所收的費用，是夜間的一半，因此，很多打工一族，趁機會享受一下便宜的時刻。

當他來到灣仔的時候，他幾乎以爲自己去錯了地方，因爲那裏再沒有多少間酒吧！

原來而今的酒吧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再不是那種煙霧瀰漫、嘈喧吵耳的地方。

再沒有四人樂隊，也沒有那些「蘇絲黃」羣鶯亂舞的局面。

那些酒吧，而今稱爲「清吧」，十分光亮，是三兩知己坐在一起，聊天猜酒的地方。

卓非凡走了幾條街，仍然找不到他心目中那種酒吧，正在有點失望的時候，他聽到一間小酒吧，因爲有人推門而出，而透出裏面播放着强勁的音樂。

卓非凡暗道：「難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他走到那間酒吧的門口。

酒吧有一道門，無法在外面看到裏面的情形。

卓非凡看着門口，一些宣傳字句，也看到其中一句寫着「歡樂時光，啤酒只售十五元，並送薯片。」

十五元一杯啤酒，並不算貴。

他決定往內一看。

這間酒吧十分昏暗，音樂强勁，震耳欲聾，吧內却並不是太多人。

幾個已有一些醉意的人，看來像菲律賓人，斜臥在大安樂椅之內。

另外有幾個女人，看來她們還沒有化粧，樣子有些嚇人的模樣。

兩個酒保也是懶洋洋的樣子。

卓非凡想退後，可是，他的後面早已有了個十分健碩的人，操着有點怪模怪樣的廣東話，道：「入來了，又何必這麼快便走！」

卓非凡回過頭來，只見那是一個菲律賓人，不，也許是個巴基斯坦的人，不，大約是個印度人，比他高出一個頭，那人又道：「來，喝一杯再說！」

卓非凡如果硬要退出去，本來也沒有甚麼問題，不過，既然來到，這裏又不是謀人寺，喝一杯才走，也應該沒有問題。

「好，喝一杯，來，啤酒！」他故作豪氣。

酒保斟滿了一杯啤酒，遞了給他。

啤酒是透心涼的，那人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猛地吞了一口口涎。

卓非凡道：「請你喝一杯？」

那人又再吞一下口涎，却道：「不，我工作的時候是不喝酒的！」

「啤酒並不算酒，是鬼佬涼茶！」

「對，是鬼佬涼茶！」他的廣東話其實相當純熟，雖然音調是有些怪異。

「好嗎？」卓非凡道。

「好，既然是喝涼茶，也沒有甚麼關係！」

卓非凡爲他叫了一杯啤酒。

他一接過，便狂喝一口，那一口實在厲害，一口便是大半杯！

「好酒量！」卓非凡嘆道。

「不算，不算，想當年我喝拔蘭地也是如此喝！」

啊，是個老酒鬼！

他又再喝一口，這一口比較小一些，不過，酒杯之內，也所剩無幾。

那人道：「老友，你面口非常陌生，很少來？」

「根本沒有來過！」

「那你爲甚麼來？」

「因爲……因爲要請你喝酒！」

那人聽了，大笑起來，這時的酒吧，却是十分清靜，原來酒吧內本來並沒有甚麼强勁的音樂，只不過是有一個用輔幣可以點唱的點唱機，剛巧有人點了一首强勁的音樂，因此，才有强勁的音樂聲。

「對，我們有緣！」

這個人居然識講「有緣」，應該是個地道的老香港！

卓非凡道：「是的，我們有緣，再來一杯！」

「不！一杯已夠，我是有工作的！」

「工作，甚麼工作？」

「是在這裏做保安的！」

「保安？」

「打手，你明白嗎？」

卓非凡點點頭道：「明白！」他隨即把那人全身上下打量一番。

那人道：「你不要小看我，我雖然年紀比較……成熟一點，但我仍然打得！」

「我知，我知！」

那人續道：「當年那些美國水兵，雖然身體像水牛那般大，也給我三拳兩脚，便揍低了，不過……」他似乎有些唏噓，道：「那是十多廿年的事了！」

「不過，而今你仍然不錯！」

「還可以嚇一下人！」他故意擧起左臂，那碩大的手臂，再不是肌肉，而是肥肉。

「你在酒吧工作多年了？」

「其實也不是甚麼工作，幾十年來，我都是在酒吧，以前是顧客，而今是個……」

忽然，有一個女人聲，叫道：「積……」

說話的是個肥胖的女人。

原來這人叫阿積，他一聽到那個肥胖的女人呼喚，急忙走過去。

那肥胖的女人在他跟前說了一番話，阿積並沒有插嘴的份兒，只有點頭的機會。

不一會，阿積又再回來。

卓非凡道：「那是你的老闆？」

「可以算是！」

「她可是嚕嚕囌囌！」

「女人總是這樣的，好了，我不再陪你了！」

卓非凡道：「你是酒吧的百科全書！」

「你怎知道我有這個名字？」阿積道。

「我不知道，但看你的模樣，我可以猜到一大半，你的確是……」

「那是人家俾面，就這樣稱呼我，如果不肯俾面的，就叫我酒吧老鼠！」

「不，你是百科全書！」

這話似乎給回阿積不少自尊。

「你來看看這相片！」他從衣袋拿出那張即影即有的相片。

不過，這地方實在太黑暗，無法看得清楚。

「來……」他拉了卓非凡往那個小小的帳房，桌上有一支座枱的小光管。

他把相片放在光管下，看了一看。

「好漂亮！」阿積道。

「我想你告訴我，這酒吧……」

「我不單說這個女人漂亮，這間酒吧也裝飾得十分漂亮。」

「有印象嗎？」

阿積不假思索地道：「當然有！」

卓非凡立時有點緊張，道：「在那裏？」

「啊，這種佈置的酒吧，在七十年代的灣仔，也應該有三十間以上！」

「三十間？」

「是的，那是潮流，你也知道，潮流一起，人人也跟着做，連酒吧的格局也是一樣！」

「那麼，現在還有嗎？」

阿積搖搖了頭，道：「應該是沒有了！」

卓非凡本來是有點希望，但聽了這話，頓時失望，不過，他仍然問，「雖然每一間的裝飾，都是大同小異，不過，其中也會有些特色。」

「有！」阿積斬釘截鐵的說。

「甚麼特色？」

不過，阿積並沒有再回答。

卓非凡立時想到，財可通神，何況是一個老酒鬼！

他從口袋拿了十元出來，塞在阿積手裏。

阿積瞥眼一看，已知是多少錢，一手把錢推回卓非凡那裏，道：「我記憶力不好！」

卓非凡立時又再多塞了兩張。

阿積道：「開始有點印象。」

換句話說，再多一兩張，他的記憶便會回復。

卓非凡不再猶豫，他知道有些錢是必需的，小財不出，大財不入。

阿積道：「你來看！」

「看甚麼？」

「你看相片裏面那些杯墊！」

卓非凡在寫字樓之時，已經看過照片，但並沒有留意到那些杯墊。

「那是甚麼？」

「是飛鏢鏢把！」

「是嗎？」卓非凡再小心一看，看來又好像是，那一個個圓圈，不同顏色的圈圈。

可是，那杯墊被一個酒杯蓋着，加上玻璃的折射，不容易看到那是一個鏢把。

「是鏢把吧！」

阿積既然是老酒吧，是一本酒吧的百科全書。

「鏢把吧？在那裏？」

「當然在灣仔！」

卓非凡聽了，有點興奮。

「不過，十年時間，那地方已經拆掉！」

一場歡喜一場空。

「不過，我也認識那間酒吧的老闆。」

「他仍然開酒吧？」

「當然，一個開酒吧的人，永遠都會開酒吧！」

那又是一線希望。

「在甚麼地方開？」

「我……我有點口渴。」

「喝，隨便喝。」

阿積吞了一口口水，有點貪婪地道：「我只想喝一口威士忌——沒有加冰，原汁原味的威士忌！」

「沒問題！」

卓非凡知道，那應該是一條重要的線索。

他向酒保道：「威士忌。」

當酒保還沒有把威士忌送上的時候，阿積已在狂吞口水，當酒保把酒送上，他已急不及待，但卓非凡一手接過了酒，道：「地址？」

阿積說出了一個地址。

接着了便像搶一樣，把那杯威士忌一口便喝乾了，然後，還貪婪地把酒杯裏最後一滴也用舌頭舐乾。

阿積似乎還有話說，可是，那個老板娘已大聲的叫他，他有點無奈的離開。

有了這個地址，卓非凡當然也離開。

他步出酒吧的時候，已是入夜，他決定先吃點東西，才繼續去找這個地址。

* * *

灣仔的每一條街道都不算長，可是，卓非凡在這條街走了兩遍，仍然不見「好彩吧」這個招牌。

不單沒有好彩吧，附近根本連酒吧也沒有，以他記憶所及，這條街應該是一間接着一間的酒吧。

可是，這地方已有很多間大厦重建，以前，這裏不單有酒吧，而且還有很多色情架步，酒與色永遠是在一起的，但而今甚麼也沒有。

那班開酒吧的，那些酒吧女郎，而今都去了那裏，難道他們都賺夠了錢，上了岸？

沒有可能的，有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這班人，怎會有隔宿之糧？

他一邊行一邊想，竟然與人撞個正着。

「對不起！」卓非凡抬起頭來，却看見自己竟然撞到了一個警察。

「老友？怎麼？醉了？」警察問道。

「不，對不起！」

「不是醉了，爲甚麼在這裏遊蕩？」

「不，我不是在遊蕩！」

「不是遊蕩，在做甚麼？」

「我找一間酒吧！」

那警員打量了卓非凡一眼，突然道：「你……你是不是阿凡？」

「是，我叫卓非凡！」

「啊，我沒有看錯，你的確是阿凡，喂，你看清楚我是誰？」

卓非凡抬起頭來，看到那人的臉孔，半晌才道：「阿葛！」

「正是我阿葛！」

卓非凡道：「你不同了，當日你們曾在一起巡更，而今你已昇爲『三柴』了！」

原來這位是卓非凡以前的同事，卓非凡以前曾當過差，可惜，做不足一年，他忍受不住太規律化地工作，而沒有做下去。

阿葛道：「有甚麼？只是個安慰獎！」

「甚麼安慰獎？」

「做了幾十年，無功無過，但年資又長過人，因此自動的升爲『三柴』，那還不是安慰獎？」

「這安慰獎也不錯！」

「如果你肯捱下去，我相信你這麼醒目，一定成爲了警長！」

「怎會？」卓非凡笑着說，其實，他心裏也非常同意阿葛的話，因爲阿葛人如其名，爲人並非聰明伶俐，而他亦可升至三柴，如果是自己，不單會成爲警長，甚至成爲警司！

阿葛又道：「你現在那裏發財？」

「沒有甚麼，只是開了一間小小的偵探社。」他伸手入袋，去找一張卡片，可是，他根本沒有卡片帶出來，便道：「卡片一時之間派完了。」

「啊，成了大老闆，更加好了！」

「甚麼老闆？只是一間小公司，自己生意，日夜也要做，比打工還要辛苦。」

「啊，你在查案？」

「是的，找一間酒吧！」

「酒吧，甚麼酒吧？」

「好彩吧。」

阿葛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卓非凡奇怪地問。

「爲甚麼在這裏找？」

「爲甚麼不在這裏找？」

阿葛笑道：「要找酒吧，而今已不是在灣仔了！」

「不是在灣仔，在那裏？」

「當然是蘭桂坊！」

一言驚醒夢中人。

「不過，我也知道，蘭桂坊有酒吧，但並不是我要找那好彩吧。」

「我不理你找甚麼吧，這裏已經再沒有甚麼酒吧，如果要找，一定要到蘭桂坊！」

「不過，再沒有那種酒吧了。」

「是的，而今的酒吧形式，與以前不同了，但還有一樣相同，他們仍是賣酒的！」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想再找那間甚麼……」

「好彩吧！」

「對，好彩吧，我看你不用再浪費脚力了！」

卓非凡道：「謝謝你，甚麼時候有空，我們出來吃餐飯，叙一叙舊！」

「好極！我在灣仔差館，很易找到我的！」

卓非凡與阿葛告別。

「蘭桂坊！」卓非凡口中唸唸有詞，他總覺得那地方的酒吧，與灣仔這種酒吧，是有點格格不入的。

不過，阿葛並沒有說錯，灣仔根本再沒有甚麼酒吧，再走也是浪費脚力。

他看看手錶，已是晚上十點半。

十時半，對一個生活正常的人來說，已是快要入睡的時間，但對一個慣於夜生活的人來說，那應該還沒有到活躍的時刻。

他乘車來到了中環，來到蘭桂坊。

蘭桂坊本來是一條斜斜的石板路，雖處在中區，但以前並不太旺盛，但自從有人在這裏開了酒吧之後，一間接着一間，成爲了夜生活的地方。

來這地方的人，大多是年輕人，而且是學識、職位薪水也不錯的所謂「優皮一族」。

他們來裏與朋友相聚，喝喝酒、聊聊天，還交換一些職業情報，再找些美味可口的食物，一快朶頤。

自從那年元旦發生踩死人之後，這地方不單更出名，而且連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了。

可惜的是，名成却利不就。

因爲發生踩死人事件，而事件最關鍵的原因是人們因喝了酒而發生慘劇，因此，當局限制了售酒，而人們也對這地方起了疑懼。

不過，人總是善忘的，過了大半年，蘭桂坊又開始回復它原來的面貌。

要走完蘭桂坊也並不是怎樣浪費脚力之事。

卓非凡走了一圈，當然沒有發現有「好彩吧」，這地方的酒吧，再不直接的叫「酒吧」，而是叫甚麼「奴」，甚麼「娜」，還有一連串古怪的英文，或者那些根本不是英文的英文！

其實這些他早就知道，他並不是想找到好彩吧，而是希望找到那些曾經在好彩吧工作的人。

那需要打探。

打探一定要找人談話，他決定往其中一間酒吧之內，碰碰運氣。

他看見有一間是在地庫的。

沿着樓梯而下，是刺眼的紅色，到了門口，他推開門進入，那紅色的燈光變得陰沉。

酒吧之內，播放着柔和的音樂。

人客並不多，只是三兩個，吧內盡是一些高背的沙發，看不見裏面是否有很多人。

卓非凡走近中間的酒吧。

酒保是個外國人，相當年輕，一頭金髮。

「啤酒。」卓非凡道。

年輕的酒保，立即爲他斟了一杯啤酒。

卓非凡呷着啤酒，這時，還不是酒吧最旺的時刻，因此，顧客並不太多。

找個人談話，酒保應該是個最好的對象，可是，這酒保是個鬼佬。

他望望那酒保。

酒保向他微笑，上前道：「找人？」

他竟然可以說出純正的廣東話。

卓非凡道：「你懂廣東話？」

「當然懂，否則怎樣可以做酒保？」他笑着說。

「那好極了，我的確想找人！」

「找個甚麼人？」

他正想從口袋裏掏出照片，不過，他回心一想，這個是個外國人，而且這麼年輕，他沒有理由會知道。

「我只是找個人談談！」

「對，那容易，這裏人人也是朋友，人人都是同志！」

「同志？」

「志同道合的人！」

「啊，那好極了！」

這時，有一個滿臉鬍鬚的大胖子來到，酒保招呼他，那人也要了一杯啤酒。

他呷着啤酒，低下頭來。

卓非凡也呷着啤酒，有意無意地望了那大胖子一眼，那大胖子向他笑了一笑。

卓非凡也禮貌地向他一笑。

那胖子走近他身畔，道：「你沒有朋友？」

卓非凡搖搖頭，胖子道：「好極了，我可以坐在你的身邊？」

「沒有問題！」

胖子坐下向卓非凡上下打量一番。

「以前沒有見過你，很少來這地方？」

「是第一次！」

「沒有問題，來多一兩次，便十分相熟的了。」

「是的，」他頓了一頓，一時之間，不知說甚麼才好，道：「這地方情調不錯！」

「是的，在這地方，找人談心，應該是個好地方，你認爲是嗎？」

「是的！」

忽然，卓非凡覺得這個人好古怪，這麼一個大胖子，應該是個粗豪的大男人，但說話却是那麼陰聲細氣。

也許他外面粗獷，裏面是個斯文人。

「你有了好朋友嗎？」胖子問。

卓非凡搖搖了頭。

胖子低下了頭，突然又狂呷了一口啤酒。

卓非凡覺得有點悶，隨口便問道：「你有好朋友？」

胖子也搖搖頭，又道：「本來是有的！」

「現在呢？」

「沒有了，分了手！」

「啊！那也沒有甚麼，而今這世紀，合則來，不合則去，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胖子聽了，抬起頭來，滿臉笑容，好像找到了一個知音似的，道：「你也是這樣想？」

「當然，而今是二十世紀！」

「好極，我也是這樣想，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我叫Mimi！」

「Mimi？」卓非凡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這麼一個大男人，竟會有這麼一個女性化的名字。

「是的，Mimi！」

「是個乳名？」

「不，我自己改的！你呢？」

「卓非凡！」

「啊！」胖子似乎十分欣賞似的，道：「非凡，非凡的確是個好名字！」

「也不，只是個普通的名字！」

「不過，我十分喜歡！」

卓非凡只是禮貌地笑了一笑。

胖子呷了一口酒道：「我們……」

「甚麼？」卓非凡問道。

胖子似乎有點忸怩道：「我們可以……」

卓非凡已覺得有點不對勁，可是，他仍然沒有想到，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當然可以！」卓非凡大方地道。

胖子聽了，十分歡喜，竟然把身體湊近了他，卓非凡覺得非常奇怪，本能地縮開了一些。

他有點尷尬，胖子也有點尷尬。

卓非凡向他擧杯，胖子也擧杯，兩人呷了一口酒之後，胖子似乎再無疑慮，伸出右手，一手搭在卓非凡的肩膊。

卓非凡吃驚地回望着胖子，只見那胖子是一臉溫柔，那種溫柔的感覺在他臉上出現，實在使人錯愕。

就在這時，卓非凡聽到了一聲非常尖銳的叫聲，然後，他覺得自己的背部劇痛，忍不住的叫了起來：「哎呀！」

他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清瘦的男人，站在他的背後，目露兇光！

「喂，你爲甚麼打我？」卓非凡問。

「打你，我當然要打你！」他話未說完，又再出手，一拳打向卓非凡的左邊臉。

卓非凡這次有備而戰，當然不會讓他打倒，稍爲閃開，一手便抓着那人的手。

卓非凡雖非十分高大的人，但與這個小子比較，他足以用一手反扣着他而控制住他。

可惜，他的估計錯誤。

這小子雖然消瘦，但非常靈巧，他的手雖被卓非凡扣着，可是，他竟然懂得借力使力，右脚突然飛起。

這一脚實在陰毒，竟是一招「撩陰腿」。

卓非凡無法不放開他。

這時，卓非凡已退了開去。

胖子一直沒有出聲，但這時却以身護着卓非凡，叫道：「你爲甚麼打人？」

「Mimi，跟我走！」

原來這兩人竟然是相識的。

胖子道：「不，我不會再跟你了！」

「爲甚麼？我們只不過吵了幾句！」

「阿尊，我已說過我們分手！」

「分手？」這個瘦小的阿尊，目瞪着大胖子，突然一臉悲傷的道：「爲了他？」

阿尊指着仍退在一旁的卓非凡。

胖子上前，以身護着卓非凡。

卓非凡開始明白，這兩個男人，是同性戀者，爲甚麼自己竟然無端捲入了他們之間的漩渦之中？

他一定要向那個阿尊解釋一下。

可是，那個阿尊非常憤怒似的，他走向酒吧，向酒保要了酒，道：「不是一杯！」

酒保道：「阿尊，不要在這裏找麻煩！」

阿尊道：「我要喝一樽！」

酒保當然沒有理由不做生意，把整支XO放在阿尊的面前。

阿尊拿起酒樽，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口。

突然，他拿起酒樽，轉過身來，奔向卓非凡，卓非凡見他來勢洶洶，已轉身走避。

那個胖子看見阿尊的怒相，他害怕卓非凡被襲，於是挺身護着他。

阿尊既喝了酒，又是怒氣攻心，似乎看不清楚前面是大胖子還是卓非凡，一樽迎頭擊下。

胖子狂叫，倒在地下。

原來阿尊一樽打下，打中了胖子的頭，胖子這時頭破血流，發出號叫。

其實阿尊並不是想打他。

而卓非凡也上來，看看胖子，阿尊這時打錯了自己所愛的人，更是怒火中燒，當他再見卓非凡前來，也不再理會甚麼，又猛向着他擊下。

卓非凡並沒有想到，阿尊還會繼續襲擊他，因此，他並沒有閃避。

他只覺痛入心脾，並且覺得血流滿面，他有點支持不了，倒在地上。

胖子見了，大叫起來，道：「你爲甚麼要打人，他只是我剛才認識的朋友！」

「甚麼？剛才才認識？」

「是的，難道你以爲……」

「我以爲你是爲了他才離開我！」

「你發神經，你這樣衝動，你叫我怎樣與你相處，我……我……」

阿尊看着大胖子滿臉淚水，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怎樣做才對。

那時酒保，及其他酒吧內的顧客已湧了上來，看到兩個人都血流滿面，有人叫道：「快叫白車！」

「報警吧！」

這時，阿尊又突然大發狂性似的，把酒樽掉了過來，拿着樽頸，一手便把酒樽打向枱邊，立時，酒樽破碎，只留下鋒利的樽頸。

阿尊這行動，嚇怕了很多人。

大胖子也嚇得退開。

可是，阿尊並非攻擊別人，而是把鋒利的樽頸，刺向自己！

衆人嘩然，有人上前，奪去了阿尊手上的酒樽，阿尊那時身上也流着血。

有人叫道：「這次你們想不報警也不可以了！」

阿尊倒在地上。

大胖子見狀，立刻上前，把他抱起。

＊ ＊ ＊

卓非凡睜開眼睛的時候，只見四週的牆都是白色的，他一動，只覺頭痛欲裂。

他摸摸頭部，才發現自己的頭被重重的紗布包着，他勉强坐起來。

有人叫道：「醒了，醒了！」

那是一個穿着藍色制服的護士。

卓非凡問道：「我在那裏？」

護士道：「在醫院的急症室。」

「爲甚麼我會在這裏？」

護士有點輕蔑地道：「爭風呷醋，被人打穿了頭，不來這裏，可以去那裏？」

「我……我爭風呷醋？」

「還有你兩個同志！」

卓非凡沿着護士所指，看到外面坐着兩人，正是大胖子與阿尊。

大胖子也是紗布纏頭，而阿尊上衣打開，貼上一些紗布膠布。

他們兩人，似是互相摟抱着，看來像一對男女情人。

「醒了，醒了……」胖子上前。

阿尊也走上前，兩人仍是你圍着我腰，我攬着你的腰。

「卓先生，眞對不起！」胖子道。

阿尊道：「對不起，我並不想傷害你！」

卓非凡看見他兩人這般模樣，實在是哭笑不得。

「你們……」

「我們已經沒有事了！」阿尊用溫柔的眼光望着胖子，並且用手輕輕的撫着胖子頭上的紗布。

胖子也道：「我們已經和好如初……卓先生，眞對不起，我……」

「你們的事，怎會又惹到我的頭上？」

阿尊道：「我以爲你搶走他！」

「我？我像個……」卓非凡被他們氣爆，他本想說：「我像個同性戀者嗎？」可是，有道是「崩口人忌崩口碗」，因此，他並沒有說下去。

胖子道：「卓先生，我有一個請求！」

「甚麼？」卓非凡問道。

「請你不要告阿尊！」

「告他？」

這時，有一個警察走過來，道：「你們三個都是當事人，跟我回警署落口供！」

「去警局？」卓非凡問道：「我不控告他們，可以不去警署嗎？」

警察道：「當然不可以，你們不單驚動了警方，而且又驚動了醫院，又有人行兇，又有人受傷，怎能不回警署辦理！」

「我不控告他們！」

「不是你要控告他們，而是我要控告你們！」

「控告我們？甚麼罪？」

「打架傷人，刑事毀壞，行爲不檢！」

一連串的罪，使他們三人啞口無言。

警員轉身問護士道：「他們可以走了？」

護士道：「醫生已簽字。」

三人仍是猶豫。

警員道：「再不跟我回去，加多一條：阻差辦公。」

三人只好跟着警察，回到警署。

其實那只是循例的落口供，當警察知道了他們之間的事情，這種古怪的糾紛，相信找「包青天」來審，也沒有甚麼結果。

加上最大的被害人卓非凡，並不想控告阿尊，因此，警方也沒有打算控告他們。

一個警司出來，向三人告誡一番。

警司道：「三個大男人，攪成一堆像甚麼樣子？下次再有同樣事情發生，我一定控告你們！」

阿尊與胖子互摟着道：「不會的了！」

忽然，有一個警員走過來，停了下來。

「咦，怎麼是你？」

卓非凡一望，原來是今日在街上遇上的阿葛。

那警員道：「非凡兄，怎麼會變成這樣？今日見你的時候，你還是……」

「眞是一言難盡！」

警司道：「這班契弟，竟爭風呷醋！」

阿尊與胖子向警司怒目而視，因爲「契弟」二字，傷了他們的自尊。

但警司也向他們怒目而視。

阿尊本想發作，但胖子一手握着他，非常溫柔地道：「阿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阿尊忍住了怒氣。

那警員道：「非凡兄，想不到你也是……有甚麼事可以幫到你，不，那種事我却……」

「我不是他們一夥的！」

那警員搖頭嘆息地離開了。

卓非凡頓足道：「我不是他們那類！」

「甚麼這類、那類？你們可以走了！」

阿尊與胖子互相扶持着，站了起來。

阿尊道：「卓先生，我眞對不起你，有空請出來吃一餐飯，我向你道歉！」

卓非凡道：「不用了，不用了！」

胖子又向卓非凡道歉。

卓非凡道：「好了，好了，我只希望不再見到你們！」

兩人離開了。

警司仍望着卓非凡道：「你還不走？」

「我想向你解釋，我並非同性戀者！」

「你叫我怎樣相信？」

卓非凡道：「我只是去酒吧找人！」

「去那種酒吧找人，不是他們一類還會是甚麼？」

「那間是甚麼酒吧？」

「基吧！」

「基吧？」卓非凡開始仍摸不着頭腦，後來，才想到在英文中，同性戀的稱呼是GAY，與基同音。

「我實在不知道！」

「一個男人，在基吧單獨喝酒，又與人爭風呷醋打穿頭，還不是基是甚麼？」

「我不是！」

這時，有一個女人走進來，道：「你果然在這裡！」

來的竟然是彭美美，卓非凡的秘書。

「美美，你怎會來這兒？」

彭美美道：「我剛才接到醫院的電話，知道你受了傷所以便趕到了醫院，才知你來了警署，我以為你需要保釋。」

卓非凡向那警司說：「你相信吧，我並不是他們那一類，這是我的女朋友兼女秘書！」

警司看着彭美美，點點了頭。

卓非凡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用不着保釋？」彭美美問。

卓非凡道：「並不是我惹事，而是別人襲擊我，我那要保釋？」

警司道：「你們可以走了！」

兩人離開了警局。

彭美美道：「卓先生，想不到你是……」

「是甚麼？」

「是他們……」

「你也以為我是同性戀者？」

「不是？」

「當然不是！」

「可是，一個單獨男人，流連在基吧之內，還發生了爭風呷醋打穿頭之事，你叫我怎相信？」

卓非凡被氣得七孔生煙。

卓非凡在同性戀基吧之內，無端惹上了麻煩，並且頭破血流，當天晚上，他並沒有覺得怎樣，可是，從警署回家，睡了半天，醒來的時候，却頭痛欲裂。

他本想起來，吞服兩粒頭痛丸，然後上班，但藥丸吃過，頭痛却未止，只好又再躺在床上。

那知，一躺下去，又再睡着。

他實在不知睡了多久，再醒來的時候，只見外面陽光透入，再看看手錶，是下午三時。

他跳了起來。

再看看手錶上的日曆，與掛在牆上的日曆互相比較之下，他喃喃自語的道：「我睡了……睡了三天？」

「不只是三天，而是三天零八個鐘！」外面傳來一陣嬌俏的聲音。

隨着聲音出現的是彭美美。

卓非凡摸摸自己的頭，仍紮着紗布，也有點痛，問道：「你怎進來，怎會來？」

「我找大廈管理員進來的，我是你的秘書，也是你的助手，波士與拍檔，都沒有上班三天，你說我應不應該來！」

「我睡了三天？」

「是的，你自己可以計算一下！」

卓非凡計算一下，果然是三天。

「我怎麼了？」

「你自己不知道，誰會知道？」

「可能是流了一些血，受了一些震盪，所以才會……」

彭美美却十分嚴肅的道：「不，我認為並不是流了一些血那麼簡單！」

「那是為了甚麼？」

「為了……為了……」彭美美故意吞吞吐吐。

「為了甚麼？」

「可能是你流連基吧，染上了那些基菌！」

「基菌？甚麼基菌？」

「會把你變成基佬的那種！」彭美美說到這裏，也忍不住笑。

卓非凡也笑了起來，知道她是在作弄自己。

突然，彭美美似乎嗅到一些甚麼味道，失聲的叫道：「糟糕！」

她奔入厨房，不一會便傳來一陣食物的香氣，這時，卓非凡才聽到自己的肚子，也傳出了咕嚕咕嚕的响聲。

彭美美端了一碗粥出來。

「好香！」卓非凡道，他說完便

想吃。

彭美美道：「你三天三夜沒有起過床，快去洗洗臉，漱漱口才吃吧！」

「是豬肝粥！」

「是的，讓你補血補血！」

卓非凡走入浴室，梳洗了一番，他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紗布包頭，鬍鬚滿臉，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實在很餓，立時走出去，只見那個小小的客廳，本是十分凌亂的，但而今一切都井井有條，他知道那當然是美美所執拾的。

他吃了一口粥，問道：「彭小姐，你怎知道我喜歡吃豬肝粥！」

「我已為你工作三個多月，你平日早餐都吃及第粥，因此……」

「你倒是十分細心，觀人於微！」

彭美美沒有答話，只看着他吃粥。

忽然，卓非凡想想，自己三天三夜沒上班，便問道：「你有回寫字樓？」

「有——你一醒來便要查一下我有沒有上班？」

「不，我的意思是那個大客戶有沒有打電話來！」

「大客戶？」

「唯一的一個！」

「啊！有，他來過一次電話！」

「他怎麼說？」

「沒有甚麼，他說只是循例問一下，他也明白，要找那個人並不容易。」

「你怎麼答他？」

「我說你已積極找，一有消息，你會通知他！」

「你答得眞好！」

「我是受過專業秘書訓練的！」

「明天我眞的要積極偵查！」

「我看你的情形，仍要多睡兩天！」

「不用了！」

「明天應該是去醫院覆診，看醫生怎麼說，才可以下決定！」她頓了一頓，道：「你要找的那個女人，是酒吧出身的？」

「本來我也不大清楚，但一個酒吧朋友看過照片，提醒了我！」

「看到甚麼？」

這時，卓非凡已把整碗粥吃完了，他從衣袋的皮包拿出了那張照片。

「你看看。」

「這地方……照片並沒有甚麼背景，也看不出是個甚麼地方……對了，對了，是間酒吧！」

「你又怎知道？不要充內行！」

「你看那酒杯！」

「酒杯到處有，家中也有！」

「不，我是指那酒杯墊！」

「哈，果然有些偵探頭腦！」

彭美美道：「我眞的有偵探頭腦才入你的偵探社，這幾天你還要休息一下，讓我來查查！」

「你？」

「你認為我沒有能力？」

「不，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經驗，那請你先告訴我，如果你着手偵查，你從那裏開始！」

「看來這個女人——我們要找這個女人，應該是四十歲以上！」

「你怎知？」

「你看，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

「你又如何知道？」

「那邊有個日曆，是七四年！」

卓非凡對這位助手開始有點另眼相看，因為她實在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而且觀察入微，是一個偵探人材最基本的條件。

他自己也沒有她那麼仔細。

彭美美續道：「看來這個女人是一個女侍應，是那些捧酒的女郎！」

「沒錯，因此，我開始去酒吧查。」

「不過，我相信她不再會在酒吧工作了！」

「為甚麼？」

「還有四十歲的女人在捧酒？」

卓非凡也笑了，道：「不在酒吧，那麼，你會從那裏開始？」

「依然是酒吧！」

彭美美的答案令卓非凡十分詫異，這女人實在並不簡單。

彭美美解釋道：「經過二十年，一個捧酒女郎，可能有三條路可走！」

「那三條路？」

「第一條，她可能已經墮落，人間無踪！如果她不懂自愛，那我們不用查了！」

「第二條路呢？」

「她可能在酒吧後面的地方工作！」

「酒吧後面？」

「我的意思是她可能在厨房、倉庫的地方，仍然是為酒吧工作，但不再露臉！」

「大有可能！」

「如果她是個自愛的人？」卓非凡想了想道。

彭美美道：「也有另外兩個可能！」

這女孩子分析能力眞强！

「一個可能是她嫁了人，從良去了。」

「還有呢？」

「她成了老闆，一間酒吧的老闆。」

「對，這個可能性極大！」

「因此，我說，要找她，在酒吧前面，即是你去飲酒的地方，你可能永遠也找不着她。」

「那你去那裏找？」

「我又再來一些假設，首先，她沒有在人間無踪，沒有嫁人，因此，可以要在那些酒吧的後面，那些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找她。」

「如果成了老闆娘呢？」

「要在酒吧的帳房才可以找到了她！」

「如果她眞的嫁了人？」

彭美美想了一想，道：「我猜想這個可能性並不太大。」

「爲甚麼？」

「這女人相當漂亮。」

「對，漂亮的女人，十分容易嫁！」

「那不一定！」

「怎會？」

「怎麼不會？一個美女，人人都以爲她早已有男朋友，而且普通男人，自慚形穢，誰敢約她！而她當然知道自己漂亮，不期然擺出一副高姿態，歲月蹉跎，一切便如此過去！」

「怪不得你也沒有嫁出去！」

這句話既可以是挖苦彭美美，也可算是恭維，因爲她還未嫁。

「你看過這個女人又如何？」

「我看她沒有嫁人，反而成爲女老闆的機會大些！」

「你又憑甚麼猜測？」

「你看這女人，笑容之中，十分堅定，而且她的口唇塗了口紅，仍然有些薄的感覺。」

「口唇薄又如何？」

「那表示她爲人重理智。」

「你連相也識看？」

彭美美笑道：「那只是皮毛看法而已！」

卓非凡聽了這一大番分析，非常有條理的分析，對這位助手有另一番看法，而且十分佩服。

卓非凡道：「如果明天我覆診之後，沒事的話，我們便一起開始查，如果我還要休息，那一切靠你了！」

「好極！」

卓非凡突然問：「爲甚麼我一直沒有發覺你有這麼高的偵探能力？」

「因爲你一直沒有給我機會！」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機會！」

兩人相視而笑。

＊　＊　＊

翌日，彭美美一早來陪卓非凡往醫院覆診，原來卓非凡所受的傷不輕，幸好也只是皮肉之傷，醫生吩咐他仍然要休息三天。

彭美美送了他回家。

卓非凡把那個女侍應的照片，交了給她，並道：「我還要休息，那暫時看你的了。」

彭美美接過，小心放入了自己的手袋。

她並沒有立即離去，她爲卓非凡預備了食物，讓他睡下，才出門去。

唐朝會所　女人世界

彭美美雖然口中可以分析出大道理，但其實她的內心，對這案子，也不知從何開始才好。

從酒吧開始，但是，應該從那一間開始？

人海茫茫中怎樣去找？

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她聽到「嘎」的一聲，整個人立時回到現實。

她回過頭來，一輛大型豪華房車，正停在她的後面，那聲音正是車急剎時發出的聲音。

車內的司機，是個女人，伸出了頭，叫道：「你想找死嗎？行路行到路中心？」

彭美美聽了這話，看看自己，果然是站在路中央，本來是一臉怒火，已立時收了回來。

那女人下了車，走向她道：「你有沒有事？」

「沒有！」彭美美道：「對不起！」

「彭美美？」

彭美美抬起了頭，看着那女人，一會才猛然叫道：「陸綺華，是你？」

「是，我正是陸綺華，這麼多年不見你，怎麼會在這裏見到你？」

「是的，沒有見……自從畢業以來，你怎麼了，駕着這麼豪華的車子，發達了？」

陸綺華道：「發甚麼達？」

這時，後面的汽車被陸綺華的汽車擋着，本以爲發生了甚麼事，卻見兩人在寒暄，因此大按响號。

陸綺華道：「上車才說吧！」

彭美美沒有異議，上了陸綺華的豪華大房車，陸綺華熟練地開動了車子，道：「我們找個地方，好好的談一下，並且爲你壓驚！」

「爲你自己壓驚才對，幾乎因我闖出馬路而嚇破了膽！」兩人相視而笑。

陸綺華道：「我們應該去那裏好好的談談？」

「隨便你吧！」

陸綺華想了一會，才道：「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你有空嗎？」

彭美美道：「有，畢業之後，我記得你好像是當秘書的，是嗎？」

「是的，你呢？」

「我也是當秘書，不過，我一直行霉運，跟每一個老板，不是三個月，就是半年，老闆便破產收檔了！」

「那不是你的霉運，而是那個老闆霉運！」

忽然，有電話聲傳來。

陸綺華道：「美美，痲煩你替我打開手袋，把手提電話拿出來！」

彭美美打開了她手袋，把一個非常輕便而小的手提電話拿了出來，遞給陸綺華。

彭美美撫摸着這手袋，不用看牌子，已知道這個手袋是名牌貨，價值不菲。

陸綺華道：「暫時我不想接任何電話，把所有電話改接往我家中，我家中有錄音電話。」

她說完之後，又把電話遞回彭美美。

彭美美把電話放入手袋。

陸綺華道：「是我秘書來的電話，這人毫無主見，甚麼事情也要問我！」

「你的秘書？」彭美美奇怪地道。

陸綺華並沒有回答，只是輕輕的笑了一下。

她本是當秘書的，而今自己也有一位秘書，看來，陸綺華——駕豪華汽車、名牌手袋、無線電話，一切倒不簡單！

陸綺華把車停了下來。

原來她們來到了一間商業大厦的前面。

彭美美奇怪地道：「你不把車子泊好？」

「不用的！」

這時，已有一個人走前來，並且恭恭敬敬地對陸綺華道：「陸小姐！」

陸綺華把車匙遞給了他。

那人並小心翼翼爲她們開車門。

彭美美正想自己推開車門，那男人已迅速來到她這一邊，爲她開門，並且道：「小姐，小心！」

彭美美實在覺得奇怪，這地方談不上是酒家，也不是甚麼公衆場所，怎會有人代客泊車？

她忍不住的問道：「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

「不用怕，我自然帶你去一個好地方，你怕？怕我拐帶了你？」她開玩笑的說。

經過了商業大厦的門口，入了電梯，陸綺華按了頂樓，但彭美美仍然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出了電梯，迎面是玻璃大門。

大門之後，是個接待處，接待處後面的牆壁，有一個古式古香的標誌。

彭美美看着，那三個字是——唐朝會，這時，她才想起，這是一個著名的會所。

「唐朝會」並不是一間普通會所。

彭美美也曾聽人家說過，只有那些事業極有成就的女人，或者稱爲女强人，才有資格參加這個會所。

陸綺華可以帶她來這裏，她當然不會是普通的秘書，她定然是個女强人。

這地方是個女人的會所，但侍應却全是一些年輕英俊的男人。

一個較爲成熟的男部長走前，道：「陸小姐這麼早做運動？」

陸綺華道：「不，我今天有朋友，我想與這位朋友談一會才做！」

那男侍應非常恭敬的道：「好極！酒吧內有新推出的鷄尾酒！」

他領着兩人來到一個酒吧。

這酒吧並非普通酒吧，裏面全是一些碩大的眞皮梳化，雖不是晚上，但燈光柔和，播着輕音樂，使人不知究竟是甚麼時間。

她們揀了一個角落的座位。

一個年輕的侍應上前，恭敬的叫道：「陸小姐！」

陸綺華道：「我知道有新推出的鷄尾酒，就給我們拿兩款最新款的！」

侍應恭敬的退後。

彭美美道：「綺華，這地方眞不簡單！」

「那也不算甚麼，只要你是會員，你便可以享受這裏一切設備，這裏有健身室、卡拉OK室、友誼室、痲雀室、牌子房……甚麼也有。」

「不是普通人可以參加的呀！」

「不是——如果你想參加，我也可以推薦你。」

彭美美道：「我沒有資格！」

「你太謙虛了！」

彭美美道：「告訴我，你而今做了甚麼工作？」

「其實也是秘書的工作。」她從手袋拿出了一張卡片，遞給了彭美美。

彭美美看着：大發集團——陸綺華——董事兼執行行政經理。

「你做了大集團的老闆？」

「不是老闆，而是給老闆支使的那種！」陸綺華笑了起來，並且從手袋拿了香烟出來。

那時，侍者送來了兩杯雞尾酒。

侍應一放下酒，便急忙爲她點火。

陸綺華抽了一口，噴出烟霧，道：「對不起，你不介意我抽煙？」

彭美美道：「我不介意！」

「其實，我只有一個經理銜，你看，所謂執行經理，便是要代替總經理做所有的事情，那豈不是一個秘書的工作！」

「那當然是大大不同，你還是董事！」

「董事也沒有甚麼，這間大發集團，你也聽過？」

「當然聽過，是上市公司，這

幾天的股價，應是十三元左右！」

「是十三元八角，我想而今應該又漲了些！」

「你擁有很多大發的股票？」

「不算多，大概有三兩百萬股而已！」

彭美美心中一算，如果以三百萬股來算，股價在十三元的話，時值已經是三千多萬元。

一個中學畢業幾年的女孩子，竟可以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擁有三千萬的財產，實在不簡單。

「嘩，你已是大富婆！」彭美美道。

陸綺華道：「不要這麼說，這些雞尾酒是新推出的，我也沒有嘗過，來，我們好好的喝一杯。」

兩人碰杯，呷了一口。

陸綺華道：「好味道！」她頓了一頓，道：「對了，美美，剛才你在路上，想些甚麼？」

「我正在想一宗案！」

「案，甚麼案？你當了差？」

「不，但也差不多！」

陸綺華並不明白，道：「你究竟做了甚麼？」

不知爲了甚麼，也許是爲了自尊，彭美美道：「我與一個朋友，開了一間私家偵探社，我既是做秘書工作，也是一個偵探。」

「偵探？你也是一個不簡單的秘書！」

「怎能及你！」彭美美道。

「我其實也沒有甚麼，算是走運吧，我本來是服務這間大發公司——那時，這公司仍是一間小公司，而今才稱爲集團，公司老闆看得起我，我也努力爲他做事，當時，他給我這些股票，其實只值一角幾分，而今才這麼值錢！」

「那是不單你老闆走運，你也走運！」

「其實，其實我也是要付出代價才換這些回來，不要再說這些……你嫁了人沒有？」

「嫁人？我沒有想過！」

「不過，我聽過有幾個同學，好像珍妮、瑪麗、蘇珊都嫁了人！」

「是嗎？我也沒有跟她們聯絡！」

「聽說有些更生了白白胖胖的孩子！」

「啊，她們眞有福！」

她們回憶中學時的生活，倒也是十分快樂。

陸綺華道：「你喜歡運動嗎？」

「喜歡！」

「那麼，我們到健身室玩一會！」

「不，下次吧，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陸綺華也不勉强，道：「好極，下次！」她舉起手，一個侍應立即走前。

彭美美知道她要付賬，也拿出了信用卡。

陸綺華道：「你不用爭，這裏只收會員卡，現金也不收的！」

「唐朝會」果然是與別不同。

彭美美道：「我想先到洗手間。」

「我們一起去！」

兩人一起到了洗手間，這洗手間的氣派，與高級酒吧的氣派，不遑多讓。

光潔的雲石，配上落地的大玻璃，相信那些五星級的酒店也不及。

兩人補粧之後，一齊出來。

彭美美道：「這地方是甚麼人開的？」

陸綺華道：「不知道。」

忽然有一個人迎面而來，是個女人，她穿着西式上裝，下面是黑色短裙。

看來並不是顧客。

彭美美道：「這人……好像……」她忽然覺得，這人倒有點面善，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陸綺華道：「我看她是這裏高級職員，這間會所很怪，外面的侍應，全是男人，但裏面的職員，却有很多是女人！」

彭美美道：「這會所主要是服侍你們這些高貴的女客，要明白女人顧客的心理，當然要找女人做決策！」

「你的話非常有理！」

「單看全是年輕俊男作侍應，便可以明白，決策人非常懂得女人的心理！」

兩人都笑了起來。

當她們出了會所，來到商業大厦的門口，那輛豪華車已停在門口。

那個代客泊車的司機，非常恭敬的把車匙遞上。

陸綺華從手袋拿出一百元，給他作爲小費。

上了車後，陸綺華道：「有空再打電話給我，你要到那裏？」

「我想到中環！」

「好極！」

其實，彭美美並沒有甚麼特定的目的地，只是隨口說了出來，這地方離中環極近。

彭美美下了車。

忽然，她想起了剛才在會所見到那個女人，那個有點面善的女人。

她迅速的從手袋拿出了那張照片。

這個女人，豈不是她與卓非凡要找的那個？

她再看清楚。

照片中的女人，無疑是比那女

人年輕得多，不過，她的輪廓仍然在。

她對自己道：「沒有錯，一定是她！」

怪不得她只是偶爾與那女人碰面，立時有不同的感覺，難道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她決定折返「唐朝會」。

可是，因爲她並非會員，因此，她被拒諸門外。

彭美美並不是那種輕易放棄的人，她在「唐朝會」的門外，抓着其中一個男侍應問道：「你見過這個女人嗎？」

那男侍應極不願意回答她的問題，但經不起她的糾纏，也看了那照片一眼，然後道：「沒有！」

那侍應雖然是如此回答，但彭美美發現他眼光是有點異樣，因此，更加使她充滿信心。

另一個高級侍應出來，先斥責他的下屬，然後道：「小姐，請問你是不是本會的會員？」

彭美美搖搖了頭。

那位高級侍應道：「那麼，對不起，我們是無法招待你的！」

「但我有朋友是會員！」

「好極，那麼請你的朋友與你一起來！」

彭美美雖遭他的白眼，依然是鍥而不捨地追問：「你有沒有見過這女人？」

那高級侍者好奇的看了一眼，似乎有些反應，但依然道：「沒有見過！」

彭美美只好離開。

她第一件事是撥了一個電話給陸綺華，可是，她的手提電話並不通，可能是她關了電話。

她是一個大忙人，可能正在開會，也可能正在與客人談生意。

於是，她又再撥了一個電話給卓非凡。

卓非凡仍在家中休息，正在好夢正酣。

當他聽到彭美美說她看到了那個女人，他整個人也清醒過來，道：「她在那裏？」

「在『唐朝會』！」

「唐朝會，是個高級的女人會所！」

「正是！」

「你怎會去到這會所？」

彭美美簡單地把她與陸綺華見面的情形說了一遍。

「那爲甚麼不立即找陸綺華，再去一次？」

「我暫時未能與她聯絡。」

卓非凡道：「既然有了她下落，還是先回來，我們好好部署一下，怎樣與她見面。」

「好極！」

她立刻乘車來到卓非凡的住所。

卓非凡因失了些血而感到非常疲倦，但一聽到找到了那女人的消息，整個人也精神起來。

他一見到彭美美，便非常焦急的問道：「眞的看到這女人？」

「我想我沒有看錯！」

「她的樣子變了嗎？」

「當然變了，老了很多，可是，當我再想起她的時候，我才覺得，她的臉部輪廓仍在。」

「她在唐朝會做些甚麼？」

「不知道，唐朝會是個專門招待女賓的地方，因此，差不多所有侍應都是年輕小子，其他工作人員，也是男性，我在那裏時間不算長，也只有看過這個女人，我是去洗手間才碰見她的。」

「如果眞是她，她在唐朝會內，做些甚麼？」卓非凡喃喃自道。

彭美美道：「我想一定是與酒有關的。」

「對，她是個酒吧出身的人，當然也是做酒吧有關的工作，有道是桐油埕始終還是裝回桐油。」

「幸好我在那地方碰見她，否則，再到那些酒吧，相信永遠也找不到她。」

卓非凡道：「你眞的帶給我好運！」

彭美美道：「也不是甚麼，只是湊巧吧了，我這位陸綺華朋友，也是好多年沒見面，一見了她的面，我幾乎被她的車撞倒，又被她帶去唐朝會，如果不是這樣，也不知何時才找到那個女人！」

彭美美又撥了電話，可是，仍然無法與她接觸。

卓非凡道：「不用心急，既然知道她在那裏，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她！」

其實他自己是十分焦急。

他們又再談起那個顧客朱炳。

彭美美道：「你以爲朱炳爲甚麼要找這個女人？」

「可能是他的親戚！」

「如果是親戚，很少是透過私家偵探找人的！」

「可能是個舊相好！」

「大有可能，不過……」

卓非凡道：「不過甚麼？說出來聽聽，也許對這件事有些幫助！」

「如果是他的前度女友，或者是以前的女朋友，已是過氣了，找她作甚麼？如果是我，她失了踪才好，免得有麻煩。」

卓非凡道：「美美，你眞懂得男人的心理！」

「不，那是一般人的心理，就算我有個以前的男朋友，而今既無聯絡，找他幹甚麼？他的出現反而妨礙我與另一些新朋友的交往！」

「是的！」卓非凡似笑非笑。

彭美美對他這個笑容，有點不自在，道：「我並非說我自己，只是人人也是這樣的心理！」

「對，你的猜測應該是正確！」

「那爲甚麼朱炳仍要找她？」

「一般人滿足了衣食住行之後，所發生的事，不外乎有兩個主因：情或錢！」

「情？」

「那女人是他的女朋友，以前朱炳沒發達時，沒有機會一親香澤，而今發了，想找她！」

「這推測可能性不大，因爲這女人出身酒吧，我並沒有職業歧視，但要與一個酒吧女郎交往，那並非甚麼艱難的事情。」

「那麼，可以當他們早已交往，但後來因爲某些事情，互相失去聯絡，而今朱炳依然懷念那段日子，因此要找她回來。」

「大有可能！」

「或者她欠了他一筆債！」

「情債還是錢債？」

「兩者都大有可能！」

卓非凡拿了朱炳那張卡片出來，道：「朱炳是個商人，你看他那麼多公司，若欠了他的錢，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也不會去追討。」

彭美美拿了那卡片細看。

忽然，她似乎發現了一些甚麼，道：「這位朱先生，在幾項互不關連的生意中，也有參與，而且，你看，他在保險與金融業中，是個領袖。」

「領袖？」

「我意思是這兩個行業的公會會長！」

因爲朱炳銜頭太多，卓非凡也沒有看清楚。

「大概是會長與主席吧！」

「那麼，他是個重要人物！」

「不過，他在我面前，十分低調。」

「其實也不——他一委托你，便出萬元，出手不低，只不過你……」

卓非凡同意道：「我辦事並不細心。」

「做私家偵探而不細心……」

「怪不得我要倒閉了。」

兩人都笑了起來。

彭美美把卡片翻了過來。

原來朱炳那張卡片並不是單一張，因爲他銜頭太多，所以另一邊其實也印有其他職銜。

彭美美道：「朱炳是個熱心公益的人！」

「熱心公益？」

「你看。」

卓非凡接了卡片，小心看了一會，道：「是的，有幾個是慈善機構，還有一些爲青少年工作的志願團體，咦，他還是個議員！」

「議員，甚麼議員？怎麼我沒有聽過。」

「是區議員！」

「區議員，代表中西區的。」

「現在這些區議員，全港九新界共有三百多個，平日我們又沒有留意那些政治，不知道也並不出奇！」

「不過，說也奇怪，這個銜頭應該也十分重要，可是，在這卡片上來說，並不重要。」

「也許他自己並不十分重視！」

卓非凡自言自語道：「一個而今事業這麼好的男人，爲甚麼還要找他的過氣女朋友？」

他似乎想到了一些甚麼，可是却又覺得十分空洞。

彭美美也有一番她的思量。

兩人沉默了一會。

忽然，電話响了。

「陸綺華，是你？」

「是的，你找我？」

「是的，我又打你的手提電話，又打你的傳呼機，對，我留下了話在傳呼台！」

「有甚麼事情？我看你找得我很急！」

「我想再去唐朝會一次！」

「沒有問題，甚麼時候？」

「今晚。」

「今晚，」她頓了一頓，道：「對不起，今天晚上我有一個約會，不能……」

「沒有關係，明天晚上！」

「好極！」

「能否帶個朋友？」

「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不，唐朝會並不招呼男人的！」

「那也沒有甚麼關係呀！」

「好，我們明天晚上見，我會駕車來接你！」

卓非凡道：「你想叫我一起去？」

彭美美道：「是的，可是，她說唐朝會完全不招待男人的，眞古怪！」

「怪不得朱炳沒有辦法找到那個女人，朱炳有錢，甚麼地方也可以去，獨是這個唐朝會去不得，所以他也無法見到那女人一面！」

卓非凡是個十分心急的人，道：「她今天晚上沒有空？」

「再多等一天也沒有甚麼關係。」

「不，我想立刻便去！」

「我不是告訴你，你是男人，不能入內，而且，就算我是女人，沒有會員帶去，也入不得！」

彭美美道：「有沒有其他朋友？」

卓非凡搖搖了頭。

「那只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才去！」

「不，進入唐朝會不可以，在外面可以嗎？」

「當然可以！」

「那個女人是在唐朝會上班的，她總要下班，我們就在外面等她！」

「爲甚麼我想不到，」彭美美笑道，頓了一頓，道：「不過，你身體還沒有好！」

「找到了那女人，甚麼傷也沒有了！」

於是，兩人吃過晚飯之後，決定去「唐朝會」外面等候，希望可以見到那個女人。

＊　＊　＊

「唐朝會」所在的商業樓宇，是在繁盛的中區，日間，那地方車水馬龍，可是，在夜裏，却是十分靜的。

在商業樓宇外面，「唐朝會」並沒有招牌，也沒有特別的標誌，相信會員對這會十分熟悉，根本不用作任何宣傳。

卓非凡與彭美美在那間商業樓宇外面，找到了一個有些隱蔽的地方監視着。

到了晚上十時左右，一部接着一部私家車停在門外，每一個女人上了去，立時有司機替她們泊車。

那些汽車，都是十分名貴，由此可知，來者全是非富則貴的女人。

卓非凡道：「果眞沒有男人來！」

「是的，是一個純女子的會所！」

「她們去作甚麼？」

「甚麼也有，喝杯酒鬆弛一下神經，唱卡拉OK也可，做健美運動，柔軟體操也可！」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你以爲還有甚麼？」

「美美，不要說我多疑，我看沒有這麼簡單！」

「爲甚麼？」

「如果要喝杯酒，鬆弛一下，附近有很多酒吧，蘭桂坊那邊甚麼形式也有，有歐陸情調的，有南美熱情奔放的，何必來這裏？」

「這地方一定要會員才可光顧，一定不會太雜！」

「這也許是一個理由！」

「你還有甚麼地方覺得奇怪？」

卓非凡並沒有答，而事實上他一直覺得這個地方，有些不正常，有些不對勁。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地方，爲甚麼沒有男人？」

「男人？爲甚麼要有男人才正常？」

卓非凡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彭美美道：「而今世界女權高漲，並不是一定要有男人才成事的，就以我的朋友陸綺華來說，她年輕而有成就，她何必靠男人！」

卓非凡沒有再與彭美美辯論下去，他覺得有點口渴道：「你想喝些東西嗎？肚子餓嗎？」

彭美美點了點頭。

卓非凡看看附近，並沒有甚麼商店，不過，他想起繞過了那邊的後街，是有一間通宵營業的便利店。

卓非凡道：「你仍然監視，看着那個女人有沒有下班。」他看看手錶，道：「原來已是接近午夜一時了！」

彭美美道：「你快些回來！」

卓非凡到了後面那一條街，果然有一間便利店，他到店內，買了一些飲品和麵包。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却見一間大厦的後門，有幾個人出來，那間大厦，應該是「唐朝會」那間大廈，頓時，他知道他所監視了大半天唐朝會，却是監視錯了地方。

前門是顧客入門的地方，後門才是員工出入的地方，他所要找的女人，是唐朝會內員工之一，當然會在後門出入，監視着前門，有甚麼用處！

他立即回到彭美美那邊，道：「快走，我們選錯了地點！」

「甚麼？選錯了甚麼地點？」

「監視地點，原來後面才是員工出入的地方。」

兩人迅速繞到後街。

卓非凡道：「你看。」

果然，經唐朝會那間大厦出來，有男有女。

「很多男人！」卓非凡道。

「當然，那些是侍應，我今天也見過，在裏面工作的，是一班年輕俊秀的男人！」

他們一邊吃麵包，一邊監視着後門。

間中有些非常豪華的車輛泊在這後門前面，不一會，有些女人，由男人攙扶着，上了汽車。

看了一會，卓非凡開始有些明白。

「正常，十分正常！」他自言自語地道。

彭美美聽不到他在說些甚麼，問道：「你說甚麼？」

「我剛才以爲這間唐朝會有些不正常，而今看來，一切都正常之極！」

「爲甚麼？」

「你看不見嗎？有很多女顧客，是由一些男人扶着下來的，你還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甚麼地方？」彭美美仍有點惘然。

「其實這是一間『鴨店』！」

「鴨店？甚麼鴨店？」

「你跟不上潮流！」卓非凡道。

「啊，你說這會所是有男……」她一時之間，說不出口。

「對，是男妓供應的地方！」

「不會吧，那些會員，全是高貴有錢的女人！」

「對，她們有錢、有事業、有名譽，却沒有愛情，並不是她們找不到愛情，而是沒有時間去找！」

「女人並不一定要男人的！」彭美美依然不大信服他所說的。

卓非凡道：「男女其實是一樣的結構。」

「甚麼？我不明白！」

「有道是：飽暖思淫慾，男人是如此，女人也是如此，沒有分別！」

「我想……」

「有些分別，男人可以公然去找女人，而女人比較含蓄，她們不敢公然去找！」

「她們有所顧忌？」

「有，她們都是有名譽地位，最怕被一些男人纏着，另一方面，她們都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人，她們不想失敗，更不想失戀，因此，唯有一個辦法，買！」

彭美美沒有說話。

卓非凡又見幾個男人下來，他們都是打扮入時，看上去全是英俊的外表，健碩的身材。

「他們下班了！」

彭美美忽然有些感慨，道：「而今是人慾橫流！」

卓非凡道：「如果我們撇開道德來說，這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求便有供，有人需要，也便有人提供服務。」

彭美美道：「鴨……多難聽！」

「那是一個新創的詞，是相對『鷄』而言，創造『鴨』這個名詞的人，也十分有幽默感！」

忽然，有一個男人，在他們身旁閃出。

那人望着卓非凡與彭美美道：「你們在說甚麼？甚麼鴨？」

卓非凡道：「沒有甚麼。」

那人道：「我聽得很清楚——你再說一次！」

「我說鴨又如何？」

那人怒目而視。

卓非凡看着那人，正面看來，那人的頭髮梳得十分整齊，但在旁一看，却發現他是紮了一條「馬尾」的。

他身材高大。

卓非凡並不怕他，不過，他不想惹麻煩。

這時，彭美美却看到有幾個女人下來，這些女人衣服普通，並非光顧「唐朝會」的人。

彭美美一手拉了卓非凡道：「快去看看，那個人好像是……」

卓非凡也避開那個怒目而視的男人。

果然，那幾個是下班的女工作人員，其中一個，背面看來十分像照片中的女人艾蓮。

卓非凡正想追上前看。

那個紮馬尾的男人却一拳打了過來。

卓非凡料不到他會出手，這一拳打在他左太陽穴上，在這一刻，有點暈眩。

他定了定神，怒道：「你爲甚麼打人？」

「打你便打你！」

那人又再出手，使的是西洋拳法。

卓非凡一連閃開了兩記左右鈎拳，一個矮身，一拳打出，打中那人的肚腩。

那人「哼」了一聲，捧着肚子。

卓非凡並不想與那人糾纏下去，他希望在仍然看到那女人背影時，仍可以追上去。

哪知道，這個紮馬尾的男人，吃了這一拳，並不服氣，一撲上來，便把卓非凡箍住。

卓非凡左右蹬後踢，甩開了他，叫道：「老友，我不想與你打！」

那人怒道：「你不想打也可以！」

「怎麼，我得罪了你甚麼？」

「道歉，賠錢！」

彭美美也摸不着頭腦，問道：「我們究竟得罪了你什麼？」

「你這個八婆，說什麼『鴨』！」

「我們說話不可以嗎？」

「侮辱我們便不可以！」

「侮辱你？」

兩人相視，恍然而悟，原來眼前的人是一隻「鴨」！

那個紮馬尾的男人，見他們兩人相視而笑，更加氣憤，一掌便要摑向彭美美。

卓非凡看見他動手，也一掌打出，然後再猛力一推，兩人便滾了在地上。

卓非凡身手也不錯，打了那人幾拳。

那人外表不凡，他吃了幾拳，便大叫起來，就在這時，幾個打扮時髦的男人，也趕了上來。

其中一個叫道：「打什麼架？」

紮馬尾的男人道：「這人侮辱我們，說我們是『鴨』，鄙視我們！」

那幾個男人聽了，也立時怒火上升。

他們先向卓非凡攻擊。

彭美美見狀，也加入了戰圈，不要小看彭美美身材細小，出手出脚，也虎虎生風。

有人一拳打在卓非凡的頭上，那地方早已受傷，又再受這一下重創，便再流血。

彭美美與陸綺華放下了所有籌碼，贏了十萬……

彭美美見這人十分陰毒，心中憤怒，也突然出了一招陰毒的「撩陰腿」。

那人中招，按着下體，猛向後退。

其他幾個人，見這女人厲害，也紛紛退開。

其中一人，看見卓非凡頭頂流血，心裏有點害怕，便呼嘯一聲，衆人立時散去。

彭美美上前，扶起了卓非凡道：「有沒有事？」

「被那人打正那個快要好的傷口，流些血，也沒有什麼大碍……對了，那女人呢？」

「你說那個下班的女人？」

「是的。」

「走了，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卓非凡頓足，道：「幾乎找到了那位艾蓮，那無端惹上這幾隻鴨！」

「不要說了，去醫院吧！」

卓非凡道：「不去醫院了，免得又要落口供，又要麻煩，我家還有些藥，可以止血！」

彭美美截了一部的士，回到卓非凡的家。

本來已解了紗布的卓非凡，又要再度纏上紗布。

「美美，今晚可多虧得你，如果沒有你，我可能被他們打得遍體鱗傷！」

「沒有什麼！那幾個男人窩囊！」

「我看到你脚踢那一招……」

「他們傷人，我也不理陰毒不陰毒！」

「那是他們做鴨的工具，也是最大的本錢，你踢着他那處，叫他們如何不快！」

打架的時候，彭美美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但而今想起來，也有些害羞！

「美美，你竟然也會武功！」

「武功？也不是什麼武功，中學的時候，參加過一些課外活動，柔道、空手道，甚至國術，也學過一些，並不是武功！」

「不過，你倒也十分厲害！」

「我看到你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因此……」她突然不再說下去，把臉孔轉過另外一邊。

卓非凡心中十分感激。

* * *

翌日，彭美美一早來到卓非凡家中，他仍然是元龍高臥。彭美美沒有叫醒他，爲他準備好一切所需，包括一些食物，便回到非凡偵探社。

她本打算做一些寫字樓的工作，然後找陸綺華，以安排今天晚上再到「唐朝會」。

當她正在忙於一些瑣碎的工作，有人敲門。

彭美美以爲有生意上門，於是親自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中年男子，有點兒肥胖，但西裝革履，打扮得十分光鮮，並且有點面善。

彭美美道：「請問……」

「卓社長在嗎？」

「他……他有些事出去……請問那一位找他，我是他的助手！」

「啊，好極，至少也找到了他的助手！」

「請進來！」

「我姓朱……」

「朱炳先生？」

「對，你怎認識我？」朱炳道。

「啊，朱先生是議員，常常出現報章，而且卓社長也提及你！」

「他說我什麼？」朱炳似乎有點緊張。

「沒有什麼，他說你委托他找一個人……」

「他告訴你？啊，對不起，你是他的助手，他當然要把事情告訴你！」

「是的，我們正是爲你這件事而努力！」

「有了線索嗎？」

「有……」

朱炳聽了，有些興奮，也有些失望似的，因此，他的表情十分古怪，道：「怎麼？」

「朱先生，不，朱議員，卓社長爲了替你偵查這事，因而受了傷！」

「受了傷？爲什麼？」

「與人打架！」

「爲了查我這件事，與人打架，十分嚴重嗎？」

「也可算嚴重！」

「我的意思是他與人打架這件事弄得十分嚴重嗎？」

「沒有什麼。」

「有沒有把事情弄大，譬如報警？」

「沒有！」彭美美冷冷地回答。

朱炳也察覺到彭美美的不悅，有點抱歉道：「彭小姐，我並不是不關心卓社長，而是……我不想這事情弄大，所以……」

「你是有頭有面的人！」

朱炳連忙道：「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彭美美知道，朱炳雖然如此說，但事實上他正是十分害怕把這件事弄大，而影響他的聲名。

「事情進展得順利嗎？」

「也算不錯！」

「找到了艾蓮小姐嗎？」

「還沒有！」

朱炳似乎是鬆了一口氣，隨即道：「那怎算有了進展？」

「有，因爲我們已知道他的下落！」

「在什麼地方？」

「在未正式找到她之前，我不能告訴你，這是商業秘密！」

「我明白，當你肯定之後，一定要立刻告訴我。」

「當然。」

朱炳站了起來，似欲離去。

彭美美也打算送他出去，可是，他突然又轉過身來，道：「彭小姐，我突然之間，又不想找這位艾蓮小姐了！」

彭美美覺得十分出奇，問道：「爲什麼？」

朱炳呐呐地，似乎想說又不想說。

彭美美道：「你交了的委托訂金，就算你不再查，也不可以退回的了！」

「不，我不會要你們退回訂金。」

「那有什麼問題？」

朱炳並沒有解釋。

對彭美美來說，她知道這是卓非凡的第一宗案件，如果不繼續查下去，沒有了生意，下一椿又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來到，因此，她決定游說他繼續查下去。

「我們大約今天晚上便可以找到她！」

「是嗎？」

「如果這樣停止了，豈不是十分可惜？」

「你有沒有騙我？」

「騙你？我們是有名望的私家偵探社，怎會騙你？我們還有很多案件要做！」

朱炳呐呐，不知所措。

「爲了你，我們擱置了很多案件，而且快要有成果，你却又說……」

朱炳接口道：「既是如此，你們繼續查下去！」

彭美美鬆了一口氣。

朱炳又道：「我只要找到艾蓮小姐，你們不用與她說些什麼，找到她之後，我會見一見她！」

「朱先生，你倒是個長情的人！」

朱炳開始的時候，有點不明所以，但回心一想，道：「也沒有什麼，只是以前一個好朋友！」

彭美美只是笑了一笑。

朱炳道：「我走了，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好極！」

她送了朱炳出門口。

這時，電話響了。

彭美美急忙接聽，却原來是卓非凡打來的電話。

「卓社長，好些沒有？」

「好得多了，不過，起來的時候，還有一些暈眩，多謝你爲我準備了一切，食物還有其他……」

彭美美道：「我也有些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

「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說那一個先？」

「壞消息！」

「朱炳來過，他要取消找尋艾蓮那宗案子！」

「怎麼？我們已快成功了！唉！」

「不用嘆氣，還有好消息！」

「快說！」

「我已經說服了他，他仍然委托我們辦這宗案件！」

卓非凡喜道：「你眞是一個能幹的助手！」

「也沒有甚麼！不過，我覺得很奇怪，他似乎是很想找到艾蓮小姐，但找到了却又似乎不想！」

「其中當然是有問題！」

「你猜是什麼？」

「不用猜，那是客人的秘密，我們做私家偵探社的，只要完成客人委托的，其他的事情，不宜多管！」

「是的，社長！」

卓非凡聽了，笑了起來。

彭美美道：「如果你身體仍然未復原，你不用出來，我會打點一切。」

「今天晚上，你與那位陸綺華小姐，往唐朝會？」

「對，我還未與她約實！」

「好了，你自己與她聯絡吧，有什麼消息，你快與我聯絡！」

彭美美放下了電話，又再打電話給陸綺華，兩人約定在晚上十時才見面。

「這麼晚才去？」彭美美道。

「不，十時才是開始，你想見人，或者找什麼，只有這些時刻才會有所發現，看來，我們還要玩至兩三點，才會有些眉目。」陸綺華道。

「那妨礙你休息了！」

「不，我也是夜貓一族，越夜越精神，而且，日間的唐朝會你去過，夜間你還沒有！」

「有什麼不同？」

「大大不同！」陸綺華收了線。

彭美美覺得奇怪，同是一間會所，日夜有什麼不同，她也沒有多想，因爲她今晚便可去看個究竟。

彭美美下班之後，又回到卓非凡的住所，爲他預備晚餐，一直閒聊到晚上十時，才往赴約。

* * *

彭美美站在樓下等陸綺華。

突然，一輛開篷車停在不遠之處，司機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她按了幾下響號。

彭美美望去，才發現那是陸綺華。

今天晚上，她的打扮與那天完全不同，那天是上班，她穿了套裝，像個女强人，但今天晚上，她只是T恤牛仔褲，駕駛着這輛開篷跑車，令人眼前一亮。

彭美美上了車，道：「你這樣打扮，我幾乎認不得你！」

「今天晚上是去玩的，當然是要輕輕鬆鬆！」

「那裏究竟有什麼好玩？」

「你要玩什麼也有！」陸綺華道，並且大力踏油門，汽車風馳電掣。

坐開篷跑車，在市區中奔馳，又另有一番滋味。

夜間的唐朝會果然比日間熱鬧很多，而且，這裏出入的淑女，再不是女强人的打扮，各適其式，十分輕鬆。

酒吧之內，到處傳出笑聲。

幾個女人，捧着酒杯，大聲說笑，就像男人在酒吧之內，喝酒聊天，一模一樣。

不過，這裏沒有男人，因此，她們更爲開放。

「奇怪嗎？」陸綺華問。

「奇怪什麼？」

「奇怪她們日間是個女强人，到了這裏，開懷暢飲，高聲說笑！」

「也許她們日間工作壓力太大了！」

「是的，爲了減壓，回復自我，也是一件好事。」

忽然，彭美美想起，昨夜有很多男人在後門出入，便好奇地問道：「這裏沒有男人的嗎？」

陸綺華神秘地笑道：「什麼男人？」

「我知道這地方不招呼男人！」

「是的，但這裏有一些並不普通的男人！」

「有什麼特別？」

「他們英俊、瀟灑、高大、有型……而且健康良好，你想找個嗎？」

「什麼？你的意思是——這地方有『鴨』？」

陸綺華立時「殊」的一聲，並道：「不要亂說，他們並不是——他們是公關，一個專搞融和、溝通的人，你想找個嗎！」

「不，我不會。」

陸綺華：「你還年輕……」

「你想找？」彭美美有些調侃道。

「不，今晚沒有這個心情！」

彭美美心中納罕，陸綺華這麼說，那表示如果她有心情，她也會去找一個。

對彭美美來說，這實在難以接受。

陸綺華道：「看看好嗎？」

「看什麼？我不想找！」

「不是要你找，去看一下，增廣見聞也好！」

「這也無妨！」

她們一同來到另一間酒吧，這酒吧燈光較暗，而且充滿了强勁的重金屬音樂，震耳欲聾。

她們入內，走近酒吧處。

兩人各要了一杯烈酒，彭美美本想不要，但這裏只有烈酒，沒有其他賣。

酒吧之內，到處是一雙一對的，看來可眞像情侶。

陸綺華道：「他們正在應酬與聯絡感情。」

彭美美實在看不慣，尤其是知道那些男人的身份，心中大不謂然。

陸綺華道：「男女平等，爲什麼男人可以之事，女人不可以？」

彭美美道：「多少錢？」

「錢？錢不是一個問題，一個好運的男人，也許可以收到十萬八萬也說不定！」

「怎麼，男人也出賣色相？」

「有什麼稀奇，這是個資本主意社會，一切由供求所定，有人需要，自然有人供給！」

彭美美看着這些人，越看越不舒服，便道：「我無法習慣這裏！」

「好極，想跳舞嗎？」

「跳舞！健康舞？」

「怎會，在這個時候跳健康舞，人們以爲你傻了，來，跳交際舞！」

「交際舞，我與你跳？」

「當然可以，如果你不喜歡，也可以找一個男伴與你一起跳！」

「又是那些人？」

她們已來到了跳舞廳。

這地方又與剛才的酒吧完全不同，輕音樂慢慢奏出，非常羅曼蒂克！

燈光柔和的舞池，有男女在跳舞，也有一雙女人在跳，並不使人嘔心。

她們入內，找了一個座位。

不用吩咐，已有人遞上了飲品。

一個打扮非常入時，穿着晚禮服的女人走近，道：「陸小姐，今晚這麼好興緻？」

「沒有什麼——只是帶了個朋友來觀光！」

「小姐，想跳舞嗎？」

彭美美搖搖了頭。

「以你這麼窈窕的身材，配一位高瘦的男士，然後在舞池中大跳華爾滋，那一定羨慕死很多人！」

「不，我不會。」

「那也沒有關係，我們這裏的溫柔男士，一定會好好的教你，引導你！」

陸綺華道：「媽咪，她並不是來跳舞，而是來看一下，看看我們女人也有女人的世界！」

「是的，如今一切不同了，你們好好坐一會！」

原來這個女人，就像夜總會的「媽媽生」一般，不過，她並不是介紹舞小姐，而是介紹舞……舞什麼？舞先生？舞男？

彭美美從未嘗試處身這種環境，覺得有點尷尬，也有點不自在。

陸綺華也發覺彭美美有些不安，道：「你慢慢便習慣的了，這個時代，男人可以做到的，女人也可以做到，你認爲對嗎？」

彭美美勉强點點了頭。

兩人坐了一會，也喝完了那杯酒，其間，她們都看到打扮得風度翩翩的男士，在這間酒吧中左穿右插，有時會向她們倆搭訕幾句。

陸綺華有時不理不睬他們，但也有時回應一兩句。

彭美美道：「綺華，其實我邀你帶我來這裏，是有一個目的的！」

「目的？什麼目的！」

「我想找一個人！」

「找人？什麼人？我認識的嗎？」

「不，你可能不認識！」

「你呢？你自己呢？」

「我也不認識！」

陸綺華笑了起來，道：「你不認識，我也不認識，那怎麼樣找？」

「這裏太暗，我們找個光亮的地方！」

「光亮的地方？有了，我們去厠所！」

本來，彭美美想付錢的，無奈這裏一切都不用付現金，只能由會員簽賬。

她們來到了厠所，厠所果然是十分光亮的地方。

彭美美把艾蓮那張照片拿了出來。

「我想找這個人！」她指着照片中的艾蓮。

陸綺華一看，道：「這張照片已有了一段日子，相中人也不再那麼年輕貌美了！」

「是的！」彭美美心中佩服，陸綺華實在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這位小姐，大概四十多歲了！」

「一個女人，從二十歲到四十歲這期間，是人生變化最大的二十年。」

「不過，我在這裏見過她！」

「這裏？唐朝會？」

彭美美點點了頭。

「不，這裏的工作人員，全是一些年輕英俊的男人，甚至連個小斷也是男人，怎會有個女人出現——除了剛才我們所見的『媽媽生』，她是個『媽咪』。」

「不，這地方除了夜總會之外，還有什麼地方有女人參與工作？」

陸綺華搖搖了頭。

「幕後？也許有，不過，我一個也不認識！」

「昨天我來厠所的時候，好像碰見過她，正如你所說，一個女人，從二十歲到了四十歲，其間轉變極大，連樣子也大大不同了！」

「那你又怎知道是她？」

「我後來才想起，這女人年輕時也是個美人胚子，到了現在，還有些輪廓！」

「當時你爲什麼不抓着她！」

「當時是想不起，後來，回來想了又想，才發覺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你肯定她在這裏工作？」

彭美美點點了頭。

「我可以去找一個人，這人在這地方工作很久，職位也不低，相信有些幫助！」

「快去！」

陸綺華帶着彭美美，又繞到這會所的另一邊。

這會所眞大，佔了整間商業大厦的幾層。

「去那裏？」她們乘了一部會所內的私家電梯。

「博彩的地方！」

「博彩，這裏也有賭錢的地方？」

「這個世界，酒色財氣，無論是男是女，也離不開了這些主題！」

她們來到了一個大廳。

最吸引是當中一盞水晶大吊燈，晶瑩通透的水晶，配上金色的燈光，那種雍容華貴的氣派迫人而來。

這是一個小小的賭場，痲雀雖小，五臟俱全。

陸綺華道：「碰碰運氣？」

彭美美搖搖了頭。

陸綺華道：「我想找那個人，未必在，就算在，也要等她下場，才可以與她閒聊幾句！」

陸綺華往賬房處，拿出了會員咭，塡了一張十分簡單的表格，便拿了一疊籌碼。

她把一半給了彭美美。

彭美美本想推辭，但陸綺華道：「我這幾天，運氣不十分好，你的運氣好，來，試試彩數！」

彭美美只好接過。

她們來到一處，是一檔「廿一點」。

彭美美也懂得玩，隨便的放下了幾個籌碼搭一家，那做莊的很差，一連幾舖，她都贏了。

陸綺華道：「你眞好運！」

彭美美道：「不過，我不想玩！」

「未見到那人——你既然沒有心情玩，我們往那邊看看，看看她是否在！」

她們又再到另一邊，那裏有一個房間。

「百家樂，懂嗎？」

彭美美點點了頭。

看來，陸綺華對於賭博，其實十分有興趣。

「你這麼好運，給我買三注！」

她把手中的籌碼，一併交了給彭美美。

彭美美並不知道有多少錢。

她們坐下了賭桌。

彭美美問：「買多少？」

「由你拿主意！」

彭美美看看手中籌碼，放了一半在「閒」家。

那時的賭客也有不少，全是女人，而打荷的，也全是女人。

這一注，彭美美勝了。

彭美美想把籌碼拿回來。

陸綺華道：「既然這麼好運，爲什麼還要拿回來？」

彭美美無奈，問道：「買什麼？」

「你是贏家，當然由你話事！」

她們在說話之間，打荷的人已派了牌。看來，她們再沒有其他選擇。

又是一注買「閒」的。

拿彩的並不是彭美美，但拿牌的那人，一看便道：「小妹妹，你帶來好運！」

原來，這一注，「閒」家又是勝了！

陸綺華笑道：「我看你氣色極佳，沒有看錯！」

彭美美又想把錢拿回。

陸綺華又阻止，道：「賭錢要狠……」她把自己手中其餘的幾個籌碼也放了下去，並道：「你把另一半也全放下去吧！」

本來是放了一半籌碼，贏了一注，已成了雙倍，再贏一注，已贏了三倍。

再加上這一注，和另外一半的籌碼，如果再勝出，那麼，她們眞會贏大錢。

彭美美不知籌碼的價錢，但單以倍數來打算，這堆錢也不少。

有人道：「好像今晚沒有一次過開三次『閒』！」

另一人道：「開一連三次『莊』倒有！」

彭美美聽了，有些不安，她望望陸綺華，陸綺華只是微笑，看來她這麼氣定神閒，是個慣於賭錢的女人。

彭美美眞想把一部份的籌碼拿回來，她自忖道：「勝了一個雙寶也不易，還要再來一個三寶？」

三寶，實在不易，她完全沒有信心。

陸綺華似乎看透她心事，一手拉着她。

很快，這一注也開了。

彭美美這一邊，只有七點，七點這牌，算大不大，算小也不小，但是，這個點數却也有勝的機會，然而，敗的機會亦是參半。

「莊」那邊慢慢開牌。

彭美美也有點緊張，雖然那不是自己的錢，但那究竟也是一筆不少的錢。

她手心出汗。

結果，「莊」家開牌，六點。

彭美美自己也喝采起來！

陸綺華道：「美美，我說得對嗎？賭錢一定要狠！又贏了！」

說着，陸綺華對其中一位侍者道：「替我把籌碼兌現！」那侍者上前，忽然，另一個侍者道：「由我來！」

陸綺華看看那侍者，喜道：「亞妹，我正想找你！」

計誘獵物　勾心鬥角

這個叫「亞妹」的侍者道：「找我作什麼？」

她一邊說，一邊拿起了籌碼，道：「陸小姐，今天晚上收穫也不少呀！」

「十來萬，也不算多！」

彭美美聽了，心中有點發毛，原來經自己手中的錢，竟然有十多萬。

兩人跟着亞妹，往賬房那邊走。

亞妹是個非常機靈的女孩子，雖然她不認識彭美美，也逗她說話，道：「小姐，你樣子甜美，運氣也極好！」

「好彩而已！」

「財神是認人的，只有好彩數的人，才會給財神看上眼的！」

「你說財神也有世利眼？」

「誰說財神不是？」

三人都笑了起來。

亞妹爲陸綺華兌換了現鈔，一大叠的千元紙幣，她拿了一小叠給亞妹。

亞妹推辭道：「我只是爲你做這樣小的事，怎能受你如此厚禮？」

「收了才說！」陸綺華道。

亞妹有點猶豫，不過，仍是收下。

陸綺華道：「亞妹，你在這裏工作已有一段時間？」

「很久了！」

「多久？」

「唐朝會開的時候，我便在這裏工作！」

「一直在賭場？」

「是的——不過，我們這裏不叫賭場的，這裏叫博彩場！」

「那有什麼分別？」陸綺華道。

亞妹道：「有，至低限度，法律是這樣看待，我們這地方不容賭博，但博彩却可以！」

「那是自欺欺人！不要說廢話了，我想問你，你在這地方識很多人？」

「上上下下，也差不多！」

「好極！」陸綺華把那張照片遞了給亞妹，道：「我這位朋友，想找這位小姐！」

陸綺華看着亞妹的表情，隨即道：「這張照片應該是二十年前影的。」

亞妹道：「有點面善！」

彭美美道：「我也似乎看見過她，不過不敢肯定！」

亞妹道：「對了，她好像在酒吧的！」

「酒吧？酒吧那邊怎會有女侍應？」

「不，她不是做侍應的！」

「她做什麼？」

「她是個酒師傅！」

彭美美道：「什麼叫做酒師傅！」

「你們可知道，關於酒種類繁多，是一門大學問！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所有酒的。」

「我們平日喝的威士忌，拔蘭地？」

「這種酒已不簡單，加上多如牛毛的餐酒，又分紅酒、白酒，再分來源產地，年份……是一門大學問！」

「這位小姐是個酒鬼？」

「不是個酒鬼，是個酒的專家！」亞妹道。

陸綺華道：「我們暫時不用理會她是什麼專家，快找她出來一談！」

「我試試！」她頓了一頓，道：「你們仍在那間酒吧之內等我一下！」

兩人回到酒吧。

亞妹去了不久，有點失望而回道：「我找到她！」

「爲什麼不帶她來？」

「她自己却不承認她是艾蓮！」

「那麼她是什麼名字？」

「也是叫艾蓮！」

「那沒有錯了！」彭美美道。

亞妹道：「艾蓮只是個英文名，人人也可以取的，她不承認也沒有辦法！」

彭美美道：「我只想找她出來談談！」

亞妹似有些爲難。

陸綺華道：「幫忙一下好嗎？」

亞妹道：「陸小姐，我並不是不想幫忙，而是這裏有規矩，其實我與你們這麼閒談也不對，而且，艾蓮是在裏面工作的。」

「她的工作是什麼？」

「管理酒的。」

「啊，她的確是個洋酒的專家。」

「是的，因此，她不會出來，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與酒有關的事情，她才會……不過，那不容易，普通酒吧的工作，她不會……」

陸綺華道：「酒？有什麼辦法嗎？」

彭美美想了一會，才道：「辦法倒有一個，却是非要用些錢不可！」

陸綺華道：「那不成問題，而且你爲我贏了不少錢，你可以下主意！」

彭美美道：「有一種紅酒，叫布根地，你懂嗎？亞妹？」

亞妹搖搖了頭道：「我當然不懂，如果你問我在百家樂枱上，有多少機會勝出，我還能爲你解答。」

「你呢，綺華？」

「我也不懂，你叫我喝紅酒還可以，分辨那是什麼葡萄，那是什麼年份，那便難了！」

「我打算開了一個宴會，要這種布根地紅酒。」

亞妹道：「我替你們向酒保問一問！」

亞妹向酒吧處問了一會。

那個酒保竟然跟着亞妹來，問道：「兩位小姐可是要布根地紅酒？」

兩人同道：「是的。」

「我們這裏有。」他想轉身走。

彭美美道：「我們並不是要兩小杯！」

酒保問道：「要多少？」

彭美美道：「五十瓶。」

「什麼？」

「五十瓶，我想在這裏開一個派對，那些客人都是品味十分高的，因此，我想找五十瓶！」

「那我要與我們的主管商量一下！」

「你們現有多少？」

「有五瓶左右！」

「五瓶？那有什麼用？」彭美美故意作出一個失望之狀。

酒保道：「我們的主管或有辦法！」

「你們的主管是誰？」

「是一位資深的洋酒專家！」

「是那一位？」彭美美問道。

「是艾蓮小姐，小姐你是一位洋酒專家，知道布根地紅酒的價值，也有可能認識她！」

彭美美立即道：「那一位艾蓮小姐？我可以請她來喝一杯酒嗎？」

酒保道：「我試試看，不過，她平日便不肯出來應酬客人的，但我想今次會有些例外！」

「爲什麼？」

酒保並沒有回答，轉身離去。

亞妹道：「我的任務已完，你們自己與她週旋！」

陸綺華道：「你認爲她會來嗎？」

「不知道，希望會……」

「我想她一定會來！」

「爲什麼？」

「兩個理由，第一，她是個酒專家，對於酒一定有與人不同的見識，而你要的是那麼名貴，那麼稀有的品種，正如一個歌者，找到一個知音人，你叫她如何可以錯過找到你這一個知音人的機會？」

「你也可以做個偵探！」彭美美道。

「另外一個理由，她會相信你是個大豪客，對了，你知道那種布根地紅酒，一瓶多少錢？」

彭美美道：「差不多一兩黃金的價值！五十瓶，那是不少錢！因此，我可以確定，她一定會來！」

果然，酒保帶來了一位女士。

可是，那人並非彭美美要找的，照片中的人。

那位女士有禮地道：「我叫艾蓮。」

陸綺華也皺着眉頭，因爲她也一眼看出，這位女士並非她們要找的。

可是，那個酒保並沒有說她帶來的是那一位艾蓮小姐。

酒保道：「你們慢慢談吧！」

彭美美並沒有露出不耐煩的顏色，道：「艾蓮小姐是個洋酒專家？」

「不敢當，略爲懂一些而已！」

「布根地紅酒，是……」

「一九八三年，那年是布根地葡萄最好收成的一年，而且那年水質也特別好，在兩個非常難得的條件之下，釀成這布根地紅酒！」

「好，的確是紅酒專家！」

「還有，這批紅酒，釀了七百桶，入酒樽的約有一萬瓶，但而今在本地的，大概不超過二百瓶！」

「好，好，我當然知道存貨不多，才會找到來你們這間唐朝會，城中有誰不知，唐朝會是個懂酒的地方？」

這話對於一個懂酒的人來說，實在是非常高興的讚美之詞。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向艾蓮小姐請教！」

「另一種同期出產的白酒，那是羅曼哥夫……」

艾蓮臉色有些蒼白。

「你認識嗎？」彭美美問道。

「白酒羅曼哥夫……我……」

「那是什麼產地的白酒？」

「我……那當然是法國的！」

彭美美忽道：「那一個葡萄區？」

艾蓮並沒有法子回答。

「那一個年份？」彭美美故意顯得咄咄迫人。

艾蓮期期艾艾地道：「是一九……」

「你是洋酒專家，對於這一種酒，你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艾蓮的臉發紅。

「對不起！」艾蓮轉身便走。

陸綺華道：「彭美美，你眞有一手，不用什麼花巧，便把這個假艾蓮拆穿了！」

彭美美道：「這個也不完全是假的，不過，應該還有好戲在後頭！」

「什麼好戲？」

「你看！」

一位全身穿黑衣的女士，正朝她們的桌子而來。

兩人一看，已知道這一位才是眞正的艾蓮，正是照片中，她們要找的那一位。

「對不起……」

彭美美道：「請坐。」

「我是艾蓮，剛才那一位也叫艾蓮，不過，她是跟我學有關洋酒的……」

「你才是大師傅！」

「不敢當！」

這位艾蓮，與照片中的艾蓮，相差無幾，當然，歲月只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不過，在化粧品下，在幽暗的燈光下，也可以掩飾。

她是一個美人，至少還有美人的臉胚。

「我小徒向我說，你們查問有關白酒羅曼哥夫！」

彭美美點點了頭。

「對不起，這位是……」

「我姓彭，你叫我美美便可以了！」

陸綺華道：「我姓陸！」

「美美小姐，請恕我唐突，你對酒認識也不少！」

「也不，皮毛而已！」

「而我在酒吧以及酒這一個行業，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

「那你是大師傅，當之無愧！」

「不過，以我所知，白酒之中，並沒有羅曼哥夫！」艾蓮斬釘截鐵地道。

陸綺華聽了，有點吃驚。

彭美美却沒有什麼表示。

艾蓮續道：「羅曼哥夫也不是在法國出產的！」

「那麼，那是什麼酒？」彭美美問。

「那是一種伏特加！」

「俄國酒？」彭美美有些喟嘆。

「是的，是非常猛烈的伏特加！」

彭美美由衷的佩服地道：「好，好，果然是專家！」

「我知道，彭小姐只想考考我這個劣徒！」

「不，我知道她並非最好的一個洋酒專家，而我想見最好的一位，只好出一些題目！」

「考一考她？」艾蓮笑道。

「是的，如果不用這個辦法，我又怎樣見到你呢？」

「好了，你見到我，還有什麼問題想考我？」

「大師傅在前，怎敢？」

艾蓮道：「好了，至於你們說的那五十瓶布根地，你的確要嗎？」

彭美美有些猶疑。

陸綺華却道：「要！」

「你也是識貨之人，就算你們要了這批酒，不必飲用，儲多一年，便多值一些錢！」

「那更好了，酒也是投資保值之物！」

「是的。」

「五十瓶，現在值多少？」

「以三千元一瓶來算，值十五萬元！」

陸綺華道：「也不是什麼！」

「什麼時候要？」

彭美美道：「我們還要考慮一下——對了，我想問你另一個問題行嗎？」

「什麼問題？」

「你看過這張照片嗎？」

艾蓮看了這張照片，臉色有些轉變，道：「好像是……」

「是你二十年前拍的？」

「我不知道，也不敢肯定，對不起，我們這裏工作，有一個規定，我們不能與客人談一些非公事的問題！」她站了起來，便要離去。

彭美美本想拉着她，可是拉也拉不住。

艾蓮已迅速轉身入內。

陸綺華道：「這人沒有人情味！」

「不，這照片可能牽起她的不愉快回憶，她不想再多說一句！」

「那怎麼辦？」

「我已完成了一部份任務，至少我也可以肯定她是照片中人，而且在這裏工作，以後若要找她，也有一個確實的辦法。」

「那麼我們今晚沒有來錯！」

兩人舉杯，一飲而盡。

* * *

彭美美先回到卓非凡的家中，把這個算是好消息告訴了卓非凡。

卓非凡道：「我看這件事，朱炳想找艾蓮，只是事情的開端！」

「明天，我們回偵探社，叫朱炳來，看他有什麼反應！」彭美美頓了一頓，又道：「不，你還沒有復原！」

「沒關係，回偵探社坐坐，也沒有影響！」

翌日，他們回到偵探社。

卓非凡撥了一個電話給朱炳，朱炳是個大忙人，但他一聽到有艾蓮的消息，也答應立即趕到。

朱炳一來到偵探社，第一句話便問道：「她而今在那裏？」

卓非凡道：「朱先生，請先坐下，我們詳細的說一說……」

朱炳坐下，這時，他才發現卓非凡受傷。

「你發生了什麼事？」

「兩次受傷，都是頭部！」

「爲了偵查艾蓮了？」

「可以這麼說！」

「爲什麼？他被有勢力的人包起？」朱炳有點緊張地道，看來他非常注重這件事。

彭美美道：「你怎會如此想？」

朱炳看着彭美美，並沒有什麼表示。

卓非凡道：「她是我的助手，彭美美，兩次偵查艾蓮小姐的事，她出力非常多！」

「是嗎？」

「艾蓮小姐而今在一間會所工作！」

「一間會所？那些CIUB？」

「不，不是你想像中那些，而是一間專爲女人而設的會所！」

「女人也有會所？」

「唐朝會！」

朱炳想了一想，道：「我有聽過！」

「這是城中最高貴的女性會所，只招待會員，而那些會員，全是有成就的女性！」

「啊，我知……」他頓了一頓，又問道：「艾蓮是會員還是……」

「她並不是會員，祇是一個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她可以做些什麼？」

「你猜一下？」彭美美故意道。

「她……她可以做些什麼？」

卓非凡道：「你認識她的時候，她做什麼？」

朱炳似乎不想說。

「她在酒吧工作的！」

朱炳聽了，有點驚愕，問道：「你怎知道？」

彭美美道：「這麼簡單的事情我也不知道，還算是個私家偵探？」

「對，對，你們是有本領的私家偵探，我沒有走眼，你們神通廣大！」

朱炳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洞悉世情，爲人十分圓滑，爲了快些明白而今艾蓮的情況，他大讚彭美美。

彭美美道：「她本是在酒吧工作的！」

朱炳點點頭。

「既然她一向是在酒吧工作，那麼，她對酒肯定有一定的認識本領！」

朱炳道：「當時——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她在酒吧工作，沒有什麼本領，她只是個女侍應而已！」

卓非凡道：「行行有狀元！」

「做侍應也弄出個什麼名堂？」

「酒！」

「酒？誰不識那些拔蘭地，威士忌？」

「但布根地、羅曼哥夫，你可懂？」

「兩個人名？」

「當然不是，兩種不同的酒！」彭美美道：「而今的艾蓮小姐，已成爲一個洋酒專家，她對所有洋酒，無論是烈酒，餐酒，都非常熟悉，而且成爲權威！她在唐朝會中主持酒這一方面！」

「啊！那我可以去找她嗎？」

「你試一試！」彭美美早已寫好了唐朝會的地址，遞了給朱炳。

朱炳接過，看了一會，道：「好極，我會去找她，多謝你們的幫忙！」

「其實你想……」卓非凡道。

朱炳道：「卓社長，我委托你偵查的事，我認爲已告一段落，我自己會去找艾蓮，我爲什麼要找她，那是我自己個人的事，希望你們不要理會！」

「我們當然不會！」

「至於那些酬金，夠了沒有？」

卓非凡道：「如果照二千元一天來說，也差不多！」

「好極！」他從手提包內拿出了支票簿，寫了一張支票，遞與卓非凡道：「這裏有另外的五千元，作爲你們的賞金，因爲你們辦事快捷！」

「多謝你！」

朱炳突然又把那張支票收回，道：「不過，我有些條件！」

「什麼條件？」

「我不用你們開單，最好是當我從來沒有委托過你們，但我酬金賞金照付！」

卓非凡道：「我明白你的情形！」

「好極！」朱炳把支票遞上，道：「我還有一個希望，我不認識你們！」

「沒問題！」

朱炳頭也不回的離開了非凡偵探社。

卓非凡看他離開後，道：「你以爲他會不會再來找我們？」

彭美美道：「一定會！」

「爲什麼你有這樣大的把握？」

「第一，唐朝會是個只招呼女人的地方，他不可能在會所之內，找到艾蓮！」

「第二呢？」

「第二是他根本沒有時間在外

面找艾蓮！」

卓非凡道：「照理朱炳也應該想到這些的，但他爲什麼這麼心急，似乎要與我們私家偵探一刀兩斷？」

「你沒有注意他的身份？」

「什麼身份？」

「他而今是個區議員，也算是個公衆人物，公衆人物最忌有桃色新聞！」

「桃色新聞？你以爲朱炳與這位艾蓮女士……」

「你以爲他們之間是什麼？」

「兩個人年紀相近，大有可能是……」

「難道你還以爲他在找以前失散了的妹妹？」彭美美笑着道。

卓非凡聽了，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你認爲朱炳找艾蓮，有什麼事？」

「大有可能是找舊情人！」

「朱炳那麼念舊情？我想未必！」

「爲什麼？」

「如果他們是舊情人，分開了這麼久，他怎會再找她？照常理推論，一個男人，難得撇開了那個女人，怎會再找她？」

彭美美道：「原來你們男人是立下這個心腸！」

「不，我只是以常理推斷！」

「那麼，他再找回舊情人，不是爲了再續前緣，那是爲了什麼？」

「明天，或者是後天，當朱炳再來的時候，我們應該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　＊　＊

果然，第三天，朱炳連電話也沒有打來，便親自來到非凡偵探社。

卓非凡一見他來，便道：「朱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因此，我推掉所有約會，等候尊駕！」

當然，卓非凡只是誇大他的偵探本領，也使朱炳對他有更深的印象。

「是嗎？那我要多謝你！」他說話時有點垂頭喪氣，朱炳向來是一個充滿信心的人。

「不用猜，你找不到艾蓮！」

「是的，那地方根本不招呼男性，我想打探一下她們上班下班的情況也沒有辦法！」

「那是一個非常尊貴的會所！」

「你們也沒有辦法？」

彭美美道：「如果沒有，這招牌怎敢掛上？」

「是的，我太自信，好了，你們可以想辦法，爲我約她出來嗎？」

「約她出來，做什麼？」

「那是我的私人事！」朱炳有點不大高興。

「不，我並不認爲那是你私人事……」彭美美頓了一頓道：「至低限度，我要約她出來，也要一個理由。」

「談談！」

「她憑什麼要跟你談？」

朱炳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彭美美道：「因此，我們一定要知道，你與她兩人之間，是什麼關係！」

「朋友！」

「好極，既是朋友，我當然可以用這個理由替你約她出來，不過，爲了好好把這件事情弄好，不必浪費太多時間，我仍想問：什麼朋友？」

「朋友便是朋友！」

「不，一面相識是朋友，知己交心的也是朋友！」

「舊相識！她應該記得我的！」

「應該？那麼，換句話說，她並不一定記得你！」

「希望她記不得！」

「爲什麼？」

這時，朱炳才發現自己的話，漏了一些口風。

不過，他也發覺自己說話有些問題，連忙道：「我的意思是過了差不多二十年，她大有可能記不起我！」

彭美美道：「那你還要找她？」

朱炳似欲言又止，過了半晌，才道：「這是她與我之間的事，你們不用理會，而今，我只有一個要求，你能約她出來，與我見面，那便是完成任務！」

「好極！」卓非凡道。

「酬金我照付，沒有問題。」

朱炳對錢倒是十分慷慨的，又寫了一張支票，道：「我希望盡快見到她！」

朱炳離開了非凡偵探社。

＊　＊　＊

「美美，有什麼看法？」

「朱炳心存矛盾，他現想與艾蓮見面，又希望她記不起他！」

「什麼理由？」

「這很難猜，但可以肯定一點，不是舊情復熾！」

兩人都笑了起來。

卓非凡道：「無論如何，要找艾蓮，約她出來，一切都要靠你了！」

「我也要找陸綺華幫忙！」

彭美美撥了一個電話找陸綺華，可是，接這個手提電話的，並不是陸綺華，而是她的女秘書。

「陸小姐出外公幹，要半個月之後才回來！」

這個消息，對卓非凡與彭美美來說，是個打擊。

「那麼，我們無法再入唐朝會內了！」彭美美道。

「不能，難道眞要等半個月？」

「不。」

「你有辦法？」

彭美美想了一下，道：「以膽搏膽！」

「怎樣搏？」

「其實，唐朝會招待女性，而那些女會員是非常有地位，工作人員根本不敢查她們的證件，以我印象所得，我與陸綺華入內，完全沒有查過證件。」

「那你想冒充會員入內！」

「是的，只要入了裏面，我自然有辦法。」

「那你試試！」

那天晚上，彭美美打扮得非常雍容華貴，一直入唐朝會會所。

正如她所言，並沒有人要求她出示證件，這些越是高級的場所，保安越是疏忽。

彭美美並不上酒吧，她一直往賭場那邊去，她希望可以見到那個叫「亞妹」的工作人員。

她有些運氣。

亞妹也認得她，道：「彭小姐，你又來博彩？」

彭美美道：「請你過來！」

她一來，彭美美便把幾張鈔票塞進她的手中，亞妹道：「我可以再幫你什麼？」

「那位艾蓮女士！」

「她？她這幾天沒有上班，不知今晚有沒有！」

「你試試找她，我在酒吧等她，對她說，我是爲布根地酒而來的！」

亞妹離開，彭美美也逕自往酒吧。

她入內，已有侍應上前問她要什麼酒，這時，她才想起，自己沒有會員證，是不能結賬的，但總不能對那個侍應說自己不要喝什麼，她只好硬着頭皮，要了杯啤酒。

不一會，艾蓮果然出現。

艾蓮仍是冷冷的，上前道：「彭小姐，你要的酒已有了！」

「那好極了！不過……」

「不過什麼？」

「我設那個酒會，除了要那些布根地酒之外，還有很多酒要訂購！」

「什麼酒？」

「也是一些普通的，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你可否爲我做這個宴會的顧問？」

「顧問？什麼顧問？」

「當然是酒的顧問！」

艾蓮似乎有所顧慮。

「你要什麼酬勞？」

艾蓮搖搖了頭，道：「彭小姐其實你找我有什麼目的，不妨開門見山。」

「我……我想……」

「你不用再多說甚麼，彭小姐，大家都是成年人，也是明理的人，什麼人委托你找我？」

「你眞聰明！」

艾蓮笑了一笑，她一向冷傲，這一笑又顯出她嫵媚的一面，如果在二十年前，她應是一個美女。

「我很忙！」她想起來。

彭美美道：「沒錯，有一個人想找你！」

「誰？」

「你以前一個舊朋友！」

「我有很多舊朋友！」

「姓朱的！」

艾蓮似乎有些反應，不過，這個反應並不强烈，而且她也把這個反應很快便收藏起來。

「姓朱，我有很多朋友姓朱的，什麼名字？」

彭美美道：「你見到之後，便會知道。」

艾蓮笑笑，站了起來，道：「我知道你並不是唐朝會的會員，這杯酒，你沒有會員卡，無法找數，不過，我會替你付賬的，不過，請你不要再來騷擾我！」

她立時離開。

彭美美叫她，她也不回頭，她向其中一個酒保說了幾句話，便入了酒吧後面的工作間。

那個酒保走上來，仍然非常恭敬的對彭美美道：「這杯酒是艾小姐請的！」

「多謝！」

「她並且吩咐我送你出去！」

多麼厲害的艾蓮小姐。

彭美美知道，自己再沒有選擇。

她離開了唐朝會，但她並不是那麼容易放棄的人，她仍然不甘心，再往後門察看。

那知道，她站了不久，兩個高大的男人，不知從那裏閃了出來。

彭美美本也是十分機靈的，但兩個男人來得很快，兩邊而來，她根本沒有退避的機會。

其中一人道：「小姐，我想你也不用再等！」

彭美美道：「我站在這裏不可以嗎？」

另一個邪笑道：「可以，不過，我們仍然忠告你，站在這裏，危害健康！」

他們都笑了起來，彭美美也笑。

笑完之後，彭美美似乎仍然沒有離開的意思。

那男人道：「我不想動粗！」

另一個男人道：「我也不想！」

彭美美反而道：「我也不想！」

兩個男人，對着這個嬌小的小姐，似乎並沒有什麼辦法。

「你一定要等？」

彭美美並沒有回答，剛巧，那時有一個警察行近，她便立刻上

前，對警察道：「我想問這附近有……」

那兩個男人已迅速離開。

警察道：「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

那警察覺得十分奇怪，但仍本着一片好心，道：「小姐，這麼夜了，這些地方，不好流連！」

彭美美道：「謝謝你！」

那警察離開之後，彭美美仍站在那裏。

不一會，那兩個男人又再出現。

其中一個道：「你眞的要見到艾小姐？」

彭美美點點了頭。

另一個道：「跟我來。」

彭美美聽了，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有點猶豫。

「你怕？」

這一激將法，反而使彭美美充滿勇氣，道：「我會怕？怕什麼？」

「好極，跟我們走。」

彭美美隨着兩人，來到街口，那兩人上了一部汽車，忽然她有點害怕。

跟這兩個男人上車？

一個男人從車內伸出頭來，道：「怕的話，便以後不要再來騷擾艾小姐！」

彭美美淡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她上了車。

其中一個男子負責駕駛，另一個男子，坐在彭美美的身旁。

汽車一直往新界駛去，那時，夜已深，沿途並沒有擠塞，因此很快便入了粉領公路。由公路的分支處駛入，彭美美開始不認得路了。

彭美美道：「你們究竟帶我往那裏去！」

「你既然有膽上車，也不用問！」

「爲什麼我不用問？」

那坐在她身旁的男人，笑了起來，有點淫邪，彭美美開始覺得害怕，不過，她的外表，依然是十分鎮定。

汽車開得很快，如果汽車不停下來的話，她完全沒有機會逃走。

忽然，後面似有一些燈光閃亮。

坐在彭美美身旁的那個男子道：「什麼汽車？好像是追踪我們的！」

司機道：「不，也許是一些村民！」

汽車加速，不一會再沒有燈光跟來，不一會，汽車便停在一列平房之前。

司機道：「押她下車！」

坐在彭美美身旁那男子，正想動手，彭美美道：「我自己懂得走！」

她推開了車門，往外一竄。

兩人也非常敏捷，左右的包抄着，彭美美無法走出他們之間的範圍。

「到那裏去？」

「房內！」

「屋內有什麼？」

那兩個男人又陰森的笑着。

彭美美看到那一列房屋，並不似民居，只有前面一間，隱隱的透出燈光。

她心中十分害怕，轉念之中，突然一個轉身便走，那兩個男人，反應也快。

兩人竄前，一邊一人扣着彭美美。

彭美美想反抗，可是，她如何敵得過這兩個大男人。兩人各架一邊，像老鷹捉小雞的模樣，把彭美美架了起來，直往屋內走。

彭美美高聲呼叫。

其中一個男人警告道：「這地方根本沒有人，你再叫三日三夜，也沒有人來理會你！」

另一個男人，從他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了一包紙巾，他把紙巾塞向彭美美的口。

一時之間，她幾乎窒息，當然再沒法嘩叫。

他們把彭美美架了入屋內。

這間平房，只有一盞昏黃的電燈吊在中央，屋子內是空蕩蕩的。

兩人同時用力，把她擲在地上。

彭美美的屁股着地，雖然身上並沒有受傷，但屁股也十分疼痛。

其中一個男人脫了上衣，向另外一個男人道：「你先來還是我先來！」

「爲公平起見，我們猜！」

「好！」

他們像孩子般猜「包剪鎚」，結果，是那個司機勝了，他再脫去上衣，露出了滿是肌肉的上身，並道：「你先出去！」

在這情形，彭美美當然知道他們想怎樣，她眞後悔，爲什麼會跟這兩個陌生的男人來！

可是，這時後悔已是太遲！

她站起來，想往門那邊竄去。

而另一個男人剛從那門出了外邊，當她到那門口處，門便「砰」的一聲，關上了。

她奮力推門，門推不動，再奮力推門，門也是紋風不動，她又再大叫。

那男人大笑道：「我早已說過，這附近根本沒有人，任你叫三天三夜，也不會有人來！」

彭美美轉過身來。

那人一步一步走近。

彭美美道：「你想怎樣？」

那男人淫邪地笑道：「你知我想怎樣呀！」

「救命！」她又力竭聲嘶地叫了起來。

那男人又再迫近，道：「叫，大聲叫吧！」

彭美美這時，反而收了聲，道：「我知道艾蓮不是這種人，她沒有叫你們這樣對付我！」

那人聽到「艾蓮」這名字，似乎有些顧忌，他退後了一步，道：「你究竟想找艾蓮小姐作什麼？」

「沒有什麼。」

「你不說？」

「不說又如何？」

「艾蓮小姐吩咐過，如果你不肯說，那麼，我們便可以用任何方法處置你，包括……」他又淫邪的笑起來。

「我……」

「我……什麼？」

這時，彭美美已看淸楚，這間房子有另外一道門，不知是通往外面的，還是通往另外一間。

不過，假如幸運的話，那應該是可以脫身的唯一地方，她期期艾艾地拖延着。

那男人又迫近一步。

就在這時，彭美美早已奮起力量，這時一脚蹴起，向着那人的腰間踢去。

這一踢的力量實在不小，而腰間正是人體氣門之一，任你是一個如何健碩的人，腰間氣門被襲，整個人也會無力而跌下。

彭美美趁這人跌下，竄向另一邊門，這門並沒有上鎖，一拉便開，她立時朝前面竄了過去，再用力關上了門。

那男人立時追來，撞向那門。

門被撞開，他身體還未站穩，突然，他感到頭顱極痛，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倒了下去。

那人的頭顱當然不會無端端的痛，是彭美美躲在門邊一些木箱之上，並且隨手拿起了一個玻璃樽，猛向那人頭顱摃下。

當那男人倒下，彭美美才定過神來。她看淸楚四週，到處都是堆滿了木箱，原來這地方是個貨倉。

她看看手中的玻璃樽，原來是一支拔蘭地酒。

這是一個酒貨倉。

因爲屋內「砰砰彭彭」的聲音，引起了另一人的懷疑，那人也衝了進來。

彭美美本來想躲在一角，照樣的襲擊那人，那怎知那人較爲小心，沒有入內，反而退了出去。

彭美美心想：「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可是，大門却是上了鎖。

她再往另一間房去，却發現這一列平房，也互通的，一列有八間屋，屋內全是放滿了各種各類的酒，木箱紙箱排得密密痲痲的，但却沒有另一個出口。

她從最後一間屋，又走回最前那一間。

忽然，她聽到汽車聲，來到門口，汽車也停了，看來那是那個男人，找人來幫手。

彭美美不敢怠慢，她記得在第三間屋處，有最多的木箱，並且有一個天窗，她迅速來到了這房間。

然後，大門開了，也有人聲傳入。

彭美美急忙之中，跳上了一排木箱的後面，她身軀嬌小，很容易的躲藏。

「你們眞沒有……」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們嚇她，她反而……」

那女人又道：「嚇她，問到一些什麼？」

「沒有什麼？」

「兩個男人對付一個小女孩也沒有辦法，還有什麼話好說。」

兩人沒有答話。

「你們帶了她來這裏，反而讓她知道我們的……」

彭美美側耳聆聽着，覺得聲音有點稔熟，忽然，她知道那是艾蓮的聲音。

「找她出來！」

「她一定逃不了的！」男人道。

「逃不了還不把她找出來？」艾蓮的聲音非常憤怒。

搜索這貨倉並不只一個人，另外還有幾個男人，都是孔武有力的。

如果被他們搜着，彭美美不敢想像自己的下場，這地方雖然是法治之區，但官府在遠，拳頭在近……

彭美美一動也不敢動。

那些人無法上來，雖然他們在這房間搜索多次，仍然無法發現彭美美。

艾蓮道：「這傢伙一定仍在裏面！」

「不過怎找也找不到！」

「找不到？她一定是躲在這些箱後面！」

艾蓮大聲地叫道：「彭小姐，你快出來！」

彭美美當然不敢回應。

艾蓮道：「再叫多一些人來，搬開這些木箱！」

一個人道：「艾小姐，這麼大陣仗！」

艾蓮道：「快，叫多一些人來！」

如果眞的搬開這些木箱，彭美美一定是無所遁形，一時之間，她眞不知如何是好。

正當她在非常狼狽之際，上面那個天窗忽然開了，那時，已近黎明，可以看到外面。

天窗之上，赫然是卓非凡的

臉。

彭美美還以為自己在做夢！

卓非凡輕聲道：「上來！」他並且把手伸了下來。

彭美美不理會那是夢境還是真實，伸手握着卓非凡的手，以力借力，人便從天窗出了外面。

貨倉之內，空氣並不流通，而今在屋頂之上，微風吹來，彭美美整個人立時清醒過來。

「怎麼是你？」彭美美問道。

卓非凡並沒有回答，只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往後面那邊去。

他們伏在屋頂的屋脊之上，慢慢向前移動，原來在屋頂上走，並不是像武俠小說中所說的那麼容易，兩人費了極大的勁，才來到另一邊。

這一端是這一列平房的尾端，後面有很多大樹，卓非凡來到屋後，竄起一撲，撲向了大樹伸出來的樹枝，然後他回身示意，叫彭美美也跟着來。

彭美美也撲向那樹枝，然後慢慢的滑了下去。

下面有一輛電單車。

卓非凡已坐在電單車之上，並拋了一頂頭盔給她，叫她坐穩。

兩人準備妥當。

卓非凡一開動車子，便如一支箭般往前衝去。

電單車的引擎聲驚動了艾蓮這班人，可是，當他們來到，只見到一輛電單車，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當他們駛進了公路，才算是脫離了危險。

他們起初還覺有車子追來，但出了公路，轉眼便是市區，再沒有車子敢追來。

卓非凡一直把車子駛回自己的家裏。

彭美美擁着卓非凡道：「多謝你救了我！」

「幸好我一直不放心你單獨行動，我一直暗中跟踪着你！」

「怎麼我不知道？」

「因為你的偵探本領仍未夠高深，當你上那兩人的車子，我已知道有麻煩了！」

「你不阻止我？」

「我想，但沒有時間，只好駕着電單車追踪你們！」

「我也覺得奇怪，在轉入支路的時候，我發覺後面有些燈光，他們也幾乎發覺了！」

卓非凡道：「本來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而今卻變得複雜了！」

「怎麼？」

「你以為你躲的那個地方，是個什麼地方？」

「是個酒倉。」

「是的，但我懷疑這是一個私倉，那些酒全是未完稅的，是走私貨倉！」

「看來事情變得複雜了。」

「不過，我們的身份仍是個私家偵探，不要理會他們那些……」

彭美美沒有說話，她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　＊　＊

事情發生後的兩天，卓非凡與彭美美都一直戒備着，不知道艾蓮會採取什麼行動對付他們。

可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一切都非常平靜。

他們想找朱炳，可是，他也十分忙碌，留下了電話，一直到了黃昏時分，才來覆電。

「朱先生，我們已經找到你要找的艾蓮，不過，而今她並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吧女郎。」

彭美美把事情簡單的覆述了一遍，其中有些關乎法律的問題，都略了過去。

「朱先生，你而今仍然想見艾蓮小姐嗎？」

「當然想見。」

「你不害怕她可能與一些勢力有關，對於你是議員的聲譽有所影响？」

「不，我一定要見她。」

「好極，我會為你安排。」

朱炳道：「只要你安排妥當，便立即通知我。」

「你很忙？」

「無論我怎麼忙，如果可以見到艾蓮，我一定會立即來的。」

彭美美放下了電話，對卓非凡道：「為什麼朱炳那麼渴望見到艾蓮？」

「當然其中有些問題。」卓非凡頓了一頓，道：「你有把握艾蓮肯見朱炳嗎？」

「有！」

卓非凡却並不把這事情看好。

彭美美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到唐朝會，接待處依往例一樣，並沒有為她找艾蓮來聽。

彭美美早已料到如此，於是留下了一個口訊，又留下偵探社的電話，更留下了卓非凡家中電話。

他們一直等，等到下班時，仍然沒有覆電。

卓非凡的傷本來已經好了很多，但由於救彭美美，乘坐電單車，又經過一番飛車，又多了一些創傷，所以彭美美送卓非凡回家去。

彭美美不單是個活潑精靈，身手敏捷的女孩子，她的廚藝也有一番水準。

當卓非凡吃着非常愜意的晚餐的時候，電話响了。

他拿起電話，傳來了一把女人的聲音。

「我是艾蓮，卓社長，是你

嗎？」

「是，你是……」

「我是艾蓮。」

「艾蓮小姐！」他故意重複這話，是讓彭美美也聽到。

彭美美立即把電話上一個電鈕按下，聲音立即從擴音器播出，她也可以立時聽到艾蓮在說些什麼。

「你那位助手小姐，留下口訊，一定要我回覆，我想……」

「我們只是受客人的委託，希望你可以見一見他。」

「仍然是那個姓朱的？」

「是的，他非常焦急的想見你。」

「為什麼？」

「我不知道，那是客人的秘密，你見到了他之後，自然明白。」

「我實在……」艾蓮似乎有所顧慮。

「我一向尊重客人的抉擇，而且，那天我的助手誤闖妳的酒店，我也表示道歉。」

一提起這件與酒店有關的事，艾蓮的語氣似乎有很大的改變，道：「關於酒的事……」

「如果妳可以協助我完成這一宗生意，我們也絕口不提這些事情。」

「這算是一個交換條件？」

「不，我們只是互利互惠而已。」

艾蓮頓了一頓，道：「好極，你替我安排，我會見朱先生一面。」

她並且留下了一個私人的電話。

彭美美立即找朱炳。

朱炳正在參加一個宴會，但聽到了彭美美的話，立即答應，任何時間也可以見艾蓮。

結果，他們安排了在翌日見面。

卓非凡完成了這一件事，頓覺十分輕鬆，因為這是他的私家偵探社第一件完成的案件。

卓非凡道：「我們應該慶祝一下！」

彭美美道：「你認為這件事已完了？」

「當然，他們之間的事，我們不會理會，我們只是私家偵探。」

「我看並不是這麼簡單。」

「妳又有什麼想法？」

「我只是想，為什麼朱炳一定要見艾蓮？」

「妳為什麼想知道？」

「我只是有些預感，他們兩個的見面，其間牽涉一些犯罪的問題。」

「天！我們只是私家偵探，我們並不是警察，也沒有能力防止罪行的發生。」

「朱炳在社會上，算是個名人。」

「那又如何？」

「如果有人利用他的名聲，敲他一筆？」

「小姐，事情並非艾蓮找他，而是他主動找艾蓮，如果要敲一筆，那並不是艾蓮，而是朱炳。」

卓非凡所言，也是十分有理。

「不過……」

「不要再胡思亂想。」

彭美美道：「這是我們偵探社的第一宗生意，下一宗不知什麼時候又再來，你想繼續有生意嗎？」

卓非凡道：「當然想。」

「生意有時不一定自動上門的。」

「那有什麼辦法？賣廣告？」

「採取一些主動。」

「難道你還想在朱炳身上打主意？」

彭美美神秘地笑了笑。

卓非凡道：「美美，上次我趕到救妳，只是一時之間，福至心靈，再來一次，我想沒有這麼幸運的了。」

彭美美道：「難道你沒有好奇心？」

「什麼好奇心？」

「為什麼朱炳要見艾蓮？」

「那是他們私人之間的事情。」

「我只是好奇。」

其實卓非凡也十分好奇，只不過，他認為自己而今是個私家偵探，與自己事業毫無關連的好奇，只是浪費時間，浪費賺錢的機會。

不過，最後他仍被彭美美說服，暗中跟踪朱炳，一方面是保護這位客人，另一方面也會滿足他們的好奇。

彭美美更強調他們會再在朱炳身上招攬到生意。

機關算盡　枉費心思

朱炳與艾蓮約定在一間酒店的通宵咖啡座見面。

他們約定的時間是清晨，這是咖啡座最清靜的時刻，因為那班夜客早已散去，而來吃早餐的人，也沒有這麼早便來到。

朱炳非常準時的到達。

咖啡座上只有三座人客，全是喁喁細語的情侶。

朱炳選擇了一個近窗的座位，當他坐下了不久，一對情侶亦走進來，坐在離他不遠的另一個卡座。

艾蓮到達的時候，比約會遲了五分鐘，她戴了一副黑眼鏡，臉容有些憔悴。

其實她一直不知朱炳是誰，因此，他們約定了一些記號，朱炳的西裝襟衣，別了一朵紅花。

「朱先生？」艾蓮走近。

朱炳立即站了起來，似乎有點吃驚的望着艾蓮，道：「妳是艾蓮？」

艾蓮脫下了太陽眼鏡，道：「你有沒有找錯人？」

朱炳打量了艾蓮一下，道：「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應該是在『黑貓酒吧』。」

「對，那時我十七歲多一些。」

「是，妳在酒吧中捧酒，妳還認得我嗎？」

艾蓮並沒有直接回答，只道：「朱先生，我的確是當時的艾蓮，你應該是找對了人。」

「妳對我眞的沒有印象？」

「有，我而今記得了，你曾經約過我幾次。」

「是的。」

「而且我也有應約……那個時代，約我的人極多……我實在記不起。」

「好極，妳還記得，其實那個時候我非常喜歡你，並且常常送你一些禮物。」

「禮物？對，你當時有送花，也有一些假的金鍊，當然，你給我的貼士不少。」

「你再想一下，還有什麼？」

「什麼？」艾蓮正在極力思量着，突然，艾蓮似乎記憶起，道：「朱先生，那時妳叫Johnny的！」

「對，我叫Johnny，不過，我以後再也沒有用這個英文名了。」

「有一天晚上，你十分興奮，請全間酒吧喝酒。」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在酒吧之內，敲鐘請所有人喝酒。」

「那晚眞高興，那是……」

「那是除夕，一九七四年的大除夕。」

「我記得了，我記得了。」艾蓮也非常興奮，看來她眞的記起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

「你記得，那年大除夕，倒數之後，我給妳一樣東西，妳還記得嗎？」

「一樣東西？」艾蓮在思索。

「是一張字條。」

「對，是一張字條，我看過了，你寫着，我發達了要娶你爲妻……並簽了個大名朱丙丙！」艾蓮想起這件事，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可是，朱炳並沒有笑。

艾蓮收斂了笑容，道：「你不覺得好笑？」

朱炳有些尷尬道：「好笑，那時我年少無知，給妳這樣一張字條。」

「那又怎樣？」

「我而今想你把這字條——如果存在的話，把它交回給我。」

「我是個非常念舊的人，我留下很多東西，不知還有沒有留下你那張字條。」

「我希望沒有。」朱炳似是在自言自語。

「如果有……」

「我願意用錢買回來。」

「買回來？你出多少錢？」

「你開個價錢。」朱炳似乎不介意金錢。

「十萬元！」艾蓮似有試探的性質。

「十萬，好極，只要你拿了字條來，我一定把十萬元交給妳。」

「如果丟失了，那麼……你找清楚，再找我吧！」

朱炳從袋中拿出了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桌上，道：「艾蓮小姐，我希望妳快找到。」

朱炳再沒有多言，回身便離開了咖啡座。

艾蓮仍然坐着，看來她是有些迷惑，爲什麼這一個人，要找回一張年少時與酒吧女侍應戲謔的字條？

她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留下這張字條，那畢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如果有，她會發一筆橫財。

十萬元？太少了！

艾蓮終於也離開了咖啡座。

在卡座旁邊的一雙情侶，本來是喁喁細語的，但當艾蓮也離開後，他們不再假扮情侶。

他們正是卓非凡與彭美美。

他們一方面爲了好奇，也爲了保護他們的客人，才跟踪朱炳來到這咖啡座。

彭美美道：「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

卓非凡問道：「爲什麼會這樣說？」

「你認爲朱炳要找回一張少年時代所寫下的字條，用上十萬元，值得嗎？」

「那要看他的原因。」

「什麼原因使他看重這張字條？」

兩人一時之間，實在無法想得出答案。

「你以爲艾蓮會找到那張字條嗎？」

「那要看艾蓮的性格，如果她是一個浪漫形的少女，喜歡收藏男孩子送給她的禮物的話，那張字條，應該是一張有意義的收藏品。」

「妳會嗎？」

彭美美道：「我會，可惜沒有人送這種字條給我。」

「而今這年代，也沒有人這麼做。」

「是的，現代青年人，講求直接快捷，還送什麼字條？認爲合眼緣的，便直接問對方。」

卓非凡想了一會，道：「我爲朱炳有點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他會被人勒索。」

「勒索？」

「是的，艾蓮也會像我們一樣，找出朱炳要回這張字條的目的，如果她發現這字條對他眞是十分重要，那麼，十萬元應該是不能滿足她。」

「對……普通人也會這樣做，何況艾蓮根本不是善男信女，她從事的行業，早已是龍蛇混雜，而今她又是一個走私洋酒的人，朱炳啊，朱炳，你眞蠢！」

「蠢？你以爲朱炳沒有想過這件事的後果。」

「他想過會付出超過十萬以上？」

「我認爲是。」

兩人沉默了一會。

卓非凡道：「假若你當這是一宗案件，一宗由朱炳委托我們的案子，妳會怎樣爲這個客人打算？」

「當然要他說出，他爲什麼要收回這張字條？」

「他不肯呢？」

「我們自己去查。」

「好極，我們現在便去查，可是，應該從那裏入手？」

「當然是朱炳。」

「來，我們先去查他！」

兩人離開了咖啡座，酒店外面是清涼的海港，兩人沿着海港，一直往車站。

來到車站，卓非凡買了一份報紙。

彭美美道：「我們到那裏去查？」

卓非凡道：「朱炳是個生意人，他究竟經營什麼生意，有多少公司，可以在公司註册處拿到他的資料。」

「對，這是個好開始。」

他們上了巴士，卓非凡一直非常專心的看報紙，彭美美並沒有理會他，她只是不停的猜想朱炳要購回那張紙條的種種原因。

卓非凡昂起頭來，望着她，笑道：「我想妳不用繼續假設了。」

「爲什麼？」

「我覺得我已找到朱炳要購回這字條最大的原因。」

「你猜想出來？」

「不，是眞憑實據。」

「你一直看報紙，找什麼眞憑實據？你以爲你眞是一個非凡探長？」彭美美半開玩笑的道。

「你看！」卓非凡把其中一張報紙遞了給她。

彭美美看去，只見那是一些美其名曰商業文化消息的專欄，那其實是一處爲社團或者一些商業機構刋登充當廣告的地方。

這半版的專欄，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消息。

「看什麼？」

「你看這一段……」

彭美美依他所指，仔細看去，那是一段一間新保險公司的消息，她一直看下去，發現這間新保險公司，原來是由朱炳所主理的。

「朱炳也屬於保險界？」

「不單是屬於，而且在保險界內，非常有地位，你繼續看下去。」

彭美美看下去，最後那一段，是專說朱炳的，原文是「……朱先生近日有意參選，代表保險金融業入立法議會，如果他成功的話，可以代表我們保險金融業，爲我們爭取權益。」

看到這裏，彭美美似已明白。

「他要參加選擧，他要從政。」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

彭美美似明非明。

卓非凡道：「妳知道，而今參政不像以前那麼簡單，參加的人多了，競爭也非常大，有些人爲了成功，會不擇手段，最普通的辦法，是揭人隱私。」

「是的，朱炳而今是個有錢的生意人，在保險金融業極有地位，他參選應該絕無問題，但一旦被人揭私隱，這一宗會寫過字條給一個酒吧女侍應，倒是一個好好的話題，可以把朱炳趕出競選圈。」

「這麼嚴重？」

「雖然那是年少無知時所發生的事，不過，偏偏他追求的對像是個吧女，在人們心目中……」

「他的道德方面，便大打折扣！」

「這正是朱炳要收回這張紙條最主要的原因。」

「啊！原來如此！」

「如果眞的可以用十萬元，購回這張字條，總好過比對方揭開這件事情，那時朱炳損失更加重大。」

「他倒有先見之明。」

「可以這麼說，不過，他也可以算是愚蠢，怎會向一個吧女示愛而寫下字條那麼笨。」

「這也難怪，當時的朱炳，只是一個身無長物的年輕小子，只知混酒吧，追吧女，荒荒唐唐胡胡混混的渡日子，他自己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爲一個有錢人，甚至有能力參加競選。」

「是的，那時是年少無知。」

卓非凡道：「美美，我看這件事一定有其他發展，妳仍然往公司註册處查朱炳的生意資料，我先回偵探社跑一次，然後再從另一方面着手偵查。」

美美沒有異議。

卓非凡回到偵探社，聯絡了一些對本地政治有認識的朋友，在他們口中，果然查到朱炳的確有意參

選，而且跟據形勢來看，他成功的機會極大，當然，那要一切都十分順利的話。

看來，那字條對朱炳來說，更爲重要。

下午，彭美美回來，帶回一大疊影印文件，全是有關朱炳的生意資料。

彭美美道：「朱炳的確是一個大生意人，單是他有份的公司，也有一百間以上。」

「他的家產呢？」

「據估計，應該是一二億之間。」

「一二億元，算不上大闊佬。」

「就是因爲他並非算是大闊佬，所以想盡辦法向上爬，參選也是其中一個辦法。」

彭美美有點不明白，道：「參加競選，雖然是有薪酬，但要貢獻出來的時間極多，倒不如把這些時間，全部放在生意上，賺錢更多。」

卓非凡道：「不，妳錯了，表面上，一個從政的人物，爲市民付出很多，其實他自己收益更多，不要說薪酬，單說他從政之後，可以認識更多高官，可以認識更多上流社會的人，最重要的商家，這些都是使他更有辦法賺更多錢的機會。」

「是的，這種無形的收益，是無可估計的。」

「所以他自己也十分熱衷選舉，準備好一切。」

「連那張小小的字條，也要收回才安心。」

忽然，有人按門鐘。

彭美美出去，迎接了一個西裝筆挺的人進來。

那人道：「我姓龍，我想委托你辦一件事情。」

「歡迎，龍先生，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很簡單。」龍先生從口袋裏拿出一疊現鈔，道：「你答我一個問題，便可以拿走這些錢。」

卓非凡對這人有些反感，因爲這人以金錢來壓人。

「什麼問題？」

「你有一位客人，叫朱炳？」

卓非凡不置可否，沒有答他。

「朱炳究竟委托你們查什麼事情？」龍先生把手中的鈔票搖晃着。

卓非凡心裏有氣，道：「我們偵探這個行業，也有道義，也講求職業操守，對不起，龍先生，我不能把有關我的人客的事情告訴你。」

他仍然搖晃那疊鈔票。

卓非凡道：「這件事情我幫不到你。」

龍先生實在不相信，一個小小的私家偵探，對着這一大疊的鈔票，也無動於衷。

龍先生道：「那麼算是我委托你查他。」

「查朱炳？」

「正是，我想知道他在查一些什麼？」

「對不起，這也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朱先生先來光顧我，我有責任爲他保持一切秘密。」

「委托也不成，你要什麼？」龍先生站了起來，有意無意顯示他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人。

「城中有無數私家偵探社，你可以另找他人。」

「姓卓的，你不要這麼『招積』！」他打量了這間辦公室一會，才語帶恐嚇地道：「如果你要好好做生意下去，我看你……」

卓非凡不想再聽他說下去，道：「彭小姐，請你替我送這位龍先生出去。」

彭美美站了起來，禮貌地道：「龍先生，請！」

那姓龍的，十分勉强的離開了。

當彭美美回來，卓非凡道：「快去跟踪他，看他是什麼來頭的，小心！」

彭美美立即下去，原來下面還有人等他，那人衣着比姓龍的還要好，而那姓龍的，上來偵探社時十分自大，但在這人面前，却有點卑躬屈膝。

* * *

卓非凡在第一時間找到了朱炳，道：「朱先生，你很忙嗎？」

朱炳道：「我正要找你。」

「什麼事？」

「在電話並不方便講，今天晚上，你來我家，可以嗎？」

「彭小姐也可以來嗎？」

「可以，這次一定要你們兩位幫幫我。」

朱炳把地址告訴了卓非凡，又道：「你們下班是什麼時間？」

「我們這一行沒有什麼時間規定。」

「好，大約七時，我的司機會在你們寫字樓下面等你，你一定要來呀！」

差不多接近六時三十分，彭美美還沒有回來，卓非凡十分焦急，一來是擔心彭美美的安全，另外也希望她可以早些回來，看看有什麼資料，同時也可以一併告訴朱炳。

直到七時廿五分，彭美美還沒有回來。

卓非凡在寫字樓內留下了一張便條，便下寫字樓去，果然，朱炳的汽車已在下面。

當卓非凡上車之時，却發現彭美美回來，於是，他立即招手，與彭美美一起赴會。

朱炳住在一間古老的獨立式房屋，位置在中區半山，看來價值也不少。

朱炳親自出來迎接二人。

朱炳非常熱情，迎接了他們在廳坐了一會，便逕自帶他們入書房。

兩人坐下，朱炳親自奉上香茗。

朱炳呷了一口，把與艾蓮會面的情形說了一遍。

「有消息沒有？」彭美美問。

朱炳點頭道：「有！」他並沒有解釋。

卓非凡道：「她肯賣嗎？」

朱炳搖了搖頭。

「她不肯？」

朱炳又點了點頭。

這搖頭又弄得卓、彭二人有點迷惘。

朱炳又再呷了一口茶，才解釋道：「艾蓮說她已找到了那張我要的字條，但她不肯賣給我。」

「爲什麼？」

「她說要把這字條作爲留念。」

「留念？有什麼留念價值？」

朱炳道：「我不知道，她也沒有解釋。」

卓非凡道：「她嫌價錢低？」

「也許是，不過，她却沒有提出另一個價錢。」

「我想她要你出高價。」

「是的，不過，我却不想。」

卓非凡道：「朱先生，你可以首先解釋一下，你爲什爲要購回那張字條？」

「那因爲……」

彭美美道：「那因爲你可能快要入立法議會當一個立法議員。」

朱炳有點詫異。

卓非凡道：「你明白我們是當偵探的，什麼事也會查探一番。」

朱炳道：「是的，但我入立法議會並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因爲我還有一個對手。」

「那又如何？」

「你要明白，而今當議員，再不是以前那樣，只要做些公益事，捐一些錢便可以，而今要一定要有政綱，向選民交代。」

「是的，議員責任重大。」

「我害怕對手爲了打敗我，不惜用旁門左道，譬如是揭我個人私隱。」

「啊，原來如此！」

其實這事他們二人早已猜到，而今只不過由朱炳親口證實而已。

朱炳續道：「我年少的時候，非常任性，因爲在酒吧邂逅這位艾蓮小姐，一時情不自禁，寫了一張求婚似的字條給她，說我發達之後，一定要娶她爲妻！」

他頓了一頓，又道：「那時是年少無知，而且，那時，我也沒有想過我會發達，更沒有想到會成爲公衆人物。」

彭美美道：「那麼，你打算怎樣？」

朱炳道：「我不吝嗇金錢，如果她出一個價錢，我會考慮，而今問題是，她不肯出價。」

卓非凡道：「我想並不是她不肯出價，而是根本有人出價。」

「有人？有什麼人？」朱炳緊張地問道。

「這　是　我　的　猜　想——　那　人　姓……」

彭美美接口道：「是姓龍的！」

「姓龍？龍森？」

「你也認識他？」

「當然認識，他便是我的對手。」

彭美美道：「經過我今天一整天的調查，龍森在金融業也撈得不錯。」

「他用的是旁門左道，利用很多所謂投資的公司，騙了不少錢。」

「這點很多人知道？」卓非凡問。

「並不，只有我們金融業行內的人才知道。」

卓非凡道：「那麼，你千萬別在公衆地方說這些話，他可以告你毀謗，也可以利用這點，贏得更多選票。」

朱炳道：「你怎知他出價？」

卓非凡道：「我並不肯定，其實今晚我來這裏也只想告訴你，一個姓龍的青年人，上過我的寫字樓，查探你爲什麼委托我們偵探社辦事，又要查問我們爲你辦什麼事。」

「你們沒有告訴他？」

「當然沒有，對於客人的事，我們絕對保守秘密。」

「那我沒有選錯你們，對了，那人姓龍，當然並不是龍森本人，那人是誰？」

「那人很年輕，很高大，並且有意無意之間顯示他很打得。」

「啊，我知道，那人叫亞德，是龍森的保鏢，也是司機，也是傍友。」

「他向我們威迫利誘，但我們並沒有說有關你的半句話，不過……」

「不過什麼？」

「本地私家偵探社那麼多，我想他一定可以查到我們做些什麼。」

「尤其是不能被他查到有關字條那件事。」

「是的，否則由他出價，那時便不堪設想。」

卓非凡道：「因此，我建議你如果不想讓字條落在他人手上，你

應該立即找艾蓮，出一個較高價錢。」

朱炳想了一想，道：「那似是唯一的辦法。」

過了一會，有電話來，是請朱炳和人客用餐。

這一頓在朱炳家中的「家常便飯」，實在媲美在外面吃的，嚴格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得那麼好的菜，就算可以，也沒有這麼眞材實料。

吃飯的時候，他們閒聊。

朱炳道：「艾蓮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有一個非常好的印象，可惜，而今看來……」

「變了？」

「醜了？」

「除了臉上添了風霜之外，還有……還有……我應該怎樣說才對！對，那份氣質……當時，她年輕，雖是當個吧女，也是氣質高貴——至低限度，對我來說。」

「她而今仍然是從事與酒有關的行業。」

「是嗎？」朱炳漫不經意地道。

彭美美道：「她在唐朝會當了一個洋酒顧問，而且勢力也不小，她爲了避開我們的追踪，而用人强擄我入她的酒倉之內講數。」

「酒倉？她有酒倉？」

「是的，我爲了找她，就騙她我想買那種罕有的布根地酒。」

「布根地？我這裏也有。」

卓非凡本來是吃着東西的，無意在這一刻抬頭，看到朱炳一個非常特別的笑容。

在飯後，他們又再閒聊了一會，朱炳也再沒有提及艾蓮，彭美美曾經再叮囑朱炳快快與艾蓮接觸，用高價把字條買回來。

朱炳多謝了他們，並且叫司機送他們回去。

卓非凡回到家中，一直沒有開口說話。

彭美美問道：「又有什麼特別發現，大偵探？」

「我剛才看到朱炳一個十分詭異的笑容，我想，他可能用一些其他手法解決這事。」

「朱炳也會來一些旁門左道？」

「他根本也是個旁門左道的人，不過，他夠運，才讓他發達起來。」

彭美美道：「那麼，受害人便是艾蓮了。」

＊　＊　＊

當朱炳聽到卓非凡提到艾蓮是個唐朝會中的洋酒顧問，並且有一個酒倉的時候，他已有另一個想法。

他並不是不願意用錢買回那張字條，其實他老早已開了一個價錢，如果艾蓮一還價，他也會立刻答應。

可是，艾蓮不單沒有還價，還說不賣，最曖昧的還是說要留下來作紀念。

在朱炳的眼中，這無疑是一個威嚇。

朱炳是有頭有面的人，他怎能受得這種威脅？

艾蓮的態度，在朱炳眼中，她實在用意是待價而沽，而付出的對象，並不一定是朱炳。

這對朱炳更是一種侮辱。

因此，他決定用另一種方法，取回這張字條，就算取不回的話，他也不能讓這字條留在世間。

翌日，他回到自己的寫字樓，第一件事便撥了一個電話給市政廳。

朱炳既然有心入議會，他當然認識了很多議員，也認識了不少政府官員。

那天晚上，電視機出現了一宗新聞。

新聞報導：本市一間高級的女性會所，經營了差不多十年，今天才被發現，該會所並沒有正式申領酒牌。

這消息對於很多人，尤其是那些高級的女白領，或者一些女强人，因爲她們一向以參加這個唐朝會而覺得光榮驕傲，但想不到這高級會所，竟沒有酒牌。

唐朝會當局，也覺得十分奇怪。

她們沒有酒牌，她們當然知道，她們並不是不想申領，而是因爲其他原因而申請不到。

最大的原因是，會所中有所謂「鴨」的出現，這點有關當局雖是無法證實，不過，當局仍以這一點，並沒有發酒牌給她們，但也沒有正式否決她們的申請，一直在拖延着。

唐朝會當局，也不怕沒有酒牌，她們不理會那麼多，仍然堅持下去，因爲以這一間龐大的會所，加上會所的名譽地位，有關當局人手又少，並不會來調查。

這一拖延，已過了幾年，一直相安無事。

艾蓮是主張這樣拖下去的人，她從事酒吧工作多年，當然知道當局發酒牌之事，根本上在本地有很多賣酒的地方，也沒有酒牌。

只要沒有人揭發，這事會一直拖延下去。

當艾蓮知道唐朝會被人揭發沒有酒牌售酒，她第一個想到的人便是朱炳。

她知道朱炳爲得回那張字條，會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她也是不肯賣這張字條，她只希望朱炳出一個更高的價錢。

後來，艾蓮已不想朱炳再出價錢，因爲有一個姓龍的人，也願意

出價，而且一出價便是十倍。

那是一百萬元。

艾蓮有些動心，不過，一百萬元而今對她來說，也並不是十分大的數目，可是一百萬的橫財，垂手可得，又何樂而不爲？

不過，她仍然等待，希望有一個更高的價。

人心不足蛇吞象！

唐朝會因爲沒有酒牌而暫停營業，對這個集團來說，實在是一項打擊。

艾蓮是負責酒的，這事自然落在她的身上。

翌日一早，她便撥了一個電話給朱炳。

這個電話，也是朱炳意料之內，因此，他在聽電話之時，顯得十分輕鬆。

「艾蓮小姐，妳找我找得很急？」

「是的，你也明白。」

「我明白，不過，此事萬萬不能在電話講，因爲我害怕有人竊聽。」

他們又再約定了在酒店的咖啡座見面，時間是在晚上八時，那段時間，酒店咖啡座並不會太擠擁。

艾蓮準時到達。

朱炳也沒有遲到。

艾蓮道：「你仍然願意出那個價錢？」

朱炳道：「可以，十萬元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給一個老朋友作爲禮物，也算合理。」

「若我要求多一個條件？」

「我不喜歡人用『要求』這些字眼，妳說出來聽聽，我是個非常容易商量的人。」

「酒牌！」

「啊，妳說唐朝會的酒牌？」

「是的！」

「那是十分容易辦的事情，只要我像昨天早上撥一個電話給市政廳，不出一個月，你們便有牌照。」

這話很明顯，朱炳竟承認了，弄糟唐朝會的正是他，相信也只有他，才可以迅速的爲唐朝會拿到牌照。

艾蓮忍着氣，道：「什麼時候交易？」

「什麼時候也可以！」朱炳道。

「現在？」

朱炳聽了，十分高興，道：「你把字條帶來了？」

艾蓮點了點頭。

朱炳道：「我立刻寫一張支票給你。」他說完了立即從西裝內袋拿出了支票簿，並且寫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然後遞與艾蓮。

艾蓮接過，小心看了一會。

朱炳道：「你不用擔心，我的支票沒有不兌現的。」

艾蓮也覺得滿意，從手袋裏拿了一張字條出來，那張字條放在一個透明的保護膠袋之內。

朱炳接過，這張近乎發黃的紙條，當然值十萬元，朱炳把字條內寫的字，仔細看了一遍，然後笑了一笑。

艾蓮道：「你笑什麼？」

「我知自己當年無知，想不到這一張半醉之後，所寫的肉麻字句，竟然要我破費十萬元，可算是世界上最貴的稿酬。」

艾蓮道：「以你目前的名譽地位，其實不貴！」

朱炳再沒有多言，他從口袋中拿出打火機，就在艾蓮的跟前，把字條燒了。

字條變成了灰燼，朱炳又再笑了起來，道：「再……不，我不想跟妳再見了！」

艾蓮也不以爲意，沒說什麼。

當朱炳離開了咖啡座，心情特別輕鬆，這年來擔心的事，終於弄妥了，自己參加競選議員之事，可以說是安枕無憂。

他想着：「想不到艾蓮這個女人這麼蠢，連支票也沒有兌現，就把字條交了給我，並且讓我燒掉……哈……我當然不會白白的送十萬元給你。」

翌日，當銀行辦公的時候，他便打了一個電話往銀行，通知停止付款。

他以爲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

當天，他便接到了艾蓮的電話，他還裝傻扮懵的回答，道：「沒問題的，我的支票一定沒有問題的。」

「我去兌換過！」

「也許是銀行弄錯了！」

「不會的，朱先生，我想你是一個大人物，將來甚至是街知巷聞的議員，會爲這些事，這小小的金錢而失信於我？」

「我當然不會，我用出的每一毫子都有價值。」

「那你認爲你給我的十萬元沒有價值？」

朱炳豪氣地笑道：「當然。」

艾蓮聽了，依然十分冷靜的道：「你會後悔！」

「我做事從不後悔！」他自己按斷了電話，並且又再得意洋洋的笑了起來。

朱炳心情十分輕鬆，那天剛巧有些空閒，在正午時分，他來到卓非凡的偵探社。

卓非凡與彭美美都在。

他們看見朱炳的臉色祥和，步履輕快，卓非凡道：「朱先生氣色十分好！」

朱炳道：「好，好極！我上來是告訴你們，我託你們辦那件事已

解決了，因此，你們不用再查。」

卓非凡道：「恭喜你！」

彭美美道：「你拿回了昔日所寫的字條？」

「拿回了，並且即時用火機燒了。」

「你付了多少錢？」

「本來是十萬元的。」

「本來？」彭美美道。

「是的，本來是，但結果一毫子也不用付！」他仍然是得意洋洋地道。

卓非凡與彭美美同道：「一毫子也不用付？」

「是的，那位艾蓮小姐，連支票也沒有存入銀行，便把字條交了給我，多麼蠢！」

「啊！原來她太相信你！」

「信我？她實在太天眞！」

卓非凡與彭美美都覺得，事情沒有理由這麼簡單的，但卓非凡並沒有出聲。

彭美美道：「艾蓮已知道了？」

「知道什麼？」

「知道支票不能兌現？」

「知道！」

「她的反應怎樣？」

「她打電話來，向我追討，可是，她奈我什麼何？我反罵她愚蠢！」

彭美美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事實上事情便是那麼簡單。」

「不，艾蓮並不是善男信女。」

「但她愚蠢在先！」

「不，她定然有一個後着，這一個後着，可能使你破費十倍，或者十倍以上。」

「她有什麼辦法再令我破費？」

兩人都沒有出聲。

朱炳道：「我還與市政局發牌部門談過，想不到這一間高貴的唐朝會也沒有酒牌。」

「原來也是你弄的手脚！」

「還有，我聽過你們提起，她有一個酒倉。」

「你打算怎樣？」彭美美道。

「我打算找海關的朋友談談！」

「你想……」

「我想爲社會除害，爲政府的庫房收回一筆大稅收。」

「你以爲她這個酒倉，是一個私倉？」

「是的，艾蓮在洋酒方面知識極高，她不會一杯酒一杯酒的賣，唐朝會只是個掩飾的表面。」

卓非凡道：「那是艾蓮的謀生技倆，而且我相信，還有很多人仍跟着她。」

「那又如何？」

「如果她眞的賣私酒，你去揭發她，她損失可大了，而且很多人也因此而弄到……」

朱炳又笑了起來，道：「那是她的報應。」

卓非凡誠懇的道：「朱先生，我認爲不應太絕，得些好處便應回頭。」

朱炳道：「我不會怕她的，好了，卓社長，我委托你的事也告一段落，費用夠嗎？」

卓非凡道：「夠了，這事情只調查了幾天，應該還多一些……」

「不用了，多出來的錢，當作你們兩人的獎金。」

「朱先生，多謝你！」

朱炳踏着大步，揚長而去。

卓非凡望着彭美美，道：「你以爲事情會就此完結嗎？」

「當然不會，等着吧，不出一兩天，朱炳又會再來找我們。」彭美美道。

* * *

彭美美並沒有估計錯誤。

那天，是三天之後，當卓非凡與彭美美回到寫字樓，席未坐暖，便接到了朱炳的電話。

「卓社長，你們請等我。」

「什麼事？」

「我去到再說。」

朱炳在二十分鐘之後到達，手持一盒錄音帶，不是普通的錄音帶，而是那種細小的，是用來作電話錄音的。

卓非凡也有電話錄音，他把那錄音帶放在機內，播放出一段對話。

「朱炳先生，我是艾蓮。」

「請你不要再騷擾我！」朱炳回答道。

「朱炳先生，請你忍耐一下，我並不是來騷擾你，而是來請你參加一個拍賣會。」

「拍賣會？拍賣什麼？」

「一張字條！」

「什麼？」

「朱先生，你貴人事忙，我手上有兩張字條，第一張，已被人燒了。」

「艾蓮，妳不要亂說話。」

「我不是亂說，而是事實，而這張字條，上面所寫的字句，與上一張一模一樣！」

「妳恐嚇我？」

「沒有，完全沒有這個意思，這張字條，本來只有你一個人要，本來，我打算再賣給你，不過，而今還有人搶着要，因此，我決定來一個公平競爭，公開拍賣，價高者得。」

「妳……妳……」

「朱先生，請你沉着氣，這是拍賣會的地址……」

「什麼人要買那張字條？」

「我只可以告訴你，是一個姓龍的人。」

「什麼？」

「姓龍的！好了，如果你有興趣，請寫下這一個地址……」

「什麼時間？」

「是廿七日晚上十一時，請準時到達。」

電話終止了。

朱炳道：「她勒索我！」

卓非凡道：「沒有，如果把這一卷錄音帶交上法庭，法官也不能判艾蓮勒索你。」

「那怎麼辦？」

彭美美道：「那要看你自己。」

「如果這字條被那個姓龍的買去，那麼，我競選的成功機會，完全失去。」

「是的，我早已說過，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朱炳不耐煩道：「不要再說了，而今我想你們陪我去。」

「我們？」

「是的，我有你兩個正義的朋友……」

卓非凡道：「你這件事情，我想你應該請你黑道上的朋友。」

「我想過，但我決定請你們，你們其實也不用做什麼，只作一個公證而已。」

「我們……我們收費很貴。」彭美美道。

「沒問題，開一個價錢。」

彭美美望着卓非凡，卓非凡似乎是點頭首肯，彭美美便大着膽子開了一個價錢。

朱炳也一口應承，並開了一張支票，道：「廿七日晚上十時左右，我駕車與你們一起去。」

卓非凡道：「你不用載我們，我會駕車跟你去，我們分開進去，可能方便一些。」

朱炳沒有異議，他離開了偵探社。

卓非凡對彭美美道：「你開價倒不少。」

「對於這種無良的老板，開多一些也對得起他。」

「是的，朱炳這個人，有時太天眞。」

「你說他蠢，他當然不蠢，你說他聰明，他其實也相當聰明，如果他不夠聰明，也爬不到今天的位置。」

彭美美道：「正一聰明笨伯。」

她頓了一頓，問道：「社長，你說得對，這件事情，朱炳應該是請他的黑道上的朋友幫忙，他沒有黑道上的朋友？」

「不會沒有的，不過，他爲人聰明，他知道這種事情，再加上一些黑社會成份，會更加弄至一團糟，日後他會因此而遇到更多麻煩。」

「我們呢？」

「我們是私家偵探，我們在事後，也不會勒索他。」

「好一個聰明笨伯！」

* * *

廿七日晚上十時左右，卓非凡駕着車，跟着朱炳一起入拍賣字條的地方。

彭美美坐在卓非凡身旁。

當駛入北區市郊時，彭美美向卓非凡道：「這地方豈不是艾蓮的酒倉所在地。」

「那是艾蓮的地頭，對她來說，是最安全的地方。」

一路上涼風吹送，很快便來到了那列平房，果然是艾蓮的酒倉。

他們在離酒倉較遠的地方泊了車，朱炳也把車子泊在另一邊，而這一列平房附近，也泊了幾輛車，不知是艾蓮的車，還是那個姓龍的車。

朱炳道：「你們陪我進去。」

卓非凡道：「算是保鏢？」

「算是什麼也好。」

他們一起來到平房的門口，有兩位打手模樣的人上前招呼，請他們入內。

屋內的情形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但進入另一間房內，却完全不同，當中放了一張長餐桌，龍森赫然已坐在長餐桌的一端。

龍森身後也有兩個人，西裝革履，非常現代化的保鏢模樣，使龍森看來，有點威風凜凜的感覺。

龍森見了朱炳，道：「老朱，想不到你來了，對，你沒有理由不來的，這是關乎你的聲譽。」

朱炳不悅的道：「你來做什麼？」

龍森道：「既然可以把你的聲譽前途買到手，我爲什麼不來？」

龍森笑了起來，笑聲充滿了蔑視。

一時之間，朱炳不知如何應付龍先生。

彭美美低聲地道：「朱先生，請保持冷靜，他是故意刺激你，使你方寸大亂。」

朱炳點了點頭，勉强的向龍森笑了一笑。

龍森見朱炳本來有相當大的反應，但聽了彭美美的說話後，竟然可以按捺得住，又道：「今天我眞的感到很高興，因爲我可以名正言順的『買』起你。」

「你說什麼？」

「我所謂『買』起你，並不是叫什麼人，用什麼歹毒的方法整你，而是我用錢買了這字條之後，可以把這香艷纏綿的字句公開，然後，你的選票會化作繽紛的蝴蝶！」

朱炳道：「你太卑鄙了！」

「當然，如果我不是一個卑鄙的人，怎會從政？你也想從政的呀？對，你當然也是卑鄙，可惜，你不算卑鄙，還風流快活。」

朱炳非常憤怒。

龍森道：「老朱，倒不如我替你出個主意——你索性退出了這次競選，我若當了議員，他日有什麼適合你的身份，我也會關照你。」

「你胡說，你有本領當這個代表金融界的議員嗎？」

「沒有，我自知沒有這個本領。」

「那你還競選什麼？」

「沒有本錢並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我沒有風流艷史，沒有痛脚給人家作把柄。」

「你沒有風流艷史？」

「我有，那又如何？最重要的是我沒有留下字條。」龍森覺得這樣嘲諷，又引出笑話，非常得意，令他大樂，他身旁兩個保鏢也笑了起來。

朱炳雖然十分憤怒，但奈何他們不得。

龍森又道：「如果我得了那張字條之後，你以爲我會怎樣？」

「開記者招待會吧！」其中一個保鏢道。

「我認爲上電視最好，上那個專爆社會黑幕的電視，讓幾百萬觀衆知道義正詞嚴的議員背後，竟然是個鹹鹹濕濕的小丑。」另一個保鏢道。

「性騷擾是時下全世界最惹人注目的新聞。」

他們一唱一和，實在使朱炳難以下台。

不過，他正想發作的時候，艾蓮已來。

這天晚上的艾蓮，打扮得風姿綽約，朱炳看着她，竟然也忘記了發怒。

彭美美和她多次見過面，覺得她也只是個普通的女人，但而今打扮起來，却覺得朱炳在年輕時，願意爲她作出愛情的宣言，寫下肉麻的字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爲她的確是艷光四射。

想當年，艾蓮青春正盛，相信很多人都爲她發狂。

艾蓮雖然是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說話却是冷冷的，道：「龍先生、朱先生，你們兩人都有意競投我手上這張字條？」

兩人異口同聲道：「是的。」

「好極，爲了表示公平起見，你們可以自由出價。」

朱炳道：「我要先看看字條，看看是否眞的。」

艾蓮笑了起來，道：「我不會把假的賣給你，上次我賣給你那張，其實也不是假的。」

「怎會又變成假的？」

「那因爲你的支票變成假的。」

她的意思是朱炳把那張支票停止支付。

艾蓮道：「本來，如果你心存忠厚，把那張支票讓我兌現了，我便會好好的收藏這一張，讓你平平穩穩的當了一個立法議會議員。」

龍森道：「而今爲什麼又要拍賣這一張？」

「因爲他實在欺人太甚，而且實在無情，一收了我的字條，便是反臉無情，我生平最恨反臉無情的人。」艾蓮的聲音是充滿憤怒，然後又道：「你無情，我便無義！」

龍森大力拍掌道：「對，對付無情無義的人，便是要絕情絕義！」

「絕情絕義？」

「是的，妳索性不用拍賣，把字條賣給我。」

艾蓮嘴角帶笑，道：「那麼你是有情有義？」

「不，我當然會給妳一個合理價錢——我是一個有錢有義的人。」

「哈，好一個有錢有義的人。」

「是的，一百萬可以吧！」

艾蓮聽了，想了一下，道：「應該算是一個合理價錢。」

朱炳聽了，連忙道：「一百一十萬。」

「啊！你也有錢，出錢了？」艾蓮道。

龍森道：「做了議員，每個月連薪水津貼也有十萬元左右，那麼，一百一十萬元，一年便連本帶利收回來了，那我出一百二十萬。」

「一百三十萬。」朱炳似不用考慮。

龍森即時道：「一百四十萬。」

朱炳有些遲疑，還是再出價：「一百五十萬。」

到了這個價錢，龍森似有些保留。

艾蓮道：「龍先生，你不再出價？」

龍森道：「一百五十萬元，似乎是太高價了。」

朱炳道：「既然你認爲高價，艾蓮，那張字條應該是我所得了。」

艾蓮望着龍森。

龍森慢條斯理道：「如果你認爲妳這張字條的價錢合理，妳可以給他。」

朱炳有些高興。

龍森道：「艾蓮小姐，其實妳還有其他選擇。」

「其他選擇？」

「是的，妳知道妳手上那張字條，而今應該值一百五十萬元，對嗎？」

「朱先生已出了這個價錢。」

朱炳便要拿出支票簿。

龍森道：「妳想妳那張字條更升值嗎？」

「當然想。」

朱炳怒道：「龍森，你沒有本

領出價，何必又再推波助瀾。」

「我不是這種人，我只是想向賣家解釋，如何使手上的貨物得到眞正價值。」

艾蓮道：「值多少？」

「五百萬元以上。」龍森道。

這答案令艾蓮也不相信。

朱炳怒道：「你相信值五百萬元，爲什麼你自己却不出價？」

龍森道：「艾蓮小姐，我說你手上那張字條，字句可肉麻？」

艾蓮笑笑點頭。

「那便越肉麻越值錢。」龍森笑道。

「你買？」

「不，不是我買，而一定有人買，不過，不是在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艾蓮問。

「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爲什麼？」

「妳自己算算日子。」

衆人心裏都知道三年之後，那已是改朝換代的日子。

龍森覺得衆人並不明白，便解釋道：「朱先生今次沒有了這張字條的威脅，我想，他可以順利的當選。」他頓了一頓，又道：「朱先生做了議員之後，以他吃得開的本領，可以扶搖直上，說不定，三年之後，他可以當這個特區的首長。」

「特區首長？」

「你估計一下，這個威嚴十足的位置，如果被人知道是個色迷迷的傢伙，你以爲會怎樣？」

「上面也不能讓他出任。」

「對了，妳想想，那時，妳手上那張字條，豈非在五百萬以上，如果加上通貨膨脹計算在內，大約是一千萬也不爲過。」

艾蓮佩服龍森的想像力。

龍森似乎認爲他的說話仍不夠說服力，又道：「我在金融界，朱先生也在金融界，我當然知道他的實力，他並不一定有能力做副首長，但一個部長級的位置，到了三年之後，相信他想推也推不掉。」

艾蓮道：「一個部長級？」

「是的，那時，那張字條應該值五百萬，一千萬那個價錢也許是虛無縹緲一些，但五百萬元，可以說是一個極有把握的數字。」

艾蓮也認爲有理。

朱炳道：「妳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龍森道：「如果你對自己的政治前途那麼沒有信心，你也不會出一百五十萬元。」

朱炳沒有答話。

卓非凡與彭美美在旁，一直沒有開聲，因爲他們正在監察朱炳的表情。

雖然，他也算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不過，關係到他個人內心的秘密，是無法掩飾的。

他的臉上，一喜一怒，揭露他內心的世界，龍森的說話並不是誇大。

朱炳道：「艾蓮，我們仍是朋友，妳收了我這張支票，把字條交給我。」

艾蓮道：「不，我先收了你這張支票，兌現了，過了戶，我才可以把字條交給你。」

「我怎能……」

「你說你不能相信我？」艾蓮道。

朱炳不敢再多言，因爲他第一個不守信諾。

艾蓮道：「時間很快過，天光之後，銀行開門，支票過戶，可以立刻知道，而我也交字條給你。」

朱炳無話可說。

龍森道：「妳又何必再等？」

艾蓮並不明白龍森這話，只望着他。

龍森道：「我說過妳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什麼？」

只見他一個保鏢，解下身上一個腰包。

龍森接過腰包，拉開了拉鍊，攤開在桌上。

腰包之內，赫然塞滿了千元大鈔。

龍森道：「這裏一共有一百萬元現鈔。」

艾蓮看着這些金色的現鈔，有些口呆目瞪，她並不是沒有看過一百萬元，而是沒有眞的看過一百萬元的現鈔。

龍森續道：「如果妳不想再惹那些銀行上的麻煩，譬如是過戶，支票是否兌現，諸如此類的麻煩的話，那你算是益我，就一百萬元把字條賣給我。」

龍森這個提議，並不算荒謬，因爲這全是現鈔，不用過戶，不用擔心有什麼記錄留下，對艾蓮來說，其實是相當化算，最不化算的地方，只是少了五十萬元。

朱炳眞後悔自己沒有想到這一着，不過，他仍然硬着頭皮的道：「艾蓮，妳何必要委屈，少要五十萬？這一次，我保證我的支票一定兌現。」

「保證？」艾蓮笑了起來。

朱炳當然明白，一次不忠，百次沒用。

不過，艾蓮依然躊躇未決。

龍森道：「妳不用再多心了，收了一百萬現金，好好回去睡一覺，不用擔心以後再有人用這個題目做文章，會把你趕盡殺絕。」

艾蓮聽了這話，明白她要對付的並不是一個普通人，拿了朱炳的支票，莫說是不能兌現，就是兌現了，仍有麻煩也說不定。

於是，她下了決心，道：「好，龍先生，你的提議實在不錯。」

龍森聽了，十分歡喜，一手把那個腰包推過艾蓮處，本來塞在腰包內的千元大鈔，都湧了出來。

朱炳當然是不憤，道：「艾蓮，當初是妳說過價高者得，妳又怎能把字條賣給他？」

「不能？爲什麼不能？我喜歡賣給誰便賣給誰，你出價無疑是高一些，那只是支票的價錢，而他是現金，一百萬元現金價，你有沒有？」

朱炳爲之啞口無言。

艾蓮把那腰包拉到前面，然後小心地把鈔票塞進腰包之內，她的表情似乎相當滿足。

龍森道：「艾蓮小姐，那字條呢？」

艾蓮從袋裏拿出了一張字條，想把那字條交予龍森，朱炳似是一時情急。

他的情急，也不能怪他，這字條一落在龍森這個大對頭的手上，他的政治前途也盡毀了。

他會徹徹底底的敗在龍森的手下。

朱炳有撲過來的姿勢。

艾蓮的反應也快，她退後，把拿了出來的字條，又再塞回口袋之內。

「你想怎樣？」艾蓮問。

龍森道：「朱炳，你懂得用武力，我也懂得。」

朱炳道：「艾蓮，妳千萬不能把字條給他！」

「爲什麼？」

「我們總算是一場朋友。」

「朋友？」艾蓮的臉露出了一些淒涼的神色，不過，這種表情很快便收斂，並道：「如果你念一些舊情，也不會在這時候趕盡殺絕。」

「我……我怎麼趕盡殺絕？」

「你通知海關，我這個洋酒倉……」

龍森道：「他根本是個絕情絕義的人！快，快，快，把字條交予我，我們還有時間回去好好睡一覺。」

艾蓮又慢條斯理把字條拿了出來，並且在朱炳面前揚了一揚。

朱炳被氣得兩眼翻白。

突然，她把字條撕得粉碎。

朱炳看了，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艾蓮，你……你……」

艾蓮笑了一笑，仍然收好那個腰包。

龍森見了，急道：「你撕了字條。」

艾蓮又再笑道：「龍先生，我答應把字條賣給你，而且我又收了你的現金，我當然不會食言。」

「可是，你把……」

「我剛才撕的並不是眞正的字條，難道我上過朱炳先生的當，我還不會提高警惕？」

她拍了幾下手。

兩個女孩子，捧着一個小小的檀香木箱出來，那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首飾盒。

她愼而重之開了這個小小的檀香木盒，然後把一張發黃的紙條，拿了出來。

龍森接過。

艾蓮道：「龍先生，你小心看看，看看字條是否眞跡，再看看字句是否足夠肉麻，假若你把這些字句公之於世，是否足以使他無地自容，政治前途盡毀。」

龍森慢慢的把字條打開，那字條經過二十年的歲月，似乎很容易便會撕爛。

不過，他仍然把字條小心打開，並且小心看看內容，口中唸唸有詞，但旁人却無法聽到他在說什麼。

然後，他笑着對朱炳道：「朱先生，想當年你柔情似水，豪邁奔放，相信不少女孩子，也死在你這些字句之中，也怪不得艾蓮小姐雖然知道你這些話，只是一些瘋言瘋語，但也肯珍之重之的收藏起來。」

彭美美聽了他的話，心中也非常想知道，究竟朱炳在字條寫了一些什麼話，能令艾蓮這麼珍重藏之。

朱炳的臉青一陣、紅一陣。

他眞的想撲過去，與龍森狠狠的打一場。

不過，卓非凡拉着他，輕聲地道：「朱先生，忍一時之氣。」

「忍？我還有什麼可忍？」

艾蓮道：「兩位，我們交易已完，請回！」

龍森道：「艾蓮小姐，我可否借用你這個地方，與朱炳先生多談幾句？」

「你是我的尊貴買家，當然沒有問題。」

艾蓮收了現金一百萬元，人也變得風趣，她與兩個女孩子，離開了這個房間。

龍森拿着紙條，道：「朱先生，我們都是金融界的人，說實在一些，我們參政，並不是爲什麼平凡百姓請願，也並不是爲這社會謀些什麼幸福，你同意我的話嗎？」

朱炳沒有答他。

龍森續道：「其實，我們參政，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藉此而賺錢，賺大錢。」

朱炳道：「你又想怎樣？」

卓非凡輕聲道：「朱先生，這人的眞面目快要露出來了。」

龍森道：「你想要回這字條？」

「當然。」

「我可以送給你。」龍森竟然眞的掏出了那張紙條，且遞了過來。

朱炳伸手便去接。

龍森突然又縮了回來，道：「我連一百萬元現金也不會收回的。」

「天下間竟有這麼便宜的事？」朱炳道。

龍森道：「當然沒有。」

「那麼，你快把條件說出來。」

「好，朱先生果眞快人快語，第一，你退出這次立法會的競選。」

「我退出，你便成爲唯一的候選人。」

「那麼，我不用費什麼精神，也自動當選。」

「啊，這價值已超過一百萬現金。」朱炳道。

龍森道：「你明白我是生意人，而且做生意，我一定不能賠本。」

龍森這個條件，實在厲害，朱炳沒有說錯，只要他一聲退出競選，龍森便可省回一百萬以上，並且毫不費神的自動當選，這實在是個如意算盤。

「還有呢？」朱炳已預料他還有更苛刻的條件。

「當然還有，你最近手上有五個計劃。」

「五個計劃？你怎知道的？」

「你在金融界，我也在金融界，而且你是我最大的對手，你的事我如何不知！」

「五個計劃，什麼計劃？」

「三個是收購計劃，兩個是集資計劃。」

朱炳暗暗叫苦，道：「怎樣？」

「我有興趣的是你那三個收購計劃，我也有大老闆想加入作戰，如果我們加入，你們所擬定的收購便一定不行，那麼，一場大型的收購戰是免不了的。」

「我們志在必得。」

「我明白，你們的老闆，財雄勢大，不過，你們即使勝，所付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你比豺狼還要貪心。」

「不，只要你把事情告訴你的老闆，讓他們不用損失，而我們也順利收購，這倒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朱炳實在有些憤怒。

龍森突然又把字條收回內袋，道：「如果你不答應，我把這字條公開，你首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你那些收購計劃也一樣泡湯。」

朱炳氣極。

龍森道：「至於另外你那兩個集資計劃，我也不想再多操勞，你擬好一切計劃之後，讓我們集團包銷，那麼，我們按慣例，收取佣金便算了。」

「你好大方！」朱炳咆哮道。

他已是按捺不住，一標身已撲過龍森那邊，卓非凡與彭美美拉也拉不住。

龍森退後，兩個保鏢左右衝上。

可是，朱炳是怒火攻心，目標是向着龍森，他雙手左右一推，兩個保鏢被推開了。

朱炳已抓着龍森，兩人倒在地上，像兩個頑童在地上扭打着。

卓非凡與彭美美上前，可惜，他們都無從加入戰圈，也沒法把他們推開。

這時，外面傳來了一些警車的警號聲音。

卓非凡道：「我們出去看看！」

當他們出到外面，已是天光，只見唯一進來這地方的大路，已是泥塵滾滾。

差不多有十部警車在前，後面還有一些其他汽車跟着，來勢浩浩蕩蕩。

「發生了什麼事？」彭美美問。

卓非凡道：「我們快躲在一旁。」

艾蓮也發覺了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她看了一會，又趕回屋內。

不一會，警車停了下來，走下了警察，也走下了一大批海關人員。

卓非凡立時明白，是海關人員來破私酒倉，這是朱炳作的孽，他爲了趕盡殺絕，早已向海關方面告密，讓他們來破這私酒倉。

艾蓮道：「爲什麼還有電視台與這一大批記者？」

「怎知道。」

當警方與海關人員正要入屋，後列的平房突然傳出一聲隆然巨響。

接着是火光熊熊，然後又是爆炸。

整個現場混亂一片。

電視台的記者、報刊的記者，難得有這麼大的新聞，立時湧上前去拍攝。

警方人員在前面的屋子，拖出了兩個血人，這兩人當然便是朱炳與龍森。

他們扭打不放，直到了昏迷，仍然互相糾纏着。

* * *

整個酒倉已成了火海。

海關人員只是望着與聽着這些含有强烈酒精的洋酒在爆炸在燃燒，却無法拿到一些證據。

艾蓮與她的手下，早已溜之大吉。

本來警方人員與海關人員聯手破私酒倉，怎會又有一大班記者跟着來？

原來，電視台爲了眞實的拍攝一輯海關人員在陸地上工作的特

輯，所以與海關人員一起來，本來是預算有一輯精采的鏡頭，那知道只拍了一輯大火燃燒圖。

兩個扭打的血人，被送入醫院之後，記者才發現他們是金融界的大名人。

他們入院之後，甦醒過來，兩人一見面，又想再打，可惜這時各纏綳布，動彈不得。

龍森較爲冷靜，向朱炳提議道：「我們弄到如此田地，如果再打下去，兩人也沒有好處。」

朱炳也明白。

於是兩人決定編了一個謊話，說他們一時高興，喝醉了酒，誤入了這間酒倉，被那些歹徒打了一頓。

他們都是有心從政的人，說謊話是他們的看家本領，也使新聞界無法不相信，不過，兩人行爲不檢，參加競選議員似是無望。

卓非凡與彭美美非常機警，並沒有讓警方抓着。

翌日，他們看報紙，欣賞這一宗大新聞，記者其實沒有得到什麼資料，想當然的報導，令他們看了大笑不已。

最好笑還是那張字條，竟然被一個記者，無意中發現，並且刋在報紙上。

字條寫着：「我發達了要娶你爲妻，我愛你，我的心肝寶貝！」

下面的署名是：「朱丙丙。」

原來當日朱炳還未發跡的時候，名字叫朱丙丙。朱炳一直以爲，這樣的字句，加上這一個可笑的署名，如果讓外界知道了，一定會令所有人嘲笑他，同時會失去競選資格。

但字條內容終於刋出來了，却只是成爲了一條小小的花邊新聞。

這花邊新聞的記者，還感歎朱炳年輕時是那麼多情，實在是非常浪漫，而今已是人間少有。

彭美美看完了這段新聞，忍不住哈哈大笑。

卓非凡道：「有什麼好笑？」

彭美美道：「世間上的事，一切都不由人作主，你看，朱炳費盡心思要拿回這張字條，不惜用詭計，也不惜用金錢，而今發表了，根本沒有人注意。」

「也許他而今不能再參選了。」

「龍森自己也以爲自己是機關算盡的人，動用了一百萬現金又如何？滿肚發財大計又如何？」

「還是我們的生活平淡化算！」

卓非凡道。

「是呀，既有錢賺，又有好戲看，而這些人間好戲，却並非可以在戲院看到。」

「好，讓我們再找些好戲看！」

（全文完）

割袍斷義

新派湖海恩仇記／石 媧·文
可 飛·圖

拜師學藝 怒戮惡霸

驕恣的太陽就像一個懸掛在半空中的火球。

雖然這時它已墜到西邊那座山頭上，但仍然熱力未減，使人感到酷熱難當！

凌一鷗又回到了他生長的地方——白沙鎮，他穿着一身黑粗布短打，魚鱗紋綁腿，多耳麻鞋，頭上戴着一頂馬連坡大草帽，帽簷壓得很低，左手緊握着一柄帶鞘的砍山刀。

他的步履沉穩緩慢，在白沙鎮內來回走了一趟，雖然吸引了不少詫異的目光，倒沒有人認出他是五年前含恨離開白沙鎮的「白鷹」凌一鷗。

他是個剛出頭的壯漢，黧黑的皮膚，蟹形臉，兩條眉毛就像兩支倒豎的掃帚，又濃又黑，圓目、巨鼻、獅口，加上滿臉硬梆梆的絡腮鬍子，和一副結實的、魁梧的體格，確有幾分像三聖廟中那位粗中有細的張三爺。

其實，凌一鷗已經回來三天了，他是落脚在鎮外那座香火久絕的三聖廟中，和張三爺同居。

頭兩天他是晝伏夜出，行動極爲秘密，到第三天才在鎮上露面。

德記酒店是他五年前常到的地方，他喜歡這裡自釀的竹葉青和幾樣烘乾的下酒肉脯。

所以他在鎮上到處行了一回之後，便情不自禁的走進了這家酒店。

他選了個通風的座位坐下，砍山刀往桌上一放，店中伙記忙來爲他斟上杯茶，彎着腰微笑問道：「客官，你要吃點甚麼？」

「竹葉青來十壺，再來幾樣你們店裡最拿手的下酒菜。」凌一鷗邊說邊自腰中摸出一錠約三兩重的碎銀子，輕輕的放在桌上：「這個先存在櫃上，吃完了再算。」

一會兒，酒菜全送上來了，凌一鷗便自斟自飲，意甚自得，可是他的兩道目光却緊緊盯着門口，仔細打量每一個進入酒店的人。

到了申末時分，到酒店來的人越來越多，很快便滿了八成座，本來很冷清的場面，突然熱鬧起來。

「龍爺、趙爺、汪爺，你們幾位好久都沒有來照顧小店，啊！到裡面請坐好了。」店中伙計阿諛奉承的聲音。

凌一鷗眼中突然現出一種異樣的光采，也很快的將頭低了下去。

進來的三人，年紀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間，一律穿黑府綢短裝，粉

底福字履，雖然是生意人的裝束，却掩不住眉目間那股子戾氣。

伙計們爲他們安排的桌子，恰巧和凌一鷗毗鄰，凌一鷗雖然心中很懊惱，却也無可奈何。

三人叫的酒菜，大抵和凌一鷗桌上擺的相同，不過份量較多而已。

姓汪和姓趙的酒量似乎特別好，一上來就對乾了七、八杯，而那位姓龍的却祇是淺嘗即止。

「龍志强，你幹嗎不喝？不是我趙通說你，幹咱們這種活兒，無異是刀頭舐血，提着腦袋瓜子走路，有喝就得喝，有樂就得樂，看你像個聖人似的，眞是糟蹋了日子，大偉兒，你說對嗎？」

「可不是嗎，前兒晚上我給他介紹個妞兒，胸部高高的，臀部大大的，腰兒細細的，嘴巴小小的，頭髮黑黑的，皮膚白白的，年齡嘛，也不過二十五六，眞是沒有一點瑕疵，尤其是那股子風騷入骨的媚勁兒，大概大羅金仙都會動心，可是我們這位志强老弟，硬是無動於衷，我眞有點懷疑他是否能人道呢？」

「哈哈哈，大偉兒，你不要嘴上缺德了，人家這叫做甚麼？甚麼……如玉來着，你這一說，把我也說上火了，這樣吧！今晚介紹給我，明天我請客。」

趙通和汪大偉一唱一和，龍志强祇是默默地自斟自飲，顯然是對二人所談的風花雪月不感興趣，所以不願附和他們。

無意間，他的眼光掠過凌一鷗的臉上，心裡猛地一震，這張臉孔在他的心中太熟悉了，雖然是隱藏在滿臉的絡腮鬍子後面，不過，現在的龍志强已顯得較五年前穩健得多了，心裡的思潮雖然像奔騰澎湃的巨浪，但表面上却沒顯露出絲毫痕跡，甚至也沒有再看望凌一鷗多一眼。

又過了一會兒，正當趙通和汪大偉談得口沫橫飛的當兒，他藉故先行告辭去了。

凌一鷗嘿的輕哼了一聲，便也招呼伙計結了帳，抓起桌上的砍山刀，匆匆走出了德記酒店。

他走出酒店門口時已失去了龍志强的踪跡，對方既似有意躱避他，他也就只好作罷，帶着幾分飄飄然的酒意，邁向歸途。

三聖廟在白沙鎭東，和鎭上相距約五里之遙，四週古木參天，環境極爲幽靜，有一條透林而過的碎石道通往大道。

凌一鷗對於龍志强故意避開他，雖然心裡很忿懣，但也感到一絲悵快，彎腰拾起一顆石子隨手扔去，只聽「噗」的一聲，原來路右側是個池塘，池中正在擴展着圈圈漣漪。

路左側便是通往三聖廟前碎石道，前行里許便進入林中，凌一鷗雖然心事重重，但耳朵極爲靈敏，並無片刻鬆懈戒備，入林丈許，哈哈笑道：「是那位朋友見訪，凌某沒在廟中恭候，尚請包涵。」

話完，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跪在他的面前，低聲道：「二哥，小弟龍志强在此拜見。」

凌一鷗一閃身，站到一旁，冷笑道：「你現在已經是靳鑄的特級打手，何況咱們早已情斷義絕，尊駕還是請站起來說話吧！有甚麼指教？凌某洗耳恭聽。」

「二哥！」龍志强滿臉淚痕，低沉聲道：「以往，二哥對我愛護倍至，而且也知我最深，這次，難道眞不肯諒解小弟的苦衷？」

「好，我諒解你！」凌一鷗臉上的神色一片肅穆，一字一字的沉聲說道：「請說明你的苦衷吧！」

「這……」

「怎麼？有難言之隱？」

「二哥明鑒，小弟確有難言之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後二哥自然會了解小弟的苦心。」

「嘿嘿，別在凌某面前演戲了。」凌一鷗不屑地冷笑着道：「有話就請快說，凌某可沒有時間陪你泡磨菇了。」

說完話，怒氣衝衝地掉頭就走。

「二哥！」龍志强的聲音已經有點戰抖：「難道你眞的不念咱們結拜一場的香火之情了？」

凌一鷗突然止步，扭轉身來，「刷」的一聲砍山刀出鞘一揮，一幅衣角應刀而落，他還刀入鞘，拾起衣角往龍志强的面前一扔，冷冷道：「咱們從此『割袍斷義』，凌某永遠也不願再見到你！」

龍志强拾起衣角放入懷中，挺身站起來悲聲道：「二哥，這個決定雖嫌草率，但我相信你的內心一定感到非常沉痛，小弟也不便多言，以免增加你的痛苦，以後望自珍重。」

他抱拳一拱手，如飛而去。

凌一鷗懊喪的嘆了口氣，自語道：「但願我這決定眞的錯了！」

＊　＊　＊

老龍溝在白沙鎭西，兩地相距大約五里之遙。

散居在這裡也有近百戶人家，但在那座小土山下面却有座很大的宅院，四週都用土磚築起了一丈多高的圍牆，而且裡面還有碉樓、旗竿，顯得很是威武。

圍牆大門的門樓上，鑲嵌着一塊很大的石，刻着「豹隱廬」三個金色柳體大字。

豹隱廬的主人「飛天豹子」靳鑄

是個五十餘歲的老人，八字眉，丹鳳眼，臉容淸癯中有五綹長鬚，儒儒雅雅的，頗像位封疆方面大員，其實他祇不過是個坐地分贓，魚肉鄉里的惡霸。

豹隱廬的房舍不下百間，天井重疊，屋宇櫛比，除了靳鑄和他的眷屬佔用了十餘間外，其餘都是給他的手下，一班牛鬼蛇神居住。

這裡雖不似一般江湖上的幫會，設有堂主、香主之類的職司，却也有總管、副總管、管事之類的區分。

豹隱廬的組織，其實和江湖幫會毫無二致。

靳鑄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二十五年前，他祇不過是個不第的窮秀才，落魄在街頭賣字爲生，每日所得，也僅僅可以糊口而已。

那年一名從府牢越獄的江洋大盜周飛虎闖進了他的家，他因屢試不第，性情變得很偏激，竟將周飛虎隱藏了起來，因周飛虎在獄中曾受過酷刑，遍體鱗傷，他把每天賣字所得，勻出一份來代他購藥療傷。

周飛虎越獄之初，府衙畫影圖容，各處緝查，但幾個月一過，知府因案牽連丟職，緝查的工作也就漸漸鬆懈了起來。

周飛虎刑傷痊癒後，趁着緝查工作鬆解，便悄悄溜出了府城，但過了不久，他又重回到靳鑄家中，並帶來一匣珍寶和幾百兩銀子，交給靳鑄作爲安家費用，從此靳鑄便成了周飛虎唯一的傳人，也是得力的助手。

靳鑄學習武功雖嫌起步太晚，但他極聰明，又肯吃苦，加上周飛虎有着感恩圖報之心，除了不惜任何代價購買珍貴的藥材爲他洗毛伐髓之外，並極有耐心的將一身功夫傾囊相授。

十年前，周飛虎死後，靳鑄厭倦了那種明火執仗的强盜生涯，於是說服了一部份與他有同感的同伴，來到了老龍溝，興建了這座「豹隱廬」。

「曾經滄海難爲水」，他還來老龍溝之初，儼然一位巨紳，但不久便幹起坐地分贓的勾當，對於鄉里，更是欺凌壓詐，無所不用其極。

於是，「白沙五英」激於義憤，便開始和豹隱廬週旋。

「白沙五英」是這白沙鎭附近五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當然他們都各有師承，均練得一身不錯的武功。

白沙五英的老大是「飛鷹」歐陽翥，老二「白鷹」凌一鷗，老三「禿鷹」敖鵬，老四「黑鷹」李長青，老五「藍鷹」龍志强。

這五個年輕人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有氣吞河嶽的氣概，雖明知「豹隱廬」內儘多武林中扎手人物，却偏有捋虎鬚的勇氣，而且也一對一的硬拚過幾場。

不過，豹隱廬主人也有顧忌，他在這裡大興土木，廣置產業，是想在這老龍溝紮根，儘管白沙五英處處和他針鋒相對，心中恨極怒極，却也不敢明目張膽的糾衆行兇，於是便設計來暗算。

在一個月夜風高的晚上，白沙五英正聚在三聖廟中，商議對付豹隱廬之策，突然有十幾個蒙面漢子一湧而入，雙方乃發生激戰。

十幾蒙面漢子的武功都可躋身一流高手之列，和白沙五英打鬥的結果，老大「飛鷹」歐陽翥當場力戰身亡，老三「禿鷹」敖鵬和老四「黑鷹」李長青均負重傷，打鬥結束亦是重傷不治而死，老二「白鷹」和老五「藍鷹」龍志强當時的情勢，眞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想不到就在萬分危急關頭，救星從天而降。

來人一身寬大黑袍，頭上罩着一個黑布袋子，僅僅露出一對寒如閃電的眸子，所用的兵刃是一支桃木劍，武功之高，使得凌一鷗和龍志强瞠目結舌，嘆爲觀止。

黑袍人雖只是使一支桃木劍，但並不亞於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幾個照面，便將十幾個蒙面大漢逼得團團亂轉，而且都帶了劍傷，這才呼嘯一聲，狼狽遁去。

凌一鷗正欲上前拜謝，誰知黑袍人却如天際神龍，身形一晃，便失去了踪影。

當晚，凌一鷗、龍志强分別通知死者家屬，並協助辦理死者的後事，忙了七八天才結束。

在辦理歐陽翥等人的喪事期間，豹隱廬主人靳鑄還曾親來弔唁，並義形於色的聲言願意協助偵查兇手，爲死者報仇，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凌一鷗雖懷疑是豹隱廬的傑作，但沒有對證，自不能遽爾認定，豹隱廬主人既然親來致祭，當然還得以禮相待，並深致謝意。

這幾天對凌一鷗和龍志强二人來說，眞是身心俱碎，不止悲傷盟兄弟之慘死，更重要的是要偵查出那批蒙面兇手，甚至幕後的主使人，嘔心瀝血，爲死者報仇。

喪事結束後，凌一鷗回到家中，却在枕畔發現一信和一柄鑄工極精的五寸長金刀，他感詫異，急忙拆閱來信，書中大意說敵勢太强，非他目前這樣的武功所能應付，如眞想報仇，須得更上一層樓，練成蓋世武功，並且爲他介紹一位武林奇人爲師，五寸長的金刀即爲那武林奇人信物，持往拜見，當可蒙收列門牆等語，言辭誠懇眞

摯，而且若隱若現的將眞兇輪廓勾畫了出來。

信末具名「黑袍人」三個字。

凌一鷗當然有自知之明，僅憑他和龍志强兩人現有的功力，而去找心目中的仇人報仇，那眞無異是蜻蜓撼石柱，鷄蛋碰石頭，雖明知不可爲，却是義無反顧，現在既有練成絕世武功的機會，正是將來報仇雪恥的憑藉。他自是異常興奮，第二天早起，便去告知龍志强，龍志强當然也很高興，不過他最後幾句語重心長的說話，使凌一鷗感到甚是迷惘：「二哥，咱們兄弟的志願相同，也許手段各異，將來你藝成回來後，如發現小弟不是之處，希望你能夠諒解。」

原來龍志强也在自己的枕畔發現了「黑袍人」的留信，黑袍人爲他借箸代籌，使他受盡了鄉人的鄙視和唾罵，而且他也得不到凌一鷗的諒解，和他割袍斷義了。

* * *

華燈初上。

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靳鑄正坐在他書房的一張太師椅上，就着書案上的燈光，全神貫注的在翻閱一本薄薄的牛皮紙手抄書本。

他這間書房很大，架上藏書非常豐富：天文、地理、星相、藥典、諸子百家，應有盡有，案頭上又是牙籤書軸，文房四寶，點綴得極富書卷氣，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佔去書房內部份空間的一張綉榻，茜帳錦被，寶鴨薰香，使書卷氣沾上極濃的脂粉味。

「義父！」嬌呼聲剛剛入耳，接着是一陣香風撲鼻。

那是個全身艷紅如火，頭插金步搖，年約二十三四歲的俏麗少女，嘴角帶着一絲佻巧的笑意，俏立在靳鑄面前。

靳鑄將手中書往桌上一丟，伸手將少女一雙柔荑握着，兩眼色迷迷的緊盯在少女嬌艷的臉上，笑道：「屏屏，妳來得正好，義父正在想念妳呢！」

少女季屏屏風情萬種的嬌笑道：「喲，義父內宅有的是三宮六院，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屏屏可不承這份情意。想我，無非是爲了那個姓龍的，對嗎？義父。」

靳鑄哈哈一笑，兩臂微一用力，屏屏整個嬌軀便撲進了他的懷中，軟玉溫香一抱，鬍子嘴便湊了下去。

季屏屏也就欲拒還迎，半推半就的將鮮紅欲滴的小嘴迎了上來，兩人一吻後，靳鑄的一雙手便開始不老實起來，在季屏屏胸前丘陵地帶大施輕薄。

也許是搔着秀屏屏的癢處，蛇腰拚命的扭曲，因爲小嘴已被一根粗舌頭堵住，她笑不出來，只有從喉嚨中發出的「嗯嗯」之聲。

這時，從書房暗處竄出一條人影，好快的身法，貼地一掠，眞像一縷濃濃黑烟，掠到書房外面的窗下，並沒停留，接着一長身，那縷濃濃的黑烟又冉冉上升，消失在簷下的暗影中。

靳鑄和季屏屏的一記長吻，足足有一盞熱茶之久，才聽季屏屏長喘了口氣，嬌嗔的道：「看你把人家的肚兜扯到一邊去了，便有恁大的勁，腰都幾乎給你箍折了。」

靳鑄涎着臉嘻嘻道：「屏屏，這不能怪我，要怪也只能怪妳的模樣兒太誘惑人了，還有妳的一身細皮嫩肉，簡直使人不捨釋手。屏屏，上床去，咱們……」

「不用咱們了，」季屏屏自靳鑄懷中站了起來，一邊整理着被扯開的衣裙，一邊帶着挑逗性的媚笑，道：「天剛入夜不久，被義母及姨娘們看到，我可受不了，即使被下人們看見了，我也從此沒臉目見人了。」

「傻丫頭，難道你忘了嗎？我這書房從來不許任何人接近或偷窺的，除非是我召見他們……」

「我可不是你召來的啊！」

「因爲妳是唯一的例外呀！」

「算了吧，我們還是談談姓龍的。」

「有了收穫，當然，憑妳的美色去勾引他，即使那小子是金身羅漢轉世投胎，也是會手到擒來的。」

「義父，你別往我的臉上貼金了，再說，人家不像你那樣色迷迷的，我是徹底失敗了！」

「嘿嘿，不要洩氣，即使他精靈得像有七十二變的齊天大聖，也逃不出如來佛祖的手掌！屏屏，再讓義父溫存溫存。」

「不！哎喲！你要死呀！用恁地大的勁捏。」

「嗯，我是要死了，屏屏，我要死在妳的肚皮上面……」

燈熄了，片刻後，房中响起了一片原始的聲浪！

一條黑影從簷下旋落，仍然像縷濃濃黑烟，消失在書房對面的暗影之中。

* * *

天上的雲層很厚，星星和月亮全被雲層遮住了，三聖殿中一片黝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凌一鷗裝束妥當後，把砍山刀背在背上。

雖已時過午夜，天色黑得像墨，而且又是在這四無人跡的荒廟中，但他的行動仍然極爲謹慎，不敢絲毫大意。

他閃出三聖殿時，疾如飄風，目的是出其不意，防人暗算。

果然，當他竄下三聖殿石階

時，突然聽得前殿的屋頂上有一人喝道：「打！」一個黑影挾着破空之聲迎面襲來。

他很快一側，一閃身。只聽得「噹」的一聲脆响，大概是鐵蓮子之類的暗器，擊在石階上，發出一蓬火花。

既是發現出這裡有人在守候着他，他反而不急着往外闖了，反手自背後拔出砍山刀，沉聲喝道：「朋友既然衝着凌某來了，又爲甚麼不肯露面？」

「嘿嘿嘿！」在冷笑聲中，自前殿和三聖殿的屋頂上，一連縱下七個臉蒙黑布，身穿黑色緊身衣褲的夜行人。

七個人中倒有五個使劍，一人用鞭，一個用鈎，身材都極魁梧，落地後便採取了半弧形包圍之勢。

凌一鷗看到七個幪面之人，又不禁聯想到五年前的往事，也是在這三聖廟中，時間也是午夜過後，雖然那次的人數較多，但裝束却彷佛一樣。

蒙想到五年前的那次被襲，他的怒火登時燃燒了起來，恨不得將這羣黑衣幪面人刀刀斬絕，但却又希望從這些蒙面人的口中，逼問出幕後主指人是誰，以證實他心中所懷疑之人是否相符。

「哼！咱們的緣份確是不淺。」

凌一鷗沉聲道：「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夜又在這裡見面了，還有幾位呢，怎麼沒有來？」

「嘿！小子，」說話的是那個使鈎的蒙面人：「讓你多活了五年，已算你幸運了，今晚有咱們哥兒七個給你送終還不夠風光嗎？你的奢望不小哩！」

說完，猝然發鈎，一道冷芒直襲凌一鷗胸前三大穴道，眞是又快又狠。

凌一鷗喝道：「找死！」用砍山刀施展一招「雲橫秦嶺」，斜起橫截，將鈎磕得往外一盪，刀鋒順勢往前一送，只聽得使鈎漢子發出半聲慘叫，刀尖已透腹而入，凌一鷗手腕微一用力，刀口往上一挑，給使鈎漢子來個大開膛，登時五臟六腑流滿一地。凌一鷗收刀後退五步，使鈎漢子的屍體也跟着倒了下去。

凌一鷗一招殲敵，寫起來費了很多文字，其實當時快如閃電，那其餘六個蒙面人連轉念頭都來不及，更不用說出手搶救了。

「哼！你這小子的手段好狠毒。」另一個使劍的蒙面漢子恨恨的道：「殺了人還沒完，還得來個大開膛！」

「嘿嘿！」凌一鷗冷笑道：「彼此，彼此，你閣下可千萬小心，如果落在我凌某手上，會死得比他更慘！」

「咱們上！給他個亂劍分屍，以替季元報仇！」

五柄劍和一柄刀同時飛撲而上。登時鋒刃破空，寒芒交織，將凌一鷗困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

凌一鷗突然仰臉一聲厲嘯，砍山刀飛旋而轉，疾速如電，他那凌厲快速的刀法，上下左右，劃出無數道眩目的光綫，交織成一張綿密的光網，將五劍一刀完全擋在光網外面。

十個回合，二十個回合……五十個回合……

使五劍一刀的六個蒙面人雖然全力搶攻，但都被無懈可擊的光網擋住，無法逾雷池一步，他們久戰不下，不禁感到急躁起來，尤其是凌一鷗的這趟刀法，不但精密，而且神奇，他們不但攻不進光網，有時光網上似有一股極大吸力，反將他們的兵刃向光網上吸去，使他們在急躁之外又加上一股莫名的驚駭。

突地，凌一鷗一聲暴喝，砍山刀突自光網中射穿而出，一個使劍的蒙面人首當其衝，悶哼聲中，半個腦袋瓜子飛向另一個使劍的蒙面人！登時腦漿與鮮血激射，當場死亡。

另一個使劍的蒙面人驟見一團黑影飛來，尚以爲是敵人的暗器，掌中劍便用力一絞，竟將他同伴的半個腦袋絞得粉碎，洒了他一臉一身血漿。

凌一鷗決不放棄任何一個殺敵機會，他就趁着那使劍蒙面人用劍絞碎他同伴半個腦袋，而微微一錯愕的刹那，如電光石火般揮出一刀，將微一錯愕的蒙面人攔腰斬斷，死前連半點聲音也沒發出。

激戰不過一盞茶光景，七個蒙面人中已慘死了三人，其餘四人愈戰愈膽戰心驚，而凌一鷗的刀法也適時展開，森寒光影宛似一張蓋下來的漁網，將四個剩下的蒙面人都圈在漁網似的光影之中。

凌一鷗在寒光四射的刀網外面冷聲喝道：「你們四位好比是凌某網中的四條小魚，只要凌某刀網一縮，四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嘿嘿！」

「姓凌的，你少賣狂，就算你眞能把老子斬盡殺絕，自會有人替老子報仇，到時你這小子想求速死，只怕還不容易了。」

「哦！好主意，凌某倒要謝謝你的指點，速死確是太便宜你們了，凌某欲請你們嚐嚐寸磔之苦。」

「哼！」

「不過……」凌一鷗故意將「不過」二字的尾音拖得很長，同時手中砍山刀一緊，刀網暴縮，使得困在刀網的四個蒙面人頓感冷風撲

面，寒氣襲體，不約而同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噤。

凌一鷗刀法一緊一鬆，冷冷道：「各位如肯誠心和凌某合作，凌某願意網開一面。」

「小子，別做你娘的春秋大夢了，老子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還會受你欺騙？」

「凌某言出如山，豈會失信。」

「老子吃了秤鉈鐵了心，就算你小子能說得天花亂墜，老子也不相信。」

「張兄……」

「穆兄可是被那小子的花言巧語說動了心？」

「我想……」

「別想得太多，你應該知道背叛頭兒的結果，不單比死在他手下更慘，還得連累妻兒，你能忍心麼？」

「……」

這幾句話刺激起四人求死的勇氣，三劍一刀所帶動的光芒登時大盛，反將凌一鷗所織的刀網向外撐開，似有破網而出之勢。

凌一鷗暗吃一驚，心忖欲從這四人口中問出幕後主持人，將來並挺身出面指證，恐比登天還難！既無法利用他們，便祇有爲慘死的盟兄弟報仇！

刀法一變，光網頓撤，一道寒光射落中，又有一個使劍的蒙面人被砍山刀斜着劈下，血液猛噴中倒地而死。」

其餘三個蒙面人見同伴已七去其四，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先前被困刀網內時，因抱必死之心，尚能敵愾同仇，如今刀網已撤，有了逃生的希望，便不顧一切，各自仰身倒縱，向三個方向如飛而逃。

凌一鷗嘴角綻出一絲絲殘酷的冷笑，見敵人已逃去十餘步，手一揚，砍山刀電射而去，同時右脚尖一挑，一柄劍又到了手中，也以同樣方法向另一個蒙面人擲去，兩聲慘叫聲傳來，他已飛縱而去，將僅存的那個蒙面人的劍揑住。

蒙面人頓覺手中長劍如被鐵鉗揑住一般，牙一咬，突揮左臂，一掌向凌一鷗當胸擊去。

凌一鷗身形一側，猝然一脚踢去，蒙面人冷不防，一脚正踢在下陰部位，登時一聲悶哼，人也被踢飛兩丈多遠處，當場了賬。

凌一鷗冷酷的一笑，望望天色，還不過丑末寅初，自語道：「大概時間還來得及！」

他走過去從蒙面人的屍體拔出砍山刀，並在屍體上擦去刀上血漬，這才揚長向白沙鎮疾行而去了。

* * *

天亮前，這一段時間是最黑的時光。

徐記保和堂是鎮上唯一的一家藥舖，店主徐杏林已屆花甲之年，他也是這鎮上唯一的一位刀圭聖手。

徐杏林的醫術是世代相傳，望重一方，據說他二十歲那年突然離家出走，倦遊歸來時已逾不惑之年，雖然仍是孑然一身，但身體較年輕時却健康多了。

保和堂內宅庭深院廣，徐杏林的居處在最後院，是一棟獨立的房子，四週柳樹成林，環境清幽，倒很適合一個年老的人靜養。

徐杏林和他的老伴便是住在這棟房子中。

四更過後，已聽到遠處報曉的鷄啼。

突然，有一條人影飛落在柳林裡面，雖然天上無月無星，大地一片幽靜，但仍可以隱約辨認出來人是凌一鷗。

凌一鷗躡足走到房側的窗戶下，反手拔出背後的砍山刀，凝神一聽，房內之人鼾聲均勻，似正熟睡，他無聲地笑了一笑，便扣指在刀葉上輕輕彈了三下，發出「噹噹噹」三下响聲。

「是何方朋友凌晨見訪？恕老朽不開正門相迎了，怠慢之處，尚望包涵。」

說話間，關閉着的窗戶已經支起，房內也燃起了一星燈火：「委屈朋友從窗戶進來吧！」

燈光一亮，凌一鷗已看到房中說話的人正是保和堂主人徐杏林，他忙握着的砍山刀，施展一式「巧燕穿簾」縱入房中，然後抱拳一揖，低聲說道：「晚輩凌一鷗，五年前承前輩義伸援手，得逃死劫，復蒙奬掖提携，餽贈信物，得蒙家師收列門牆，此恩此德，晚輩沒齒難忘。」

徐杏林淡淡一笑道：「小伙子，你此番來不是爲了說這些感恩圖報的話給老夫聽的，嗯？」

凌一鷗只覺臉上一熱，忙抱拳謝罪，又道：「家師着一鷗問候老前輩安康，並請老前輩不吝教誨。」

徐杏林嘆了一口氣道：「凌老弟，這些你大可不必記在心中，更不用對老朽感恩戴德，其實，自你三位盟兄弟慘遭殺害後，老朽一直耿耿於懷，寢食難安……」

凌一鷗迷惑不解地問道：「這與老前輩何干？」

「有關係的。」徐杏林臉上露出痛苦之色，道：「說來話長，現在天快亮了，你不能在此久留，以後老朽找機會再詳細說給你聽吧。」

「哦！對了！」凌一鷗突然想起三聖廟還留下七具蒙面人的屍體，說道：「晚輩剛才離開三聖廟時，曾被七個蒙面人襲擊，他們和五年

前圍殺晚輩兄弟之人一樣裝束。」

「喔！他們人呢？」

「已全被晚輩殺死了。」

「你太魯莽了，應該留下幾個活口來的。」

「晚輩原也想留下幾個活口，以追查幕後主使人的，可是他們都不怕死，加以我難忘三位盟兄弟的血海深仇，才不計一切的將他們統統殺掉了。」

徐杏林點點頭，道：「事有權衡，這當然不會全怪你，現在天已不早了，你還是趕快回去將那七具屍體掩埋，至於你想知道的事，老朽會找機會告訴你的。」

凌一鷗抱拳道：「謝謝老前輩指點，晚輩告辭了。」

徐杏林忽然想起一件事，道：「龍志强投身豹隱廬是受老朽指示，老朽本不願過早告訴你的，但恐你誤會太深，發生意外。」

凌一鷗驟聞此訊，一時之間百感交集，雙目中已蘊淚水，差點滾落了下來。

他木然片刻，終於再說：「晚輩告辭了。」一擰腰，仍從窗口飛縱出去，却跌落幾滴眼淚在窗框上面。

* * *

五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龍志强自從虎口逃生，倖免於難，逃出十幾個蒙面人的毒手，遵從黑袍人的指示，屈志辱身，投靠豹隱廬劾力，目的是搜集豹隱廬主人靳鑄的劣跡，以及指使蒙面人夜襲三聖廟，圍殺他們白沙五英的證據，以便將來報仇並徹底鏟除這一個危害地方的毒瘤，他曾經不惜犧牲人格和名譽，而且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希望因此能搏得靳鑄的信任。

可是靳鑄老蚌成精，狡猾已極，他雖很欣賞龍志强的一身武功，而且爲了測驗龍志强的忠實，曾命龍志强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這雖使他對龍志强除去不少疑慮，但仍然不完全信任他，所以才支使他那位寶貝義女兼情婦季屏屏向龍志强勾搭，希望將龍志强困在粉紅色的陷阱裡，不能自拔。

龍志强雖然年屆三十而未娶，但他原本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守身如玉，儘管爲了執行所負的特殊任務做了很多壞事，但對於男女間的關係絕不馬虎，何况季屏屏那一種風騷淫娃，雖極盡勾搭之能事，不過祇徒增加他內心的厭惡而已，不過他也不敢形之於色，因爲如果公然得罪了季屏屏，會使這幾年來的工作成績功虧一簣，所以他在無法擺脫對方糾纏時便盡是裝得木訥痴呆，使對方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拿他無可奈何。

靳鑄和季屏屏房中那場戲，他雖沒能目睹，但兩人的一番對話，却一字不漏的進了他的耳朵之中。

那時候他正在靳鑄書房窗外的屋簷下面。

他不知靳鑄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但他可想到的，使用這種粉紅色陷阱，手段一定陰狠卑鄙，令人防不勝防！

不過他是個非常好逞强的人，心想只要自己處處小心，避免和季屏屏單獨在一起，就不怕他們的鬼域技倆了！

他想着想着，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 * *

七月初一，俗稱開鬼門關，相傳陰曹地府中的鬼魂，都可以自這天起直到月底關鬼門爲止，回到自己的家中享受家祭。至於一班的遊魂野鬼，則由各地的慈善人家建醮施食，所以，七月這一個月的晚上，是很少人敢獨自夜行的。

這是否無稽之談就不知道了，迄至目前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人類都已經登陸月球，但仍然無法否定靈魂的存在，不過當時的一班武林人物都不甚相信「鬼魂」之說。

今年豹隱廬竟然一反常態，將附近各廟的和尚全請了過來，一連建醮七天，這種反常的現象，不但令附近居民嘖嘖稱奇，就連豹隱廬中的人也暗暗納悶。

醮事結束後的翌日正午，又復大張筵席，管事以上的人都被安排在廬主靳鑄的私宅大廳之中。

大廳上筵開五席，成梅花形的擺設，正中席上自然由廬主靳鑄「飛天豹子」靳鑄坐首位，其次是總管「鳩面神翁」公孫鍵和四位副總管，龍志强是四個副總管之一，自然也在這一席之上。

其餘四桌，每桌有五至七人不等，都是管事武師之流的人物。

菜餚極爲豐盛，山珍海味，水陸雜陳。

廬主靳鑄首先說了幾句感謝辛勞的話，然後請大家務必不要拘束，盡量開懷暢飲。

酒過三巡後，由廬主靳鑄和總管公孫鍵二人敬酒，可是輪到四位副總管敬酒時，就發生了阻撓。

首先發難的是管事皮利秋，同事們都戲呼他爲「皮裡春秋」，他大聲嚷道：「不行，廬主和總管因平常已不擅飲，我們不敢勉强，可是四位副總管却是量大如海，不能援例，應該一個一個的來！」

其餘的管事和武師都跟着起鬨說：「『皮裡春秋』說得對，各位副總管如看得起咱們，就請一個一個來吧！否則，咱們拒飲！」

就這樣的趕鴨子上架，四位副總管雖然酒量不錯，但終於抵不過人多，一個個玉山傾頹，醉得不醒

人事，席散後，靳鑄吩咐皮利秋將龍志强等四位副總管暫時送到客舍去，以便有人照顧。

豹隱廬的客舍甚爲講究，分爲梅、蘭、菊、竹四軒，裡面佈置得富麗堂皇，負責招待的都是嬌艷年輕的女婢。

龍志强被送到蘭軒，一路上嘔吐狼藉，衣衫盡被吐出的穢物染汚，尤其是那股薰人的酒氣，使得服侍他的婢女個個掩鼻。

這時，一個模樣極爲俏麗，一身裝束極體面的丫頭來到了蘭軒，幾個婢女都對她顯得很熟絡，爭着招呼道：「春紅姐，是甚麼風把妳吹來的呀！」

春紅笑笑道：「是東南西北風，龍副總管在哪裏？」

「在房裡躺着，吐得一塌糊塗，髒死人了。」

婢女說着還皺皺鼻子。

「鬼丫頭，妳們不會給他清理清理的嗎？」春紅笑笑道：「服侍他洗個澡，換身衣服，不就乾淨了嗎？」

「他是一個大男人，咱們可不敢！」

「算了，還給我窮撇清，大牛子不是個大男人，妳們把他藏在蘭軒十幾天，輪流着取樂，還以爲我不知道？」

「春紅姐……」

「怎麼？被我搔着了癢處了吧？」春紅冷冷的說道。

幾個婢女嚇得花容失色，噗地跪了下去，哀聲道：「請春紅姐姐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這一遭吧……」

春紅「噗嗤」一聲，笑道：「傻丫頭，我若不饒妳們，現在妳們還能安安穩穩地待在這裡？快起來，我有緊要事吩咐妳們。」

幾個婢女千恩萬謝的站了起來，春紅才斂起笑容，隆重的囑咐她們道：「乾小姐要見這個姓龍的副總管，妳們趕快的給他弄乾淨來，我帶他走後，不管甚麼人來找他，可推稱作已醒後離去，如果洩漏眞情，妳們可小心了，快去吧，我在等着。」

幾個婢女如奉綸音，很快的便將龍志强汚穢的身子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代他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

別看春紅走路時嬝嬝娜娜，好像是個弱不禁風的女郎，其實氣力大得驚人，龍志强的身材已經夠魁梧了，她往脅下一夾，就彷彿挾了個枕頭一樣似的。

她伸手在床頭那個巨型衣柜後面摸了一下，那個巨型衣柜竟緩緩向一側移開，露出一個門戶，裡面俏立着一個提紗燈的小丫頭。

原來這是一條地道，春紅走進暗門，又在牆上輕輕地按了一下，使那個巨型衣柜恢復原狀，這才向那提紗燈的小丫頭低聲喝道：「咱們走吧！」

這當兒，一個黑袍怪人却無聲無息地潛進房中。

四個婢女目送春紅挾着龍志强離去，臉上的曖昧笑容尚沒斂去，一轉身突見房中多出了個頭戴黑布罩的黑袍怪人，不禁駭得同時張口驚叫。

她們的小嘴倒是張開了，可是黑袍人豈可容她們驚叫出聲，袍袖一揮，同時點了四人的「兪府穴」，使她們發不出聲音來，冷笑道：「老夫並不想害妳們這幾個小娃兒，不過要委屈妳們在床鋪下面躲幾個時辰。」

袍袖再揮時，四婢祇覺「黑甜穴」一痲，便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

黑袍人將她們一一藏在大床下，並順手爲她們解開「兪府穴」，這才依樣葫蘆，潛入地道來……

＊　＊　＊

這是一間很大的石室，白雲石的牆壁，圓型的屋頂，屋頂中央鑲嵌着一顆鷄蛋般大的夜明珠，散發着乳白色的柔和光輝。

石室中央擺着一張綉榻，季屏屏似是剛剛浴罷，顯得嬌慵無力地斜倚在綉榻上。

她僅僅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翠綠輕紗，裡面丘陵起伏，一覽無遺，丫頭春紅捧着一只小巧的玉瓶俏立在榻旁。

龍志强仰臥在鋪着大理石的地上呼呼大睡，仍然酒醉未醒。

石室雖然春色暗透，但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小姐，婢子眞是有點不懂。」春紅終於打破了沉悶的氣氛，輕聲地道：「盧主既不信任這個姓龍的，爲甚麼不乾脆把他弄死算了，即使是想從他的口中探出點機密出來，方法也多得很，何必非用小姐的身軀來佈陷阱不可？」

季屏屏得意的笑道：「這是我出的主意，也是我自己討的這份差事，龍志强平時對我一副眼高於頂的樣子，我實在有點氣憤不過，我要讓他像隻狗似的，搖尾乞憐的跪在我的面前求我！」

春紅疑惑不解的道：「小姐和盧主既有父女之名，且又有夫妻之實，盧主怎會肯讓妳……」

「不用說了！」季屏屏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大聲道：「他又不是我親生的父親，興之所至，大家解解悶罷了。」

「小姐，戮神匕取來了！」

是方才提紗燈在地道中接引春紅的那個小丫頭，把手中捧着的一柄鑲金嵌鑽的帶鞘匕首遞給了季屏

屏。

春紅驚道：「小姐要殺他？」

季屏屏兩道柳眉一挑，嬌臉上登時滿佈殺氣，冷聲道：「如果他堅不吐實，就祇有殺死他以絕後患了！」

她將匕首塞入枕頭下面，揮手命小丫頭出去，然後自綉榻上一躍而起，纖指彈處，連點了龍志强的「玄機」、「七砍」、「期門」三處大穴。

回到綉榻後，這才命春紅餵給他一粒解酒的藥丸。

約莫過了一盞茶工夫，龍志强才醒了過來，但仍然感到頭腦有點昏昏沉沉的。

他慢慢的睜開眼睛，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圓圓的屋頂，和那粒散發着柔和光華的大夜明珠，這對他太陌生了，已是暗暗一驚，及至他的目光順着白雲石牆壁往下移，一接觸到斜倚綉榻上的季屏屏時，頓如被毒蛇噬了一口般的，心裡一緊張，登時逼出一身冷汗，竟然醉意全消，神智清朗。他想從地上坐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全身都使不上勁，唯有輕輕一聲嘆息，暗想，我這齊天大聖結果還是沒有翻出他的手掌心！

季屏屏慵懶的伸了伸纖腰，然後緩緩的下了綉榻，風情萬種地走到龍志强的身邊蹲下來，顰着眉頭，一副極爲關心的樣子，輕輕的埋怨道：「志强，看你醉成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

龍志强的兩道目光一觸到季屏屏身上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頓感臉上一陣臊熱，忙將雙目緊閉，低聲問道：「姑娘，這裡是甚麼地方？」

「我的住處。」季屏屏帶着三分嬌嗔說：「志强，看你的態度，好像很討厭我，是嗎？」

「在下不敢。」

「那你爲甚麼閉着眼睛，連看都不肯看我一眼？」

「這……唉！在下祇不過是個下人，姑娘乃千金之軀，在下怎敢褻瀆……」

「算了吧，甚麼千金之軀，萬金之體，我祇問你喜不喜歡我，嗯？」

龍志强不禁心中一動，暗忖：「我何不將計就計，先騙得她爲我解開了穴道，然後再設法脫身？」

主意既定，緩緩張開眼睛，凝視季屏屏的臉，微笑道：「既承姑娘不棄，在下怎能不知好歹？」

季屏屏媚笑伸手在龍志强的臉頰上輕輕捏了一下，道：「這才乖，可不許虛情假意，口是心非！」

「在下願對天發誓！」

「你眞心就好了，我可不相信你們男人的那些牙痛咒兒。」

說完，她施施然站了起來，回身向綉榻走去。

龍志强爲求及早脫身，鼓起勇氣的說道：「在下既承家姑娘見愛，還請姑娘爲在下解開穴道，以便報答姑娘。」

季屏屏嬌笑道：「穴道我自然會給你解開，不過爲了証實你愛我的誠意，我有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毫不隱瞞的據實答覆我，可以嗎？」

龍志强一咬牙，毫不猶豫的道：「只要在下知道的，在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季屏屏佻巧地一笑，右腿往左腿一搭，還故意讓本若無物的輕紗向前滑落，露出兩隻纖瘦適度，瑩潤如玉的大腿，上身微微向後仰，用一隻手臂支撑住，將胸前兩座高峯挺得幾乎透紗而出，媚眼如絲，極盡挑逗之能事，道：「我希望知道你對我的看法。」

「這個……」

「用不着顧忌，我想聽聽你的眞心話，即使你駡我路柳牆花，淫娃蕩女，甚至更難聽的話，我也不會怪你。」

龍志强心中暗忖，她既有自知之明，我何必再揭她瘡疤，何況自己現在還落在她手中，先求脫身要緊，主意打定，微微一笑道：「姑娘艷如桃李，性情豪放，不失爲江湖兒女本色，在下非常佩服！」

「你將我說得太好了，」人都是喜歡被人讚美的，即使很多讚美之詞對被讚美的人並不適合，而季屏屏也不例外，雖明知龍志强的語言不由衷，但還是聽得很受用，有點暈陶陶的感覺，露出一個媚笑，道：「這恐是違心之論吧？」

龍志强見已收攻心之效，乾脆一於馬屁拍到底，正色道：「在下是實話實說，我想姑娘不會願意聽在下的違心之論吧。」

「嗯，當然。」季屏屏突然臉色一寒，冷聲道：「第二，聽說『白鷹』凌一鷗又回到白沙鎮了，我想你們盟兄弟情深義厚，一定見過面？」

「不錯，我們見過面了，」龍志强苦笑着道：「不過結果很糟糕。」

「哦，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他對在下投身豹隱廬極不諒解，認爲在下賣友求榮，所以和在下割袍斷義了。」

「你是否覺得很委屈？」

「不，盧主對在下推心置腹，破格提攜，在下有生之年，均爲感恩圖報之日，其他就非在下所計了。」

「他離白沙鎮五年，聽說已練成一身絕藝，你願意透露一點給我

聽聽嗎？」

「這點在下完全不知道，因爲我和他見面後，即話不投機，所以他才和在下割袍斷義，視同陌路……」

「哼！即使他武功再高，如果存心和豹隱廬爲敵，那是不自量力，自討苦吃，」季屏屏似是喃喃自語，但龍志强心中明白，這是完全衝着他說的，不禁對這個女人又增多了一分警惕！

「姑娘，咱們豹隱廬和凌一鷗無寃無仇，他幹嗎要和咱們過不去？」龍志强這時也別有用心反問一句。

「嘿嘿，這你就不必問了。」季屏屏機警的把這個問題截住，接着又提出她的第三個問題：「當年你們白沙五英在三聖廟被十幾個蒙面人襲擊，結果老大、老三和老四是當場慘被殺害的，只剩下你和凌一鷗在作困獸之鬥，情況已是相當危險，這時候突然闖來一個戴黑布頭罩的黑袍人，竟以一支桃木劍盡創蒙面人，才救了你們二人的性命，這個武林奇人使我萬分敬仰，很想拜識，希望你爲我引介，可以嗎？」

龍志强希望能夠早趕快脫身，一時沒加考慮，衝口而出道：「當然可以啦！」

季屏屏媚笑道：「那你先告訴我他是誰呢？」

龍志强不禁一怔，黑袍人是誰？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又怎能告訴季屏屏呢？登時訕訕的道：「這……這……」

「你不願告訴我？」

龍志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道：「那位黑袍人雖救了在下一命，但他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在下也不知道他是誰，又怎能告訴姑娘！」

「好哇，原來你說了半天，都是騙人的鬼話！」季屏屏的嬌臉上登時鋪滿了一層冷霜，一伸手自枕頭底下取出那「戮神匕」，褪去匕鞘，一片寒光耀目，使夜明珠的光華也爲之失色！

她手握戮神匕首，目露兇光，一步一步走到龍志强的面前，匕尖在龍志强咽喉上輕輕一點，登時冒出一粒鮮紅的血珠，獰聲道：「姑娘我這柄戮神匕首不僅能置人於死地，而且還能使人形神俱滅，希望你放聰明些，姑娘可沒有慈悲的心腸，快說，那黑袍人是誰？」

至此，龍志强總算明白了一件事，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

脫身顯然已無望，他便索性雙目一閉，來個不理不睬。

「姓龍的，你別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我數一、二、三，數到『三』你還不說，我就將你寸磔而死，一——二——」

季屏屏滿臉猙獰之色，一面報數，一面屈着指頭，當她正屈第三根指頭，而尚未報出數字的一刹那，忽然傳來一聲長笑：「姑娘不是要套老夫的根底嗎？現在老夫自己來了，姑娘可以直接問老夫。」

這聲音眞像是突然由地下冒出來的一般，把季屏屏和一直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春紅都嚇了一跳，抬頭望去，祇見一個頭罩着一個黑布袋子的黑袍人，不知在甚麼時候到了石室之中，而且，還和自己相距不足七尺呢！

「你……」季屏屏確是感到萬二分震駭，這石室深藏在地下，進出口不僅十分隱蔽，而且還經常有人看守，黑袍人既能毫無聲息地侵入這座地下石室，顯然了解豹隱廬的一切秘密設施，這就嚴重的威脅到豹隱廬的安全了。

「嗯！老夫就是你們豹隱廬千方萬計追查的人。」黑袍人說話的語氣雖然來意不善，但聲調極爲柔和，不帶一點火爆氣息：「老夫既已自投羅網，姑娘就不必爲難那姓龍的小子了。」

「哼，說得倒很輕鬆！」季屏屏緩過一口氣來，橫蠻的道：「龍志强是本廬的人，接受本廬的處置，似乎是用不着外人來干涉。」

「哦！據老夫所知，豹隱廬既非官府，又非幫會。」黑袍人說話的聲調仍然不愠不火：「龍志强祇不過受僱當一名副總管，合則留，不合則去，也用不着動刀子呀，何況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老夫的底細，事既因老夫而起，老夫怎能看妳逞凶，袖手不管！」

「嘿，癩蝦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氣！姑奶奶的事，你能管得了嗎？」

右手一抬，戮神匕首寒光閃閃，如果眞的一匕扎下去，龍志强的喉管就會被扎出一個血洞，當場了賬。

那黑袍人似沒想到季屏屏如此狠毒，登時急怒交迫，一聲暴喝：「好個狠毒的丫頭！」一指點去。

這一指因爲急怒而發，凌厲的指風，無殊一根鐵棒子猛往匕劍葉一撞，季屏屏頓覺握劍的虎口如被針扎般，痛徹肺腑，那裡還握得了匕首，只聽「噹」一聲，被指風撞出去的匕首如勁矢般的撞在牆上，連那麼堅韌的白雲石也被撞得碎了一大塊。

季屏屏楞了一下，嬌軀一俯，迅即抓起那把由牆壁反彈回來的匕首，恨聲道：「姑奶奶和你這個老殺才拚了。」

戮神匕首一揮，劃出了一圈銀虹，向黑袍人的左肩胛戳去。

春紅見少主人季屏屏已動上了

手，也解下了繫在腰中的大紅綾帶，一抖一捲，居然內力十足，將八尺柔軟紅綾當做軟鞭使用，猛向黑袍人攔腰捲去。

黑袍人哈哈笑道：「龍小子，你還躺在地上裝甚麼蒜，難道你眞想讓老夫和兩個女娃兒動手？」

身形一閃，身法快得出奇，人已閃到一旁，使得二女攻向他的匕首和紅綾帶全都落空，而他還順手向龍志强拂出一袖，爲他解開了被點的穴道。

二女正待向黑袍人再度出手時，躺在他上的龍志强略一運勁，已試出穴道被解開了，心知雙方既撕破了臉皮，便是無法善罷了，他恨透了季屏屏的兇殘荒淫無恥，猛地一躍而起，大喝一聲：「看拳！」一拳向季屏屏擊去！

這一拳是含忿而發，用上了十成眞力，加以兩人相距不足七尺，又是在季屏屏的側面發拳，以季屏屏的功力，這一下絕無倖理，站一旁的春紅已嚇得驚呼出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自斜裡擊出一股掌風，硬將龍志强那股强勁剛猛的掌風撞向一邊。

饒是如此，季屏屏仍被掌風餘勁撞得打了個蹌跟，她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也被捲得飛揚了起來。

季屏屏的輕紗之內身無寸縷，自然妙相畢現。

黑袍人已適時背轉上身，嘆道：「眞是世風日下了。」

同時石室中又響起了一聲爽朗的長笑，龍志强循聲望去，見石室不知甚麼時候又啟開了一道門戶，一個臉容清癯，長鬚飄胸，身穿薄綢長衫的老人正自那道剛開啟的門戶中緩步走了出來，在他身後跟着四個彪形大漢。

龍志强對進來的人全都不陌生，清癯老人正是豹隱廬主人靳鑄，四個彪形大漢都是廬中武師，他們的名字是柯光祖、林恆、章虎和孫英明。

靳鑄臉含微笑掃了龍志强一眼，見龍志强沉着臉不加理會，似是毫不在意，雙手抱拳向黑袍人說道：「大師兄既光臨敝廬，怎不見示尊容，以便小弟拜見。」

黑袍人冷哼一聲，但仍然背身而立。

靳鑄若有所悟，目光一掠季屏屏，沉聲喝道：「屏屏，看妳這身打扮成甚麼樣子，還不趕緊給我出去。」

季屏屏嗯了一聲，一轉身，見靳鑄身後四個大漢的八道烱烱目光全射向她的胸前，她雖然淫蕩無恥，但裸對些平常並不接近的武師面前，還是感到羞恥難當，「嚶嚀」一聲，雙手緊抱前胸如飛的退去。

黑袍人這時轉過身來，沉聲道：「你怎會認定老夫是你大師兄？」

靳鑄含笑道：「小弟本來不知，去年先師病重，小弟趕往侍候，先師於臨終前才告知小弟，大師伯的大弟子便是隱居在這白沙鎭上，當時因先師已在彌留狀態，語言不詳，而小弟又從沒與大師伯門下師兄弟見面，雖知大師兄的俠駕隱居白沙鎭，偏是拜謁無門，不過，小弟知道大師兄遲早會光臨敝廬的。」

黑袍人哦了一聲，道：「二師叔仙逝，怎麼沒去雪峯山報喪？」

靳鑄苦笑道：「這也是先師的遺命，大師兄是知道的，師伯和先師因性情相左，意見不合，終生形同冰炭，根本就失去了師兄弟的情份，所以……」

黑袍人不待靳鑄說完，接口道：「其實二師叔早已宣佈與雪峯山脫離關係，因爲他的一切言行舉動，都是與『俠義』二字背道而馳，他怕家師清理門戶……哦，對了！你怎會料到我遲早會要來豹隱廬呢？」

靳鑄得意的笑道：「這道理簡單，因爲你我都是承繼上一代的作風，你會長此容忍小弟這種欺壓鄉里、魚肉地方的霸道做法嗎？祇是師兄居然能容忍這麼多年，有點使小弟感到有些意外。」

黑袍人嘿嘿冷笑道：「聽你的口氣，是早已處心積慮要和我鬥一鬥了？」

靳鑄道：「不敢，如果大師兄能放棄自命爲俠義道的成見，小弟願邀請大師兄來豹隱廬共享尊榮。」

黑袍人道：「我倒是要謝謝你的抬擧了，祇是我這品性恐怕不易改得過來。」

靳鑄冷笑道：「大師兄是聰明人，應該了解目前的處境，在這石牢之中，雖然沒設甚麼機關埋伏，但豹隱廬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憑大師兄和這個姓龍的叛賊，恐怕不易離開這間石室。」

黑袍人發出不屑的冷笑道：「哦？這我倒要試試，看你們這些如雲的高手是否能眞的困得住我們。」

靳鑄笑道：「大師兄不考慮一下後果嗎？」

黑袍人也笑道：「陷阱既然已設好了，考慮與不考慮的結果，決不會兩樣。」

他微停了一下，又道：「現在咱們雙方都已如箭在弦，也用不着多說廢話了，不過，我還有個秘密，希望你能據實回答。」

「現在任何秘密都已無隱瞞的必要了，大師兄要想知道甚麼？」

「五年前夜襲三聖廟，那可是你主使的？」

「哈哈，這還用問，五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處處與我豹隱廬作對！大師兄，你想我能容忍他們的那種跋扈囂張嗎？」

黑袍人哈哈笑道：「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當初殺死白沙五英其中三英，今天就要嚐到殘酷報復的滋味了！」

說完話，一掀黑袍，取出一柄桃木劍和一柄魚鱗刀，桃木劍是他自己的兵刃，魚鱗刀却遞給了龍志强。

靳鑄點頭示意，四個武師都「霍」的拔出了兵刃，石室中的氣氛登時緊張得像要爆出火花來。

靳鑄抱拳道：「小弟因入門晚，無緣拜識大師兄，但先師在世時曾屢讚大師兄盡得師伯眞傳，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尤其是掌中的一柄桃木劍，更是使得出神入化，曠世無敵……」

說至此處，他探腰取出一支兒臂粗的精鋼點穴鐝，往懷中一抱，又道：「小弟在這支點穴鐝上雖下過十數年苦功，但因稟賦太差，所以距化境尚遠，今有幸遇上大師兄，正是小弟的造化，希望你能多指點小弟幾招絕學，也不枉咱們師兄弟見面一場。」

黑袍人冷道：「多承謬讚，愧不敢當，强賓不壓主，請問是由你我二人單打獨鬥，還是大夥兒一齊上，來場混戰呢？」

靳鑄笑笑道：「好個『强賓不壓主』，依小弟之見，在此時這種互相敵視的情況之下，已失去了切磋武技的和諧氣氛，我想還是兩者兼施，先由小弟向大師兄請教，以五十招爲限，不論勝負，然後就大夥兒一起上，大師兄意下如何？」

黑袍人道：「咱們是客隨主便，請賜招吧！」

靳鑄道：「在拜領大師兄教益前，小弟還有個不情之請。」

「說吧！」

「請准許小弟瞻仰大師兄的廬山眞面目！」

「看到我的眞面目後，你會感到失望的。」

黑袍人緩緩揭開罩在頭上的黑布袋子，露出一張滿月般的臉龐，慈眉善目，三綹短鬚，一點也不像是個使刀掄劍的英雄俠士。

他原來是保和堂的主人——徐杏林。

徐杏林露出眞面目之後，在場之人包括龍志强和靳鑄等全都發出一聲驚嘆：「咦！」

靳鑄笑道：「眞是失敬得很，原來大師兄隱在市廛懸壺濟世，這倒是名副其實了！」

話聲方落，點穴鐝已幻成一片寒芒，攻向徐杏林胸前的「玄機」、「七坎」和「將台」三處重要穴位。

靳鑄故意和對方攀談，誘使對方分神，然後出其不意發招，實在有欠光明磊落，失去了練武人的風範。

好在徐杏林江湖經驗豐富，無時無刻不在全神戒備，靳鑄雖然是不聲不响的猝然發難，但徐杏林並沒爲其所乘，桃木劍在吞吐間，將靳鑄的凌厲攻勢完全封回去。

靳鑄一招偸襲無功，登時老羞成怒，點穴鐝如狂風暴雨般向徐杏林捲去，同時大聲喝道：「你們一齊上，決不能讓他們逃出豹隱廬去。」

四個武師大喝一聲，各握手中兵刃，柯光祖和章虎衝向徐杏林，以三對一，林恆和孫英明衝向龍志强。

柯光祖練的是鍊子鎚，章虎是一根竹節鋼鞭，配上靳鑄的一支點穴鐝，可說是長短兵刃齊全，遠近交攻，配合得天衣無縫，毫無空隙可尋。

但怎奈徐杏林技藝已達化境，雖在三種長短兵刃的遠近交攻之下，桃木劍仍然使得揮洒自如，有時奇招突出，還將三人逼得收招自保。

龍志强以一柄魚鱗刀，在林恆的魚鈎劍和孫英明的鬼頭刀凌厲攻勢下，顯得有點滯礙，但龍志强鬥志昂揚，也非在短時間內可以分出勝負。

＊　＊　＊

凌一鷗自個兒呆在三聖廟中，覺得意興闌珊，百無聊賴，便自身旁掏出一把制錢，正準備練練他那「飛蚨索命」的暗器手法，突見一個店夥打扮的中年人揮汗如雨，上氣不接下氣地撞了進來，說道：「凌二爺，總……算找着……你了……」

他認識這個店伙打扮的中年人，是保和堂的一名伙記，見他神色如此惶急，不禁暗吃一驚，迎上前去拍拍那伙計的肩膀，含笑道：「老許，你先喘口氣，有話可以慢慢再說。」

許姓伙計果然依言深深吸了一口氣，呼吸了幾遍，使急促的呼吸略爲平伏了，才從袋口裡掏出一紙摺好的信箋，道：「這封信是老爺命小的火速送交凌爺的。」

凌一鷗納悶地拆開摺疊好的便條，略一過目，便急問道：「你家老先生在甚麼時候走的？」

「好一會兒啦。」姓許伙計道：「現在可能已到了豹隱廬了……哦，凌二爺，咱們老先生那樣匆匆忙忙的趕到豹隱廬去幹甚麼？」

凌一鷗道：「這些你不必要知道，還是快點回店去吧，我也得趕去豹隱廬去，可沒時間跟你聊天！」

他逕自轉身走入三聖廟，出來時，左手握着他那把帶鞘的砍山刀，向姓許的伙計揚手道：「對不起，我先走了。」

＊　＊　＊

豹隱廬仍和往日一樣的平靜，路上行人談笑宴宴，孩子們都三五成羣的在門前的樹蔭下遊戲，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繩，有的……根本看不出一絲異樣的徵兆。

「也許事情還沒有鬧起來？」凌一鷗暗忖：「我何不直接去找靳鑄，徐杏林已出了面就等於攤了牌，我還顧慮些甚麼？」

主意既決，凌一鷗便昂首闊步，威風凜凜的向那八字門牆的紅漆門廬走了過去。

紅漆門廬的門楣上，横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上書「豹隱廬」三個大字，筆勢蒼勁，顯然係出書法大家之手。

門廬前面站着兩個凶神惡煞般，雙臂交疊放在胸前的粗壯大漢，兩眼望去，一派目中無人的樣子。

凌一鷗心內一陣冷笑，登上石階，根本不理睬門前兩個雙臂交疊的粗漢子，便大步向廬門內走去。

「站住！」兩個雙臂交疊的漢子突然一雙臂膊一伸，將凌一鷗攔住，喝道：「小子，你是幹甚麼的？」

凌一鷗存心找碴，自不會是好言相向，冷笑道：「大爺是獵戶，專獵豹子的，尤其是能飛天的豹子！」

左首邊漢子怒喝道：「好小子，也不張開你的狗眼，這是甚麼地方，也容得你來撒野？」

他五指箕張，向凌一鷗的肩頭抓去。

凌一鷗右手一揚，五指如鈎，一下子便扣住了那漢子的手腕，微一用力，那漢子只痛得「哎喲」一聲，便跪了下來。

另一漢子見同伴吃虧，便想以「圍魏救趙」的故技出手相救，猛的一拳向凌一鷗的側背擊去。

凌一鷗喝道：「來得好！」右手用力一帶，將抓住的漢子帶得飛起來，順勢往擊來的拳頭迎了上去。

另一漢子因出拳太猛，見同伴的身軀迎着他的拳頭飛來，雖然心中大急，但收拳已是不及了，只聽得「砰」的一聲，這一拳着着實實的搗在他那同伴的心胸上，那同伴發出一聲悶厲怪叫，鮮血狂噴，當堂了賬。

凌一鷗哈哈一笑，扔下手中的屍體，便向紅漆門廬內闖了進去。

外面一亂已驚動了裡面的人，一下子擁出了十幾個帶兵刃的漢子，其中有一個是凌一鷗在德記酒店見過面的趙通。

趙通並不認識凌一鷗，上前用手中的鋸齒刀一指，喝道：「你找誰？」

「靳鑄！」

「好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竟敢直呼咱們廬主的名諱。」

「哼，有甚麼不敢，老子還想宰了他呢！」

「趙副總管，」這是大門外一拳搗死他同伴的那個漢子，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大聲道：「這小子是來找碴的，陳虎經已被他打死了！」

趙通兩道斷眉一挑，道：「小子，殺人償命，你就乖乖的把命留在這裡吧！」

話聲方落，鋸齒刀已向凌一鷗迎面劈去。

凌一鷗隻身單刀闖虎穴，自然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不願和對方纏鬥下去，那樣對他太不利了，所以……

嗆郎聲中，砍山刀出鞘，冷芒閃耀，如隕星瀉空般，只聽到一聲怪叫，接着血雨飛濺，趙通的一條右臂在一招遞出時，便被硬生生的齊肩剁下。

動作實在太快了，快得使在場的十餘人都看得變了臉色。

他們那裡見過這樣快的刀法，今天總算開了眼界。

副總管趙通僅出手一招，便重創在對方刀下，他們已有點怯怯的感覺，好在人多膽壯，除由二個人將趙通扶進去療傷外，其餘的人都圍成了圓圈包圍了開來，一個個手按兵刃，虎視着凌一鷗，却誰也不敢搶先出手。

凌一鷗怎願和他們輕耗，他需要爭取主動，利用有利的時間。

於是他一聲大喝，砍山刀突然化作一道經天長虹，人也跟着飛起，向他正面的五個敵人砍去。

這包圍凌一鷗的十幾人，全部是豹隱廬的護院武師，一身武功躋不進一流高手之列，但在二流中都算得上是佼佼者，以他們目前這樣的陣勢，即使一流高手圍在裡面也很難全身脫困。

凌一鷗五年習藝，在一位隱名奇人的悉心指點之下，功力突飛猛進，尤其是在刀上的造詣已達化境了。

被他攻擊的五個武師，雖然是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但雙方功力相差懸殊，眼見凌一鷗一刀攻來，却不知如何招架，原因是他們雖看到一片刀影捲到，却根本摸不清這一刀到底攻向何處，就這一怔的刹那間，待他們發覺敵人攻擊的

部位，已為時太晚了，被凌一鷗着了先鞭。

只聽得幾聲慘號幾响「噹郎」兵刃墜地之聲，被攻的五個人全都左手握着右腕，向後暴退。

原來這五個人的右手均被齊腕斬斷，鮮紅的血洒滿了一地。

其實這還是凌一鷗宅心仁厚，沒有存心趕盡殺絕，否則，這五個人再多一條命也死光了！

一刀鎮懾住了廿餘名武師，凌一鷗轉過身來，目光一掃，沉聲道：「冤有頭，債有主，凌某想找的是靳鑄這老賊，我並不想多傷無辜，刀劍無眼，希望各位不要逼我！」

九名武師已心生怯意，大家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答話。

這當兒，忽聽一聲冷笑道：「好狂的口氣，也不怕被風閃了舌頭。」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虬髯滿頰的鳩面老者，手中握着一根鑌鐵的旱烟管，烟鍋子裡還在冒着熅熅青烟。

九名武師一見鳩面老者出來，登時精神一振，同時恭謹的向鳩面老者彎腰致敬，其中一人說道：「啟稟公孫總管，這小子便是白沙五英的餘孽凌一鷗，已傷了我們的趙副總管和好幾位武師……」

原來這鳩面老者就是豹隱廬的第二號人物，人稱「鳩面神翁」的公孫鍵。

公孫鍵冷冷的哼了一聲，揮手止住那名的武師，目光烱烱的向凌一鷗打量了一番，才用手中的旱烟管向凌一鷗點了一點，老氣橫秋的道：「你就是凌一鷗麼？」

凌一鷗看不慣他那副倚老賣老的樣子，頭一昂，冷聲道：「廢話！」

公孫鍵仍不以為忤，又道：「你可知老夫是誰？」

凌一鷗嘿嘿的冷笑道：「和老賊靳鑄是一丘之貉，還有甚麼好東西？公孫鍵，你少在凌某面前故弄玄虛，人家怕你，凌某可沒將你放在眼內。」

公孫鍵受人恭維慣了，被凌一鷗當面一罵，幾乎肺都氣炸了，鐵青着臉，咬牙切齒的道：「小雜種，你竟敢當面辱罵老夫，老夫若不折磨你三天三夜，就把我公孫鍵三個字倒過來寫！」

凌一鷗冷笑道：「眞個是坐井觀天，自命不凡的老匹夫，可憐亦復可笑，可恨！」

話完，砍山刀「刷」的一聲，斜劈而出。

公孫鍵喝道：「來得好！」右手旱烟管斜着往上一挑，封向凌一鷗劈來的一刀，只聽得「噹」的一聲脆响，擊出一溜火花，他只覺得右臂一震，虎口發痲，手中的旱烟管差點兒沒被震得飛脫了。

凌一鷗得理不讓人，冷冷道：「吹了半天牛，原來也不過如此！」

砍山刀再度劈出，這第二刀指向公孫鍵的右胸。

公孫鍵一招輕敵，吃了個暗虧，這次可不敢大意了，旱烟管迅即點向對方的「笑腰穴」，正是攻敵必救。

凌一鷗迫得撤招後退，因他如想傷那公孫鍵，自己勢必傷在公孫鍵的旱烟管之下，兩敗俱傷，自非他所願。

公孫鍵一招迫退凌一鷗，臉上登時露出一絲絲的得意之色，哈哈笑道：「小子，憑你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凌一鷗懶得和他囉嗦，一退復進，砍山刀寒芒耀眼，冷氣迫人，一招「怒海斬蛟」向公孫鍵攻去。

公孫鍵哈哈一笑，用旱烟管使出「敲山震虎」，疾點向凌一鷗握刀手腕，這一點之勢又疾又狠，但凌一鷗已存心不讓這助紂為虐的公孫鍵逃出生天，突地右腕一沉，避過旱烟管一點之勢，刀勢仍然不變，但速度突然增快，依然向前刺去。

公孫鍵睹狀大駭，旱烟管點了出去，收招業已不及，迫得往後疾退，他雖快，凌一鷗比他更快，脚尖點地一彈，將把砍山刀完全送入公孫鍵的腹中，公孫鍵僅只慘呼一聲，便先靳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時管事和武師已漸多，有二十餘人，而且都帶着兵刃，其中一人是凌一鷗在德記酒店中見過的汪大偉，他也是豹隱廬的副總管。

公孫鍵被殺前，他本想出手援救的，只因公孫鍵平日頤使氣指，副總管以下的人都受夠了他的窩囊氣，所以大家都想看他被人笑話。

只是誰也沒有料到，他會這樣輕易的就死在凌一鷗的砍山刀下。

凌一鷗出了二招便將豹隱廬中的第二號人物殺在刀下，只把汪大偉看得又驚又怒，手中吳鈎劍一揮，大聲喝道：「咱們一齊上！」

* * *

徐杏林使一支桃木劍確是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每出一招，看似平平無奇，但却都是攻敵之所必救，而且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他的左手也並沒讓它閒着，時而指，時而掌，用指時指風颯颯，用掌時掌風虎虎，內力似乎永遠用之不竭。

他似乎對這場打鬥並不急於求勝，有好幾次機會，他本可以將柯光祖或章虎傷在指下的，但都輕易放棄了。

柯光祖和章虎心中明白，却不敢承情，因為他們了解靳鑄的殘酷性格，所以仍然是一味拚命猛撲。

龍志强仍守多於攻，尤其是在超過一百回合以後，刀法已顯得有點慌亂，有幾次遇險，幸得徐杏林以强勁的指風和掌風遙為策應才化險為夷，仍呈膠着狀態。

久戰不下，靳鑄已感急躁難耐，尤其是他看到柯光祖和章虎幾次都應傷在徐杏林的指、掌之下，而徐杏林都臨時撤指或掌，沒下毒手，他本來就是個疑心甚重之人，心中疑念一起，再加以久戰不下，心中便生起無邊惡念，欲將這石室中人，無分敵我，統統置於死地！

右手點穴鐝一招「魁星點穴」，點出幾點寒星，直射向徐杏林面門，左掌劈出一股劈空的掌力，直襲徐杏林的腹部，人却一個倒縱，到了他來時的一道石門，右手點穴鐝在石室一處微凸處一點，只聽得「碰碰」幾聲，已將石室中其餘的幾道門戶完全封閉，同時左手已從探囊中取出一個鷄蛋般大，色澤暗紅的圓形之物，握在掌中，大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其實他這樣大喝已是多餘，因為場中的打鬥已在他掀下暗鈕，關閉其餘門戶之時，業已自動的停了下來。

徐杏林一眼看到靳鑄掌中托着的暗紅圓形物體，臉色登時一變，怒喝道：「靳鑄，這石室中還有你的手下，難道你也不顧他們的生死？」

靳鑄獰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何況我已對他們的忠貞產生了懷疑……」

柯光祖急道：「廬主，屬下從來無二心，請你……」

「住口！」靳鑄厲喝道：「你說你無二心，為甚麼徐杏林幾次可以制你們死命，都輕易的將你們放過？這分明是你們早有勾結，豈能騙得過老夫！」

「哈哈哈！」徐杏林氣極而笑道：「虧你還自詡為聰明，老夫看你竟連世界上最愚蠢的一隻猪也不如。」

「駡得好！」靳鑄目射兇光，獰笑道：「徐杏林駡吧！老子手中這粒震天雷一扔，你就再也沒有機會駡了！」

「嘿，可惜你已經失去扔震天雷的機會了！」

* * *

凌一鷗在二十餘高手圍攻之下，一點也不感到勢孤，相反的刀勢縱橫，更是凌厲，不過，他此時心裡却有個疑問，他來豹隱廬已鬧得翻天覆地，徐杏林既已先自己來到了豹隱廬，為甚麼始終未見露面？

還有龍志强和罪魁禍首的豹隱廬主人飛天豹子靳鑄，這幾個是他急於想見到的人，偏偏一個也不見。

「也許他們已經和靳鑄打起來了？」他想：「反正豹隱廬的武師多！可是……他們在那裡打呢？」

他想着想着，因為心神分散，一連遭遇幾次險招，雖被他化解了，但大腿上挨了汪大偉一記吳鈎劍，左背近肩胛處也被刀尖劃了一道三四寸長的刀口子，登時皮翻肉捲，血流如注，這兩處傷痛使他暫時忘了一切，也激發了他的殺機，舌綻春雷一聲的大喝，道：「要命的就閃到一邊去，不要阻擋凌某的去路！」

刀勢一緊，登時發出幾聲慘叫，已有幾名武師傷在他的刀下，但其餘武師仍然悍不畏死，前仆後繼。

他既已起殺機，刀勢自是不同，每出一刀必定傷人，而且使人無法閃避，不過片刻工夫，二十餘名武師，包括副總管汪大偉在內，全部都傷在他的刀下，無一倖免，刹時血雨橫飛，慘呼呻吟之聲不絕於耳，他冷笑着望了那些躺在地下呼叫的傷者一眼，便大步向內院走去。

一路上，他雖也遇到了幾名武師，但都為他那如天神般的威武所懾，只是遠遠站着，不敢過份逼近。

他穿過幾重天井和走廊，仍沒發現徐杏林、龍志强與靳鑄的踪影，不禁感到十分奇怪，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突然見前面房屋角的暗影處，有人在向他招手，他毫不猶豫的走了過去，見是個年約三十歲的漢子，他是一身武師裝束，低聲道：「徐老爺子和龍兄被困石室之中，請隨在下來。」說着，往右一拐，向另一條岔道奔去。

領路的漢子指着前面一間很大的房子，低聲道：「那便是靳鑄的書房，書架後面便是往地下室的暗門，裡面有兩名武師守着，最好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以免打草驚蛇。」

凌一鷗點了點頭，仍由領路的漢子在前，向那間書房走去。

到了書房門口，領路的漢子握拳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裡面當即有人問道：「是誰？」

領路的漢子道：「小弟，霍武，崔兄請開門。」

門「呀」的開了。凌一鷗如一陣風撞了進去，開門的漢子首當其衝，連人都沒有看清，喉嚨便被抹了一刀，倒地死去，另一個正欲大聲喝叫，寒森森的刀口也已到了他的脖子上，僅只冒出一個「啊」字，一顆六陽魁首和脖子分了家。

* * *

「飛天豹子」靳鑄已覺出有把極

鋒利的刀架在頸子上，而且左肘一麻，掌中的震天雷已爲人取去，這一來，已把他嚇了個亡魂皆冒！

徐杏林見危機已解，反向凌一鷗求情，道：「凌一鷗，請看在老朽薄面上，刀下留人！」

原來，把刀子架在靳鑄脖子上，並搶走他手中的震天雷，正是凌一鷗，他聞言忿然道：「這老賊魚肉鄉民，爲害地方，已是天人共憤，而且還殺害了晚輩的三個盟兄弟，血債血還，天道昭彰，難道老前輩還要給他說情？」

徐杏林黯然的嘆了口氣，望了靳鑄一眼，黯然無語的離開了這間幾乎使他粉身碎骨的地下石室。

「大師兄，請救小弟，大師兄，請救小弟！」

凌一鷗砍山刀微一着力，刀鋒登時戳入肉中半寸，鮮血順着頸子往下流。

靳鑄求生之望已絕，便又激發起了兇性，右肘突然往後猛力撞去，人却往前一竄，希望能掙脫戳在頸子裡的鋼刀。

凌一鷗早已防到他這一着，小腹一收，使靳鑄的一肘落空，右手的刀却往懷中一帶……

靳鑄一竄七八尺遠，身子倒是竄出去了，只是一顆好大的頭顱，却沒有跟着他的身體竄出去，而是留在凌一鷗的脚前……

* * *

「二哥，」龍志强有着一絲傷感的微笑着道：「現在你該明白，你當初『割袍斷義』的決定是多草率啊！」

「愚兄當時便知道錯了！」凌一鷗赧然地道：「五弟，你能原諒愚兄這粗心大意的過失嗎？」

龍志强爽朗的一笑道：「二哥，小弟可不是那麼小心眼的人，往事已矣，這塊衣角還是請二哥收回去吧？」

探懷取出一片衣角，交與凌一鷗。凌一鷗一手接過來，愼重的納入懷中。

他們哥兒倆回到白沙鎮時，已是萬家燈火了。

（完）

鐵手無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山莊灰飛煙滅　高手神志迷糊

上文提要： 楚香雲醒來，發現面巾被除下，容貌已給凌越看到了，便要凌越娶她。凌越以已有家室爲由拒絕，於是楚香雲要殺他。由於凌越已被打傷，鬥了一會便不支倒地，玉華接戰。楚香雲挾持凌越做人質，逃入山谷。二人相處日久，化敵爲友，楚香雲向凌越傾訴幼年時「龍虎山莊」慘遭滅門之禍，家破人亡之慘況，誓要討還血債……

楚香雲勸慰着凌越，道：「越哥，你別這樣，眞兇總有一天會原形畢露的。」

凌越咬牙道：「我若查出他來，非將他碎屍萬段，要他死無葬身之地不可。」

林一凡仰天恨聲道：「不錯，我林一凡對天發誓，若不親手斃了眞兇，定遭天誅地滅。」

林一凡將古風輕輕抱起，向凌越道：「凌師弟，我適才得罪之處，還請你莫怪，現下，我要將古師弟的遺體運回武當，面稟掌門詳情，誓將眞兇緝拿。」

凌越歙然道：「林師兄，我本該與你一起回武當，但我還有一件極爲重要的事尚待辦理，不能夠陪你回去了。」

「沒有關係，你最好順便查探古師兄究竟死於何人之手。凌師弟，你現在已經是清白之身，所要做的事就是查明眞兇。」

「林師兄，望你火速趕來參加江雲楓的壽宴，小弟尚有一事相求。」凌越忽然想起一事，急道。

林一凡一怔，急回身來到凌越身邊，道：「凌師弟，你不說起江雲楓一事，我倒忘了，掌門師伯與我師父此番已雙雙趕去參加江雲楓大俠的壽辰慶典了。」

凌越心中疑雲大起，問道：「怎麼他們兩人竟然都去了？」

林一凡搖頭道：「這個我便不知了。凌師弟，我決定將古師弟的遺體運往楓葉山莊，正好與你同去，爲你洗刷冤情。」

凌越道：「也好，這件事情蹊蹺離奇，也許並非只與本派有關係……」

林一凡道：「你是說與整個武林有關？」

「也許，不過，我還不能夠斷定，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吧！」凌越率先而行。

* * *

「楓葉山莊」立足武林三十餘載，幾經沉浮，才成爲今日武林第一大莊。

莊主江雲楓武功高絕，爲人極是仁義，贏得天下武人的敬仰，以刀法絕技而搏得「神刀」的美譽。

這十餘年來，他隱隱已爲中原武林盟主。

這日是他六十壽辰，天下武林人士無不前來道喜賀壽。

「楓葉山莊」雄偉的大門前車水馬龍，人聲沸揚，久沒見面的朋友皆在這大門口寒暄起來。

門口立着的大漢將一位位來客的身份名號高聲報出，沒有一個的名號不是響亮的。

倏地，這嘈雜的莊門口突然寂靜異常，所有的人都在瞧着剛剛來的一輛馬車。不，說得確切些是一

輛素幔纏裹的靈車。

而車上赫然放着一具棺材，這個時候將一輛裝有棺材的馬車趕到這紅燈結彩的大門口，不僅非常的不和諧，而且令人有一種極度的恐懼感。

「楓葉山莊」豈是任人隨意侮辱的地方？

立時，四名藍衣武士躍到靈車前，攔阻道：「那條道上的朋友，竟敢在『楓葉山莊』搗亂！」

馬車後倏地閃出三條人影，這三人乍一現身，立時使得在大門口站立着的武林羣豪們議論不已。

「咦，左首那人不是武當的『飄風劍客』林一凡嗎？」

「右邊兩人是誰？」

「哇！那黃衣少女簡直比天仙還美。」

「中間那個黑衣少年好英俊哇！」

「莫非妳想嫁給他？」

「該死……」

這三人正是林一凡、凌越、楚香雲，而靈車裡則是古風的遺體。

就在羣豪議論不休之時，凌越倏地朗聲道：「武當弟子林一凡、凌越，『龍虎山莊』後人楚氏遺孤前來爲江雲楓大俠賀壽。」

四名武士齊皆一怔，爲首一人道：「既是如此，爲何又帶一輛靈車而來，莫非存心與本莊過意不去嗎？」

林一凡道：「兄弟會錯意了，這靈車之中裝的乃是敝師弟古風的遺體……」

「一凡，你說什麼？」一條人影急掠到靈車前，正是林一凡的師父凌空子道長。

因爲，這靈車來得古怪，所以莊中武士已稟告了江雲楓，適逢那時在座的都是各大門派的首腦，他們立時趕出來瞧個究竟，而凌空子恰好聽見林一凡所說的「古風的遺體」幾個字，立刻急掠而至，搶聲問道。

林一凡一見師父，噗地一聲跪在地上，悲道：「師父，八師弟查出殺害文、張兩位師弟然後嫁禍凌師弟的眞兇，但他却被他們所害，弟子與凌師弟恰好在半途中遇見身負重傷的八師弟，但他只說出一切兇案並非凌師弟所爲，僅說出眞兇……」

凌空子打斷林一凡的話道：「一凡，稍時再細說。」

凌空子畢竟經驗豐富，這等大事怎麼能當着這麼多外人的面講出來呢？

凌空子轉眼打量了一眼凌越，道：「越兒，既然風兒用他的生命證明了你的清白，那麼以前所加諸於你的罪名也就撤消了。」

場中羣豪均議論不斷。

因爲，凌空八劍客損失了三人的事實在令他們震驚。

近年來，凌空八劍客在武林中名頭極大，如今竟有人一舉殺死了其中三名，這不能不令武林中人震驚。

凌霄子這位武當派的掌門在旁已經將事情的大概都弄明白了，他行至林一凡的跟前，責備道：「既然風兒罹難，你該將他送回武當才對，怎麼送到這兒來，做事怎麼這麼沒有分寸？」

一個華服老者緩步走來，道：「掌門，這靈車不妨先放到莊後，待此次宴會散席之後，再送回武當可好？」

凌霄子謝道：「如此多謝江大俠了，敝師侄做事魯莽，得罪之處，還請江大俠莫怪。」

這名氣度雍然的華服老者便是名震江湖的「神刀」江雲楓。

他微笑道：「掌門言重了，這點小事實在不足掛齒。各位，讓大家在門口久站，老夫實在慚愧，還請大家入莊中大廳，壽宴立時便開席。」

衆人議論着，說笑着走入了「楓葉山莊」的大廳。

凌越向楚香雲道：「香雲，稍時在大廳之中，咱們還是當場把事情挑明。」

楚香雲憂心道：「若是他們羣起攻之，或是只要我一人與他比試，那咱們怎麼辦？」

凌越心頭一沉，心道：「糟糕，怎麼事先竟沒想到這種情況？」

楚香雲仍以傳音入密的功夫道：「越哥，咱們是……夫妻，對嗎？」

凌越一怔，他實在想不明白，何以這個時候楚香雲竟會問這個問題，不由心中亂極了，他喃喃道：「這個，我……」

楚香雲幽幽一嘆，道：「算了，就讓小妹一人與江老賊比試吧！」

凌越霍然醒悟，急道：「那怎麼可以，咱們夫婦同心，定可殺了那老賊！」

兩人正說着，衆人都已來到大廳之中，這廳極大，已擺好了酒席，身穿青衣的婢女往來穿梭，正在上菜。

當所有武林中人入座後，就只剩凌越與楚香雲仍立在當中，顯得極爲突出。

凌霄子詫然道：「越兒，怎麼你還不與這位姑娘入座？」

凌越道：「弟子有一事要向江雲楓請教！」

他這句話以內力送出，令整個大廳中的幾百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顯示出他那博大精深的內力，使在

座羣雄大爲驚詫，而凌霄子與凌空子最爲驚詫。

江雲楓奇怪地打量了一眼凌越，又將目光移向楚香雲，他的身形猛然震動了一下，他不動聲色地將目光又移向凌越，柔聲道：「不知小兄弟有何事要向在下說？」

凌越一指楚香雲，道：「不知你是否認得在下的妻子？」

他口中自稱爲「在下」顯然並沒將江雲楓視爲長輩。

凌霄子叱道：「越兒，你怎可如此無禮？」

「沒關係。」江雲楓道：「小兄弟，你的問題實在讓我迷惑，我從沒見過令夫人，又怎會認得她呢？」

凌越冷冷道：「不錯，你當然不會認得她，因爲你以爲她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經死了，你以爲你做事很乾淨俐落，『龍虎山莊』再無一個活口，可惜你百密一疏，忘記了楚嘯天還有一個三歲的女兒。」

凌越這一席話，令在座的武林前輩們大爲驚訝。

十五年前，顯赫武林的「龍虎山莊」在一夜間土崩瓦解，所有高手、眷屬無一生還，這樁奇怪的血案至今還是武林一大懸案，而現在從凌越口中所言，似乎是江雲楓所爲。

凌霄子站起來，道：「越兒，你怎麼如此胡言？『龍虎山莊』莊主楚嘯天乃是江大俠的義兄，兩人同生共死過多少次，你怎麼能說江大俠與『龍虎山莊』的血案有關呢？」

「這就是江雲楓的高明之處。」

楚香雲直到現在才開口。

她又道：「我爹爹雖與他是義結金蘭的兄弟，但他對我爹心懷嫉恨，一來恨我爹的『龍虎山莊』的聲名遠在他『楓葉山莊』之上；二來恨我爹得到了我娘，想必掌門也知道，我娘當時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我爹與江雲楓同時追求我娘，但最終江雲楓失敗了，由於這兩個原因，他用陰謀血洗『龍虎山莊』，若不是我奶娘抱着我藏於後院枯井之中，定被他奸謀得逞。」

楚香雲目光轉向江雲楓，厲聲道：「江雲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日便是你償還血債之時。」

江雲楓驀地大笑道：「好，好！不知兩位出於何種用心，如此誣蔑老夫，若你們拿不出證據來，恐怕老夫我不會善罷甘休。」

凌越倏地長笑起來，笑聲比江雲楓更爲響亮，令大廳中武功稍弱之人皆無法忍受。

江雲楓的臉色微微一變。

凌越的笑聲倏然而止，冷哼道：「江雲楓，你若是英雄便應該接受敝夫婦的挑戰，若是敝夫婦敗在你手中，我們隨你處置，若是你輸了，便要在我岳父母的墳前自裁以謝。」

江雲楓轉向凌霄子道：「掌門，凌越是貴門弟子，不知貴派作何打算？」

凌霄子猶豫了一下，道：「他們二人既然依照武林規矩索仇挑戰，那便是凌越的私事，敝派將置身事外，但若是江大俠不願接受挑戰，敝派自不能讓凌越落到貴莊手中。」

凌霄子這番話顯然帶有威脅意味，頓時令大廳中又添了幾分火藥味。

少林派達摩堂首座慧明大師不由唸了一聲佛號，道：「江施主，凡事以和爲貴，但這兩位小施主一定不願和解，所以老衲以爲江施主還是以武林規矩接受兩位小施主的挑戰吧！」

「不錯，既然他們二人指名索仇，江大俠還是應戰爲好。」華山派掌門人「擎天一柱」莫遠雲點頭道。

其餘各派都是或點頭贊成江雲楓接受挑戰，或者乾脆來個不表態。

江雲楓心中氣極，道：「好，那麼各位都認爲老夫便是當年血案的元兇囉？」

慧明大師道：「江老施主言重了，這樁血案極爲複雜，老衲並不完全相信凌越夫婦的話。但是，江老施主如若不應戰，老衲倒有些迷惑了。」

立在江雲楓身邊的錦衣少年冷冷說道：「大師此言莫不是威脅我爹接受挑戰？哼，我爹若是接受挑戰，不論勝負都會叫天下人認爲我爹便是當年血案的元兇了。」

這位錦衣少年便是江雲楓的愛子江龍飛，江龍飛才學淵博，才入江湖不久便名聲大震，博得「玉面辣手無影刀」的名號。

江雲楓另有一女，早在十年前便已丟失了。

江雲楓叱道：「龍兒，這裡沒你說話的地方。」

凌越忍不住道：「江雲楓，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們的挑戰，『龍虎山莊』四百七十餘口的血債，總有一天要讓你償還的。」

江龍飛怒叱道：「凌越，你再含血噴人，莫怪本少爺對你不客氣了。」

「龍兒！我說過這裡沒有你的事！」江雲楓再次斥責自己的兒子。

江雲楓轉向凌越道：「既然你執意要如此，那麼老夫只好接受你們夫婦的挑戰。」

「爹，你……」江龍飛正欲要說什麼，但一觸到爹爹的目光，只好又將嘴邊的話嚥回肚子裡。

「阿彌陀佛！」慧明大師合什道：「江老施主果然不愧爲一莊之主。」說着，語聲微微一頓，又道：「江老施主，不知比武何時開始？」

江雲楓怒哼一聲，道：「現在便即開始，地點就在莊外的土崗之上。」說罷轉身走入內室，吩咐屬下把土崗收拾好，準備比武。

江龍飛跟了進來，道：「爹，你眞要與那兩個小賊比試嗎？」

「當然。你爹總不能讓天下人笑話我不敢接受兩個後生晚輩的挑戰吧！」

「爹，我總覺得這兩人絕非泛泛之輩，他們既然敢向爹挑戰，就一定有把握，否則豈不是來送死的？」

「笑話，憑爲父的武功難道會輸給他們不成？龍兒，你怎麼越來越怕事了，將來怎麼完成稱霸武林的大業？」

江雲楓說罷，又走回大廳，他向四周抱拳道：「各位，老夫今日六十壽辰，承蒙大家瞧得起，前來爲老夫賀壽，老夫萬分感激，不想今日居然有人來向老夫找麻煩，擾了大家的興緻，得罪之處還望莫怪。」

「江大俠眞是太客氣了，能夠親眼目睹江大俠的『神刀』絕技也是我等的福氣。」衆人連聲道。

江雲楓道：「如此便請各位同去莊外土崗，一同做個公證人。」

衆人出了莊子，行不多遠，便來到一個土崗，此時土崗十丈方圓之地被數十名紅衣武士圍成圓圈，土崗此時已經平整，崗前擺放了許多桌椅。

江雲楓登上土崗，大聲道：「各位都請入座，比武立時開始，請凌越夫婦登台。」

話音剛落，兩條人影電射而至，併肩立在江雲楓對面。

江雲楓臉色又是一變。

慧明大師站起來道：「雙方比武之時只能各憑武功，不許使用暗器，若有違反，衆人討伐。現在比武開始！」

凌越已從掌門師伯處借來兩支長劍，此時與楚香雲各持一柄，兩人相視一笑。

楚香雲倏地嬌叱一聲，身形欺上，立時施出「龍虎風雲劍法」展開攻擊。

江雲楓心下微微一慄，心道：「這女娃的『龍虎風雲劍法』好生嫻熟，頗有功底。」心念一動，寶刀出鞘，這是江雲楓十餘年來首次用刀與人交手。

江雲楓神刀之名眞不虛傳，刀法凌厲，大開大闔之間又顯得博大恢宏，正氣凜然。

三十招一過，江雲楓已完全掌握了主動。崗前羣雄十分詫異：「怎麼凌越仍不出劍？難道另有奇招不成？」

楚香雲連連搶攻，仍不能擺脫逆境，但覺江雲楓的刀影愈逼愈近。

驀地，凌越大喝一聲，道：「江雲楓，接招！」

長劍霍然擊出，刹時間崗下羣雄只見劍影不見人，江雲楓心下大驚，只覺得凌越劍法精深奧妙，似乎每一式中都蘊含着無窮厲害的後着。

由於凌越的加入，楚香雲頓時輕鬆了許多，她立時將「龍虎風雲劍法」的精華絕招一一施展出來。

凌越打定主意速戰速決，是以一出手便使出「大周天幻影劍法」。

這套劍法是武當派自開派以來各代弟子所創劍法中最凌厲霸道的劍法，是以，甫在江湖出現便使天下武林中人震驚。

「大周天幻影劍法」與另外兩種絕學在江湖上曾引起了浩天大劫，幾乎將那一代的武林精英殺滅殆盡，大劫之後，「武當三絕」突然不知所終，這使得武當派痛心之至。

如今凌越一使出這套劍法，立時將江雲楓這樣的一等一的高手迫於下風。

而江雲楓同時又受到楚香雲的攻擊，這場比武明眼人一瞧即知勝方一定是凌越夫婦。

崗下，凌霄子看得心馳神搖，心道：「越兒的武功居然如此高强，我竟被他瞞得好苦，我非向他問清楚不可，這套劍法從何得來？」

江雲楓的刀法連變了數種，仍無法挽回頹勢，心下焦急萬分，一個疏神幾乎被楚香雲刺中，當下他打定主意，全力攻擊武功較弱的楚香雲，只要傷了她，便也可得了平手的結局。

凌越見狀，正欲搶攻江雲楓，猛然間耳邊傳來一個聲音：「凌少俠，這土崗周圍埋有炸藥，立時便要爆炸，快走！」

凌越大驚，右劍急揚而出，迫退江雲楓，一把拉起楚香雲，大喝道：「各位快走，這裡埋有炸藥！」

喝聲中，他已帶着楚香雲飛掠出了二十餘丈。

江雲楓聞聽，身形立時向崗後掠去，堪堪奔行出三十餘丈，一聲震天動地的轟響立即傳來，一股極大的力道衝得他直向前撞出。

江雲楓在危急之中連連變換了幾種不同的身法，半空中幾個觔斗，掠到百丈之外。

回過頭來，不由大驚，土崗已被夷爲平地，此時爆炸聲接連不斷，他心中大急，立時向崗前掠去。

趕到之時，爆炸之聲已停，塵烟之中閃出七、八條人影，這些都是賀客中的好手以及各派首要，他們武功高强，反應極快，聽到凌越的呼聲，立時躍離現場，才逃得一條性命。

江雲楓正欲開口，猛聽身側一人怒道：「江雲楓，你好卑鄙，居然埋下炸藥在這裡。」

他一回頭，見是凌越夫婦併肩立在那兒，只見凌越對他怒目而視。

凌越這一番話，立刻引起剛剛逃過大劫的幾位高手憤怒。

凌霄子冷冷問道：「江大俠，這件事你有何解釋？」

塵烟中又奔出一人，他立時接過凌霄子的話說道：「有什麼好解釋，天底下再笨的人也不會埋炸藥炸死自己，我爹若不是反應快，恐怕也會喪生了。」

「龍兒，你也沒事吧？」江雲楓見愛子無恙，心下便大寬。

江龍飛一句話提醒了衆人。

慧明大師道：「不錯，若炸藥是江老施主所埋，他絕不可能在凌小施主大喝後才躍下土崗。」

凌空子注視着凌越，道：「越兒，你是怎麼知道這裡埋有炸藥的呢？」

大家立時把懷疑的目光移向凌越。

凌越道：「我在崗上突然聽到有人用傳音入密告訴我這裡埋下了炸藥，立時便要爆炸，我才知道的。」

江雲楓道：「這麼說是有高人暗中相助了。」

數十條人影飄落在場中，爲首一人向江雲楓道：「莊主，屬下在此聽候差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人正是「楓葉山莊」一等武士紅衣武士的首席范致遠。

江雲楓一見范致遠，不由沉聲道：「范首席，我要你警戒這四周，怎麼會讓人埋下炸藥也不知道呢？」

范致遠一驚，急道：「稟莊主，屬下警戒之後並無人進入，想是警戒之前埋下的。」

「不錯，本教主神機妙算，料到你們定會在此比試，因此，早已埋下炸藥恭候各位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傳來，隨後四周突然冒出上百名黑衣蒙面人。

凌空子驚聲道：「又是黑衣蒙面人，只怕與上月夜襲本派之人是同路的。」

「凌空子，又叫你猜對了。」仍是那個陰惻惻的聲音，但只是聞其聲不見其人。

倏地，不遠處的「楓葉山莊」傳來一連九響鐘聲。

范致遠驚聲道：「不好，本莊受到襲擊了。」

「本堂主立意將你們通通除去，絕……」那個陰惻惻的聲音再度響起。

「那倒未必。」凌越一聲清叱，身形急撲向左邊。

那聲音命令道：「把這小子先料理了。」

十名黑衣蒙面人同時出手攔截凌越。

凌越冷哼一聲，半空長劍揮灑而出，使出「太清罡氣」氣劍如一的無上絕學，一片光芒劃出，一時慘叫聲不斷。

「太清罡氣！」凌霄子倏地驚呼出聲。

「太清罡氣」在武當派中只是掌門人才能夠參研，就連凌空子都不識得。

凌霄子心頭震驚之極，他實在想不出何以凌越居然能夠學到，且比自己參研的還多。

劍光乍斂，除了出手攔截凌越的十名黑衣人外，另有七名黑衣人都遭到池魚之殃，慘死於地。

那裡，凌越的對面立着一人，一身黑衣，面蒙黑帕，只露出兩只精芒畢露的眼睛。

凌越冷冷道：「閣下眞是難請。」

「凌越，你眞夠狠，莫要怪本座心黑手辣還以顏色了。」黑衣人恨聲說道，言罷，手臂倏地揚起，沉聲喝道：「擺迷魂劍陣，一律格殺勿論！」

四周的黑衣人立刻圍了上來，江雲楓喝道：「大夥兒衝啊，爲死難的同道報仇！」

頓時，羣雄紛紛掣出兵刃，揮向圍聚而來的黑衣蒙面人，一場混戰開始了。

殘肢、斷臂、人頭四處橫飛，空氣中瀰漫着濃重的血腥味，本已屍橫遍地的地上又有新的屍體。

慘嚎、厲叫、暴喝充斥在場中，殺氣縱橫，死神莅臨。

數十名紅衣武士——「楓葉山莊」中的精英此時顯得不堪一擊，人數不斷減少，其餘人等皆是各大門派的首領及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他們此刻也顯得力不從心。

只有凌越猶如虎入羊羣，長劍過處便是一片血雨橫飛，慘叫聲不絕，把那些置身場外的黑衣蒙面人氣得渾身顫抖。

驀地，凌越也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了，他霍然醒覺：「不好，一定是空氣中佈下了毒氣。」

凌越立時停止衝殺，飛掠至楚香雲面前，揚聲叫道：「香雲，空氣中有毒，速速離開此地。」

其餘人等乍聞此語，也猛然醒覺，皆提起殘餘功力奮力殺出一條

血路，向「楓葉山莊」方向衝去。

凌越護着楚香雲且戰且走，那名爲首的蒙面人心中怒極了，喝道：「小子，你想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喝聲中，他的身形已快速掠到，凌越驀地一手托起楚香雲，叫道：「香雲，妳快走！」

楚香雲萬般無奈，順勢身形急掠而去。

那蒙面人攔住凌越，冷冷一哼，揮手出劍猛攻凌越。

凌越心知不能久戰，立時使出一記「風雲三式」劍法中的第三式「風消雲散」，迫得那蒙面人暴退數步。

凌越藉機飛身掠起，倏地四柄長劍橫削而來，凌越急忙翻身落下，那蒙面人又揮劍纏住凌越道：「你想走，沒有那麼容易。」

凌越只覺得內力正一點一點地消失，要想迫退蒙面人已經是很難的了，何況四周尚有四、五十名黑衣蒙面人圍着他，想衝出去談何容易？

由於毒氣的作用，凌越只覺得神智已有些迷糊，內力流失得更快，他快要栽倒了。

此刻，蒙面人驚呼一聲：「斷腸令！」身形連退數步，一條白色人影瀉落又昇起。

蒙面人竟連對方是誰都還沒有看清，不過他也無需看了，持有「斷腸令」的人當然是「無情公子」。

「無情公子」三十年前在江湖中曇花一現，但却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而這殺人斷腸的「斷腸令」更是無人不識。

沒有人知道「無情公子」的武功是何人所授，出自何派，更沒有人見過「無情公子」的眞面目。

他的輕功獨步天下，無人能比，連當時名震江湖的武林第一大派「孤堡」堡主、武林盟主蕭廷深也比不上他。

所以蒙面人根本沒有想到要去追回被奪走的凌越，他恨聲道：「哼，又讓這小子逃脫了，小姐又要大發脾氣了。奇怪，『無情公子』怎麼會突然現身救走凌越？」

一名黑衣人奔到黑衣蒙面人面前道：「堂主，『楓葉山莊』已經土崩瓦解，總護法正等着你呢。」

蒙面人霍然一驚，喝聲道：「咱們快走！」

天色並不黑，因爲「楓葉山莊」中的大火此時火勢正旺，方圓半里之內都能見到火光。

這些蒙面人便在這火光輝映下匆匆離開了遍地是屍首的殺人場。

天上沒有月亮，連一顆星星都沒有，它們大概不想看見人們自相殘殺吧。

火光代替了它們，楓葉山莊——天下第一莊就這樣被燒掉了嗎？江雲楓會甘心失去山莊嗎？

武林浩劫大概也就從此刻起正式拉開序幕了。

武林中平靜之後的浩劫，浩劫之後的平靜，這兩者的交替出現才是眞正推動武林向前發展的動力。

否則，武林中豈不是無人願創新武功了嗎？因爲創新武功才可能有用武之地。

世間若不經滄桑又如何向前呢？

* * *

一條人影在黑夜中疾行，這人穿着一身雪白的勁裝，在黑暗中顯得格外醒目。

他身上還背着一個人。

倏地，不遠處的一點燈光劃破了黑暗，白衣人幾乎沒有甚麼動作便已到了那有亮光的房子前。

他推門而入。

一個脆生生的聲音問道：「小姐，妳這麼快就回來啦！」

白衣人原來是個女子！

一名身著紅衣的少女乍見白衣人身後的人，不由驚問：「小姐，這男人是誰呀？怎麼妳還背着他？」

白衣少女的臉上一紅，道：「妳快去倒點水來，他受傷了。」說着，背負着黑衣男子進入了內室。

這白衣少女便是救凌越之人，而黑衣男子當然便是中毒的凌越了。

白衣少女將凌越安頓在她的床上，只見凌越臉色紅潤，呼吸平緩，完全不像中毒的模樣。

白衣少女秀眸一轉，立時明白他是中了迷藥了。

紅衣少女走入內室，立刻呼道：「哎呀！小姐，妳沒看見他一身血汚嗎？妳爲甚麼願意放他在妳自己的床上，眞是關懷得……」

「小紅，妳這張嘴什麼時候才能閉住，快拿水來。」白衣少女叫道。

她把本想用來餵服解毒用的水潑了在凌越的臉上。

小紅道：「小姐，這水都濺到床上啦！」

白衣少女一瞪小紅，道：「妳不要說話行不行？他很快就要醒了。」

「小姐，他到底是誰？妳爲什麼要救他呢？他又……」

白衣少女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不再理會小紅。

她俯身探視着凌越，猛然間凌越雙眼睜開，倏然坐起。

白衣少女冷不防被撞了個正着。

「你……」白衣少女氣惱地說了一個字，便說不下去了。

凌越已搶先問道：「姑娘是什

麼人？」

小紅見狀不由怒道：「喂，你這人怎麼這麼無禮，我家小姐救了你，你一聲謝謝都不說，現在還撞了我家小姐，更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

凌越一怔，道：「原來是姑娘救了在下，眞是萬分感激，適才在下魯莽之處，還請姑娘原諒。」

白衣少女忙道：「凌少俠太見外了，同是武林中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是應該之事。」

「咦，原來姑娘竟然知道在下之名。」凌越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的芳名呢？」

小紅在一旁忍不住斥道：「呸，你算什麼，也配知道我家小姐的名字麼？」

白衣少女斥道：「小紅，怎麼能這樣跟凌少俠說話？都是平日裡把妳慣壞了，妳快去告訴于媽，弄些宵夜來。」

小紅哼了一聲，飄然而去。

白衣少女向凌越道：「凌少俠，眞是不好意思，小紅與我從小便在一起，平日裡我太放縱她了，倒叫凌少俠見笑了。」

「那裡，」凌越謙遜道：「姑娘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再以『少俠』二字稱呼在下，就太讓在下慚愧了。」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好，我便叫你『凌大哥』吧！」

凌越道：「如此還要請教姑娘芳名？」

白衣少女嬌臉一紅，輕輕道：「小妹江鳳儀。」

凌越心中暗道：「奇怪，這女孩顯得如此嬌弱，竟能從那些蒙面人手中將我救下。」

凌越心念一動，便向江鳳儀詢問道：「鳳儀姑娘，那些蒙面人的武功如此高强，而且又有那麼多人，妳却冒這麼大的危險救我，有沒有什麼用意呢？」

江鳳儀臉色一寒，道：「凌大哥想是懷疑小妹救你是別有用心，或者根本不可能將你救下，是嗎？」

凌越微微一怔，道：「我並沒有懷疑妳對我別有用心，只是像妳這般麗質天生，溫柔文弱的模樣竟能夠救我脫困，實在讓我有些不能相信。」

江鳳儀聞言臉色一變，道：「哼，難道令夫人就不是天生麗質，溫柔可愛？她能夠拚殺十名黑衣蒙面人，我就不能憑點輕功救出你嗎？」

凌越笑道：「江姑娘眞是太過謙了，能夠從蒙面人的手中救我出來，想必江姑娘的輕功已是江湖中極少見的了。」

「哼，看不出你倒是個很會吹捧的人啊！」小紅恰好端着宵夜進來道：「小姐，妳千萬別被他的花言巧語騙倒了。」

江鳳儀嬌笑道：「小紅，妳今晚是怎麼了，凌大哥又沒有得罪妳……」

「哇！小姐，妳稱他爲凌大哥了。」小紅驚道：「喂，姓凌的，你的手段可眞夠高明啦。」

江鳳儀又羞又急，斥責道：「小紅，妳……妳再胡說八道，看我不撕了妳的嘴！」

小紅道：「好啦，小姐，我不說了，行了吧？只是小姐可要問清楚他的來歷才對。」說完瞪了凌越一眼，出房而去。

凌越不完莞爾一笑，道：「這位小紅姑娘的嘴可眞夠厲害的。」

江鳳儀道：「凌大哥千萬不要與她一般見識。凌大哥，這是宵夜，你拚殺了一天，一定餓了，快吃吧！」

凌越的目光移到江鳳儀的臉上，兩人目光相接，江鳳儀的心頭猛然震動了一下，心跳不由加速，臉上微微發熱。

兩人對視良久，江鳳儀終於受不了凌越那灼人的目光，低下頭去。

片刻，江鳳儀揚起頭，道：「凌大哥你慢慢用，我不陪你了。」

凌越心中一驚，知道自己失態，忙道：「江姑娘請便。」

凌越看到江鳳儀出去後，不由自責道：「凌越，你若再多情豈不是害了人家，你已是有婦之夫了。」

倏地，他心中昇起一個疑問：「這江鳳儀究竟是什麼來歷？」

* * *

在同一時間，在另一個地方的一間屋內也有人在問：「這位姑娘是什麼來歷？」

這是間頗爲雅緻的房間，屋裡有四個人，一男三女，男的身穿一襲白衣，手持一把摺扇，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樣。

另外三名女子，其中一名年過三旬，另外兩名方到花信之年。

三旬婦女道：「少主，屬下適才得報，天下第一莊的『楓葉山莊』被一批黑衣蒙面人攻破，並且放了一把火燒成平地，『楓葉山莊』死傷慘重，那些前來賀壽的賓客也遭此劫難，除了那些各派的首要人物及江湖中的一流好手倖免外，其餘全部被殺，倖存者也不知去向了。」

「看這位姑娘的打扮，想來也是武林中人，可能也是倖存者之一吧！」

白衣少年微微點頭，道：「文香主，妳看看她的傷勢如何。」

「是。」三旬婦人應了一聲，行至床前，察看床上少女的傷勢。

片刻後，她臉上露出喜色，道：「少主，這位姑娘只是中了迷藥，並無大礙。」

白衣少年喜道：「那還不趕快將她弄醒。」

三旬婦人依命行事，將床上少女弄醒。

這床上躺着的少女並非別人，乃是突出重圍的香花令主——楚香雲，當她奔到這所大宅之時，終於因迷藥發作昏倒在門口，幸好被這大宅的主人所救。

楚香雲睜開雙眼，看清面前的人後，不由感激道：「越哥，怎麼你也在此？」

她此話一出，倒令床前的白衣少年嚇了一跳，道：「姑娘，在下蕭文是這裡的主人，妳所說的越哥是誰？」

楚香雲一驚，道：「怎麼，你不是越哥，可……可是你怎會與他長得一模一樣？」

楚香雲這句話甫說出，不僅使白衣少年震驚，更使他身旁的三位女子驚詫不已。

白衣少年上前一把按住楚香雲的雙肩，急問道：「妳說有一個人長得與我一模一樣，他……他是不是姓蕭？」

楚香雲除了讓凌越碰過她之外，還有那個男人敢這樣非禮她，當下沒有答話，纖掌一揚，啪的一聲，給了白衣少年一記響亮的耳光，怒道：「閣下放尊重些！」

楚香雲話音未落，立在白衣少年身旁的紫衣少女已然出手，這紫衣少女出手奇快，楚香雲心下一驚，左掌橫隔而出，右手五指急點紫衣少女胸腹處的五處大穴。

紫衣少女心中一凜，左掌急切楚香雲右手的腕脈，楚香雲原勢不變，纖指急彈而出，五道勁氣凌空點向紫衣少女五處大穴，紫衣少女急切間，右掌回撤拍出，將五道勁氣盡數化解。

「住手！」白衣少年沉聲喝道。

楚香雲暗自心驚：「這紫衣少女的武功竟如此高强，似乎不在我之下，而那兩名女子尚沒動手，不知其武功深淺如何？這白衣少年蕭文雖被我輕易地打了一巴掌，也不知他是否有意如此。」

白衣少年拱手施了一個禮，道：「姑娘千萬要原諒在下，在下適才只不過一時着急，行止魯莽之處尚望見諒，可是在下絕非輕薄之徒。」

楚香雲冷哼一聲，從床上躍下來，立在蕭文面前，問道：「閣下到底爲何事着急，竟然如此莽撞？」

「姑娘言語最好客氣些，若是冒犯了我們少爺……」

「紫薇，這裡沒妳們的事，妳們都退下。」白衣少年沉聲打斷紫衣少女的話。

「少爺，老夫人讓我們姊妹保護你的安全，若讓你一人與這來歷不明的女子在一起，我們實在放心不下，若要是出了差錯，我們無法擔待，望少爺見諒。」

蕭文臉現不悅之色，道：「好了，妳們就在這裡吧，但我不許妳們擅自插嘴。」

「是，少爺。」兩名少女同應道。

楚香雲心中詫異，暗忖道：「奇怪，這兩個少女明明是這少年的屬下，爲何她們一說出什麼老夫人的旨意，這少年便無話可說呢？這老夫人究竟是什麼人？這些人又是什麼來歷呢？」

蕭文向楚香雲道：「姑娘，在下想請問適才妳所說的越哥是什麼人？莫非他眞與在下的長相極爲相似嗎？」

楚香雲道：「不錯，他與你極爲相像，他是我的丈夫，名叫凌越。」

蕭文臉色頓顯失望，道：「啊！原來他不姓蕭。」

楚香雲冷哼一聲道：「他爲什麼要姓蕭？」

蕭文道：「姑娘有所不知……」

楚香雲截口道：「且慢，蕭公子，我是有夫之婦，你稱我爲『姑娘』實在不妥。」

蕭文微微一點頭，道：「不錯，在下失禮了。凌夫人有所不知，此番在下出道江湖，一是想要經歷一番江湖生涯，結交朋友；二是我母親令我查訪二十年前遺失的一個弟弟。因爲我與他是孿生兄弟，長相幾乎相同，所以適才凌夫人一說令夫長相極似我，我急於想知道他是否姓蕭，便莽撞了些。」

楚香雲道：「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拙夫年歲倒與蕭公子很接近，只是他却不姓蕭。」

蕭文道：「沒有關係，即使他不是我弟弟，但既然與我長相酷似，我很想與他結識。」

楚香雲這才想到凌越的處境，不由急道：「蕭公子，多謝你相救，我現在就要去找拙夫，請公子原諒。」

蕭文恍然道：「對了，凌夫人是不是從『楓葉山莊』那裡突圍出來的？」

楚香雲微微一怔，道：「沒錯，當時拙夫將我送出重圍之後，我便不知他後來怎樣了，我現在要趕去瞧瞧。」

蕭文道：「凌夫人要是不見怪的話，在下倒想陪夫人一同前往，也可順便瞧瞧名震天下的『楓葉山莊』劫後的情景。」

楚香雲不便拒絕，畢竟自己是

被他所救，於是她點頭道：「如此便一同前往吧！」

* * *

天亮了許久，這裡一片死寂。

昨天，這裡還是一塊殺聲震天的戰場，今日却是靜寂冷清的墳場，到處都是死屍，缺胳膊斷腿的死屍，還有被大火燒過的枯木、殘壁。

顯赫天下第一莊「楓葉山莊」在一日之間被夷爲平地，景象實在淒涼。

這一切與昨日的繁華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比啊！

離這莊子不遠處有另一片戰場，其實也是一片墳場，昨天土崗上還進行着震動天下的比武，今日却已是一片黃土，土崗已經被炸藥炸平了。

在這初冬的早上，在這劫後的墳場前，立着四名男女，其中三女一男，男的是白衣少年蕭文，黃衣女子是楚香雲，及蕭文的兩名護駕侍女。

楚香雲經過半夜的奔走，已經發覺蕭文不諳武功。

楚香雲在死人堆中察看了一番，當中沒有她的越哥，她根本就不認爲她的越哥會在這死人堆裡面。

蕭文道：「凌夫人，這裡並無凌大哥，想是他已經安全脫險了。」

「但願如此。」楚香雲嘆道：「我離開之時，越哥體內的迷藥好像開始發作了，我怕他支持不了，被那幫人帶走。」

「凌夫人，」蕭文安慰道：「如果是那樣，那凌大哥至少不會有性命之憂，咱們還可以去救他，凌夫人可以不必爲凌大哥的性命而擔心了。」

楚香雲點點頭，道：「你說得沒錯，不過，救人之事就不必勞駕蕭公子了，須知那批黑衣蒙面人武功不但高强，而且心計險詐，若是與他們作對，一定很難倖免，蕭公子與他們無寃無仇，也就無需淌這渾水，否則令堂可要怪罪於我了。」

蕭文急道：「凌夫人，沒有關係的，雖然我不會武功，但我家也是武林中的一份子，當然不能容忍這批蒙面人稱霸武林，我可以立即飛鴿傳書給我娘，讓她多派一些武林高手來幫忙，那麼，救凌大哥就可以十拿九穩了。」

楚香雲暗忖道：「這位蕭公子雖與越哥長相酷似，但行止說話太文氣了些，江湖中的事又豈是如他所說的這般容易？」

她心念一動，便向蕭文道：「多謝蕭公子的好意，但我香花令主一向是獨來獨往，從不接受別人的幫助，希望蕭公子能夠見諒。」

「『香花令主』！」蕭文驚聲道：「原來妳就是讓江湖黑白兩道高手聞名喪膽的『江湖血雨香花現』的『香花令主』？哎呀！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楚香雲笑道：「我這個女魔頭可沒有那麼大的名頭。蕭公子，我多謝你相救之恩，日後若有機會一定回報，咱們就此告別，後會有期。」

說話聲中，楚香雲已展開輕功掠出了十餘丈。

蕭文癡癡地望着楚香雲的背影，心道：「唉！這樣天仙般的人物竟已名花有主，怎麼我蕭文的運氣這麼差，竟未能在那位凌越之前先遇上她。凌越兄想來也是位出類拔萃的，否則怎會贏得美人歸呢？」

身著一身湖藍色勁裝的侍女笑道：「少主，你別瞧了，那位凌夫人已經看不見了。」

身著紫衣的侍女紫薇嬌笑道：「少主怎麼不瞧呢？那位凌夫人這麼美麗，那絕世容顏已深印在少主心中了，只可惜她是有夫之婦。」

蕭文聞言，臉上微微一怔，笑罵道：「妳們兩個怎可亂講，小心我將妳們趕回宮去，妳們可就玩不成了。」

藍衣少女忙道：「少主，千萬不要！你知道的，宮中禁令森嚴，我們難得出來一趟，在江湖中那麼好玩，你捨得將我們姊妹趕回去嗎？」

紫薇道：「少主，藍娟姊說得不錯，再說，在江湖中危險重重，有我們在你身邊也好保護你，這可是老夫人親自吩咐的啊！」

蕭文用摺扇輕打了兩人一下，道：「好了，別磨蹭了，本少主可沒心思聽，若不想回去呢，可就得完全依照我的吩咐去行事。」

藍娟輕哼一聲道：「哼，你本來就是少主，你的吩咐，我們豈敢不遵？」

蕭文輕嘆一聲，道：「藍娟，怎麼今天妳總是與我抬槓？好像以前沒有這種情形啊？」

紫薇輕笑道：「少主，誰叫你不了解娟姊的心呢！却去關心那個來歷不明的有夫之婦……」

藍娟急忙拉住紫薇道：「薇妹，妳不要亂講，好不好？」

紫薇道：「娟姊，妳不好意思說，我替妳說嘛。」

「說什麼？」蕭文好奇道：「妳們在搞什麼鬼，有好玩的事不告訴我？」

藍娟急急道：「沒有，沒有呀！」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劍王孫秋笙改變找柳浣天決戰的主意，轉而去「金粉樓」找名妓芳舞，南宮金麗扮成書僮跟隨，鴇母告訴孫秋笙，芳舞已嫁給「金粉搜魂客」丁人鳳為妾，不讓他見，招來了四護院，却大敗而逃，二人見到了芳舞，從孫秋笙與芳舞的對話中，金麗方知他們原來有三年之約，孫秋笙依約而來，卻失望而回，只好大醉一場……

劍王傳奇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多情公子助祛毒　俊俏書僮忙護法

正是「濃粧淡抹總相宜」越是清麗淡雅，越更令人 陶醉着迷。

小如意是名妓，也是大美人，她總有她的一套。

無數達官貴人，走馬章台的富豪子弟，欲一親芳澤而未能如願。

但今夜她來了，而且並非出於强逼，而是自願到這客棧來。

是誰的力量？

是孫秋笙嗎？

不！他縱然未曾全醉，也已醉了一大半。

他雖有滿肚子的慾火，滿胸的鬱結，但他並沒找人發洩。

金麗離去後，他自困斗室之中自斟自飲。

於是，他的酒意更甚。

倏地，一個美麗的女子有如天降謫仙一般出現在孫秋笙眼前。

「誰？」他瞪目喝問。

「潯陽江頭女，飄零夢中人。」小如意幽幽地答。

答了等如沒有答。

他愕然地道：「妳是名妓小如意？」

她頷首，也暗為這男人充滿醉意的神采而心折。

他只是聽這兩句話，便已猜出眼前絕色乃是名妓小如意。

這兩句話已不啻是小如意專用的「口頭禪」。

孫秋笙仰首喝了一口劣酒，酒入喉中，眼神卻突轉明亮。

他低吟：「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這是大詞人辛棄疾千古傳誦名句。

人生不得意，唯醇酒、美妓是歸宿。

小如意稽首輕和：「擁嬋娟，烹酒肉，願為君唱一曲。」

孫秋笙擊桌大笑：「花能解語，曲可怡神。自當傾聽傾聽。」

小如意落落大方地一笑，以「昆腔」清唱：

「明璫解贈，故故露春纖。怎擋他心地熱，話兒甜。慇懃翠袖半憑肩，恍疑是醉挾飛仙。想三生有緣，怕人窺未遂於飛願。他秦樓鳳既許身乘，我揚州鶴肯惜腰纏……」

這是描寫文人在仕途中對青樓妓女眷戀之情的散曲「代懷嫣然」，小如意別出心裁，轉化為「昆腔」腔調清唱，竟能唱出無窮韻緻，大有優色與情文並麗之妙。

孫秋笙情難自禁，轟聲喝采。

雖已酒意直湧腦頂，但如此佳詞妙唱豈不令人拍案叫絕。

「多謝公子讚賞。」小如意美目流盼，神態溫婉。

孫秋笙卻在這時嘆息一聲，道：「姑娘名噪江南，孫某一介武夫，何德何能使芳駕夤夜至此？」

「公子是武林『劍王』，賤妾有緣今夜識荊，乃是快慰生平之事，請公子休生疑慮。」小如意摯誠地答道。

孫秋笙面容稍寬，但仍有忐忑之色。

小如意輕輕靠近他。

桌上仍有酒，她為他斟滿一杯。

她風姿綽約，玉腕凝脂，香氣沁人腑肺。

孫秋笙再飲。

她再輕唱：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曲詞細膩感人，一字一句出於杏唇貝齒之間，令孫秋笙聽得為之神馳物外，渾然忘我。

她艷絕人寰，處之泰然對孫秋笙的忐忑之色。

她一身皮膚宛若羊脂白玉。

她只是一首歌，一篇詩，又或者是一杯可以讓他忘掉煩惱的美酒。

不管她是什麼，總之不是「誘惑」。

誘惑是刻意的，不管安排得如何巧妙，怎樣天衣無縫，誘惑總有利害衝突的存在。

但小如意並不是一個「誘惑」。

她是一場「及時雨」。

遠處傳來雞鳴報曉聲。

天快亮了。

但金雞報曉，並未使孫秋笙睡夢中清醒過來。

也許因為他根本未曾睡過，也根本沒有造過夢的緣故吧！

他一身酒氣，卻十分溫柔。

酒能令人如在夢中，溫柔燙貼的一雙手亦然。

孫秋笙是武人。

酒能令溫文雅爾的人變成粗暴，但不一定會使武人變成可怕的暴君。

酒能改變人。

但每個人對酒的反應都不一樣。

不克自持，在酒精上腦後胡作胡為之輩固然大有人在。

但孫秋笙卻是例外。

人酒醉還有三分醒。

縱使必須把積壓着的慾火宣洩，也得有點君子風度。

撮合這一段緣的是奇女子南宮金麗。

孫秋笙雖有酒意，並不糊塗，她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心中有數。

但在這黎明之前，酒醉之後，他懷中的艷女卻是舉止風流，柔情繚繞的小如意。

她星眸回盼，杏靨微渦，腰肢纖細，玲瓏動人。

她柔若無骨，嬌嫩玉體白晰無瑕。

這是沉醉的黎明。

酒意不會消散。

誰不戀棧春宵。

在房子隔壁，南宮金麗獨坐着。

金麗天生麗質難自棄。

但孫秋笙今夜不選擇她，她只好為他選擇了另一個女人——小如意。

她深信小如意能令他深深如意，她深信如此，也盼望如此。

* * *

又是一個熱鬧的晚上。

只要是有女人，有醇酒，有賭博的地方，就一定不會寂寞。

女人、醇酒和賭博，都是驅走寂寞的最好方法。

當然，也是驅走金子和銀子的最佳方法。

金粉樓的隔壁是常勝賭坊。

但在這裏賭博的人，又有幾人能夠常勝？

常勝者只是賭坊的老闆。

這一晚，賭坊裏早已擠滿了賭客。

賭徒是世間上最忠實的顧客，不管輸贏，只要賭癮發作，就算偷搶拐騙，也要弄些賭本溜進來賭一兩手。

賭徒的格言是：「不賭下去，誰曉得什麼時候會手風轉旺？」

是以贏也賭，輸也賭，總之一定要賭！

有句老生常談：「不賭即是贏錢。」

但對這些賭徒來說，卻是：「戒賭最要命。」

一些賭癮大得出奇的賭客，只要有兩個時辰不賭博，便會心癢、手指癢，癢得魂不守舍，團團亂轉，彷如世界末日。

忍無可忍之下，當然又得找尋賭本再賭下去。

常勝賭坊也和天下間所有賭坊一樣，什麼樣的賭徒都有。

但今天，不管是什麼樣的賭徒，恐怕再也沒有法子在這裏賭下去了。

因為有人前來搗亂。

他們是一個劍法快如閃電的男人，和他身邊的一個俊美書僮——阿九。

天下間只有一個人能令南宮金麗變成一個書僮。

這男人當然就是「劍王」孫秋笙。

孫秋笙帶着金麗直趨金粉樓之際，金麗以為他要找芳舞。

但不是。

孫秋笙直入賭坊，而且一進入賭坊就扯直嗓子大叫：「我是來砸場子的！」

當那些打手、荷官還以為自己聽錯的時候，孫秋笙已抽出了他的劍。

那是「劍王」的劍。

劍揮動得瀟灑流利，劍氣縱橫。

堅實的賭桌給劍劃開，一分為二。

劍再揮展，賭桌二分為四。

劍尖再動，賭桌四分為八。

竟似在削一塊嫩滑的豆腐。

一桌的賭具、金錠、銀兩，統統散落地上，有如仙女散花。

這裏有仙女嗎？

南宮金麗若不是喬裝變成書僮，她可算是仙女一般的美女。

孫秋笙只是隨隨便便地揮動了兩三劍，整個賭坊立刻就亂作一團。

「可惡的小子，你不想活了！」一些打手已惡狠狠地圍了上來。

但孫秋笙卻用第一流的劍法，閃電般削掉了這些人的右耳。

都是右耳！人人被削，無一落空。

「快滾！」孫秋笙冷笑：「再不識相，下一劍就削掉你們的東西！」

東西？什麼東西？

又會是什麼好東西了，當然是男人身上最重要的一種東西。

沒有人再懷疑他的劍法。

既能在一眨眼間把十幾個大漢的右耳削掉下來，當然也有本領更進一步……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但這些大漢，平時又是靠什麼混飯吃的？

他們是賭坊的打手，是老闆的爪牙，如今有人來砸賭場，要是就此潰敗退下，簡直成何體統？要是以後還可以再吃這一口飯，眞是天下奇聞。

一時間，他們進退兩難。

但就在衆大漢面面相覷，進退維谷之際，有人冷冷地在笑：「好一個孫秋笙，好一位當今武林上鼎鼎大名的劍王。」

劍王孫秋笙！

這些賭坊的打手差點沒有給這幾個字唬嚇得當場昏倒過去！

但在震駭之餘，卻又有着幾分自我安慰的想法：「原來是孫劍王，栽倒在他的手裏可不算是丟臉的事。」

人在江湖，臉皮比一隻耳朵重要得多了。

少了一隻耳朵，日後還可以威風凜凜地對別人說：「這是當年老子勇戰某某的傷痕。」

但若連一張臉皮都掛不住，那就會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人人心中都在這樣想：「幸好他是孫劍王！幸好丁大老闆及時出現了！」

丁大老闆就是那個冷笑着說話的人。

從外表看，丁大老闆並不像個老闆，而是像一個衣着講究，神采奕奕的公子哥兒。

他很年輕，比孫秋笙還要年輕一兩歲。

他也很英俊，是個風度翩翩的青年公子。

但他卻是常勝賭坊的老闆，也是金粉樓的老闆。

丁大老闆姓丁，叫丁人鳳。

丁人鳳最大的本領，是令人無法知道他最大的本領是什麼樣的本領。

但人人都知道他的本領非同小可。

「劍王」孫秋笙以劍法名動天下，丁人鳳又以什麼武功來對付孫秋笙？

豈料丁人鳳卻對孫秋笙道：「我並不想和你動手，這並不是勝負的問題，而是我一直都很欣賞閣下的為人。」

他說的話很奇怪。

丁大老闆並不是這樣的人，最少，他平時處理事情的手法和現在的他全不一樣。

但丁人鳳今天卻像是換了另一個人。

甚至連說話的語氣都是怪怪的，怪得令人感到可怕。

毫無疑問，丁人鳳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但孫秋笙並沒有感到意外。

雖然他並不認識丁人鳳，但卻不等於對這個人的性格毫不瞭解。

要瞭解自己的對手可以透過各種方法，也許有某些方法比自己長期和對手相處在一起更為有效。

例如在敵人身邊佈下臥底！

但孫秋笙並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在來此之前，神不知鬼不覺地去找一個人。

那人是丁人鳳的心腹，一個老僕。

老僕對主人通常都是忠心不二的，但卻不一定。

丁人鳳的老僕只對丁人鳳的父親忠心。

丁人鳳本來也是老僕必須忠心耿耿地侍候一輩子的少主人，但為了一件事，這種思想已被徹底地改變。

丁人鳳在去年中秋之夜强姦了老僕唯一的孫女兒。

老僕的孫女兒，本是冰清玉潔的黃花閨女，但丁人鳳卻把她强姦了三十二次！

每一次都是盡情的蹂躪！

每一次都把她折磨得不似人形！

丁人鳳每一次都有付出代價，他總會在事後給她一百兩銀子，也給她的爺爺一百兩銀子。

但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沒有人敢討論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知道，無論是誰為了這種事向丁人鳳討回公道，結果一定會生不如死。

老僕很瞭解少主人的一切。

他不敢輕舉妄動，也叫自己的孫女兒必須忍辱偷生。

但最後，他這個孫女兒還是投井自盡。

她不能忍受第三十三次的强姦！

老僕仍然啞忍了。

丁人鳳給了他一千兩銀子去辦理身後事。

他也接受了銀子，就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直至今天，一個叫孫秋笙的人找他，向他問及有關丁人鳳的一切。

老僕毫不保留地對孫秋笙說了。

他知道，這一個姓孫的人也許就是唯一可以對付丁人鳳的人。

他本來並不是一個「臥底」。

但丁人鳳所做的事令他變成了最可怕的「臥底」。

因為這個「臥底」是親眼看着丁人鳳出世，親眼看着丁人鳳怎樣長大成人的。

又有誰能比這老僕更瞭解這位丁大老闆？

所以，孫秋笙雖然還是第一次遇見丁人鳳，但對這個人的武功、性情、喜惡、習慣、才智，以及種種優劣，堪稱瞭如指掌。

但這些卻是丁人鳳毫不知情的。

但不管怎樣，這位青年的丁大老闆，當他出現的時候，仍然是震人心弦的風雲人物。

最少賭坊裏的荷官和打手都認為孫秋笙這一次死定了。

雖然他是「劍王」，但在這些人的眼中，管他是劍王也好，刀王、槍王也好，只要遇上了丁大老闆就一定必敗無疑。

是耶是非？

答案即將揭曉……

＊　＊　＊

丁人鳳在某種場合裏是既高貴、又優雅，談吐十分得體的人。

只有在弱質纖纖，手無縛雞之力的少女面前，他才會變得狂暴、兇殘、判若兩人。

在有必要的時候，又何妨把自己的身份抬高一些？

可是，他始終是個無賴，是個流氓，是個流着野獸般血液的殘暴畜生。

只要稍為瞭解這位丁大老闆就很容易看穿他的偽裝。

他是個衣冠禽獸。

但他在孫秋笙的面前卻表現得十分大方得體。

「你是名滿天下的『劍王』，只要是你想要的東西，丁某隨時都可以雙手奉送。」

他說到這裏，輕輕拍了拍掌。

立刻有四個漢子，扛着一口巨大的鐵箱走了出來。

鐵箱打開，箱子裏蜷伏着一個女人。

一個臉色蒼白，但卻美麗極了的女人。

芳舞。

孫秋笙重回徐州就是為了她。

但如今，她卻在衆目睽睽下蜷伏在一口鐵箱裏。

孫秋笙的臉上沒有表情。

「書僮」阿九卻已按捺不住，倏地踢腿、飛掌，身如穿花蝴蝶般襲擊四個把鐵箱扛來的漢子。

孫秋笙沒有阻攔她。

他只是把鐵箱蓋闔起來，然後把它扛起，放在肩之上。

丁人鳳悠然地在笑。

南宮金麗的穿心掌、連環腿已接二連三把那四個漢子打得慘呼哀號。

但丁人鳳卻連眼角也不看這「書僮」一眼。

他要對付的人並不是這個女子，而是名震武林的「劍王」孫秋笙。

但孫秋笙扛起了鐵箱之後，掉頭便走，連半句話也不說。

南宮金麗追了出去，丁人鳳也不强留。

這口鐵箱子和鐵箱裏的女人都可以雙手奉送。

「書僮」打傷了他的手下，也不追究。

丁大老闆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

＊　＊　＊

孫秋笙扛着鐵箱展開大步，直趨金粉樓。

但平時熱鬧非凡的烟花脂粉地，此刻竟然闃無一人，有如死域。

他把鐵箱扛入房子裏。

芳舞的房子。

也是丁大老闆的房子。

金麗跟到門外，沒有再跟入。

她知道孫秋笙的心裏只有芳舞，不會再有別的女人。

所以，這房子是孫秋笙和芳舞的天地，她不想進去，也不能進去！

＊　＊　＊

鐵箱又再打開。

芳舞仍然蜷伏在箱子裏，臉色

卻變得更蒼白。

她已懷孕，但卻是一個叫化子的孽種。

可是，此時她一開口便對孫秋笙道：「懷孕是假的，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孫秋笙抱起了她，凝視着她。

「我知道妳騙人。」他無限憐惜地看着她，「妳騙他，也騙我，但卻一定騙不了你自己。」

芳舞搖了搖頭：「不，我最想騙的人，是我自己……但……但你也沒有說錯，我是騙不了自己的……」

孫秋笙抱着她，看着她。

她的生命已即將走到盡頭。

她服了毒。

不是丁人鳳逼她服毒，只是她已不想再活下去。

她沒有面目再見孫秋笙。雖然，她並沒有存心對不起他。

他爲了要修練他想練成的劍法，三年前離開了芳舞。

他說過三年之內一定會回來。

現在他回來了。

桃花依舊，人也在。但她變了，她已變成了另一個男人的女人。

不是她心之所願，但她還是丁大老闆的人。

孫秋笙不在她身邊，她應付不了江湖的陰詐。

江湖陰詐，是因爲人心陰詐。

「江湖」本來就是由無數陰詐人心薈聚起來的。

孫秋笙問她：「是什麼毒？」

芳舞凄然一笑：「蜀中唐門的『子午斷腸散』、千毒谷的『腐屍花毒』，還有慕容老人的『腑肺五裂丹』，我把這三種東西混和，和酒服下……」

這三種毒藥中的任何一種毒藥都是無藥可解的劇毒。

三毒齊服，縱使大羅金仙下凡，恐怕也救不了她的性命。

但孫秋笙怎能讓她死？

他也笑了笑：「不要緊，不要緊……」

她頷首：「千古艱難唯一死，既然非死不可，的確是不要緊的。」

孫秋笙搖頭：「不！妳不會死，也不能死，只要我有一口氣，妳就決不會單獨離開我！」

芳舞嘆一口氣：「別再想傻事了……生死由命，緣份由天……這話原是錯不了的……」

「不！我要妳活下去！」他固執地說。

「根本不可能有這些解藥，那又何必白費心機？」

「沒有解藥，不一定等於沒有辦法。」

「你還有什麼辦法？」

「內力！」他毅然地說道：「我要用內力，把妳身上三種毒力逼出體外！」

「不！你瘋了，這是沒有用的！」她驚詫地在叫。

孫秋笙不理她，疾點了她身上七個大穴和三十六個小穴，又要她盤膝而坐。

他運功，以背對着她的背。

她盤膝而坐，他也盤膝而坐。

南宮金麗在外面，她不想偷窺，但最後卻還是忍不住看了。

因爲她有事要告訴孫秋笙。

丁人鳳又來了，還有他的爪牙！

原本空蕩蕩的金粉樓，忽然又擠滿了人，全是兇神惡煞般的漢子。

丁人鳳很瀟灑地在調動人手，吩咐他的爪牙怎樣張羅佈網，一定要把孫秋笙這個人拿下來。

金麗並不害怕，但她認爲這件事必須及早告訴孫秋笙。

她知道孫秋笙是很醒覺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此時此地的情況。

但她還是不能不親自進來，把自己親眼看見的一切告訴孫秋笙。

她輕輕推開大門，就看見孫秋笙已身無寸縷地盤膝而坐，背對着也是赤裸裸的芳舞。

他正在運功把內力自背門逼向芳舞。

在他的頭頂上開始冒出了一陣白烟。

這是極危險的關頭，他必須要有人護法。

但他並沒有叫金麗爲了此事而護法！

是他認爲不必要，還是認爲憑金麗的本領，根本不配做這護法？

金麗焦急極了，她只是急，但並沒有生氣。

就在這時候，丁人鳳已走了進來。

進來的只是丁人鳳，他的爪牙都在外面。

金麗一看見這人立刻便怒火上湧，她嬌喝一聲：「畜生，快給我滾出去！」

她生氣，但丁人鳳卻在笑。

他的表情很奇特，就像是一條看見骨頭的狗。

他眼中的骨頭是俏俊的「書僮」。

「妳叫什麼名字？」丁人鳳笑吟吟地逼近金麗。

金麗並不是個膽小的女人，但這人的目光卻能令她在憎惡之餘，更從心底裏泛起了不可言喻的寒意。

她心裏在怒叫：「你這畜生……不懷好意……」

她的心既憤怒，也害怕。

她並不是輕易會感到害怕的

人，也正因爲這樣，她心裏的驚懼更顯得事情絕不尋常。

丁人鳳把門關上，房子裏只有兩男兩女。

孫秋笙正在全神貫注爲芳舞療毒。

他的劍就在他的身邊，但他不能用劍，甚至不能伸手去觸及自己的劍。

他已全身冒汗，黃豆般大小的汗水，自他髮梢一直淌下來，沾濕了他整張臉，沾濕了他整個人。

他頭頂上的白烟越來越濃……

白烟其實並不是烟，是水氣。有如沸鍋冒出來的水氣。

他全身的血氣都在沸騰，有如燒沸了的一鍋熱水。

丁人鳳得意極了，簡直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他知道「劍王」孫秋笙一定會來找自己算帳。

無論是誰搶走「劍王」的女人都是一件痲煩透頂的事。

但丁人鳳不怕痲煩，因爲他認爲痲煩的事往往也是驚險刺激的事。

這些事可以帶來困擾，但同樣也可以令人感到刺激和痛快。

「劍王」孫秋笙是大有名氣的高手，現在正是殺害這高手的大好良機。

只要殺了孫秋笙，「丁人鳳」這三個字立刻就會轟動天下，無人不識，無人不曉。

丁人鳳一向都認爲，人在江湖，只要有名，就很容易攫取其他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包括財富、權力，以至是世間上最好的女人。

芳舞固然是出色的美人兒，但放眼天下還有數之不盡的天香國色。

就以眼前這個俏「書僮」來說，她不也是一件上好的「貨色」嗎？

龍游淺水，虎落平陽。

孫秋笙這一次死定了！

＊　＊　＊

丁人鳳所練武功極爲雜博。

十六歲那一年，他已精通十八般武藝。

年二十，精益求精，在拳、掌、腿三方面齊下苦工。

他最引以爲傲的拳法是鳳凰拳。

孔傳記載：「雄曰鳳，雌曰皇。」（皇凰相通。）

鳳凰是神鳥。

簫韶九成，有鳳來儀。

鳳凰拳也就是神的拳。

要殺孫秋笙，當然要用最上乘的拳法，這才殺得痛快，殺得堂皇。

丁人鳳常認爲，殺人可以是一件很優雅的事。

尤其是高手殺人，更不應有失武林宗師的身份，否則又與一般市井之徒何異？

因此，殺孫秋笙那樣的人物，必須使用最上乘、最高貴的武功。

鳳凰拳就是丁人鳳認爲最典雅、最符合一代宗師身份的武功。

因爲這武功是他經過五年寶貴光陰，苦心鑽研出來的拳法。

他是人中鳳凰，他是鳳凰拳的始創者。

鳳凰無寶不落。

他自覺是世間上最高貴的人，他自創的武功當然也是世間上最高貴的武功。

他時常引以爲傲，這是徐州的一個秘密，絕少人知道，除了他自己，還有一個老僕！

一個曾經對他忠心耿耿的老僕！

＊　＊　＊

丁人鳳出拳了，他在出拳之前，還貪婪地看了芳舞一眼。

芳舞是美麗的，誘人的。

她的皮膚永遠光滑如緞。

她的腿纖秀、嬌嫩，連足踝都雪白迷人。

她有最動人的腰，腰細，小腹平坦。

那是毫無瑕疵的胴體，晶瑩有如夜空上遙遠的星星。

可惜，在丁人鳳眼中，她是個婊子。

只不過是一個姿色不錯的婊子。

對丁大老闆來說，這樣的婊子他要多少便有多少，得來完全不費工夫。

但那個可笑的「劍王」孫秋笙，卻把她當作寶貝，甚至是一件無價之寶。

太可笑了，孫秋笙竟然爲了這樣的女人不惜虛耗功力，爲她驅除身上的劇毒。

眞是愚不可及！他是個愚蠢的笨人，笨得不能再笨，笨得無以復加。

丁人鳳鄙夷笨人，他會利用各式各樣的笨人來爲他做事。

世上的笨人太多，所以，要利用笨人來爲自己做事容易極了。

利用笨人容易，殺一個笨人更容易。

孫秋笙是個不折不扣的笨人，他死定了，天下間再也沒有人能救得了他。

就連他自己也救不了他自己。

因爲他正全神貫注運功爲那個婊子逼毒，不但不能出手，連稍一分神都有走火入魔之虞。

這比起縛住他的手脚還更要命。

但這笨人卻爲了一個婊子甘心奉獻自己的功力，甚至不惜用生命

來作爲賭注。

可是，他這一注是必輸的。必輸！必死！沒有任何人能改變他的命運。

除了「俏書僮」阿九，亦即南宮金麗。

＊　＊　＊

金麗是個女人，不是一般女人可以比擬的女人。

她是南宮世家的金枝玉葉，但她絕不甘心在父兄的羽翼下平淡地長大，無奈地嫁人，屈辱地渡過她的一生。

她不是不喜歡男人，但她不甘心在別人的安排下，隨隨便便地跟着一個男人，便在人海中無聲無息地湮滅。

別的女人可以這樣了結一生，但她不甘心。

她要選擇自己的路，選擇自己喜歡的男人。

她並不是個三貞九烈的「聖女」。

她鄙視世上每一座「貞節牌坊」，她認爲這都是男人弄權的把戲，這種牌坊與其名爲「貞節」，何不說是「愚昧」？

男人有兩隻手，一雙腿。

女人也是一樣。

男人都是由娘親肚子裏孕育出來的，十月懷胎，腹大便便忍受着姙娠苦楚的都是女人！

男人憑什麼會比女人更尊貴？

不合理！絕不合理！

既不合理，何以千百年以來，千千萬萬世世代代的女人都只能屈服在男人淫威之下？

騙局！一切都是男人擺佈出來的騙局！

她要衝破這種枷鎖。

她要把世間上所有男人的假面具一一揭開。

可是，造物弄人，她遇上了「劍王」孫秋笙。

有人說，在每個人的生命裏都會有一個尅星。

命中最大的尅星。

假如這是眞的，那麼毫無疑問地，孫秋笙就是她的尅星。

她一遇上這個男人，整個人就軟了下來。

軟的並不是她的身子，而是她的一顆心。

她的心向來像是鋼鐵，她甚至曾經肯定自己決不會爲男人而動情。

任何男人對她來說，都只是一件東西。

都是沒法子可以燃起感情火燄的東西。

但她錯了，因爲世間上的男人何只千千萬萬？

終於，她遇上了一代「劍王」孫秋笙。

他整個人就像是一把鋒利的劍，但卻能藉着劍鋒散發出來的魅力，把她的一顆芳心牢牢地縛住，而且縛得不留痕迹，令她無法掙脫，無法自拔。

孫秋笙是個怎樣的男人？

此刻，他以畢生功力爲他心愛的女人逼出體內的劇毒。

强敵猶如狂暴的野獸，已逼近毫無防禦能力的「劍王」。

只有金麗可以一拚。

她肯拚嗎？

當然肯！她明知道丁大老闆並不是省油的燈，但她還是不顧一切地撲了過去。

她仿似撲火的一隻飛蛾。

可憐的蛾，盲目的蛾，不顧一切地撲向殘酷的火燄。

爲了孫秋笙，她拚盡了命，她是死而無悔的。

丁人鳳詫異地望住這個「俏書僮」，他爲她的兇悍而驚訝。

卿本佳人，何以豎眉突目，一若瘋子？

瘋子是可怕的。

但丁人鳳是何許人也？他是開妓院和賭場的，這都是最多瘋子出沒的地方。

就算不是瘋子，當一個人床頭金盡，又或者是輸得一敗塗地，永遠翻不了身的時候，也會在一夜之間披頭散髮，目光呆滯，又或者是兇性大發，變成一個眞眞正正的瘋子。

尤其是在妓院，發瘋的不一定是嫖客，還有那些可憐的妓女。

妓女可以令嫖客瘋狂，但迎送生涯，還有鴇母、打手，種種惡勢力的無情鞭撻，也同樣可以把她們逼瘋，甚至是活活逼死。

既是銷金窩，也是人間煉獄。

在這裏往往返返出沒無常的鬼魂，也許曾經是艷幟高張、媚香四溢的絕色佳人。

煙花地，風流無限，青春却十分有限。

情郎一去不返，可以瘋。

人老珠黃兩手空空，可以瘋。

鉅賈强豪，魔掌逼人，更可以瘋。

但最可怕，也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好端端的一個人，一覺夢醒，忽然就不明不白地瘋掉了。

別人不知道爲什麼。

瘋了的人更不知道。

瘋了就是瘋了，沒有正確的原因，沒有正確的解釋。

眼前的「俏書僮」彷彿就是這樣子忽然「瘋掉了」的。

只是，在丁大老闆眼中，這「俏書僮」就算是在發瘋的時候，她也瘋狂得十分好看，十分美麗。

瘋狂可以燃燒起瘋狂者的內在力量。

但這種力量，不一定是可靠的，也不一定是無堅不摧的，因爲世上有許多經驗豐富的人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瘋子制服。

就例如丁人鳳，他很快就制服了南宮金麗。

她的武功，也許在一般人的眼中算是十分了得，但在丁人鳳看來，她撲過來的姿勢倒有點像是一個慾火焚身，饑渴地急於要男人擁抱的女子。

既然這樣，他又何妨滿足她？

他用最快的應變招數把殺傷力極大的鳳凰拳改爲「風流十八摸」。

在青樓裏，「十八摸」是一首名曲。

丁大老闆是青樓的大老闆，他當然很清楚「十八摸」是怎樣摸的一種功夫。

女人摸男人講究功夫。

如果功夫上乘，男人如癡如醉，樂此不疲。

男人摸女人，道理相同。

但丁人鳳的「風流十八摸」，並不是要令女人感到舒適愉快，而是用來制服不肯就範的女人。

他的「十八摸」，摸的都是痳穴，女人身上最不堪一擊的痳穴。

這是摸穴功。

他摸她的穴又快又準。

痳穴被摸被扣，她全身酥軟。不但酥軟，最後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她癱軟在地上，全身的骨骼似已散裂開來，再也無法行動，更遑論可以出手對付丁大老闆。

丁人鳳怪笑，他瞧着她：「妳別着急，只要等片刻，鄙人自然會陪妳一起風流快活。」

房子裏，除了他之外只有三個人。

兩個女的早已不成氣候，武功最厲害的孫秋笙，卻已自己縛死了自己。

丁人鳳愉快極了，他吸氣運勁，再度凝聚鳳凰拳力，他決定要一拳就把孫秋笙震死。

鳳凰無寶不落。

鳳凰拳是必勝必殺之拳，孫秋笙已無路可逃，他是死定的了！

鳳凰拳已發出，丁人鳳這一擊，其力量之猛，就連他自己都感到又驚又喜。

他驚喜的是：他的功力又比從前精進了！

又有誰能抵擋他這一拳？

鳳凰拳已準確地擊出，這一擊以雷霆萬鈞之勢擊向正在盤膝而坐的「劍王」孫秋笙。

這是威力無比的一拳，也是乘人之危的一拳。

豈料他這一拳忽然和他的身體完全分開，血淋淋地分開。

丁人鳳的臉由驚喜變成了驚呆，他驚呆地望着自己的右掌。

他的右掌已跌落在地上，右腕卻有大量鮮血向前怒噴。

怎會這樣的？他在那彈指之間完全無法明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他看見一張微笑的臉。

微笑的人是孫秋笙，他的眼神冷靜，手更穩定。

他掌中有劍，劍動人不動。

但他的劍動得極快，一動就停，是以看來根本沒有動過。

鳳凰無寶不落。

鳳凰拳如是，但鳳凰劍法也如是。

孫秋笙微笑着對丁人鳳道：「這是鳳凰劍法，始創人就是我。」

丁人鳳駭然倒退，鮮血已灑遍了地，也濕透了他的衣衫。

孫秋笙使詐。

他並沒有眞的運勁爲芳舞逼出劇毒，他頭頂上冒烟，看來他全神貫注把功力逼送到芳舞體內，這一切一切都是一種僞裝。

丁人鳳的臉白得十分可怕，他上當了，他以爲自己只是上了孫秋笙的當……

豈料芳舞回眸望了過來，她也在笑，笑意痛快而冷酷。

「丁大老闆，還記得怎樣對待你的一個老僕嗎？」孫秋笙冷笑：「你的底細，你的武功，他全都告訴了我，別怪他，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惡果！」

丁人鳳明白了！在這時候他才終於明白！

孫秋笙的劍倏地絞動！

他絞動的是丁人鳳的肌膚，丁人鳳的每一寸生命。

極快、極兇狠的劍法。

「劍王」的劍法絕不是一般武林中人能夠想像出來的劍法。

即使丁人鳳也萬萬想像不出來。

他只能驚呼，在驚呼中濺出晶瑩鮮紅的血珠。

血是從他身上多處地方濺出來的。

但孫秋笙只發出了一劍，無堅不摧的一劍。

芳舞咬着唇，冷冷地看着丁人鳳的下場。

當孫秋笙的劍回鞘後，丁人鳳已癱瘓在血泊中。

他的臉居然還很完整，只是表情極痛苦。

他敗了，連他自己都想不到他竟然會敗得這樣徹底。

他的雙手，曾經染了多少英雄的血，但現在流血的並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

孫秋笙站了起來，冷冷的看着他，忽然問了一句：「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未完・三）

上文提要：王小石和大家逃難來到黑森林，白天過林，太陽一照瘴氣盛，毒氣氤氳，會中山嵐瘴毒，三枯大師提出定要在晚上入林，王小石同意他的建議，卻惹惱了溫柔姑娘，無奈只好隨衆議而行，三枯開路，互相照應，溫柔鬧彆扭，羅白乃作弄她，更令她不滿，一不小心踩到敵人的陷阱，三枯奮力搶救，力敵「大四喜」……

朝天一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看杖法難明招式　說褡褳內有乾坤

唐寶牛仍是神情木然，但卻很快有了反應，作了回答：

「我救人？我連自己都救不了，只會害人。我不想連溫柔也害了。我救那個就害那個。」

他縱在答話，神色依舊呆楞。要說有表情，也只不過在木然之色中帶點譏誚，看了更使人心寒。

方恨少只是跟唐寶牛多年來胡鬧成了習性，一旦應敵時也不覺要與他拌嘴呼應，但這些天來唐寶牛都不理不睬，十問九不答，已成常事，方恨少這下見何小河紅火烈焰的，惹不過，便隨意向唐寶牛這麼一問，沒料唐寶牛還眞的答了。

答得還這般無情。

這豈不是見死不救麼？

這還算是唐寶牛嗎？

這下方恨少可呆住了。

何小河跟梁阿牛聽了這回答，忽也罵不下去了，人都變得這樣了，還有什麼可罵的！

卻聽三枯大師說：「入了黑再見光，浪子回頭金不換，眞金不怕洪爐火，今兒大家都不免火燥了些，可別眞的傷了和氣了。滅卻心頭火自涼，路還長遠着呢。」

他自深藍色的褡褳裡掏出了一口爐子。紅泥小爐。

那小爐才一見風，就溢出濃濃的藥香味，又有點像牛吐出來反芻時的味兒。

羅白乃見了，忍不住問：「你褡褳裡可眞是什麼都齊全哇！刀有劍有藥有的，總不成棺材也有一副？」

三枯笑笑望望天，看看地，「棺材早就備着，用不着身上背着。」

說着他又再捋上了袖子，將白生生卻如截藕的玉臂貼近小爐，然後用火苗子在爐裡點了點，那藥香味立即就更濃郁了，香得像人人都灌了一肚子的香菇熬湯一般。

只見他臂上未乾的血漬，一挨近了紅泥小爐口的煙兒，那血痕立即凝成了艷紅色的珠兒，滑落下來，滴入爐口裡，竟發出清脆地「叮」的一聲，十分好聽。

很快的，三枯臂上只剩一抹痕，連血口兒也不復見了。

衆人十分錯愕，驚疑的問：「你這是什麼寶貝兒？遇血成珠還是見血封喉的！怎麼藥未到就病除了，不用妙手已回春了！」

又見滴落到爐口上的血珠，一下子又轉成了白色，就跟珍珠沒什麼兩樣，羅白乃不禁又問：「那滴在小火爐上的血呢？怎麼變成珍珠了？」

三枯一笑，拈去那一顆白珠，揉成粉末，放入爐下的灰堆裡，只說：「那有什麼血？都化作雪了。誰留得住雪？水原是要流的，會乾的。」

＊　＊　＊

大家已出「黑森林」，都認爲那兒一旦烏天黑地，凶險難防，不過看來敵人也並不算動了主力下了重手。

唐七味只冷笑道：「這不過是其中一點罷了，決生定死，還遠着呢！」

這次到溫柔忍不住問：「你說還有兩三道『黑森林』這樣的關卡，可是眞的？」

三枯平和地道：「當然不假。要到小石頭指定之地，至少還要過：猛虎閘、奪命斜、攞命直這幾個要寨。」

溫柔是「見過鬼怕黑」，領教過「黑森林」這一團黑，她可膽怯了七八分，所以也顧不得人訕笑，只畏怖的問：「那又是什麼地方？比這兒黑嗎？」

三枯含笑道：「不黑，不黑。」

這時際，王小石忽湊近三枯，幾乎就在他白生生的鬢邊耳畔，說了幾句話。

三枯臉色微微一變，也在王小石耳際頭邊，輕輕的說了幾個字。

然後一個點點頭，一個搖搖頭，似十分的有默契。

他們說什麼，溫柔可沒聽見。

聽也聽不見。

沒聽見的溫柔，也不知怎的，心中忽然毛燥起來，心忖：幸好兩個都是男的，要不然，這般親暱的說話，神神秘秘的慌死讓人聽去，豈不……

卻又回心一想：

這死三枯陰陽怪氣的，誰知她(他)是男是女？

這一思忖，可就更火滾火燒了，就是眼前再來幾道黑森林、白森林、紅森林的，她也不要人伴，孤身硬闖了。

＊　＊　＊

就在溫柔火躁、王小石與三枯似在溫馨密語之際，有兩人也正在交頭接耳，交換了些感想意見。

羅白乃低聲先說：「師父，你有沒發現，這位三枯倒蠻會變戲法的。」

班師倒沉着聲道：「戲法？別小覷了。」

羅白乃一向知道他這個師父許或武功不算太高，但閱歷和眼光卻非同小可，當下便問：「師父有什麼發現？」

班師道：「他的杖法。」

羅白乃虛心問：「什麼杖法？那是天下無敵、世間少有的杖法嗎？」

班師：「不是。」

羅白乃更虛心了：「請師父指教。」

班師道：「他根本沒有杖法。」

羅白乃道：「他剛才不是施杖法擊退四名伏擊者嗎？」

「那是隨手而出的杖，而不是杖法。」

「你是說：他刻意隱瞞了他的實力？他不施杖法就輕易擊敗了『大四喜』嗎？」

「至少，他隱瞞了他的杖法。」

「爲什麼？」

「一，他不想暴露他的眞正身份。二，他不想洩露他的杖法。」

「他有什麼好遮瞞的？我們不是一路人嗎？」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我看他隨意出手幾杖幾式，就使我想到……」

「想到什麼？」

「『天行健』。」

「『天行健』？」

「對，『天行健』。」

「天行健是什麼東西？」

班師嘆道：「『天行健』也不是什麼東西，只是古已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而已。」

羅白乃仍不明所以：「難道師父認爲三枯不是個君子？」

「也許我想錯了，也許是我過慮了；」班師忽一笑道，「畢竟，三枯是位出家得道的大師而已。」

羅白乃百思不得其解，只嘀咕道：「她當然不是君子了。我看她是個女人，女人又怎會是君子？」

班師知道這回他這個聰敏過人的徒弟，因限於學識、閱歷，沒把他的話聽懂。

大凡一個人再聰明，機伶，才情再高，只要見識、學力、經驗有限，再天才也無法突破自身的局限，超脫昇華的去觀察判斷事理是非，這是殊爲可惜的事。

就連羅白乃也不例外。

不過，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好。

世上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太深入、太分明，反而會不開心、不愉快、不幸福。

＊　＊　＊

另一對人物的談話卻很簡短：

方恨少道：「三枯大師的藍色褡褳，要什麼有什麼，但不見他開過、用過。」

唐七味道：「有人曾用一座城池來換一個『縱劍魔星』孫青霞，有人曾用三十萬両換王小石手上一塊石頭——至於三枯大師背上的褡褳，我們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方恨少迷惑地問：「爲什麼？」

唐七味意味深長的道：「因爲我們換不起。」

然後他又別有意味的問：「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一路來行行重行行，到頭來會走到那兒去？」

方恨少怔了怔，道：「不是要遠離京師，逃離追捕嗎？」

唐七味負手看天，悠悠的道：「本來是，不過，再這樣走下去，只怕不會太久，就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你還沒發覺麼？」

＊　＊　＊

至於王小石和三枯大師却又在溫柔身前交換了一句什麼話呢？

王小石道：「你看出來了吧：小河和阿牛最近火氣盛了許多？」

三枯道：「有，難道是……」

王小石沉重的點了點頭。

三枯悲涼的搖了搖頭。

＊　＊　＊

三枯大師向溫柔提過「奪命斜」、「猛虎鬧」、「擺命直」等幾個地方，他就沒有提到「認眞棧」。

可是問題就是出在那兒：認眞棧。

「認眞棧」是一家客棧。

一家「認眞的」客棧。

＊　＊　＊

說它認眞，是因爲它的一事一物，從床褥枕被到起居飲食乃至泡茶的時序，一痰盂的擺放、蚊帳的鈎掛，窗紙破損隨即黏好，磚瓦破裂馬上修補等等種種大節，細節都十分仔細講究之故。

在這樣一個風雅、認眞、講究、一絲不苟的地方，溫柔却經歷了一場比黑森林更黑、比美夢還甜、比中伏還驚險的情節，就在此地、此際、此情。

當然，日後他們的故事成了傳奇，後人就會說：

那年，那時，那兒。

就在「認眞棧」裡：

王小石和溫柔。

還是溫六遲。

＊　＊　＊

「認眞棧」的老闆姓溫，字米湯，自號「六遲先生」，久而久之，江湖上人人都稱之爲「溫六遲」。

他的「六遲」是有來由的。他認爲自己半生裡有六種比別人遲的：

一是他婚結得遲。儘管他很早已有親密之女友，但從來好事多磨，情海多波，每次共結連理之時，總有禍事，不是男的劫難在身，潛逃他去，不欲牽累他人，就是女的變心轉向，或遭逢意外，總是不能成親成事。

二既是他年屆四十猶未婚，而其雙親，家人，多已故去或遠離，所以他的家也成得遲。

三是他既然成家得遲，就連生兒育女，也得一併遲了。至今他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幸他廣結人緣，兄弟朋友、手足親信倒是不少。

四是他雖闖江湖得早，但成名的却甚遲。以他的人材實力，別人沒他三成的早經紅透半片天了，但他還是半紅不紫，江湖上的人聽過他的名字的算是不少，知道他厲害的倒少有，在武林中按道理、照輩份他絕對該有一席之地，偏是他不喜跟人酬酢，不喜與人交往，口碑、宣傳他一概不沾手，所以威名也僅在「認眞棧」前後方圓數百里能叫得響。四十出頭不過掙那麼一點名兒，不管是虛是實，總是太遲。

可是他不但成名遲，連立業也比別人遲。他曾做過不少轟轟烈烈的事，加起來恐怕一百個江湖上享有盛譽的名俠都辦不到，辦不來，他以一人之力都辦了，但別人既不知是他辦的，知道的也佯作不知，他自己也一樣，甚至也忘了是他一手辦妥的了。直至十年前，他才開始掙得點錢，開了這一家店子，在這三家，遊蕩的多，幫人也多，但既不是什麼蓋世功業，更少立德樹位的功名，就算「認眞棧」漸成氣候，已是這十年來的事，對溫米湯而言，這又是一遲。

人要出名趁年少，越早越好，越早成名、成功、成事，越享受得了，享福得起。老了就算功成名就，却已無福消受，耳際只聽得自己骨頭打敲之聲漸近了。

却還有第六遲。

這一遲是他個人的習性：床起得遲。

他不習慣早起。

早起很辛苦，沒精神，何況他鼻敏感，每逢早上，猛打噴嚏不止，一打兩三百個哈啾，居然還是等閒事耳。

他雖然自嘆命舛，樣樣比人遲，但他有個同姓叔父，却告訴他事情想不通時，不妨倒過來看。要是還想不明白，還可以局外人去看，局內人來想；再要看不透，解決不了，不妨把「問題」推一推，看他倒不倒？踢一踢，看他有沒反應？還大可以打他一拳、頂他一肘、咬他一口、淋他一身濕、燒他一屁股煙，看他會不會變形遁走、自動消失？

那位叔父的說話是：六遲其實是六多：婚結得遲，是自由自在，多快活。無兒無女，不必爲養兒育女煩纏，多省心。成家太遲，可謂了無拘束，多逍遙。名成得遲，如此正好可免盛名之累，多方便。立業太遲，實在是件好事，大器晚成總比中年破敗的好，多穩定。起床過遲，更是好事，這叫有覺好睡，自求多福。

這六遲先生聽這位同姓叔父這麼一勸，想想也挺有理的，他却有個姓戚的俠義之交，情同兄弟，說法近似，却更離譜，他說：

「就算是人生三大悲事，亦可作喜事看。可不是嗎？少年喪父，大權獨攬，中年喪妻，送舊迎新。晚年喪子，以絕後患，你這才六遲，算什麼？」

溫六遲見這摯友曾遭斷臂之

劫，失戀之苦，而又曾飽經一手創下的大業却一夕之間叫親信知交一手加害、毀敗，語鋒難免偏激了些，便不忍深責，但這曾叱咤風雲，號令俠道綠林大幫的落難劍俠，却拂拂自己沒有臂膀的袖子說道：

「你別同情我，看我斷臂殘廢。我少一隻胳膊，正好可練『獨臂劍法』，我身畔既無美妻、紅顏，正好可盡情放浪形骸，夜夜狂歡。我給衆叛親離，家破門毀，正好可孑然一身，逍遙快活，做我要做的、該做的，喜歡做的事去！」

溫六遲是個溫和的人，他當然沒他這位朋友的偏激心情、激發意氣，還有激動語態。

他的志向很小，小得只希望能開好一片客棧，他已覺得不虛此生，不枉這一輩子了。

他對別的武林同道爭的什麼個奇書、寶物還有天下武林第一、什麼一統江湖、天下無敵的封號，心裡頭看不起，口裡頭也忍不住嘲笑道：

「爭這個作甚？秦始皇也爭不死藥，結果死了沒有？連命都保不住，天下還有什麼是寶物？學了秘笈又如何？還不是要死！萬一給人橫搶强奪，倒連命兒都早些送掉。武林第一？要來作甚！天下無敵？關我屁事！這時候還爭這個，不如爭點銀子，讓自己和大家都活好一些才划算！」

他是說給他一手栽培的親信、兄弟、手足、摯友：孫黃豆、余扁豆、何蠶豆、梁綠豆、詹黑豆、余綠豆、陳大豆、羅小豆、譚紅豆這些人聽的。

這些人當然不是自出娘胎就叫什麼豆XX豆的，姓倒當然是原姓，那「X豆」只是暱稱。

暱稱就是一種親切的稱呼，就像你對身邊熟悉親近的人叫「老陳」「小方」、「老猴子」、「小倩」、「阿貓」、「豬小弟」一樣。

因爲相熟、相親，才會暱稱，才有小名。不熟不悉不相干的，你敢劈面叫他大頭、龜囡、鴨屁股麼！

就是因爲熟悉，所以這干兄弟們都很願意聽這「溫老闆」的話。

原因無他，也有六種：

一是聽了他的話有道理，聽了不但可以有好處，也可以得到益處。

二是他的話是經驗之談，大凡是過來人的話，聽了可以作借鑑，至少可減少錯誤。

三是溫六遲口才不錯，一向把悶話說得很好聽，很有趣，一點兒也不悶，他們都喜歡聽。

四是溫六遲本就是他們的老闆，有時候拍着桌子大罵，他們想不聽都不可以。

五是溫六遲跟他們私交甚篤，他們極樂意去聽這樣一個良朋益友至交長輩的話。

六是他們心底裡本就同情溫六遲孤家寡人，讓他信口開河的發洩一下也好；再說，溫六遲的話他們在同感之外，大都十分同意。

四十以後的溫六遲也別無大志，糾集了這些人，便開了這家客棧。

開這客棧可以說是他由來已久的心願，亦不爲過。

主要原因是：溫六遲早年遊浪江湖、闖蕩歲月，去過不少地方，住過不少客棧，從京華名樓到露宿街頭，不管馬上伏歇或餐風宿露，他都試過。

他發現旅人想找一歇息安枕之地，實在太不容易的，就算是大都名城的客店住處，儘管門面裝飾工夫到家，但裡面却不見得能使旅客安息歇脚，反而常是應有的沒有，不應有的盡有。

有什麼？有時候，客店房裡居然有蟑螂、蝨子、蜈蚣、老鼠，甚至兩隻烏龜和一條大蟒蛇！

別的不用說，要香皂，沒香皂，只有一大團黏黏糊糊還冒着泡的濕轆轆的膠乳物，聽說便是肥皂——你教人怎敢把那不知是鼻涕還是過時精液的事物塗在身上？

上毛坑，不自行取塊磚頭墊着下邊，你便形同將屁股蹲在糞水上，這還不打緊，撲空還飛着糞坑蒼蠅，什麼綠頭的、紅頭的、藍頭的、金頭的全都到齊了，連最新的品種色彩斑爛的花頭蒼蠅，都老實不客氣的，各帶異味也各攜（牠們）「食物」往你臉上、唇上乃至眼珠子上才一駐足，就地大啖起來。

這還不要命，要命的是要厠紙沒厠紙，在那種荒疏的年月裡，在那種時分，在那兒那樣子的地方，你只有三個選擇：

一就地取材，用褲子、衣服還是襪子什麼的。

二還是就地取材，用手解決。

三仍是就地取材，就是用別人用過的「紙」。

不過還有一種方法，倒不必「就地取材」的，甚至是完全「不取材」：

那就是疴了就算了。

不清潔只是髒，一時三刻只是臭，倒不會死人的。

＊　＊　＊

溫六遲却一一嘗遍。

當然，也有些旅館、驛站、客棧是有管理的，優良一些的。

但好一些不代表就滿意。溫六遲住過些客店，總算有草紙、肥皂了，但一口喝送上來的茶，才發現滿嘴都是酸的。打開壺蓋一看，還

沒看到茶葉，已見浮滿了厚厚一層的小蟲屍。

就算茶葉是新的，水也不夠開；有家茶葉好，水也夠沸，但茶杯裡的白瓷黏上一圈又一團的污漬，用指甲刮也刮不去。

茶水都好了些的，也知客人怕蚊子叮，還掛了一張蚊帳。到了入夜，以爲有場好覺可睡了，誰知一跳上床去，床板塌了，老公跟女兒還有孩子都跌了個半死不活的；這才把蚊帳一放，誰知天羅地網，連同三百一十二年前的灰塵，一齊罩落在自己一家子的身上，那時始知什麼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說起不漏，溫六遲還遇過有張相貌堂堂的蚊帳，像喜帳一樣，紅堂堂的，又新又穩固，一放落下來，却是破了屁股連腰大的一個洞，到了適當時機（譬如帳內人睏着了之際），蚊子便從那兒大軍殺到，你翻身坐起，牆洞血戰，眞是寸土必爭，一步不讓——那蚊帳經歷人世滄桑二三十年下來，紅彤彤的都經變作灰孱孱的了，偏就是這破洞沒修好，讓每一夜每一床每一代的客人持續人蚊大戰。

這漏洞還不是要害，要害的是瓦頂漏水，遇上夜雨（更不必說是連夜雨了）張嘴睡的客人喝了一口天降甘霖，不張嘴的客人却幾乎給溺斃——原來一宿無話却有雨，房裡水漲床高；淹水了。

這還不打緊，同樣是「漏頂」，同是個張嘴睏着了的客人，第二天起來，還裝了一口尿：當然不是他自己的，他自知射程不敢如此勁急，而是樓上房客有位童子尿床還是痰盂破了個洞，他是承先啟後，久旱逢甘露的一位而已。

就算是京城客棧，也不見得就完美無缺。

像溫六遲那麼遲起的客人，他睡的時候已開始聽見樓下叫賣、喧囂，一場覺連場夢裡盡是市肆裡的臭話粗話連篇，連某婦買那塊布三緡三老闆說三緡六阿嬸說三緡四多過三緡五就不買老闆說三緡五啦三緡四就可以賣……全入了夢也入了腦更入了神，你叫他第二天怎能做事、算賬、頭腦清清醒醒？

睡的時候，甚至連樓上的屎味，樓下的燒包味和街上的人騷味都嗅得一清二楚，甚至店老闆有理沒理，已找人晨早拍門，着隔壁工匠修瓦裝櫺的，砰砰彭彭，教他怎睡得安穩？一覺醒來當眞是千軍萬馬，血肉橫飛，眞箇世界如一場大夢，醒來可不知人生幾度秋涼，而是十分悲涼了。

溫六遲還有個紅粉知交，叫做陳張八妹，曾跟他投宿住店，因有潔癖，睡下去便發現了枕頭有血漬（不知是牙血還是吐血）、被褥中下部位也有褐跡（不知是經血還是處女血），蓆上沾滿一塊塊、一粒粒既似是耳垢又像是老泥（人體身上的皮層脫落之物）的東西，一抹掃之時，才發現竟是蠕蠕會動的！

於是她睡不下，只好龕夜起來打掃抹拭，務要弄乾淨才睡，結果：她收拾好床鋪便抹桌子，摺好枱子去擦窗子，拭好窗子就去洗牀單，洗完牀褥之後天已大亮了。

她沒睡過覺。

只爲那家客棧做了一夜苦工。

第二天她可學乖了，也聽了溫六遲的勸解：這是別人的房子，你洗來作甚？今天弄乾淨了，明兒却還得是要髒的。

這回連窗簾子破了也不管。

她決定躺下去就不再動手動脚了，但脚踝上却叮了一條蟲。

給蟲咬總不能袖手不理吧？何況吸的是貨眞價實是她珍貴的血，原來肥肥白白像條屎蛆，吸了就像充了血，就像男人的那話兒。

所以她再睏也只好打起精神，挑燈夜戰，掀被敲板，果就發現這蛆蟲是有隊伍的，一直追索到牆邊，竟然還發現了除了蟲道之外，還有一條蟻路，從牆這邊一路通到隔壁房去，於是，陳張八妹又只好到處「打點」（半夜要找到這些殺蟲粉、水、藥的，還眞不容易），翻牆撬磚的，好不容易才斷了蚊蟲鼠蟻的來路（她進步了，這回不管牠們的去路了），扯下蚊帳，總算沒破沒爛，以爲可睡上雞鳴後大約一個時辰的好覺，卻猛一眼，瞥見蚊帳的紗網中只見破窗簾裡有一對眼正在偷窺！

她頓時尖叫起來。

雖然那雙眼睛的主子到底是人是誰，到底在尖叫發出的刹那便已消失、不見了，無從追究，但陳張八妹從此以後，是怕了客棧這兩個字。

可是溫六遲却不然。

他是個旅人。

浪子。

儘管他是個「超齡」或是「高齡」的浪子，但浪子畢竟是浪子，他仍喜歡客棧、旅驛、酒店（有些「酒店」，倒不一定賣酒，但可以讓人住店）——儘管名兒或有不同，可全是一個意思：

讓旅人有個落腳的地方。

溫六遲認爲這裡邊就有了意境，且意境很美。

可惜這些客棧旅店氣氛却多不如何的美，縱有美處也教不善經營的人一手破壞無遺了。

小旅館是毋庸置疑了：那是個用來考驗人是不是能回歸到野獸、洪荒時期生活的地方。

比較中級、優秀的客店也不必有期望：只要能當客人是人，那已

經是慈悲爲懷的了。要當是客？除非有大把的銀票——自然還得小心到入夜後沒個蒙面匪給你喝蒙汗藥吹迷香一刀把你砍個人頭落地才行。

就算是馳名遠近的客棧，裝潢華貴，氣派非凡，却也不必一廂情願的以爲它客似雲來就受到熱情接待。有的著名客棧，却地處偏遠，也就是說，它之所以名聞遐邇，是因爲在該處只有它最好（或是只有它一間）。

溫六遲就住過在草原上的一家「名店」，有次風雨前夕，風沒來就來了一屋子的飛蛾，溫六遲幾不能呼吸，差一點就給飛蛾嗆死了。另一次是在沙原上遇暴風雨，風雨未至，這回幾乎嗆死他的不是蛾，也不是蚊子，而是大粒大粒像蠶豆一般的砂子。

他也有次夜宿於土床上享譽已久的客店裡，又是遇上風雨交加，這回沒虱子、飛蛾或砂子，而是滿店子都塞滿了：豬。

原來這家名客棧同時也在附近養了不少豬，怕豬受不了雨打風吹，故在山雨即臨時將大豬小豬全趕入店裡，避風躲雨。

這回豬可好了，人呢？

就算大地方的名客棧又如何？他的氣派只氣派給他自己的氣派看，也就是說，他的樣子和規模唬人、嚇人，但唬的是客人，嚇的是客人的錢囊。

他豈不是爲客人服務的。

他規模大，並不代表服務好，反而是用以瞧不起客人的。

要在山野小客店，瞧不起你的只是小夥計。一般較好的客棧，瞧不起你的却是店老闆。在這種豪華、高貴的大客棧裡，瞧不起你，看不起你的卻是店老闆、小夥計乃至同住店的其他住客！

沒辦法，一隻狗跟一隻貓在一起，貓得要讓那狗。一隻狗跟另一隻狗在一道，至多大家互瞧不順眼。但一隻狗落入一羣高貴、好種的狗羣中，這隻狗還不如那些好狗身上的一塊癩痢。

可是不管怎麼說，溫六遲總是愛客棧。

他認爲客棧是予遊子駐足之地，讓浪人有個暫時的歸宿。

每家客棧都是一個天天變化，奇情、有趣的大家庭，每間房的每一天晚上，都有它的故事、主角和豔遇。

他喜歡客棧。

所以他開客棧。

他的客棧有特色：收費不貴，豐儉由人，一天到晚，從夜入晝，全提供食品、炊事、茶水、服侍，且還在每間房提供墨硯、刻章、信封、用箋，客棧還有郵驛、保鏢、巡城，甚至貴重物品代爲保存之服務，更令溫六遲多年旅次生活所感悟出來切需的提供：冷熱水全日提供，必要時，還可在隔壁同屬溫六遲經營的「紅潮新築」裡挑個如花似玉的去暖被暖枕暖身子。

他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

他自己不與作這個，他可不認爲其他的來客（且八成以上都是男子，而這些人中六成以上都是獨身漢子）也不興這個。

他連每天泡的茶都講究。

他甚至連來客的家眷都特別請人看顧，所以在這東南名城里，沒有小偷鼠摸能入這「認眞棧」搶劫偷竊，甚至連稚童小兒也不會遭人拐走、迷失。

是以信譽大佳。

* * *

他這麼一個人，在這兒開了一家客棧，似乎是不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可是，無巧還眞未必不成書——因爲信實寫來，生活就是一本本精采的書——但沒有了溫六遲這個人和這家客棧，往後的還眞不成書了。

因爲他雖然折騰了大半生，是掙了些銀子，但不致富有到可以獨營這偌大一間客店。

這「認眞棧」是有人合資的。

與他合作經營或付錢投資的，當然都是他的朋友。

好友。

前文提過他的兩位好友：姓溫的叔父和姓戚的摯友，自然都在其中。

* * *

而就在這一日，王小石等一行十人，正好去投店。

投了這家店。

王小石這一行人抵達「認眞棧」，是「黑森林」遇襲後三天的事。

這幾天，他們跋山涉水的，特別累。

他們生火野宿、棲樹眠洞的，連月來都幾乎沒好吃的、沒好睡的、沒好歇息的。

終於他們來了此處：認眞棧。

三枯大師與溫六遲是素識。

王小石與「認眞棧」也似有段淵源。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如同回了家、返了鄉。

實際上，這兒離王小石的家鄉確也不遠。

誰都知道過了金寶縣就是美羅鎮，到了美羅，以前天衣居士教王小石學藝之地：「白鬚園」還會遠嗎？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 來如風從萬小紅和萬小彩的手中救出「西域巧匠」和本初，然後到酒館飲酒，醉得不省人事。萬小紅跟踪到酒館，見此良機，本想幹掉他，但她狠不下心，反而和他纏綿了一番。來如風答應小紅如有寶物的最新消息，一定告訴她。其後，他遇上席美姬與「寒山四虎」爲了捉和本初正在拚鬥，來如風說服四虎離開……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鏢師被謀殺　疑兇互諉過

席美姬對來如風說道：「如果不是來大俠及時趕到，便我一人也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了。」

來如風道：「和老，你還沒回答我的話呀！」

和本初道：「來大俠，我還能走原來那條路嗎？我怕再碰上欲綁架我的人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

席美姬道：「別再多問了，來如風，還是把和老先送回去吧！」

來如風道：「妳說得對，我去把馬車拉來。」

他奔到林子邊，果見地上死了人，趕車的腦袋爛了一半，血也流到了半丈遠。

來如風把馬車拉回頭，停在路中。「和老，能走動嗎？」

和本初起身慢慢的走，一邊走一邊還叫「哎唷」，好像痛得忍不住了。他走到車邊，吃力的爬上車，再對席美姬點點頭，這才倒進車廂裏。

來如風把他的馬拴在車後，對席美姬笑笑，道：「再見了，我親愛的席大幫主。」

席美姬一聲巧笑，道：「來如風呀，如果有一天我把我手上的打狗棒抛下，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

來如風仰天大笑了。

只見他雙手韁繩猛一抖：「哈哈！」

兩匹馬立刻往高原下飛馳而去。

席美姬的臉上仍然笑，只不過笑得再也不好看了。

冷笑總是叫人不悅的。

此刻席美姬就是在冷笑，她還自言自語着：「這個鬼機靈來如風，本幫主打算把和本初帶走的，偏偏你小子趕上來，哼，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她原來是有目的的，而目的也可以說成是野心。

＊　＊　＊

來如風又把和本初送到太原府的七王爺府大門外，他停下了車對和本初道：「和老，如果我是你，便不會急於回塞外去了。」

和本初一聲嘆，道：「快三年了，我思鄉情切，恨不得插翅飛回去呀！」

來如風道：「那也不急在一時呀！」

和本初道：「來大俠，再一次謝謝你了。」

來如風跳下車，府門內走出兩個韃子兵，那來如風只把馬韁繩抛在一邊，便大步的走了。

來如風往北門外那家酒館走，他沒騎馬，手牽着他的馬走得很輕鬆。

來如風一向都輕鬆自在，他來到那家酒館，先把馬匹拴在門外的橫槓上，老板已笑了。

「來大俠，你又回來了，歡迎！」

來如風道：「一時之間我好像走不了啦！」

老板道：「那好呀，我天天陪你喝酒。」

來如風笑道：「不要銀子呀！」

老板道：「當然，怎好收來大俠的銀子。」

來如風已經坐下了，突然他又站起身來。

他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老板一跳！

「怎麼了？」

來如風猛喝一口茶水，道：「老板，把我的馬拉到馬槽餵好飼料，我去去就回來。」

老板伸手拉衣裳，道：「你要走？」

來如風道：「我很快回來。」

他說完便往門外走，轉眼之間便不見了！

＊　＊　＊

來如風一邊走一邊看，他看着遠處的一雙男女，只見那男的一身青衫紮細腰，英雄巾上插了一朵粉紅花朵，瘦瘦的身材並不高，走起路來輕飄飄。

那女的與男的一樣高，輕盈的步伐扭着腰，這二人好像有急事，一直的往東城外面走。

來如風在後面暗中跟，他心中奇怪，他們怎麼會攪和在一塊了？

來如風漸漸有些猶豫了，因爲他的目標不是這二人，來如風的目標是「西域巧匠」和本初。

只不過，他追到了東門外之後，還眞的令他吃一驚，因爲前面的男女二人好像是往太行山中走的樣子，這就不得不令來如風迷惘了。

「他們幹甚麼去的？那個『半敞門』萬小彩怎麼同姓梁的採花飛賊一起了？」

原來，來如風正要坐下來吃喝一頓，忽然發現萬家莊的二小姐同大飛賊梁上青走在一起，於是，他便毫不遲疑的追出來了。

前面二人走得快，後面來如風卻得要躲躲閃閃了。

漸漸的，前面已是山路了，還未過壽陽縣吶，天色已經黑了。

來如風的肚子有些餓，他忍着，因爲前面的二人並沒進壽陽，而是繞過壽陽城南往東南走。

來如風冷冷的笑了。

來如風已肯定，萬小彩必是帶着梁上青這小子去探七王爺的墓了。

這樣的事他是不會錯過的，便餓肚子也不管了。

＊　＊　＊

果然，前面的萬小彩在月光之下指着老爺嶺對梁上青說了幾句，那梁上青猛點頭。

二人不走了，只見萬小彩自袋中摸出吃的來，她分了一塊塞在梁上青的手上。

梁上青接過來吃了幾口，突然指着附近的石坡，笑道：「萬二小姐，還早嘛！」

萬小彩道：「犯賤了不是？」

梁上青道：「如果不犯賤，我怎麼會大膽的前來呀，我心中明白，老爺嶺附近危機四伏，沒那麼容易下手，便走近也怕很難！」

只聽得萬小彩道：「江湖上誰人不知你梁上青的輕功最高，我可是背着兩位兄長找上你的呀！」

梁上青道：「別提妳那兩位大哥，他們沒把我梁上青看在眼裏。」

萬小彩道：「我還是喜歡你呀！」

那梁上青吃的一聲笑，彎腰抱住萬小彩的腰，一挺身便往一堆石岩走去。

萬小彩吃吃笑了，他們怎知來如風也暗中跟來了。

就在一片亂石岩下，那梁上青好像知道這裏有個窖洞，緊走慢跑的抱住了萬小彩衝進一個小小土窖裏去。

月光下仔細看，這土窖沒有門。

高原往東延伸，有許多土窖還住着人，只不過這兒就在太行山，這兒有野狼，住戶搬到人多的地方集中住了。

萬小彩已發出吃吃笑聲了，她笑得好媚。

緊接着，聽得一陣悉悉嗦嗦的脫衣聲。

不旋踵間，忽見土窖內銀光一現，嚄，萬小彩那赤裸裸的身子反着光。

太光滑白潤的皮膚就如同珍珠一般會反光。

如今月光照進兩尺深，萬小彩的身子正往一片草上仰面躺。

那梁上青也不吃了，隨手把手上未吃完的還有拳頭那麼大的一塊醬肉往洞外抛。

嗨！天下就有那麼絕又巧的事，梁上青的醬肉不偏不倚的正抛在洞外面來如風的肚子上。

來如風吃一驚，還以爲被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發現了，不由猛一挺。

於是，來如風把按着醬肉的手鬆開來，不禁笑了。

他正自餓得慌，如今有吃的，他又躺下了，當然，他一塊塊的啃着吃。

他也仔細的聽，聽土窖中傳來的聲音。

不旋踵間，二人發出「哦……哎……」

「噢！」

「這次太久了。」

「我養精蓄銳等的就是這一回呀！」

「我……啊！」

「嘻……妳完了，哎唷……妳會吸……唷！」

於是，洞中沉寂了。

＊　＊　＊

附近爬匐在地面草叢的來如風心中一緊，他很想出面打散這一對野鴛鴦，只不過他只稍稍一想便不動了。

來如風心中想，如果他把這二人驚走，梁上青要如何進入老爺嶺的事就別想知道了。

他咬咬牙又想：「梁上青這小子又不是採別家姑娘的花，他玩的乃是他的老相好，這樣子的事不用我出頭，他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把事情想通了，來如風便側個身閉上眼。

他以爲不看倒也乾淨。

他雖然不看，擋不住有聲音傳過來，傳過來的聲音也一樣令來如風難閉眼。

這還眞苦了來如風。

＊　＊　＊

只不過來如風已不餓了，他吃了醬肉閉上眼，小睡片刻等着去辨正經事了。

當土窖之中又傳來聲音的時候，來如風側身滾向一片矮林中。

來如風剛穩住身子，便聽得萬小彩的聲音，道：「梁上青，咱們可以行動了吧！」

梁上青道：「應是三更天了，咱們走！」

土窖中走出兩個人，梁上青在土窖前還對萬小彩吻了一下，笑道：「還是同妳一起過癮，哈……」

萬小彩道：「發了財後，我們天涯作比翼鳥，我必盡一切令你快活，嘻！」

梁上青道：「就怕你兩位哥哥不答應。」

萬小彩冷冷道：「他們管不了我的。」

梁上青道：「妳姐姐……她……」

萬小彩一巴掌打在梁上青的背上，叱道：「你想一箭雙鵰呀，找死！」

梁上青道：「不敢，不敢，我只是以爲，妳的姐姐萬小紅，她怎麼如此死心眼？」

萬小彩道：「我姐心中有個人。」

梁上青道：「誰？」

萬小彩道：「就是那個鬼靈精的俠盜來如風呀！」

梁上青一瞪眼，沉聲道：「那個王八蛋呀，專門攪茅坑的臭小子，哼！」

這話還眞叫來如風聽得清，但來如風暗中笑了。

萬小彩道：「梁上青，你難道不懼來如風？」

梁上青一聲冷笑，道：「來如風是甚麼東西，他如果撞在我梁上青手中，妳看我怎麼整治他。」

來如風笑着咬牙，而萬小彩已竊笑，道：「你吹的甚麼牛？我們都打不過那小子，你行？」

梁上青道：「總有一天妳會知道是我梁上青行還是那來如風行。」

萬小彩道：「別提來如風了，咱們走快些。」

這二人邊說邊往山中跑，刹時間果然往老爺嶺的谷口跑去了。

＊　＊　＊

來如風也跑得不慢，他不但跑得快，而且幾乎是他先跑到峽谷口。

這地方來如風來過許多回，也都是跟着七王爺忽必顯前來觀看新造陵園的。

黑暗中，老爺嶺上黑漆一片，但谷口這面有月光，月光由老爺嶺的背面照射過來，月光也照到了峽谷口那棵大樹下面插的一面鏢旗。

那當然是長安關洛鏢局的鏢旗，還一閃一晃的迎風飄得獵獵作響！

斜刺裏，只見兩條人影貼着石壁往山谷中走，看上去就好像作賊似的，這二人躡手躡腳地走着。

這光景只有來如風看得清。

來如風也看到了大樹後的那個篷帳，那當然是關洛鏢局中人住的地方。

有一盞罩着燈籠罩的油燈，燈籠放在帳子裏，由外面看過去，帳內沒有睡的人，帳內傳來呼喝聲。

來如風只一聽便知道，鏢局的人在裏面賭上了。

來如風心中好笑，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園內，王府中人尚未撤，爲的是七王爺厝在陵墓中尚未滿百日，這百日之忌一旦過去，此地便熱鬧了。

那袁天行派來的人竟然在此刻賭上了，他們還眞以爲就憑關洛鏢局的旗號，眞的沒人敢進山了。

來如風不由得笑了。

來如風順手從地上撈起一塊大石頭，他對準那篷帳便惡狠狠的砸過去了。

「啪！」

「哎呀！」

篷帳中有人被石頭打中，刹那間跳出五個人。

五個人手上拿着刀，其中一人大聲吼：「甚麼人？」

只這一聲叫，果然把正在往谷中走的兩個人叫住了。

兩個人正是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他們二人以爲被發現了，便索性站在山道上。

於是，篷帳中跳出來的五人圍上去了。

其中一個壯漢沉聲吼：「娘的，好大膽子呀，還用石頭砸爺們？」

梁上青眨動一雙精明的眸子，道：「怎麼說，誰拿石頭砸你們？」

那人咬咬牙，道：「別管誰砸了，我問你二人，你們這是幹甚麼的？」

萬小彩道：「管得着嗎？」

那人哈哈一聲狂笑，道：「可看到大樹下面的鏢旗？」

萬小彩道：「看到又怎樣？這兒又不是你們的地頭，難道不許咱們進出？」

那人冷然一瞪眼，指着遠處的山峯，道：「這兒已是禁地了，七王爺的陵墓在上面，今夜你們有幸被咱們發現了，如果你們到上面，哼，只怕亂箭穿身回不來了。」

萬小彩道：「上面還有韃子兵？」

那人道：「有一百二十多個韃子兵守陵園，百日忌過了才會撤，二位可要試一試？」

梁上青道：「閣下是……」

「在下是關洛鏢局的鏢師杜長春。」

梁上青道：「如果咱們今夜前往一探，你會出手阻攔？」

杜長春道：「當然。」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二位硬闖，我們還會向峯上示警。」

梁上青淡淡一笑，道：「我們好像別無選擇了。」

杜長春道：「如果你們退回去，大家仍是朋友。」

哈哈一聲笑，梁上青道：「錯了，咱們不退。」

萬小彩道：「梁上青，他們五人由我對付，你往山中走。」

梁上青道：「小心了！」

他果然拔身往谷內奔去。

杜長春一聲吼叫：「攔住他！」

＊　＊　＊

杜長春吼聲甫起，兩個大漢左右包抄過去，左面的人大聲吼：「站住！」

叫聲中他的砍刀暴砍狂殺，右面的大漢橫身攔阻，只可惜這二人的武功不是梁上青對手，只照上面便被梁上青甩手彈腿打得東倒西歪。

這光景引得鏢師杜長春心一沉，便也拔身衝上去了。

杜長春的刀出鞘，口中已吼道：「梁上青，你想砸倒我們關洛鏢旗不成？」

梁上青冷冷道：「是又怎樣？」

他拔身半空，手上的刀已指向杜長春刺殺下來，果然十分矯捷。

杜長春回敬一聲冷笑，左手抖甩，一把飛刀激閃而出，直向梁上青打去。

另一面，萬小彩也已與四個鏢局的人幹上了。

梁上青刀走中途橫撥，只聽得「噹」的一聲響，一把飛刀已落在石堆上，發出「叮」的一聲響！

於是，就在梁上青雙足站起的時候，杜長春又是一聲吼叫：「再接這一刀！」

那不只一刀，而是兩把飛刀一前一後勁射而出。

關洛鏢局的人都帶有飛刀，這當然與他們總鏢頭「鐵膽飛刀」袁天行有關。

袁天行的飛刀乃一絕，他很少發出飛刀，每發必先對敵示警，以表其厚道，卻也刀無虛發。

只不過杜長春幾人的飛刀功夫就差得遠了。

梁上青果然了得，只見他旋刀如電，一片刀光中直往杜長春捲過去，便也聽得一聲嗥叫：「噢！」

杜長春的凄叫甫起，另一面，萬小彩也已把兩個大漢砍殺在地，另兩人立刻掉頭往外逃，梁上青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不會留下活口爲自己找麻煩。

黑暗中梁上青騰空而起，半空中響起清脆的切肉聲，便見兩個漢子倒在亂草裏。

萬小彩急忙對梁上青道：「快走！」

他們當然是往峽谷中走，梁上青與萬小彩爲的就是要進入谷中去尋查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園。

梁上青道：「等等！」

萬小彩道：「還等甚麼？」

梁上青道：「看看他們是不是還有活口？」

一語提醒萬小彩，二人立刻把五個躺在血泊中的人仔細查看一遍，這才相互的點點頭。

梁上青發出一聲得意的笑。

「哈……倒也死得乾淨！」

「乾淨個屁！」

這一聲低沉的回應，令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齊吃一驚，不由四下看去。

梁上青還冷厲的道：「誰？」

於是，一條黑影閃晃着出來。

來如風大搖大擺的走過來。

當萬小彩看清是來如風之後，她是既驚又怒！

「來如風，是你！」

梁上青也吃一驚，他楞住了。

來如風卻呵呵笑着拍拍兩手，道：「乾淨不是，我看一點也不乾淨，你們一舉殺了關洛鏢局五個人，袁天行非找你們討回公道不可

了。」

萬小彩失聲道：「來如風，我姐對你一片情深吶，你怎麼盡同萬家莊過不去？」

來如風不回答萬小彩，他指着梁上青，道：「你這個花花公子作孽還不夠呀？」

梁上青道：「來如風，咱們劃清界綫，河水不犯井水，你少打我梁某人的主意！」

「我呸！」

來如風咬咬牙叱道：「你是甚麼東西，也配我來某人打你主意？」

梁上青看看萬小彩，對來如風道：「你不是在太原嗎？你爲甚麼也來了？」

來如風臉皮一緊，道：「這一定是萬家莊這位半敞門告訴你的！」

萬小彩立刻吼道：「來如風，你個缺德鬼，甚麼半敞門呀，姑奶奶不是倚門賣笑人，你少損人！」

來如風斜目一厲，道：「萬家二小姐，依你的說詞，倚門賣笑的婊子們才不要臉吶！」

萬小彩道：「本來就是嘛！」

「哦呸！」來如風不恥的冷笑，道：「妳爲甚麼叫半敞門呀，妳當然不會像婊子們的大敞門了，萬二小姐，婊子雖然大敞門，她們一樣活得坦然而心無歉疚，男人找上門，花銀子買快樂，她們爲男人製造快樂，完事以後兩不相欠，車走車路炮翻山，那像閣下二人，明目張膽不敢玩，土窖髒洞也湊合着了。」

他忽然噗嗤一聲笑，又道：「二位，你們身上的灰也應該拂一拂了吧，哈……」

他此言一出，萬小彩哇哇怪叫了。

「來如風，你這個缺德鬼呀，你都看到了！」

來如風笑道：「看一半聽一半，嗨，你二位還眞的叫將遇良材棋逢敵手呀！」

萬小彩對梁上青道：「梁上青，你還是個男兒漢呀，你怎麼忍得下這種欺侮！」

梁上青道：「小彩，別氣在一時，咱們明知姓來的乃道上出了名的缺德鬼，何必同他計較？」

他往萬小彩的身邊走，還伸出一手去拉人，那樣子就如同他要拉萬小彩離去似的。

來如風還在哈哈的笑吶，他得意嘛！

＊　＊　＊

萬小彩往後退，她不要梁上青拉她。

她還帶着一份羞愧，當然是來如風幾句帶刺的話正刺中了她的痛腳。

突然間，半空中閃出一道冷厲的光焰，激流旋盪中直往來如風的肚皮上切過去。

同時間，梁上青的口中發出一聲怪吼：「死吧，我的兒！」

「叮，彭！」

「哎唷！」

聲音是分得不太清楚的，直待地上「轟」的一聲響，方才認清楚梁上青雙手抱頭在地上滾去。

萬小彩出手不及，大叫一聲奔向梁上青。

「梁上青，你怎麼了？」

「挨了一棒子死不了！」這是來如風說的。

梁上青雖然死不了，但當他被萬小彩扶住的時候，頭上仍然金星亂舞。

梁上青的頭破了，有血沿着面頰流下來。

只不過左右甩了幾下頭，梁上青又掙扎着站了起來。

萬小彩已凄然道：「梁上青，是我不好，我剛才不該說你不是男兒漢，對不起，害你挨這一棒。」

梁上青不理會萬小彩，他對來如風道：「姓來的，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這一棒。」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江湖上不少人忘不了我的棒，加你一個也不多。」

梁上青道：「山不轉路轉，咱們走着瞧！」

他拉着萬小彩欲走，來如風冷冷的笑了。

「站住！」

來如風這麼一聲叫，梁上青與萬小彩楞楞的站住了，萬小彩道：「來如風，你想幹甚麼？」

梁上青道：「難道你還想殺人不成？」

來如風道：「如果剛才你沒對來某人出刀，當然，你們自可以大搖大擺的離去，誰叫你想出刀殺人滅口呀，那就把事情弄得複雜了。」

梁上青道：「甚麼意思？」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江湖上何人不知來某的規矩，大凡是對我出刀之人，就得爲他們的無知與魯莽付出一定的代價。」

梁上青吼道：「甚麼代價？」

來如風道：「生死兩條路。」

萬小彩叫道：「來如風，你故技重施，又想敲搾了？」

來如風道：「那是你們對來某動刀的下場！」

梁上青道：「生又怎樣，死又怎樣？」

來如風道：「死最簡單，我出棒打爛你的頭，拍拍屁股就走，至於生嘛，更簡單，花錢消災呀！」

萬小彩叱道：「你這種賺銀子的方法，姑奶奶我早幾年就聽人提

過了。」

來如風道：「這就是妳的不是了，妳既然知道我的作風，怎不對你的『入幕之賓』加以提醒？他便不用花銀子，更不會頭頂流血了。」

萬小彩大怒，吼道：「你眞的以爲你吃定我們了？」

來如風道：「吃定不吃定，妳應該比我還清楚。」

萬小彩道：「我們二人合擊，至死方休！」

他轉而向梁上青又道：「梁上青，咱們聯手。」

梁上青在運功了，他還眞的有聯手之意。

來如風卻哈哈笑了。

「二位，千萬記住一件事呀！」

梁上青道：「狗操的，你叫老子們記住甚麼？」

來如風道：「人的命只有一條呀，你二人死了以後，不出三天便只有白骨一堆了，太行山上多狠羣吶！」

他說得萬小彩一哆嗦。

萬小彩當然不想死，尤其是死在山野裏。

萬小彩洩氣的道：「來如風，算你狠，我們認栽了。」

梁上青道：「別聽他唬，咱們二人聯手，至少可以自保。」

萬小彩道：「梁上青，我突然覺得我們來錯了。」

梁上青道：「來錯了？不是妳提議的嗎？」

萬小彩道：「藏寶之處，危機四伏，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了，只不過……」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難得妳想通了，老實說，便萬寶山來也休想進入峽谷內！」

他伸手了。

來如風把手伸向梁上青，又道：「拿你買命的銀子來。」

梁上青道：「你……氣死我了，你要多少？」

來如風道：「梁上青，你偷搶姦樣樣能，今天落在我的手中，我不多取，只是你身上有多少我要了。」

梁上青大怒，道：「吃肉不吐骨頭呀！」

來如風道：「我不勉强你。」

梁上青心中直罵來如風的老祖先，他卻也明白打不過來如風，只剛才那一偷襲，來如風好像根本未動，自己便被打得往地上滾去！

梁上青再也不敢偷襲了。

萬小彩走向來如風，道：「來如風，你也曾去過萬家莊，我爹待你不錯吧？」

來如風道：「妳姐更想要嫁給我。」

萬小彩道：「不就結了？差不多已是自家人了，你何苦叫人過不去？」

來如風道：「交情是交情，規矩不能破，萬二小姐，妳多多包涵了。」

萬小彩狠狠的一跺腳，道：「氣死我了！」

梁上青咬着牙，半張臉是紅色的，那是血染的，如今他一手以布巾按住傷口，另一手入懷猛一摸。

他摸出一把銀票，厲聲道：「給你，算我今夜遇上厲鬼了。」

來如風取在手上也不看，立刻塞在口袋裏，他哈哈的又笑開懷了。

萬小彩道：「滾，我不要再碰上你。」

梁上青道：「咱們走！」

不料來如風卻又道：「走？能安心的走嗎？」

他此言一出，萬小彩一個箭步衝過來。

「來如風，你說話如放屁不是？銀子已經給你了，你還出甚麼歪點子？」

來如風搖手笑道：「別誤會，千萬別誤會！」

梁上青也回來了。

「姓來的，你還想幹甚麼？」

來如風指着地上死了的五具屍體，笑道：「二位，這些屍體可全是關洛鏢局的人吶。」

梁上青冷然道：「是又怎樣？」

梁上青道：「我如果把你二人殺了關洛鏢局人這碼子事，隨便的送入袁天行的耳朵眼裏去，別說你花花公子寢食難安，便萬家莊也別想過太平日子了！」

他此言一出，萬小彩急忙道：「來如風，你的口上留點德，好嗎？」

來如風道：「妳的意思叫我別把這事說出去呀！」

萬小彩道：「來如風，看在我姐對你一片痴心吧！」

她這是乞求來如風了！

仰天哈哈一聲笑，來如風道：「如要封住我的口，那容易，拿銀子來呀！」

梁上青叱罵，道：「你他娘的上輩子窮怕了！」

來如風道：「我這一輩子也不富呀！」

梁上青對萬小紅道：「我身上一文不名了。」

萬小彩道：「我身邊很少帶銀子，我看看。」

萬小彩伸手在懷中摸銀子，摸出三錠多一些，雖然不多，那也足夠她住店吃喝半個多月。

她把手一攤，對來如風道：「搜身吧，我只有這麼一點銀子！」

來如風根本不看萬小彩手上銀子，他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萬小彩怔了一下，道：「

你……不滿意？」
來如風道：「妳說的，我總得看妳老姐萬人迷的份上吧！」
萬小彩道：「你答應不去關洛鏢局報信了？」
「不去了！」
梁上青道：「君子一言！」
來如風大怒，叱吒道：「去你娘的，你也配稱君子呀，滾！」
萬小彩道：「梁上青，咱們走，來如風這人說話我最是信得過，他說不去說就不會說。」
於是，梁上青與萬小紅掉頭就走，立刻間便消失在夜幕裏了。
來如風哈哈笑了。
「娘的，姓梁的腰包掏空了，他如果再取出銀子來，看我怎麼剝他的衣裳！」
原來他以爲梁上青還有銀子吶！
來如風才不會對關洛鏢局說是你誰殺了他們的人，因爲來如風的心中明白，袁天行是有目的。
袁天行的目的當然也是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墓之中那一大堆寶物。
來如風不往深谷中走，他在日出時只抬頭看看老爺嶺，老爺嶺半山上冒出雲樣的灰煙，但來如風卻知道那不是雲，一百二十名軍士在造飯。
來如風稱那些軍士爲韃子兵。
來如風也對韃子兵沒好感，他的心中也明白，想得七王爺忽必顯的寶物之人極多，而忽必顯的寶物卻扎手極了，想得寶物，那得拚命！

* * *

來如風剛剛走不到半里遠，身後面傳來一聲吼，那聲音聽起來像打雷。
「站住！」
來如風當然會站住，因爲那聲音好像是從峽谷內傳過來的，這會是誰？
來如風轉身看，嚄，只見一個又矮又胖的光頭和尚過來了，這和尚好像走路很吃力，宛似纏足。
和尚當然不會纏足，但此人走路盤腿帶扭腰。
別看走得似小腳婦人，可也快得叫人吃一驚，因爲轉眼之間便到了來如風面前了。
於是，來如風笑了。
「操，我以爲誰呢？原來是五台山的小腳和尚呀！」
是的，來人正是果然大師。
果然大師把手上的混鐵禪杖頓得「咚咚」響，吼道：「來如風，你怎麼把關洛鏢局的人全宰了？」
來如風一瞪眼，道：「小腳和尚，你看到我殺人了？」
果然大師道：「難道不是你殺的？」
來如風道：「當然不是我殺的。」
果然大師道：「這兒又沒別人！」
來如風道：「殺人的人早走了！」
「誰？」
「知道也不能說！」
冷冷一笑，果然大師道：「來如風，我早把你看透了，你已迫不及待了。」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甚麼迫不及待了？」
果然和尚道：「你勾結他人，合夥動上七王爺墓中寶物了，是也不是？」
來如風道：「小腳，先別問我，我倒要問問你，你不是回五台山去了嗎？怎麼從谷中走出來？」
猛一怔，胖嘟嘟的腮幫子抖一下，果然大師道：「是我在問你呀，來如風。」
來如風道：「誰問誰也一樣，小腳，你仍然離不了一個貪字，你難道不是暗中查看地形來了？」
果然和尚道：「來如風，我們都是七王爺的座上客，七王爺走了，咱們對他仍然懷念，貧僧這是懷古念舊而來的，絕不是甚麼貪財念寶！」
來如風一聲哈哈，道：「你得了吧，你把我來某人當五歲娃兒哄呀，你會在半夜裏摸進老爺嶺上去念故人吶，你放狗屁！」
果然大師一頓禪杖，道：「來如風，你是不是想同貧僧打架？」
來如風笑笑，道：「你有銀子嗎？」
果然大師氣唬唬的道：「來如風呀，你永遠忘不了銀子，有一天你會爲銀子而喪命的！」
來如風苦兮兮的道：「死而無憾吶，小腳！」
果然大師道：「來如風，快告訴我，何人殺了關洛鏢局的人？」
來如風道：「不知道！」
果然叱道：「你怎麼又不知道了？」
來如風道：「這樣，你就不會再問我了呀！」
冷然一笑，果然大師道：「好，我去告訴袁天行，說人是你來如風殺的。」
來如風道：「袁天行如果問我，我就說他的人是小腳和尚殺的。」
果然大師道：「來如風，你眞無賴！」
哈哈一聲笑，來如風道：「在江湖打滾了十年，豈是白混的！」
果然大師忽然一聲笑，他轉身便走了。
來如風一怔，道：「喂，小腳，你怎麼走了？」
果然和尚道：「來如風，你馬上就知道了！」

果然這樣的回答，立即令來如風大感奇怪，於是，來如風不走了。
來如風坐在一塊大石上，他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樣子，那一雙劍眉還在打結。
就在來如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忽見遠處一道山峯上有兩條人影如飛的到了谷口！
來如風站起身仔細看，不由得既驚又好笑。
谷口的兩條人影只是在那裏轉了幾圈，便立刻往來如風這裏飛一般的奔來了。
來如風已認出來這二人，除了小腳和尚之外，另一人竟然是袁天行。
一襲藍絲外罩，薄底快靴上繡的乃是兩把刀，袁天行金剛怒目的站在大石下面。
來如風已抱拳笑道：「總鏢頭，別來無恙呀！」
袁天行卻指着老爺嶺谷口，沉聲道：「你能告訴我，那裏發生的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來如風道：「甚麼事？」
冷然怒視，袁天行道：「開門見山的說吧，你爲何把我的人全殺了？還扯了我袁某的鏢旗？」
來如風道：「袁總鏢頭，可是小腳向你告我的狀？」
袁天行的臉色已變，變得十分冷酷，道：「沒錯！」
來如風道：「眞叫惡人先告狀呀，小腳和尚，人是你殺的，偏要往我身上誣蔑？」
「小腳和尚」果然大師一聲宏笑，道：「來如風，你可是江湖上的出名無賴，你殺了人反而咬上貧僧呀！」
來如風道：「人本來就是你殺的。」
果然和尚見袁天行的眉在打結，立刻對袁天行道：「總鏢頭，剛才你驗過了，你那些兄弟們是中的甚麼傢伙，你應該明白吧！」
袁天行道：「刀刀中在要害，好狠毒的手段！」
果然和尚哈哈笑了。
來如風立刻明白了。
果然，小腳和尚笑着張開兩臂，對袁天行道：「總鏢頭，貧僧除了帶這禪杖在身，雲遊在外從不帶刀，你若不信盡可以來搜！」
來如風楞住了，他吃吃的道：「小腳，你還眞有心計呀，你硬把殺人這回事往我頭上栽呀！」
果然和尚道：「大丈夫敢做敢當，招了吧！」
來如風道：「招？招甚麼？」
果然和尚道：「當然是招認你把關洛鏢局的人殺了呀！」
來如風道：「小腳，我以爲人是你殺的。」
果然吃吃怪笑，道：「死者是被刀所殺，我身上並沒帶刀呀！」
來如風笑了。
他先是看看袁天行那張忿怒的臉，再看看遠處的老爺嶺，笑道：「小腳，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呀！」
果然和尚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小腳，我就知道你身上帶着刀，所以當你三更天剛過而一心想往谷內闖的時候，你被人攔住，但你爲了滅口，你一舉殺了五個人，你不但心狠手辣，而且也善於心計，自己把殺人兇器拋入深澗，裝做自己沒帶刀，還找來總鏢頭嫁禍在來某人的頭上，小腳，我這話可說中你的心內了吧？」
果然一陣猛搖頭，道：「放屁，放屁，一派胡言！」
來如風道：「小腳，我看你還是招了吧！」
果然和尚叱道：「貧僧招甚麼？」
「當然是你把人殺了的呀，如果你承認自己殺了人，我來如風也許會爲你在袁總鏢頭面前講個人情，如果你不知悔改，嗨，我也不管了！」
突然，袁天行一聲沉吼，道：「來如風，你如何証明人不是你殺的？」
來如風淡淡一笑，道：「袁總鏢頭呀，你認識來某人有多久了？」
袁天行道：「打從你中原整治過幾位霸主之後，袁某便知道江湖上出了你這號人物了。」
一笑，來如風道：「那來某同你袁總鏢頭，十年間可看到來某亂殺過人？尤其是好人如那邊死了的幾位鏢局內的兄弟？」
他故意重重的說最後兩句話，袁天行不由暗自在點頭，他的心念動搖了。
袁天行道：「你只爲索銀子。」
來如風雙手一拍，道：「得，我問你，你的這幾位身邊可有甚麼錢財寶物，值得我來某人對他們動刀子的？」
袁天行不由得轉而看向果然大師。
果然立刻搖手，道：「袁施主，你別相信他的話，人絕對不是我殺的。」
來如風又接上一句，道：「小腳，我會找到你拋掉的兇刀，你信不信？」
果然急得額上冒汗！
光頭冒汗最顯眼，來如風指着果然大師對袁天行又道：「你看，他已怕得冒汗水了！」
果然大師忿怒的大吼一聲，道：「來如風，你這個油嘴滑舌、缺

德的傢伙，眞可惡啊！」

來如風笑笑，道：「和尙也罵人了吔！」

袁天行咬牙，他看看來如風，再瞧瞧果然大師，忿然的吼道：「到底你二人誰幹的？對天發個重誓。」

來如風立刻笑了。

「對！應該發下重誓！」

果然已雙手合什，道：「人若是貧僧所殺，天罰貧僧死後淪入阿鼻地獄，永不得超生！」

和尙發此重誓，袁天行立刻感動不已！

袁天行冷冷的面對來如風，道：「該輪到你了。」

來如風點點頭，道：「沒錯！是輪到來某了，袁總鏢頭，你仔細的聽着。」

他說完還對果然大師咧咧嘴！

於是，來如風單膝跪在地，他把右手擧在空中，雙目半閉開口道：「皇天在上，過往神明請爲証，來如風如果殺了鏢局的人，就叫我來某亂刀死在山野裏，羣狼撕吃屍不全。」

嚄，發過誓，他還向着南方叩個頭，一副誠心樣子，當然更使袁天行感動不已！

袁天行便也楞住了。

「人不是你所殺的了。」

他此言一出，來如風心中一鬆，只這幾句反駁果然大師的話，比之對敵人動刀還累人。

來如風不由鬆了一口氣，道：「袁總鏢頭呀，老實說，當我看到死了人之後，我心中十分憤怒，眞以爲是小腳下的手，只不過，這件事也差一點抹黑了我來如風，放心，咱們查！」

袁天行道：「如何下手查？」

來如風道：「總鏢頭，你在明裏查，我在暗中訪，不出幾日，必然會把眞兇找到。

果然拭着汗水，道：「我也查訪！」

袁天行回頭看看峽谷口，重重的道：「會的，我會找出眞兇來的！」

他說完拔身長嘯而去，轉眼便不見了！

＊　＊　＊

來如風哈哈一聲笑，對果然大師道：「我早知道人不是你殺的！」

果然大怒，吼道：「可惡，你卻千方百計的硬往我的頭上栽誣！」

來如風一笑，道：「爲了自保，我不往你的頭上栽，你們便認定是我來某幹的！」

果然大師頓着禪杖，道：「來如風，貧僧不要再碰到你，倒楣！」

哈哈一聲笑，來如風道：「小腳，你一定會常遇上我的，一定！」

果然大師道：「你就那麼肯定？」

來如風道：「我敢肯定！」

果然大師道：「憑什麼？」

來如風指一指遠方的老爺嶺，笑笑道：「因爲你仍然忘不掉七王爺陵墓中的寶物，哈……」

果然原本木然一怔，但旋即也哈哈笑了。

他邊笑邊走，還朗朗口誦起來了。

「人生本是空，
人生雖無爭，
貪念人生永難除，
走完人生方會醒。」

他不但唱起來，一共還唱了幾遍同樣的詞。

來如風聽得淸，他大叫道：「小腳，你承認你也難除貪念了，哈……」

果然沒回答，走遠了。

來如風卻回頭再看看老爺嶺，他自言自語：「哎，快有一番殺戮了！」

他怎麼會說出這句話？大概只有他知道！

＊　＊　＊

嗨，那個「西域巧匠」和本初呀，他不知在搞甚麼鬼，又坐上馬車出城了。

他仍然坐那輛雙轡馬車，這一回他出了太原南城，他好像要繞道回大漢去了。

來如風就發覺，如果和本初不是瘋子，他便是有陰謀，如果是陰謀，這個陰謀必然十分陰毒可怕！

和本初絕不是個瘋子。

馬車疾馳，車伕的長鞭抽在半空中，發出「叭叭」響，直到一條大河渡口，大車便停了。

渡口停了一條大船，七個漢子豎着竹篙咧嘴笑，兩塊跳板連上岸，趕大車的連人帶馬一齊上了渡船。

於是，渡船解纜了，七個大漢齊用力，渡船立刻駛離岸，只不過當渡船到了河中央，七個大漢收篙不撐了。

這是任船往下游漂去了。

趕大車的急忙問：「喂，船老大呢，咱們過河的呀！」

有個中年大漢走過來了。

這人站在大車邊，對着車內的和本初一抱拳，笑道：「和老爺子，咱們是西陵來的人，特接老爺子去咱們西陵堡作客吶！」

車帘掀起，和本初吃驚的道：「西陵堡？」

中年漢子點點頭，道：「沒錯，正是西陵堡！」

和本初拈拈小鬍子，道：「萬

堡主把我接去，有甚麼指教呀？」

中年壯漢道：「和老爺子，你先歇着，到了以後，咱們堡主自會向和老爺子請教！」

和本初怔怔的不說話，中年漢子已高聲道：「快把參茶送過來。」

立刻，另一漢子提着一個瓷製茶壺遞在中年漢的手中。

中年壯漢把細瓷茶壺遞向和本初，笑道：「要順水順流駛四十五哩遠，和老爺子喝這參茶潤潤喉。」

和本初木然的接過來也木然的喝着參茶，不開口說話。

中年壯漢笑對和本初，道：「和老爺子，在下先自我介紹，我叫萬金，西陵堡大總管便是在下我。」

和本初連點頭也忘了，他只眨眨眼。

便在這時候，渡口又有一條小船出現了。

那才是眞正的渡船，剛才藏起來了。

此刻，來如風跳上來了。

撐船的只有兩個老漢，來如風拋下一塊銀子，道：「快追那條大船。」

他的話剛完，兩個老人都搖頭。

「怎麼了？」

有個老人道：「追不上呀，再說等追上了，咱們這船就回不來了。」

「爲甚麼回不來？」

老者道：「有一段沒河岸，兩邊峭壁高，那兒的河水也湍急，不能去！」

來如風道：「可知那大船是怎麼來的？」

老者道：「那是西陵堡人買的大船，三天前他們便把大船買好了，停在渡口不渡人，他們在等人。」

來如風只聽得西陵堡三字，心中便冷笑了。

他心中在想：「好個萬子才呀，你果然狠子野心，把和本初弄進西陵堡，好叫和本初把七王爺陵園機關說出來，你好獨吞呀！」

他想着一蹦四丈遠，拔腿便往西陵而去。

他連拋在小船上的銀子也不要了。

＊　＊　＊

距離大河三里半，傍山建着一座四丈高的圍牆，這圍牆只有前後兩道大門樓，正門樓比另一門樓多了一層，遠遠看過去，夠氣派。

「追魂手」萬子才便住在這堡內。

萬子才乃江湖梟霸，也是七王爺忽必顯的座上常客，姓萬的還以此爲榮，沾沾而自喜。

如今七王爺去世了，萬子才卻忘不了老爺嶺上的那麼多寶物，這些天他不停的叫可惜，還是西陵堡中的師爺尹正出的主意，把和本初弄到西陵堡，軟的硬的一齊來，就不怕和本初不吐實。

於是，和本初就這麼的被弄來了。

大船剛靠上岸，只見岸邊已站了十幾個大漢在等着，果然，爲首的正是個紅臉大漢，他也就是「追魂手」萬子才萬堡主。

萬子才撫髯哈哈笑，一躍便當先上了船，他來到大車邊高聲道：「和老，你想煞我萬子才了，哈……」

他眞恭敬，伸手去扶和本初，口中還直叫着：「小心，小心點，別閃了腰。」

和本初下了車，又下了船，這才對萬子才抱拳，道：「萬堡主呀，你這麼大張旗鼓的把我這無用之人請來，有甚麼指教呀？」

萬子才指指遠處，笑道：「和老，咱們到了堡內再細談，如何？」

和本初點點頭，只見路邊站的人都恭敬，他便對各人也禮貌的點點頭。

大車下船了，和本初與萬子才一齊登上車，便緩緩的往西陵堡駛去。

＊　＊　＊

萬子才眞會擺闊，就在西陵堡前的大場子上面，近百名大漢在練武，只見刀槍劍戟眞齊全，幾個大漢舞刀還大聲吼，另有幾人還會氣功，把大石頭頂在頭頂上，再用鐵錘砸。

大車來到堡門口，衆人還高聲叫。

「堡主好。」

嚄，萬子才的胸膛也挺起來了，他哈哈笑道：「你們練吧！」

萬子才拉着和本初往堡內走，邊還對和本初道：「和老呀，自從在七王爺帳下識得和老之後，萬某對你的才智大爲佩服，今天我萬某冒昧的把和老請來作客，可也沒有別的企圖，完全是一番敬意。」

和本初忙應道：「萬堡主，你如此謬讚，和某人汗顏了呀！」

萬子才哈哈一聲笑，他拉得和本初更緊了，好像怕和本初會自他身邊跑掉似的。

「和老，咱們也算老朋友了呀！」

「是和某高攀了。」

萬子才扶着和本初入西陵堡，只見這座堡內屋宇櫛毗，飛簷重疊，巷道也有五條，地上鋪的是青石板，幾棵老樹都有三人合抱那麼粗，更顯得陰森森的嚇人。

（未完・三）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可

文・士
圖・飛

上文提要：毛幹、蔡龍王、秦二壯和丁成濤直馳江南，要向「中原大俠」方溫中等武林名宿揭發人頭店屈家的陰謀。到汴梁後，毛幹到銀樓探詢「長白雪玉」的價錢，不料，銀樓的大掌柜是屈仙姑之兄「巧諸葛」令狐智假扮的，令狐智追殺毛幹至大相國寺外，遇見方溫中，方溫中出手相救，令狐智酣鬥之際，毛幹向令狐智突施偸襲……



妻女遭橫禍　殺敵入空門

於是毛幹一聲不響，一閃而撲到令狐智身前，揮刀就劈，他三刀成束，倏然變化成一點寒星，光華併濺飛刺對方下腹。

令狐智笑了，他聲若悶雷般笑道：「王八蛋，你終於還是送上門來了！」就見金芒突然幻如彩霞，寒光晶芒波紋般的散湧，有如石投水潭發出的波浪，只是那波浪是向四周推送，而晶芒却向中心凝聚向一點，那一點就是毛幹的手臂！

毛幹如果眞的把牛耳尖刀送入令狐智的小腹，他心裡十分明白，自己的一條右臂也將不保，而他是幹甚麼吃的，如果丟失一條右臂，那比要他的命還令他難受！

就在這成果即將展現眼前的電光一閃之際，毛幹不等金絲上臂，更不等鋼丸繞纏，忙揮出牛耳尖刀，破空怒揮力擋。

「刷」，鋼丸如來自西天以外般，一閃而繞上牛耳尖刀，青藍刃芒與金色光束，形成一股美麗異彩。

就在令狐智後翻暴退中，只見他雙手用力後抽，右手鋼丸繞在方溫中的七星寶劍上，左手鋼丸繞在毛幹的牛耳尖刀上，只聽他沉聲暴喝，奮力收回金絲鋼丸……

於是，兩蓬火花碎裂在三人之間，令人心膽欲裂！

也就在鋼丸離七星劍劍身幾寸的時候，方溫中本欲伸手去握，却發現丸體上碎芒懾人，半寸的利刃突現在上面，心中不由又是一驚！

另一面，毛幹在一招落空中，却使他發現對方鋼丸中的構造應該不出他的想像！

於是，就在令狐智的兩個鋼丸再次收回手中時候，方溫中大吼一聲，掄劍而上，他決定不再給令狐智出手機會，一式十六劍，立刻把令狐智圈在劍芒流燦中！

毛幹却趁機倒翻五個破空觔斗，當他站在大和尚身前時候，一連喘了三口氣，道：「王八蛋，這魔頭反應可眞夠快的！」

只見那大和尚手中捻佛珠，雙眉微皺道：「江湖上出現這種歹毒武器，只怕又要造成一陣腥風血雨了。」

突然間，毛幹尖叫一聲：「哎呀！」

大和尚還眞被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只見毛幹左手托着自己的右手小臂，痛得眼淚直流，點點血滴，正自他的手背往下面流！

原來毛幹雖然躲過令狐智左手鋼丸纏臂，但却仍然在他抽動中，被勁急的金綫劃過小臂，竟然帶落巴掌大的一片皮肉，一時間連血也未冒出來，如今一停下身來，在血滴中他才發現自己受傷，於是，那種刺心的痛令他發出「絲絲」聲。

伸手入懷，急忙掏出一個瓷瓶，倒出一撮白色粉藥洒在上面，那是蔡龍王曾經用過的苗疆靈藥。

也就在這時候，只聽方溫中怒喝道：「今晚就在這大相國寺前面，先殺出個結果來！」

令狐智狂笑連連，身形電轉，右手鋼丸在他一脫出刃網劍芒中以後，又及時的拋向空中！

却不料方溫中在鋼丸繞來的時候，七星寶劍迎着鋼丸奮力揮去，只聽「卡」的一聲，鋼丸竟應手而裂。

就在令狐智一怔之間，又是一連十八劍，刃飛鋒掠般有如條條電殛的繞身劈來！

令狐智怒罵一聲：「他奶奶的，老子饒不了你們！」罵聲中，彈雙腿縱起三丈有餘，向人叢中急縱！

方溫中冷笑道：「你還想走！」「刷」的一劍斜劈如電！

就在令狐智悶哼中……

就在一蓬鮮血自令狐智的胯骨大腿間噴洒中……

就在一衆圍觀的人四散奔逃中……

令狐智咬牙一頭鑽入一條小巷中，消失不見！

適時的，大和尚急步上前，高聲道：「方大俠，放他去吧！」

毛幹也走過來，道：「在下知道他的住處，只是他還有兩個人，怕都是秦川幫高手。」

望着手中寶劍，方溫中有着嘆息的感覺，因爲他的劍鞘，那支隨自己數十年的劍鞘，竟然毀於一旦，豈不令他心痛難過！

大和尚低聲對方溫中道：「何不返回相國寺，且等毛施主把他同來的人約來一敍，大家研究破敵之策！」

毛幹却搖手道：「江湖殺戮，血雨滿天，何必攪和得佛門也不乾淨。」

方溫中問道：「毛兄的意思……」

毛幹立刻道：「老偷兒這就帶方大俠去見丁大俠他們去！」

大和尚一笑，道：「黑白同流不合污，同仇敵愾禦强敵，老衲就不攔二位施主，但願共赤心，把成見暫放一邊。」

毛幹忍着傷痛，苦笑道：「且等這二次圍剿秦川幫以後，老偷兒決定『銀』盆洗手，隱沒於深山大澤中，永不再奔走江湖了。」

他話中之眞意，當然方溫中與大和尚聽不出來，只是對於他這幾句話却是大爲激賞，因爲江湖上若沒有神偷毛幹攪和，那更見天下太平。

而毛幹的自言退隱，當然大部份是看在長白雪玉上面，有了這塊價值連城的寶貝，如果他還要翻滾在充滿血腥的江湖上，豈不眞的成了個傻鳥？

就在方溫中正要跟着毛幹離開的時候，燈光下，毛幹鬥雞眼望着大和尚一眨不眨，自言自語道：「大和尚，我老偷兒突然發覺你好面善！」

哈哈一笑，大和尚道：「老衲廣仁，在這大相國寺有年，認識老衲的人自是不在少數。」

毛幹微搖着頭，道：「不對！大師好像一個人，那個人我一直放在心上而難以忘懷，大師太像他了！」

方溫中正要開口，廣仁笑道：「往後見面日子還多，咱們慢慢再談，二位還是快去辦正事吧！」他擺擺手，自顧的返身回相國寺裡面！

事情十分顯然，大和尚不願提起過去……

事情也更明白，中原大俠方溫中必然知道這大相國寺裡的廣仁禪師是何許人！

於是，毛幹也是一聲浩嘆，立刻領着中原大俠方溫中，往南門走去！

* * *

一路上，誰也沒有再說話，一逕進入大南門外的興隆客棧裡。

毛幹推開房門，發覺三個人只剩下一個，蔡龍王一個人坐在桌邊小酌呢！

一見毛幹帶着一人回來，還眞的吃一驚，細看之下，原來竟是中原大俠方溫中，不由一喜，連忙嚷道：「坐，坐！」他見方大俠手中倒提着寶劍，連劍鞘也沒有，不由問道：「方大俠你這是……」

寶劍往桌上一放，方溫中尚未回答，毛幹早問道：「秦大俠與丁大俠他們呢？」

「他二人吃過飯，見你沒有回來，也往街上蹓躂去了。」

毛幹「哎呀」一聲，道：「老天幫忙，可千萬別叫他二位碰上秦川幫的兩個殺人魔手。」

蔡龍王一驚，道：「你又碰上那幫王八蛋了？」

毛幹一邊爲方溫中斟上酒，自己也喝了一杯，這才舉起小手臂，道：「蔡兄你看，小弟幾乎有斷臂之痛！」

蔡龍王大吃一驚，急問道：「毛兄這傷是……」

毛幹心裡當然明白，他絕不能說出自己是上馬道街老鳳祥銀樓去的，當然，他只要不提懷中的長白雪白，中原大俠方溫中大概不會提起這事。

心念間，不由長長一嘆，道：「也是我毛幹時運不濟，命運太舛，半路上竟然碰到一個蔡兄再也

想不到的惡煞。」

「誰？」

「失踪江湖近二十年的『巧諸葛』令狐智。」

蔡龍王那個血盆大口幾乎闔不攏來，期期艾艾道：「那……那惡魔還在人間嗎？他怎麼還沒死？」

中原大俠方溫中道：「確實是那『巧諸葛』，方某與他力拚之下，雖小有斬獲的傷了他，但方某的劍鞘却也被姓令狐的手中怪鋼丸絞斷，唉！」他喝下杯中酒，又道：「如果不是毛兄事先提醒方某，可能方某也早已吃虧在令狐智那老兒的鋼丸之下了。」

蔡龍王伸出手掌，道：「方大俠你看，蔡某就是那晚與一個叫李相公的相遇在黃河岸，一時不明就裡的伸手去抓那隻飛捲近身的鋼丸，想不到鋼丸本身却又有尖刀突出，如果不是蔡某見機得快，我這左掌恐怕早被絞碎了！」

毛幹更把右手臂伸在燈下細看，只見右小臂外側，被捲扯去一層皮肉，足有巴掌大小，立刻又把傷藥敷了一些，然後細細加以包紮。

方溫中憂感的道：「看樣子秦川幫眞的又死灰復燃了，這麼一來，又不知有多少人難逃這次劫數了。」

毛幹道：「秦川幫來勢洶洶，打譜是要先除去當年參與藍關以東八斗山十八盤嶺大決鬥的江湖各路好漢，如今咱們當年的那夥人，年輕如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也都快近五十了，眞要想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還眞是不太容易呀！」

方溫中接道：「既然秦川幫又現江湖，咱們這就南下江南，去找那武林才子林浩然，由他那兒看可有甚麼妙策來對付！」

毛幹道：「我們四人也正有此打算，如今能遇上方大俠，自然是令人意外喜悅，且等丁大俠與秦大俠回來以後，咱們共商行止，決定對策。」

於是，三個人就在這客店房間裡把酒言「憂」，那毛幹更把令狐智重話當年的話，又細細述說一遍……

方大俠一聽，不由大感意外，想不到這「巧諸葛」令狐智還眞的名副其實詭計多端，當年一戰，不但逃了他，而且還救了「西魔」屈仙姑，如今二人重現江湖，當然是不會放過當年那幫圍殺他們的人了。

* * *

且不說三人在客店中喝酒苦等丁成濤二人……

原來丁成濤與秦二壯二人，匆匆吃過晚飯，緩步走向城中，一路往城中心走去……

汴梁這個城市，一到晚上，大部份人全是往城中心擠，原因就是鼓樓街附近的大相國寺，把這些人全都吸引過去，當然，丁成濤與秦二壯二人也隨着走向大相國寺，來瞻仰這都城的寶刹古寺。

不料二人才走進大相國寺正門前，突然發現人們三五成羣，圍在一起交相談論，打聽之下，原來有人在此地眞刀眞槍的對砍對殺，血肉橫飛，好不嚇人！

丁成濤與秦二壯以爲這是一般打鬥，一笑置之，隨着人潮走入相國寺，只見這相國寺的大殿宏偉，氣象萬千，巨燭高照，香煙裊裊，善男信女，扶老攜幼，大都先在香案前叩頭朝拜，加以木魚鐘聲，而使得朝拜的氣氛更見莊嚴。

一連看過幾個大殿，秦二壯突然發現一個大和尚自後殿走向前去，心中不由一驚，暗想：「會是他？」

殿上人多，大和尚並未注意到秦二壯與丁成濤，匆匆自秦二壯身邊走過去，消失在殿門口！

秦二壯自言自語道：「如果不是他，那麼這個和尚長得可眞像他！」

丁成濤皺眉道：「秦大俠，你在說甚麼？」

秦二壯道：「一個大和尚，我看到一個大和尚！」

丁成濤道：「那個大和尚，這殿裡好幾個和尚，你說那個？」

秦二壯道：「剛剛走出去了，他好像一個人，一個消失江湖多年的刀聖。」

丁成濤雙眉一揚，問道：「秦兄所說當年的故人，不是敵人？」

秦二壯緩步往外走，邊道：「不知丁兄可還記得二十年前關洛道上的『大閃刀』花冲這個人嗎？」

丁成濤一怔，道：「當年『大閃刀』花冲縱橫在關洛道上，有名的急功好義，被髮攖冠，江湖上誰不稱頌，他那種拔山蓋世，大義凜然的精神，更令人欽佩，秦川幫大鬧江湖，原本是要公推他出面主其事的，却爲他一口回絕，然而他還是扛着他那把四十八斤重的砍刀，及時的趕到八斗山，那一次也就屬他殺的人最多，當時以我看，秦川幫就栽在他的手裡。」

秦二壯道：「所以我對這花冲的印象也特別深刻，剛才那和尚實在是像花大俠！」

丁成濤搖搖頭，道：「長相同的人，天底下何其之多，我曾經與花冲同船過渡不下數次，也許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的關係，他從不到我那片小莊院去坐坐，甚至在船上也只是點頭招呼一下，但我丁某對他的長相，印象深刻，稍停咱們若再遇上，丁某不難看得出來，不過……」二人正走在殿外高台廊

上，丁成濤思忖的又道：「花大俠會出家？他爲甚麼會來到這大相國寺當和尚？却是令人費解的事！」

秦二壯道：「人生不如意事，往往使人走向兩個方向，其一是積極的走向極端，另一是消極的把自己遁隱起來，也許花大俠遁入佛門，青燈理經，擊缽伴佛，突然遇上甚麼不如意的大事了。」

然而，二人就在這大相國寺裡走了兩三遍，却未曾再看到那個大和尚……

失望之餘，這才緩步走向南門……

丁成濤與秦二壯緩步走向汴梁城的南門外，一逕進入興隆客店，早發現房間中坐了四個人，除了蔡龍王、毛幹二人外，又多了兩個人。

秦二壯一眼看到這兩人，不由大喜……

原來除了「中原大俠」方溫中外，尚有一個大和尚，正就是他在大相國寺遇見的，却不料大和尚已經先一步來了。

丁成濤走上前，細看那大和尚，不由驚喜道：「可不正是『大閃刀』花大俠嘛！」

稽首一禮，大和尚道：「貧僧廣仁，丁施主這些年可得意！」

丁成濤朝天鼻一抽，金魚眼一翻，道：「得意個屁，多年來省吃儉用同兄弟們混了個小小基業，讓人一把火燒了個鳥蛋精光，如今成了喪家犬了。」

方溫中道：「今晚大夥又聚在一塊，集思廣益，妥善想出一個對策來，也好對付那死灰復燃的秦川幫。」

廣仁嘆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見武林將臨浩劫。」

秦二壯注視着廣仁，道：「當年消滅秦川幫於十八盤嶺上，那時候以你花大俠的武功，殺得秦川幫的屈大勇披頭散髮而哇哇大叫，終於使那屈大勇死於亂刀之下，自那次搏殺以後，大家舉杯相聚於長安城的太白酒樓，却不料你花大俠未參與盛會，且又從此消失於江湖，難道就因爲那次慘烈的砍殺，而使你花大俠看破紅塵不成？」

廣仁銅鈴眼下視，白髯遮胸，略見抖動，右手輕拂道：「往事總是令人心酸的，不提也罷。」

秦二壯正要開口，却發現方溫中打一眼色！

於是，他哈哈一笑，又道：「眞的是，人生長恨水常東！如果觸及大師的傷心之處，還望見諒！」

廣仁一笑，道：「施主不見怪，貧僧已感激不盡了！」

人的好奇心永遠是一種無法解說的東西，如果說某一個人，不論他是甚麼樣的人物，一旦失去好奇心，這個人不是具有高度的智慧，就是一個木頭人。

秦二壯如果不是看到「中原大俠」方溫中打眼色，他絕對會當場逼問廣仁，至少他要讓廣仁親口說出，他就是當年縱橫在關洛道上的花冲花大俠。

而方溫中能對秦二壯打眼色，他當然一定知道廣仁的過去，那麼，往後有的是機會去向方大俠詢問，又何必當場强人所難！

這時候幾個人圍坐在房間中，毛幹又把遭遇「巧諸葛」令狐智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

秦二壯與丁成濤二人這才知道，原來大相國寺前的打鬥，竟然是那令狐智與方大俠他們幾個拚鬥，可惜陰差陽錯，沒有碰上。

廣仁長嘆一聲，道：「貧僧本來修心養性，不問江湖事，但在今夜所見，秦川幫的重現江湖，貧僧却不能坐視，故而打探出各位落脚之處，特來造訪，如有行動，何妨至相國寺知會貧僧一聲，貧僧定當按時赴會。」

方溫中哈哈一笑，道：「有大師出力相助，武林又現生機了！」

廣仁苦笑道：「方大俠抬舉之詞，貧僧何敢擔當，說穿了，貧僧也只是懷有私心而已。」

毛幹當下對廣仁的話加以揣摸，覺得廣仁的「私心」二字一定有文章，只是不便開口詢問。

秦二壯道：「如今咱們幾人相聚，若論力量，已經不可輕視，各位是否明日一同前往江南，去找那武林才子林浩然？」

蔡龍王道：「這種大事，一天也不能躭誤，還是盡早找到林大俠，共商大計爲是。」

毛幹又把那夜鎖龍嶺上所見，重又細說一遍！

廣仁道：「眞是這樣，那鎖龍嶺人頭店至少有近百人，再加上他們潛伏在各大城市的暗樁，結合起來，其力量一定不小，大家在聯絡各地武林豪傑的時候，首應記住多多益善。」

秦二壯道：「我太行山馬嶺關秦家寨的人馬，能派上用場的總有個二三十人吧！」

蔡龍王道：「我那太湖横山，也可以叨拾個百來個。」

搖搖頭，方溫中道：「各地方均能湊出幾十人，但却不一定於事有益，依方某的看法，咱們還是先會見武林才子林浩然以後，再行決定！」

廣仁當即起身，道：「一有決定，還望方施主轉告貧僧，時已不早，貧僧這就告辭。」

大家起身相送，廣仁稽首施禮，大步走出店去……

方溫中搖頭嘆息，道：「人間

悲慘，莫此爲甚！」

秦二壯把握機會，立刻問方大俠，道：「方大俠何不詳細說明，以解我等迷惘！」

於是，方大俠又把小二叫來，重新送上酒菜，五個人邊飲，方溫中這才說出一段令人酸鼻事來……

原來廣仁大師正就是「大閃刀」花沖，二十年前，他的年輕如意夫人，爲他生了一對雙胞女兒，長得十分可愛逗人，一歲多的時候，已看出將來必是一對絕色美人，所以花沖愛如珍寶，何止是視若掌上明珠，簡直比自己生命還加愛憐！

日子是在歡樂中渡過的，却不料秦川幫崛起江湖，掀起武林一陣血腥，當年就有許多江湖志士，找上虎牢關花家，花沖無法拒絕，才答應共襄義擧，萬萬想不到，就在他出外商議大計回轉家門的時候，却發現家中一片廢墟，焦的屍體足有二十餘具，連兩個一歲多的女兒都失踪在那次大火中……

顯然那是一次陰謀，當然他要尋查，花沖不再參與對付秦川幫的大計，他扛着大砍刀，遠近查訪，四下打探，原來正是秦川幫屈大勇派他的人下的手……

於是，花沖及時的趕到了藍關以東八斗山十八盤嶺上，正遇着雙方拚戰難分勝負之時！

像一頭猛虎……

不！像一頭剛出柙的狂獅，花沖那「大閃刀」的絕招盡出，就在他一陣狂砍與衝殺中，五六個秦川幫高手，當即死在他的砍刀之下……

那一次搏鬥，也算是十分幸運的一次，因爲，秦川幫雖說人不過三十，但却個個武功了得，他們的本意是先消滅黑道上的人物，然後再分赴各地，再把幾個武林成名人物吃掉，以完成他屈大勇鯨吞武林的決心，但他們的如意算盤雖精，豈奈天不從其願，却碰上各路英雄捐棄成見，黑白兩道大結合，而一擧擊垮了他們的陰謀，也擊滅了屈大勇的美夢！

但當花沖大仇一報，却難以忘掉他那虎牢關的家，他那個美滿得令人羨慕的家，於是，他變了，他變得長年坐在一片墳地上，不說一句話，他那英雄淚灑在一座小小的空墳上，那是他爲那一雙一歲多的雙生女兒特意修的空墳墓，雖然，他沒有找到他女兒的屍體……

直到一年後，他才走入大相國寺，出家爲僧。

＊　＊　＊

興隆客棧的大門已經關上了，二更天已過，連外面熱鬧的街市也停下來，偶爾從街角處傳來一聲：「喝油茶」叫賣聲以外，一切歸於寂靜！

「中原大俠」方溫中走了，臨去，他與毛幹四人約定，三天以後，大家在浦口江邊的長風客棧會面，然後一起過江，直奔鎭江附近的歸燕坡林家莊，去找那武林才子林浩然！

於是，又是一天過去了！

而且是在驚濤駭浪中過去的！

當天色微明，雞叫二更的時候，毛幹等一行四人全都收拾妥當，這時候店小二也把四匹馬從馬廄中拉在門外。

四個人匆匆塡飽肚子，立刻上馬往東而去……

毛幹在馬上對秦二壯三人道：「昨夜相國寺前一戰，我毛幹發現秦川幫所使用的光怪陸離武器並不是甚麼可怕的東西，似乎是有一個指環在控制着，每當鋼丸擲出來，就會發出『絲絲』响聲，當鋼丸中的金綫張力拉大到頂端時候，鋼丸上隱約會有尖刄出現，然後又在鋼丸繞回的時候，鋼丸上的尖刄又縮回裡面，只是鋼丸上的金綫不知是何物所製，竟然細如刄鋒而不會被絞斷……」

丁成濤與蔡龍王因爲知道那鋼丸厲害，所以聽得十分仔細，秦二壯策馬緩緩跟在三人後面，却是一語不發，原因是他實在不願跟這三人同行，後悔沒有跟方溫中同路。

這時又聽毛幹道：「如果要對付那鋼丸，手中必需握有寶劍利刄，尤其是削鐵如泥的名劍，昨晚方大俠手中就是一柄七星寶劍，那『巧諸葛』令狐智幾次繞上七星劍身皆不得逞，可惜那令狐智的身法怪異，不然的話，昨晚他必難逃出方大俠的寶劍之下。」

三個人一路談論着，當天晚上就趕到了徐州，第二天晚上他們快馬加鞭過蚌埠，天黑的時候已經到了浦口。

那浦口是通往對岸石頭城的必經之地，也是一個大的水旱碼頭。

四人在浦口迎江的一條街上，找到那家長風客棧住下。

這長風客棧在這浦口地面上算是最大一家，不但有馬廄，而且也有貨物堆積棧，客棧中時下各種名菜全有，特別是江裡游的各類魚蝦，更是道地可口。

尤其是芙蓉如面的美女，煙鬟霧鬢，相得益彰，絕不輸於江對岸的金陵城，雖然六朝金粉的石頭城，一向被人稱做是紅花綠葉，燕語鶯啼，城裡城外到處都有酒旗迎風招展，粉白黛綠，搖櫓賣笑，江面上到處可見，但仍有不少金陵城的登徒紈袴者流盪舟過江，來到浦口尋樂子。

四人在長風客棧訂下房間，爲了等候「中原大俠」方溫中，更爲了怕遇上秦川幫的魔頭們，所以毛幹特別交代小二，連一應吃的全搬到

房間來。

已經是第三天了，一整天，四個人全窩在房間裡不曾走出房門，除了吃住舒適外，對於外面的繁華與附近的女子淺笑聲，四個人全都如老僧入定般不加理會！

天黑的時候，突然房門有叩門聲，毛幹以爲是方大俠趕來了，連忙走過開門，却見店小二笑道：「請問客官，那一位姓毛？」

毛幹道：「甚麼事？」

小二拿出一張字條，道：「有人送來一張條子給他。」

毛幹一面接條子，邊道：「拿來吧！我就是姓毛。」

小二把字條交在毛幹手中，正準備離去，却被毛幹一把抓住，問道：「送條子的人呢？」

「走啦！」

「可看清他是個甚麼長相？」

小二咧嘴一笑，道：「甚麼長相？不過是個搖櫓的船家，他們那副模樣，每天在我眼皮下溜來溜去的，總有個百二八十個，不用問我就會看得出他們是吃水上飯的水伕子！」

哈哈一笑，毛幹擺擺手，叫小二走去。

關上房門，毛幹就着燈光，四個人一齊看那張條子，只見上面寫道：「敵踪已現，快請登舟。」下款註明方溫中三字。

四個人面面相覷，難下定論。

毛幹手捻八字小鬍，道：「方大俠怎麼一下子就坐上了船，他是在誘敵嗎？」

秦二壯雙眉一揚，道：「既然有條子，何妨去看看，如果沒有見到方大俠，咱們就不登船。」

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是水上蛟龍，一聽說上船，他二人自是不表反對，如果眞的遇上紮手敵人，大不了一個觔斗鑽入水中。

於是，毛幹四人收拾妥當，特別交代小二，四匹馬要妥善照顧，這才緩步走出長風客棧。

四個人穿過通江街，往南走了一條小街，還過了一條弓字橋，不遠處的岸邊正靠着一條小船。

四個人在路燈照耀下，只見那小船上坐了兩個年輕壯漢，露出肌肉賁起的雙臂，一根腰帶是布挽的，白鬆褲子赤八脚，把個硬實的肚皮擠漲得高高的。

這時一見四人到來，其中一個跳在岸上問道：「四位可是要會見方大俠的？」

毛幹看看三人，笑問道：「方大俠現在何處？」

那壯漢一攏小船，拉得小船緊緊依着岸邊，一面笑道：「方大俠正在不遠的江面上，天黑船不能靠岸，所以由我二人送四位往大船上去，四位快請吧！」

毛幹望望秦二壯三人，那意思是在徵求三人的意見。

秦二壯道：「總得見了方大俠才能上船，否則……」

蔡龍王道：「老子見了水，精神就百倍，秦大俠只管上船，蔡龍王當你保鏢人！」

丁成濤也道：「對，如果有意外，那就看我丁醜魔的。」

毛幹却不如此想，因爲他是會一點水下功夫，但要是在水上大戰，他就難以有致勝把握了。

於是，他附和秦二壯的話，道：「怎麼辦，咱們坐小船去，只要大船上看到方大俠，自然是登船相會，否則咱們調頭上岸，三位以爲如何？」

秦二壯道：「毛兄之言正合秦某之意，咱們就這麼辦吧！」

於是，四個人相繼登上小船。

只見兩個壯漢解纜推船，早把小舟推離岸邊，船尾一個搖櫓的，吱呀吱呀的搖着，船頭一個壯漢，雙手叉腰站在那裡，二人看來精神抖擻，得意的樣子溢於臉上。

那小船在江水悠悠中，朝着百丈遠的一條雙桅大船搖去，那大船上船尾，各高掛着一盞明燈，船上人影搖晃，光景總有十幾個。

終於，小船靠上大船舷邊，早見一條繩梯，順着船邊垂掛下來，上面有人高聲道：「四位快請上船，方大俠在等着呢！」

秦二壯抬頭高聲道：「煩請轉告一聲，請方大俠出來一見如何？」

船上那人道：「要見方大俠何不上船來？」

毛幹杏仁鬥雞眼一翻，道：「你是何人？」

「在下是方大俠手下人，四位快上來吧！」

毛幹當即問道：「這船不大，我們的話聲又大，即使方大俠在艙內也應該聽得見，爲何他不走出來一見？這與他的大俠氣度顯然不符！」

秦二壯道：「快請方大俠出來，我們才登船！」

也就在這僵持的局面下，突然間，船舷邊露出一個人來，燈光下只見他仍然是黑緞瓜皮帽，只是長衫已改換成短衫，哈哈笑着道：「毛大俠，船在江心，還想跑嗎？」

（未完・八）



上文提要：師瑤前帶燕子飛到庵裡找皇后母子，見母子二人被殺，燕子飛正想報知孫九峯驗屍，如意突現眼前，說出皇后母子是西貝貨，故山本才將母子殺掉泄憤，俟皇后進香護國寺時，利用犬養由美計誘余東劍，截擊皇后，燕子飛、孫九峯便佈下圈套使由美、東劍中計，皇后方得依時進香，平安離去。此時五龍會的人已早在寺內外部署……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部署嚴密誘強敵　弄巧成拙丟烏紗

「子飛，以你的功力修爲，相信家兄傷不了你，只要你肯高抬貴手，不加害我哥哥，小妹就感激不盡了。」關於這件事，如意不願深談，自注大殿，故意將話題岔開，道：「子飛，這個婦人在這個時候來上香，選的時機實在很好。」

「怎麼說？」

「大戰前夕，往往是最安全最平靜的時刻。」

「但願如此。」

「沒有問題，兩名轎伕的脚程比馬還快，大戰尚未開始，便可遠走高飛。」

「如意，妳的眼力也不差。」

「彼此，彼此！」

二人相互會心一笑，頗有惺惺相惜之概。

「咦，子飛，你怎麼掉單啦？青姐呢？」

「她另有公幹。」

「什麼事都可以幹，可千萬不能扮皇后。」

「扮皇后有何不好？」

「九死一生。」

「恐怕未必。」

「事實很明顯，山本不惜任何代價。」

「本俠要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子飛，你是說已有萬全準備？」

「沒人敢拿皇后的性命當兒戲。」

「但願如此！」

二人各逞詞鋒，語多玄機，充滿了調侃、戲謔的味道，但氣氛則是融洽的。主要是由於在「公」的方面，彼此仍處於敵對立場，不便也不能暢所欲言；在「私」的方面，無疑已建立起極深厚的友誼，有意無意之間雙方皆透露了不少機密，可謂彌足珍貴。

這時，皇后進香的隊伍距護國寺已近，老和尚得到消息後忙不迭地跑來找布衣婦人道：「女施主，快走吧，皇后娘娘馬上就要到啦。」

「是！是！」

婦人連聲應諾，收起供品，又磕了三個響頭，禱告一番，隨即慌慌張張的走出大雄寶殿。

剛坐進小轎，老和尚又追出來叮嚀道：「前面可能已經出不去了，請從後山走吧！」

「好的，好的！」

轎伕彎腰致謝，抬起小轎就走，很快便奔下後山，繞過山脚不見了。

進香的隊伍已至，牲禮供品逕向前行，井然有序的排列在殿前寶殿兩側。

鳳輦則停在較遠之處，因爲遵照古禮，皇后必須步行入殿，以示誠敬。

護衞皇后安全的人，背靠着背，肩接着肩，重重叠叠，密密麻麻。

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石磊、丁玲更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恨不能多生幾隻耳朶長幾隻眼。

＊　＊　＊

看熱鬧的人很多，人山人海，其中不乏護駕者喬裝改扮，在警衞的外圍，又圍成數道人牆。

打從離開正陽門，鳳輦再度起轎時，轎帘窗幔便已放下，但青天白日，皇后的身影仍隱約可見。

嚴、孫、張皆引頸張望，他們在找人，找燕子飛！

不久便找到了，燕子飛就站立羅漢堂屋頂上，朝這邊高擧右手左右晃動了幾下，表示一切俱已就緒。

孫九峯看到這個信號，招招手，恭恭敬敬的稟奏道：「請皇后下轎！」

立有數十名御林軍，自鳳輦至大雄寶殿之間，開出一條長長的通道。

轎帘打開了，已經看到孫皇后華麗耀眼的宮裝。

「殺……殺……殺……」

驀然爆出三聲殺，隨着山本刀之助的殺聲，難以數計的暗器，數不清的人影，從樹上，從屋頂，從地面，從房內，從各自不同的方向，大家目標一致，集中一點，齊向鳳輦攻過去。

鳳輦有多大，就算銅打鐵鑄也承受不起。

孫皇后的命危如累卵，當眞是萬死一生。

山本的血手印、犬養昆仲的劍、石太郎的人皮鞭、前田惠良的天龍斬……俱已攻至轎前。

情勢十萬火急！

生死就在俄頃！

霍然，鳳輦內響起一陣機鈕「軋軋」聲，及鋼簧彈射之聲，霎時間，鳳輦變成了一座暗器發射台，神箭、飛刀、鋼珠、利鏢，一齊出籠，四向激射。

皇后神勇異常，猛可間，破轎騰空而起。

同一時間，鳳輦轟然爆裂，碎片漫天紛飛。

事出突然，暗器又多又密，羣魔猝然無防，立有數十人倒地身亡，每人的身上至少有十個血窟窿，變成道道地地的馬蜂窩。

山本、犬養、四虎等的確不含糊，臨危不亂，應變得宜，在萬死一生的情況下，居然能死裡逃生。

不過，雖然撿回來一條命，却嚇出一身冷汗，有的甚至掛了彩，血跡殷然。

煮熟了的鴨子飛了，山本切齒瞪眼，氣衝斗牛，喃喃自語道：「眞他媽的怪事，孫皇后手無縛鷄之力，一夜之間怎麼變成武林高手？」

就在皇后破空騰起的同時，燕子飛也橫飛出去，二人在空中會合，安然無恙的飄落地面。

山本定目一看，根本不是孫皇后，而是穿上宮裝，戴起鳳冠的柳青青。

在那石破天驚的一瞬間，一齊匍匐在地的護衞以及嚴、孫等人，均已站起，與燕、柳二人展目互望，大家皆發出會心的微笑。

却把山本給弄糊塗了，如墜五里霧中，道：「柳青青，坐在鳳輦內的分明是孫皇后，怎麼會變成妳柳青青？」

柳青青冷笑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變個戲法讓各位開開眼界。」

「我問妳，離開午門時坐在轎內的可是孫皇后本人？」

「那當然，皇后進香祈福，乃朝廷大典，怎可李代桃僵，欺瞞子民！」

「妳是何時入替瓜代的？」

「如今事過境遷，告訴你也無妨，一出正陽門，再度起駕時便已換了人。」

「孫皇后臨時脫逃，未曾進香祈福，難道不是誑騙天下，欺瞞子民？」

燕子飛哈哈笑道：「這不勞閣下操心，大明皇后早已完成任務，駕返大內。」

犬養幸二疑雲滿腹道：「什麼？孫皇后已經……她是如何進出護國寺的？」

「坐着一頂藍色小轎。」

「哦，就是那頂二人抬的小轎子？」

「不錯！」

「那位布衣婦人便是孫皇后？」

「也不錯！」

山本眼珠亂轉，心念電轉，忽道：「老夫計算失誤，被你們的障眼法所蒙，承教了，咱們後會有期。」

任何人都沒料到，好戲尚未開鑼，山本就會打退堂鼓，實則這正是山本厲害的地方，他此番傾力進擊，主要是想殺害孫皇后，今見皇后已去，拚戰意義盡失，提督府的兵馬太多，戰將如雲，自己處於劣勢，光天化日之下，取勝的機會等於零。

他是老江湖，更是老狐狸，一發現中了圈套，馬上就下定退走的決心。而且，決心一下，立刻付諸行動，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只聽山本刀之助大聲吆喝道：「大家注意，即刻退出護國寺，

化整爲零，不得有誤！」

立與犬養、四虎諸人分道朝寺外狂奔。

燕子飛早有殲敵之心，怎肯讓倭賊從容離去，揚聲下令道：「圍起來，把他們困住，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趕盡殺絕，不要放走一個扶桑人！」

部署在最外圍的提督府兵馬得令向內衝殺，原先護駕的高手則拚命向外撲擊，於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大決戰就此爆發了。

由於是內外夾擊，人數又多，戰線拉得很長很大，戰沒多久，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許多小圈子，變成五龍會兵分數處，各自突圍的場面。

山本有備而來，莫邪、干將劍就握在犬養幸二、幸三的手中，孫九峯的部衆首當其衝，藉神兵利刄之助，犬養兄弟八面威風，提督府的兵勇前仆後繼，死傷纍纍。

爲了如意，燕子飛一心想避開前田惠良，尤其當他發現雙劍時，更興起一舉奪回國寶之豪情壯志，奈何事與願違，經過幾番爭戰後，無巧不巧的跟四虎撞在一起。

石太郎、佐佐木，來勢洶洶，口口聲聲要爲山葉武夫復仇雪恨，打來極其火爆兇狠，充滿無限殺機。

小洋芳子、花十郎、井上十朋、嚴元伯、張鐵虎、石磊、丁玲、柳青青，甚至如意，俱皆施出渾身解數，放手拚搏。

一方拚命想突圍！

一方全力在截殺！

慘叫聲始終不曾停止！

鮮紅的血一直在流！

護國寺本爲乾淨清靜佛地，如今却成了戰場！屠場！甚至墳場！

山葉武夫的死，給四虎帶來的衝擊極大，四個人彷彿發了瘋，着了魔，一路猛衝猛攻，前田惠良的天龍斬至少已削掉五顆腦袋，柳上欽三的鬼頭刀，佐佐木的劍，石太郎的人皮鞭也大逞兇鋒，傷人無數。

柳上欽三暴喝道：「還山葉兄的命來！」

趁燕子飛正與石太郎打得難分難解之際，高舉鬼頭刀，瞄準燕子飛的後腦勺砍下去。

大內高手丁二喜就在附近，大叫一聲：「燕大俠小心後腦！」

燕子飛陡然一個急轉身，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妙得不能再妙的身法，左臂一格，架空了柳上的鬼頭刀，右掌結結實實的印上他的胸膛，柳上欽三偷鷄不成蝕了命，連慘叫一聲的工夫都沒有，便一頭栽進鬼門關。

然而，燕子飛也付出極大代價，正當他將得手未得手的一剎那間，前田惠良的天龍斬已破空飛到，在丁二喜的警示下，燕子飛猛低頭，逃得一命，肩頭上熱辣辣的，却被削去了小孩巴掌大的一塊肉。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不禁惹惱了燕子飛，咬牙切齒道：「前田惠良，燕子飛今天非要教訓你一頓不可。」

前田惠良的話更狠毒，更明快：「我要你死！」

此人技深若海，身手矯健迅捷，燕子飛掌招未出，他的天龍斬已搶先攻至，燕子飛急忙騰身避開，伸手去抓。

一抓竟然落空，天龍斬擦身而過，後面的丁二喜措手不及，當場開膛破肚，作了替死鬼。

這一來，燕子飛氣到極點，也怒到極點，前田惠良的天龍斬尚未收回，他已一口氣連攻三掌。

一招比一招快，一掌比一掌狠，如天河倒瀉，如泰山壓頂，震得前田暈頭轉向，七葷八素，卒告噗通！一聲，仰面栽倒。

燕子飛跨步而上，一腳踩住前田的心口，眸中殺機濃重，右掌功力十足，聲嘶力竭的吼道：「我要你血債血還！」

但是，不旋踵間，如意的話馬上在他腦海中迴響，並未眞的劈下去，硬將掌力撤回，後退三步，連吼了三聲：「滾！滾！滾！」

如意就在附近不遠，雙目淚光盈睫，一臉激情。

雙劍鋒芒銳利，當者披靡，無堅不摧，犬養昆仲加上山本，組成一個鐵三角，像一支鋼錐似的刺入人牆人海之中，僅片刻工夫，便殺出一條血路，領着小洋芳子、花十郎、井上十朋等人突圍而出。

「站住！」

「別動！」

兩聲喝叱，兩條人影，徐遠與余老夫人及時現身護國寺。

可惜，徐遠的刀敵不過莫邪劍，老夫人的拐杖被干將劍削去半個龍頭，羣魔去勢如風，轉眼便在視線內消失。

「追！」

孫九鋒一聲令下，率衆咬着尾巴追下去。

「追！」

前田惠良、小洋芳子等人也抱頭鼠竄，燕子飛下令分頭追殺。

＊　＊　＊

追！追！追！

追到日落西山，追到夜臨大地，追進北京城，追到太師府。

孫九峯全副戎裝，好不威風，發號施令道：「圍起來，將太師府給包圍起來，全面封鎖，任何人皆不准自由出入。」

提督府的校尉齊聲得令，一陣

快速調動，何消片刻工夫，便將太師府圍了個水泄不通。

部署停當，孫九峯領着三名千夫長，數十名校尉，來至大門前。

門內閃出八名家將，堵住通路，其中一人冷聲道：「孫將軍來此何事？」

「本將軍特來造訪。」

「可有老太師的請柬或手諭？」

「沒有。」

「那很抱歉，請回吧，老太師前曾有令，凡是孫家的人，除非召喚，一概不得入內。」

「本將軍此來純屬公事。」

「公事也得先通報老太師。」

「那你就快去通報吧。」

石大勇恰巧領着逍遙客、鐵大錘、曲德從府內走出，聞言語冷如冰道：「孫九峯，不必通報，石、孫二家素無往來，太師府不歡迎侯府的人，你可以走啦。」

孫九峯見他一副飛揚跋扈，狂妄自大的樣子，不覺氣往上衝，色厲詞寒道：「石大勇！你們石家就算用八人抬大轎去請，我孫九峯也不會來，今天是爲公事。」

「公事？什麼狗屁公事？」

「追捕幾個逃脫的倭寇。」

「這就奇啦，追倭寇怎會追到太師府來？」

「是孫某親眼見他們逃進來的。」

「誰？」

「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二、犬養幸三、小洋芳子等十餘人。」

「沒有，石家門禁森嚴，沒見這些人進來。」

「是孫某親目所見。」

「沒有就是沒有，各位可以請便啦！」

石大勇拒人於千里之外，下了逐客令，復對守門家將道：「把門門上，誰敢擅闖太師府，就放手去殺！」

惹惱了剛到的東劍、西刀，徐遠咆哮道：「太師府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一羣欺壓善良，魚肉百姓的酒囊飯袋，我老人家就闖給你看！」

金環寶刀與龍頭拐杖齊舉，劈哩拍啦一陣響，壯觀的黑漆大門當即應聲而碎，逍遙客、鐵大錘、曲德率衆攔阻，却非二老對手，眼睜睜的看着徐遠、余老夫人、孫九峯領頭闖進太師府。

石大勇怒氣衝天道：「大膽，你們心目中可還有王法，出口罵人不算，還損毀本府財物。」

西刀徐遠截口怒斥道：「罵人？哼！我老人家還要揍人呢！」

劈！劈！可不是說着玩，手起掌落，當眞賞了石大勇兩個耳光子。

石大勇作威作福慣了，幾時受過這種屈辱，嗚哇大叫道：「上啊，你們都是死人，還不快將這個老小子給我殺掉。」

二老名頭太大，余老夫人的龍頭拐杖舞得虎虎生風，任何人皆近身不得，大家噤若寒蟬，誰也不敢輕捋虎鬚，徐遠一個箭步，抓住石大勇的衣領，喝道：「石大勇，你除了狐假虎威，大呼小叫外，還會什麼？哼，繡花枕頭一個，滾一邊歇着吧！」

手一送一鬆，石大勇收勢不住，一屁股栽坐在地。

東劍、西刀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孫九峯也下令在太師府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石太師已得到消息，趕抵現場，怒視着孫九峯，暴跳如雷道：「放肆，你小小的一個九門提督，竟敢領頭大鬧太師府，心目中可還有本太師？」

孫九峯深施一禮，心平氣和的道：「小侄是來捉拿倭寇，如有失禮之處，尚祈見諒。」

「這是太師府，又不是賊窩，那來倭寇。」

「九峯曾目睹他們翻牆進來。」

「沒有！太師府內沒有一個扶桑人。」

「有沒有扶桑人，一搜便知。」

「大膽，誰敢在太師府內張牙舞爪？」

「職責所在，九峯不得不爾！」

「狂妄小輩，你這是侮辱元老重臣！」

「本提督願承擔一切責任！」

「不准搜！」

「非搜不可！」

孫九峯與石家父子在言語上發生激烈衝突，提督府的兵勇校尉也與太師府的家將護院發生激烈搏鬥，府內的花木、盆栽等物慘遭池魚之殃，弄得東倒西歪，滿目瘡痍。

畢竟，太師府人手有限，難與官兵抗衡，不久便告潰散瓦解，提督府的兵勇於是穿堂入室，大肆搜尋。

西刀徐遠、余老夫人更加肆無忌憚，橫衝直撞，四處亂竄。

可是，說也邪門，裡裡外外，上上下下，搜了個遍，始終沒找到半個扶桑人。

太師府四週有重兵圍困，飛鳥不渡，蚊蚋不入，不可能有人開溜。

大家有目共睹，看得一清二楚，山本、犬養等人的的確確是逃進太師府。

難道飛上了天？

難道鑽入了地？

難道……

難道……

徐遠、余老夫人滿頭霧水，一

臉無奈，搖搖頭，揚長而去。

孫九峯却走不了啦，被石大勇率衆堵住，石如山一把抓住他的手，怒不可當的道：「你搜到倭寇了嗎？」

「沒有。」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至感抱歉。」

「哼，一句抱歉的話解決不了問題，跟老夫面聖去，我要你在皇上面前還石家一個公道！」

石太師得理不饒人，拉着孫九峯就往外走，連夜進入紫禁城，走進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御書房。

沒多一會，威遠侯孫震宇得到消息，已趕進宮來。

燕、柳曉得孫九峯出了紕漏，也聯袂來到御書房。

孫、石二家，交惡已久，石如山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扳倒孫家的好機會，當下添油加醋的，將事情的經過奏明皇上，最後振振有詞道：「九門提督孫九峯，領兵圍困太師府，砸爛門扉，搗毀庭院，翻箱倒櫃，恣意胡爲，毆辱家院及臣子大勇，甚至辱駡老臣，如此目無尊長，罔顧法紀，肆行無忌之徒，實罪大惡極，敢請陛下即刻賜死，以儆效尤。」

朱翊鈞目注孫九峯，道：「石太師之言可是實情？」

孫九峯回稟道：「部份是眞，部份是虛，部份乃東劍、西刀所爲。臣夜入太師府，是爲了緝拿扶桑番寇，石大勇拒臣入內，才不得已而硬闖，事關我朝安危，亦屬微臣份內職責，請皇上聖裁！」

皇上道：「孫卿是否目睹倭賊潛入太師府？」

孫九峯以肯定的語氣回道：「是的。」

石如山馬上反駁道：「絕無此事！」

「老太師，你這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

「生死事小，名節事大，老夫要你拿出証據來。」

「提督府的兵勇校尉，都可以作証。」

「提督府的人，他們都是你的手下，難昭大信。」

「東劍、西刀也在場，眼見山本他們逃進太師府。」

「本太師根本沒有見過這兩個人。」

「老太師，你……令郎還挨了徐遠兩巴掌。」

「大勇是被你打的。」

二人針鋒相對，使朱翊鈞是非黑白難分，道：「孫提督可在太師府搜到倭寇？」

「事出意外，一無所獲。」

「搜得是否仔細？」

「很仔細。」

「如此就是你的不對了，必是夜黑看花了眼。」

石如山接口爭辯道：「啓奏陛下，孫九峯年紀輕輕，絕無看花眼的道理，分明是有意羞辱老臣，請依律嚴懲，以維綱常。」

「石太師的意思是……？」

「唯有賜死伏誅方可重振朝綱！」

威遠侯孫震宇顯得很激動，怒目相向道：「石太師，就算你所言完全屬實，也罪不至死，請勿小題大作，借題發揮。」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辯，朱翊鈞終於作下裁決：孫九峯即刻撤職！

石家父子大爲不滿，認爲處分太輕，要求加重其刑，未被皇上採納。

孫九峯也心有不服，本欲力爭到底，却爲乃父所阻。老將軍當然相信自己的兒子，惜未人贓俱獲，沒能逮到山本、犬養則是鐵的事實，在有理變無理，百口莫辯的情形下，多言無益，只好逆來順受。

神宗望了在場諸人一眼，道：「現在九門提督一職出缺，各位愛卿看由何人出任較妥？」

石如山搶先說道：「小兒大勇資歷完備，最是適合不過。」

燕子飛實在忍不住了，冷聲道：「老太師，保舉自己的兒子，也不怕別人的閒言閒語？」

石如山臉一沉，不悅道：「內學不避親，外學不避仇，古有明訓，只要是人才，怕什麼閒言閒語！」

燕子飛慷慨激昂的道：「如說他是個蠢才，也許有失厚道，太刻薄一些，但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談不上是人才。在禁軍總教頭任內，私心自用，引狼入室，雙劍、寒蟬、玉駝鈴、玉璽被盜，石貴妃被劫，職責所在，他至今仍是待罪之身，絕對不可以重膺要職，請聖上明鑑！」

言來義正詞嚴，擲地有聲，聽得石家父子鼻斜嘴歪，却找不出半句恰當的話來反駁。

朱翊鈞覺得他言之成理，頻頻點頭稱許，道：「九門提督一職請燕卿暫攝如何？」

石大勇父子一聽皇上要燕子飛幹九門提督，大表反對。燕子飛道：「皇上，看到了吧，已經有人反對。事實上草民亦有自知之明，以子飛的性格言，遇明主或可一展抱負，遇奸佞則不免仇連禍結，或鋃鐺入獄，或抄家滅門，草民無心仕途，還是仗義江湖，遊俠四方的好。」

神宗求才若渴，原想藉此留住燕子飛，聞言甚感失望，尋思少頃後道：「那麼，依燕卿之見該由何人出任爲宜？」

「如果沒有適當人選，不妨先由嚴元伯兼代。」

「好吧，就如燕卿所奏，暫由嚴元伯兼代。」

平白錯過一次復出的機會，石大勇很不甘心，與老父耳語數言，挺身而出道：「啓奏陛下，燕子飛、柳青青偏袒徇私，辦案不力，玩忽職守，故縱人犯陳恭、柯友德，請聖上降罪！」

皇上追問所以，柳青青據實相告，道：「事有輕重緩急，當時的情形應以皇后的安全爲第一要務，並非逮捕他二人的最佳時機。」

石大勇道：「後來爲何不下手抓人？」

「後來，陳恭、柯友德爲皇后抬轎子，進出護國寺，責任重大，更不宜莽撞。」

「離開護國寺後，我與子飛緊追五虎與井上等人，結果被他利用夜幕逃走，此番入宮，就是爲了捉拿他倆，不料陳、柯二位已先一步離開，撲空了。」

「只怕是虛應故事，根本未曾認眞執行。」

「石大人不信，可以去坤寧宮親自查証。」

「會去的，只要讓我抓住小辮子，不怕你們不認罪。」

朱翊鈞皺眉道：「好了，諸卿不必再爲此小事爭論不休，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大家辛苦一天，該回去歇歇了。」

君命如山，誰還敢再多言爭辯，當即退出御書房。

皇后進香一事，計劃周詳，部署嚴密，孫九峯原以爲一定可以逮幾條大魚，至少應可將五龍會的主力擊潰，那知事出意外，沒抓住山本、犬養倒也罷了，反而嘔了一肚子氣，竟以丟官去職收場，心裡怪不是味兒。離開紫禁城後，一直悶悶不樂，緊跟在老父威遠侯身後，低頭疾行。

燕、柳追上來，好言安慰了他幾句。

孫九峯道：「燕兄，我自己丟官去職，算不了什麼，這一連串的奇案至今未破，委實叫人寢食難安，既知雙龍居是他們的老巢，何不調派兵馬，一舉剿平？」

「孫大人有所不知，現在還不是派兵圍剿的時候。」

「這是爲何？」

「不管是雙劍、寒蟬被盜，或石貴妃被劫，子飛以爲都不是一件單純、孤立的事，必定牽連甚廣，五龍會、犬養家、石家，可能都脫不了干係。但詳細情形如何，彼此牽涉到何種程度，眞正的目的何在，目前仍諱莫如深，若是在未理清頭緒之前，便採取斷然行動，怕會因小失大，永遠也無法查明實情。更何況，五龍會的爪牙遍佈各地，藏身密窟，數不在少，毀掉雙龍居，不一定能斷絕禍根，爲了斬草除根，徹底解決，還是稍安毋躁好。但不知侯爺高見如何？」

威遠侯孫震宇乃武將出身，魁梧軒昂，不怒自威，銀髯迎風飄拂，益發彰顯出他爲人方正不阿的性格，聲若洪鐘道：「對，小不忍則亂大謀，賢侄深謀遠慮，老夫完全同意，此時踏平雙龍居，於事無補，說不定還會亂了章法，使眞相無法大白。」

燕子飛道：「前次承侯爺大力爲子飛脫罪洗寃，今日却未能幫上孫世兄的忙，甚覺汗顏，盼侯爺見諒。」

孫震宇哈哈一笑，道：「那兒的話，世侄不在現場，並未親眼目睹，自然無從援手，石太師老奸巨猾，除非鐵証如山，他是不會輕易就範的。以後，凡是與石家有關的事情，務必要小心求証，步步爲營，可半點也馬虎不得。」

侯爺的轎子就停在附近，三人恭送威遠侯上轎後，燕子飛轉對孫九峯道：「依孫大人之見，山本、犬養那一夥人會跑到那裡去？」

孫九峯想了想，道：「假如我的猜想沒錯，太師府必有密室地道通往別處，不然是絕對逃不過提督府校尉兵勇的耳目的。」

柳青青道：「嗯，孫大人之言甚是，上一次那個假冒如意的妞兒也是在太師府內莫名其妙的就不見了，有機會一定要認眞查一查。」

燕子飛忽然想起了血手印的掌譜，取出絲絹，交還孫九峯，孫提督却堅不接受，聲言要贈送燕子飛，燕子飛朗聲道：「血手印冠絕天下，獨步武林，乃武學瑰寶，子飛有幸得窺堂奧，已經感激不盡，如此厚賜，愧不敢受，使不得，千萬使不得！」

威遠侯人在轎內，聞言笑呵呵地道：「寶劍贈英雄，紅粉送佳人，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燕大俠胸懷俠義，心繫萬民，光明磊落，無我無私，當之無愧，當之無愧！」

燕子飛猶豫再三，道：「好吧，侯爺既然這樣說，子飛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但願不負侯爺教誨，當眞能爲天下蒼生做一些俠義的事。」

孫九峯見燕子飛終於收下，甚感欣慰，隨老父告辭而去。

燕、柳亦未久留，瞬即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忙了一整天，眞有點累了，回到別有天就往房裡跑，燕子飛伸手脫衣時不小心碰到傷口，不由自主的「哎唷！」一聲。（未完・四十一）

上文提要：水道生知道哈大姐失了貨要賠訂銀，幸災樂禍到七巧賭坊打探，但哈大姐等一口咬定水道生和浪人小川、田野有關係，使水道生自討沒趣，他們打發了水道生後，到「龍華」別墅找小川和田野算帳，小川和田野承認去過那荒島，但否認和倭寇是一道的，並解釋他們只是去做生意，哈大姐無奈，只好忿然地走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夜探別墅無收穫　遇上惡犬忙逃遁

古照今心中一動，他冷冷一笑。

這批來自七巧賭坊的人走到了大街上，佟大川走近古照今，道：「古老弟，你也相信那兩個東洋浪人的鬼話？」

古照今道：「打死我也不相信。」

佟大川道：「那你爲何要大姐退出來？」

古照今道：「沒結果的，他們不承認呀。」

佟大川道：「咱們殺他個承認。」

古照今道：「我以爲那兩個浪人的武功更高，只不過他二人沒出手。」

佟大川道：「咱們怕他個鳥呀！」

一笑，古照今道：「這是上海而並非在那荒島之上，只不過我以爲還不到殺人的時機。」

他再回頭看看別墅的鐵柵門關上了，便又冷冷道：「我以爲他們必再有行動，那是咱們抓他們小辮子的機會。」

佟大川當然不會知道再有什麼行動，但哈大姐知道，是以她採納了古照今的意見。

她帶領着她的人退出來了。

* * *

哈大姐這一行人回到了七巧賭坊後面，每個人的心情都不痛快，但古照今無表示。

當小雪見古照今回來，小鳥依人也似的投入古照今的懷抱中來了。

小雪還以手去撫摸着古照今的臉頰，關懷備至的道：「見你平安歸來，我眞的放心了。」

一笑，古照今道：「咱們已傷了四個兄弟，便是杜當頭也叫狗咬傷了。」

小雪道：「關山河和東方亮要帶人去找你們的，只是沒得到大姐的許可。」

古照今道：「去了也殺不出個結果來，反而造成無謂的損失，划不來的。」

二人走入他們的「香巢」，小雪更是毫無顧忌的抱緊了古照今吻起來。

然而，古照今却對小雪道：「雪，我好累，我想好好的睡上一覺。」

小雪吃一驚，道：「是不是那兒不舒服呀？」她用手去摸摸古照今的額頭，又笑道：「很好呀！」

古照今道：「我只是累了，睡上一覺便沒事了！」

小雪道：「好呀，我就守在你的身邊，你睡吧！」

古照今一笑，道：「妳最好去大姐那裡，記住，我要自己醒來，

別叫我，不論什麼時候。」

小雪道：「吃飯呢？」

古照今道：「也不用叫我。」

他說完便拉過絲被蓋在身上，而且很快的閉上雙目，眞的不再動了。

小雪就是想不通古照今爲什麼會這樣。

她當然不會知道古照今心中的機關。

* * *

就在二更天剛過後不久，有條人影自街角處奔出來，這人看上去短小精幹，輕功奇佳，因爲人們幾乎已分不清他的左右腿了。

爲什麼會分不出左右腿？那當然是這人雙腿奔跑太快了，快得令人無法分辨出來。

非但分不出他的左右腿，而且腿出無聲，宛似一陣輕風，和幽靈差不多。

這個人奔到距離七巧賭坊不遠處的一家客棧，也不經過大門便自房上奔進去了。

這人奔至外牆邊的一間客房中，只在窗外叩了三下，就聽裡面傳來沉聲的喝道：「誰？」

「水爺，我！」

「快腿包？」

「是！」

窗子拉開了，裡面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水道生。

水道生急問：「盯住了？」

快腿包點頭道：「是他，我看不會錯！」

水道生道：「出來了？」

「是的，我一整天不見人，我還以爲等到明天時，不料他二更天剛過就出來了！」

水道生一蹴出了房門，道：「快帶我去，他去那個方向了？」

快腿包道：「水爺，跟我來。」

於是水道生跟隨快腿包也自房上落在大街上，只見外面一片漆黑，原因是這條大街雖然長，除了幾家大飯店與賭坊有燈光之外，別的店家早已打烊了。

那時候上海開埠不久，仍然保留了咱們中國這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習慣，至於後來上海變成不夜城，歌舞昇平而又紙醉金迷，那還是二十年以後才興起來的。

* * *

快腿包帶領水道生，這二人往市郊奔，也不過奔了幾里路，水道生已笑了。

水道生也放慢脚步了，他不用急着去追，因爲他只一認清這條路，便心中明白了。

前面正自拔腿追的快腿包，聽得水道生的呼叫，立刻放慢速度，道：「水爺，快追呀，不追怕他跑掉了。」

「快腿包，別追了！」

水道生道：「他不會跑的，因爲我已知道他如今是往什麼地方去了。」

快腿包道：「這條路是……」

水道生道：「這條路是去龍華的，是不是？」

快腿包前後左右探望着，點頭道：「不錯！」

水道生道：「那就對了，他去龍華，目的地只有一個地方。」

快腿包道：「那人去龍華什麼地方？」他頓了一下，又道：「水爺，你已知道，咱們要不要再去跟踪他？」

水道生道：「當然去，有熱鬧爲什麼不去瞧？」

「什麼熱鬧？」

「到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這二人邊說邊走，他們不用跑了，因爲水道生跟踪的人不是別人，他跟踪的是古照今。

水道生那次去了哈大姐住的地方，吃了哈大姐的酒菜，却問不出他想要知道的消息。

水道生原是要找上哈大姐訕笑一番除去心中的不快，因爲古照今投入哈大姐的旗下，然而，却適得其反，自己反而滿腹狐疑的走出來。

水道生也非一般人，他能在上海灘上領着三條大船吃航運飯十多年，當然有他的一套。

水道生想得十分正確，在哈大姐那裡，他問不出什麼名堂來，便是古照今想說什麼，也礙於哈大姐而免談，那麼水道生便把這快腿包找來了。

水道生打定主意跟踪古照今，只要古照今落單出來，他便找上古照今，他絕對相信，那時候憑個人的交情，他仍然會在古照今口中得知些什麼。

水道生要知道，哈大姐的兩條船怎麼會失而復得？而且人員回來却爲什麼貨完了？

水道生更想知道海上的那批海盜是什麼組合，武力多大，甚至擁有什麼樣的快船，因爲他的飛龍號已往日本送貨去了。

水道生當然要找古照今問出個所以然來的。

水道生如果不問明白，他還眞的是食難嚥，睡難安，走起路來腿發酸。

人若六神無主也是另一種痛苦與無奈，水道生就是這樣，他才找來黑道上專門靠盯人吃飯的快腿包來爲他擔任這個任務。

* * *

快腿包與水道生二人已走了五里多，水道生更認定這是奔在前面的黑影要去的地方了，是的，他正是前往東洋浪人小川與田野他們住的那幢豪華大別墅。

前面露出燈光來，別墅就在前面不遠了，水道生伸手拉住快腿包，低聲道：「咱們別追了，找個地方躲起來。

快腿包道：「這地方住着東洋浪人，附近有個桃花園，咱們躲進桃花園，怎麼樣?」

誰都知道上海龍華有桃花，每年三月開紅花，水道生道：「走，咱們躲入桃花園。」

這二人邊說邊往小路走，那桃花園有一邊距離那幢大別墅並不遠，如果有人自內走出來，這兒的人就能看得見。

* * *

水道生與快腿包二人坐在桃花樹下直瞪眼，他們在等着東洋人的別墅裡面出事情。

水道生以爲古照今半夜奔去別墅，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這一點水道生還是猜對了，是的，古照今就是不甘罷休才會自作主張的半夜找來了。

青年人的脾氣爆火力旺，心中不服就會玩命，古照今不但來玩命，他也要叫哈大姐知道，他可以爲她而死。

當然，那不只是哈大姐對他另眼相待，更重要的便是哈大姐投其所愛的把小雪送入他的懷中。

古照今已把哈大姐當作恩人了，當然也視同一家人。

哈大姐並沒叫古照今爲她上刀山下油鍋，但古照今却有爲哈大姐而効死的決心。

是的，古照今就是抱着報恩的心，打定主意在今夜來一個夜探東洋人別墅。

現在，古照今已站在一道高牆下，他抬頭看上去，只打量了那麼一下，便騰身而起站在牆頭上。

古照今仔細看着院子裡，便立刻看見白天打鬥的地方，再往裡面瞧，有一排房子是紙拉門，中間的一大間有燈光，從反射出來的人影中，古照今立刻知道有幾個人正圍坐在房中商議着什麼。

古照今唯一擔心的便是狼狗，他並非怕被狼狗咬，而是怕露了行藏。

他在暗處躲了一陣子才慢慢的往那一排房中移動，古照今移動得十分小心。

他原是打算繞到那明亮的窗子後面去，但當他走到轉角伸頭一瞧，才知道那兒又橫了一排房子把中間的一間明房堵住了。

其實那明亮的一間乃是個會議室，正有七個東洋人圍在一張矮桌邊開會。

古照今的背貼着牆，他慢慢的往那間明室中移，而且每移一步便稍作停留，然後側耳聆聽，他就快走近那間會議室了，但他也怔住了。

古照今很憤怒，他聽到了什麼才如此憤怒?

原來古照今聽是聽到了，但他一句也聽不懂，只聽得室中人說話似吃了火藥，帶着憤怒與爭吵的語氣。

室中人便是爭執吧，古照今還是一句也聽不懂，因爲室中人一口東洋話，古照今不懂日本語。

古照今以爲今夜是白來了，當然憤怒。

這光景也就沒必要再聽下去了，古照今正打算走了，便在這時，忽的傳來狗叫聲，那是一頭狼狗狂吠着直往他這面撲咬過來。

狗叫聲也引得房中人的警覺，先是自一邊閃出兩個黑衣武士，然後那間明亮的房中閃出七個東洋人。

古照今的動作更快，那狼狗還未撲到，他已拔身落在牆頭上，等到兩個黑衣武士追來，古照今飄然而下直往一大片林子那面奔去。

於是，那片別墅大門拉開了，五個黑衣武士帶着一頭大狼狗發足追過來了。

四條腿比兩條腿的人跑得快，古照今閃入大片林子不多久，先是那頭狼犬追入林子裡。

古照今在林子閃了幾個彎，他越過一道斜坡不見了，古照今當然要走，既然他一句話也聽不懂，也就沒有留下來的必要。

古照今跑了，他留下來的麻煩爛攤子，便由兩個倒楣的人去收拾了。

原來古照今逃入大片桃花林中，也正是水道生與那快腿包躲藏的地方。

那狼狗鼻子靈，入林便往水道生二人身邊竄，水道生看見古照今，但他來不及打招呼，那狼狗已往他身上咬過來了。

水道生掌拍腿踢閃得快，狼狗幾次未咬中他，於是後面持刀追的五個黑衣武士圍上來了。

武士中有人一聲吼：「退開!」狼狗好像聽得懂，立刻不咬水道生了。

快腿包自一棵樹上跳下來，他站在水道生身邊。

有個黑衣人冷笑，道：「嘿……他們兩個呀。」

水道生一見，立刻擺手，道：「誤會，誤會。」

於是，自後面又過來一個人，那個人只一出現，水道生便笑了。

「嗨，小川先生。」

來人正是東洋浪人小川，他雙目凌厲的看到水道生，不由一怔，道：「噫，怎麼是你?」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你以爲是我進入你們那個大院中了。」

小川道：「難道不是?」

水道生道：「當然不是!」

小川冷笑道：「那麼你們爲何在此?」

水道生道：「咱們在跟踪一個人!」

「你們跟踪人?誰?」

水道生道：「就是那個進入你們別墅的人。」

小川道：「那個人是誰?」

水道生原是要說出古照今的名字，但他不想爲古照今添麻煩，因爲他還要去找古照今，他要從古照今的口中得知他想要知道的事。

心念及此，水道生道：「人未看清楚，所以不知道。」

小川冷笑，叱道：「眞是一派胡言，你被咱們圍住，才信口開河，你把咱們當笨蛋呀。」

有個黑衣武士大吼道：「殺!」

水道生急揮手，道：「喂，你們追不到正主兒，想拿我們來發洩呀。」

小川道：「私闖我宅只有死!」

水道生怒道：「娘的皮，咱們還有生意往來吧，我的船正爲你們做生意沒歸呀。」

小川正欲發號施令對水道生與快腿包二人攻擊，突然傳來一聲笑，道：「等等，休得造成遺憾。」

說話的乃是田野。

這田野的手上拎着刀，他由另一方向過來了。

這田野是由另一方向追殺出來的，他也追趕古照今，只不過他追是追對了，但古照今的輕功是一流的，他追到斜坡上就失去了古照今的人影。

這田野十分懊惱的走回來，却又遇上小川這一伙正欲向水道生出刀。

田野走到水道生面前，道：「水先生，你沒有說謊，你們沒進去。」

水道生道：「我二人是在此林中的。」

田野道：「我追那傢伙，但他跑得太快了，我想他還會再來的。」

小川走過來了，他拍拍水道生，笑道：「誤會，果然是誤會，哈……」

水道生就笑不出來，他二人差一點替古照今挨刀。

水道生心中不是滋味，但田野對他笑笑，道：「水老闆，就快有消息了，一旦消息送來，你的一船宜興泥壺運到，咱們這兒立刻把銀子送上。」

想到銀子，水道生的精神一振，他微微一笑，收起刀來，道：「應該就是這三五日了，我的飛龍號海船比別家的船要快的。」

他指的當然是哈玉芳的兩條大船。

水道生也聯想到哈大姐的船在海上發生的事故，於是他藉此機會立刻向田野道：「田野先生，我知道七巧賭坊的哈玉芳，她的兩條船先後爲你們服務過，早些時聽見他們的船貨人員在大海上遇海盜全完了，可是……可是他們的兩條船又回來了，這……件事你們可曾知道?」

田野看看小川，他嘿嘿一笑，道：「事情怎麼發生的，咱們並不知道，只不過生意上有一定的規矩，咱們下了訂金，他們就得把貨送到才能算帳，如果誰在中途違約，誰就得賠銀子，咱們已把兩千兩訂銀加倍收回，從此與那女人不再有糾纏了!」

水道生道：「哈玉芳這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呀，哈……」

水道生的幸災樂禍，令小川與田野等十分高興。

中國人都像他這樣，把東洋倭寇們的嘴笑歪，眼笑得瞇起來，鼻孔笑成朝天開。

那田野與小川，以及另外五個黑衣武士們就哈哈笑了，而且幾乎捧腹。

水道生與快腿包當然也笑了，狼狗沒笑，狼狗的雙目睜圓的瞪着水道生。

* * *

兩批人分開的時候，大約已過了三更天，水道生與快腿包二人到了外擺渡船附近，水道生取出五十兩銀子交在快腿包的手上，道：「收着，吃飽喝足以後，你就泡在七巧賭坊看動靜，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的，馬上回來告訴我，我還得設法找他。」

快腿包明白水道生要找的人是誰，那正是今夜他二人窮追的人。

快腿包把銀子放進口袋中，他滿足的走了，三更一過，他得去找地方歇歇了。

快腿包很滿足，而且滿足得不得了，因爲袋中多了五十兩銀子嘛。

那年頭別說是五十兩銀子，便是五兩銀子省着花用也足夠吃上一個多月而不用發愁的，何況是五十兩。

五十兩銀子對於有銀子的人又算得了什麼?有銀子的人不在乎，隨便出手就叫人嚇一跳，像快腿包這樣專爲別人跑腿的人，他很滿足了。

偏就是江湖盡是爲人跑腿辦事的人物，無奈的爲糊口而花盡力氣跑斷腿，賺的銀子還是有錢大爺們自指縫中漏出來的比九牛一毛還少了不知多少倍的一點點而已。

別看只那麼一點點，也足以叫人喜上眉梢哈哈笑。

快腿包就哈哈笑着走了。

* * *

水道生就笑不出來，他痛苦。

天底下不只是缺錢用的人痛苦，有時候有銀子的也痛苦，甚至比沒有銀子人更痛苦，別的不提，單只人都免不了一死，就足以叫有錢人一想到死就痛苦。

水道生並不想長生不老，但他仍然痛苦，他找不到古照今就痛苦。

他太需要見見古照今了。

水道生睡在七巧賭坊附近的飯店中翻來覆去的睡不好，一直到快天明時才朦朦朧朧的睡着，無他，太多的銀子也令他痛苦。

* * *

太多銀子的人是不高興有損失的，就如同哈大姐一樣，銀子她不缺，但她仍然嫌不夠。

她有個七巧賭坊開在這黃浦灘上，但她也搞水運，所以她弄了兩條船，而且船叫「招財」與「進寶」，為的是多多為她賺銀子。

女人比男人更喜歡銀子。

哈大姐是不甘損失的，她同水道生一樣的睡不好。

哈大姐二更天過後不久，她睡不着便走出她住的小偏院，她打算找古照今問個明白。

哈大姐更想由古照今親口告訴她有關那個荒島上的一切情形，因為如果情形許可，她打算召募人馬前去一拚。

哈玉芳也想妥了，兩條船再加上一批人馬，她有信心打敗那荒島上的海盜們。

哈大姐就是在胡思亂想中起來獨自往古照今這兒來了，她以為這時候小雪與古照今二人，在房中還沒到上床的時候，如果再晚就不太有意思了。

* * *

哈大姐走進院門就呼叫，為的是早早打招呼，怕的是二人房中在「胡鬧」！

「古兄弟，古兄弟呀，大姐我來看你了。」

哈大姐叫的聲音大，走的步子慢，當然是怕遇上那種尷尬的場面。

哈大姐在這方面太清楚不過了。

只是她叫了兩三遍，那間房中就是沒有聲音傳出來，這倒令哈大姐吃一驚。

她心中一緊，也不管那麼多了，立刻飛一般的到了窗前面，於是……

於是她發現門窗開着的：「人呢？」

就在她吃驚剛回頭時，一條人影飛過來，哈大姐立刻認出是小雪。

「小雪嗎？」

「大姐，不好了。」

哈大姐吃驚地道：「是不是古老弟出事了？」

小雪道：「他不見了！」

哈大姐臉色一沉，冷冷道：「妳……仍然未能抓牢他的心呀。」

這口氣小雪是怕聽到的，那是表示她未盡職，也有愧職守。

小雪急道：「他原是在床上睡覺的，他睡了大半個白天，還叫我別叫他，我……」

哈大姐叱道：「妳就應該有警覺，好端端的為什麼要大白天猛睡覺。」

小雪怔住了，她幾乎想哭。

哈大姐道：「你去前面找他了？」

「是的，大姐，我以為他犯了賭癮在前邊賭上了，可是三道大院沒人發現他，我……」

哈大姐道：「我怕的事發生了嗎？」

小雪道：「大姐，妳怕什麼事？」

哈大姐道：「我怕他發覺他自己是人中之龍，咱們這兒非龍窩，他不告而去。」

小雪道：「大姐，我已盡力了。」

哈大姐道：「是的，我知道妳已盡力了，咱們女人的那點本事，妳已發揮出來了，所以……我……」

她緩緩的轉過身，似乎她已失去了一切似的，喃喃道：「鳳落鷄羣難適應，龍無烏雲難騰空，咱們這兒不算得了什麼。」

她緩緩的走着，又道：「三刀會的組織多大，三刀會也未留住他呀！」

小雪立刻道：「不，大姐，古兄弟在三刀會有志難伸，咱們待他如上賓，那是不一樣的。」

哈大姐憂慼的道：「可是他還是走了！」

哈大姐說完便往自己住的小院走去，她走得十分沉重，好像每一脚都踩着膠似的。

* * *

小雪很悲苦，她再也睡不着了。

小雪癡癡的站在門下，她抬頭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大半個月亮，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出月亮上面的那棵樹，樹下有個人，那一定就是嫦娥。

小雪以為她就是嫦娥，正孤單的在等着一個人，嫦娥等的是……

小雪一時想不起，但她知道自己在等一個人，那便是古照今。

古照今去了那裡？為什麼不告而別？

小雪幾乎要呼叫了。

* * *

天上的月亮在移動，已經過了中天，往西方移過去了，但小雪仍然靠着門不動，她仍然在思念着古照今。

她還在拭淚水，她早就落淚了。

小雪並非是受了哈玉芳的命令而侍候古照今的，她眞的愛上了這個滁州來的小子！

小雪甚至愛得古照今已到了可以死的地步，如果古照今眞的有什麼不幸，她也死。

就在小雪痛苦的拭着淚水時，她的上面「忽通」一聲一條人影落下來。

那條人影雙肩一晃便到了門口處，可不正是古照今回來了。

噯，小雪一見不怠慢，立刻雙臂一張抱個緊，她沒笑，却「哇」的一聲哭了。

她非哭不可，一肚子的委屈全在此時的一抱中發洩出來了，她哭出聲來了。

古照今嚇壞了，道：「怎麼了？」

小雪只是哭，難以回答古照今的話。

於是，古照今把小雪抱起來，匆匆的走回屋裏，然後用脚踢上房門，再把小雪抱上床。

「別哭，我欺侮妳了？」

小雪淚眼婆娑的道：「你……」

古照今道：「我是剛回來呀！」

小雪道：「為什麼你出去不告訴我呀！」

一笑，古照今道：「原來為這呀，我的小雪，妳放心，這一輩子妳都是我的了，我是不會把妳丟掉的。」

她「噗嗤」一聲笑了。

這是女人的弱點，男人，尤其是她愛上的男人，要幾句好聽的話抖出來，這個女人又會為這個男人脫褲子了！

小雪就笑着去脫古照今的衣服，古照今哈哈一笑，他任由小雪脫他的衣褲。

不料褲子脫了一半，小雪急急的又把古照今的褲子拉上且拴牢腰帶。

古照今道：「怎麼了？我是來者不拒的！」

小雪道：「咱們有的是時間，我得先向大姐去說一下，叫她放心。」

古照今一驚，道：「大姐來過了？」

小雪道：「是的，大姐來過了，見你不在她好失望，以為你……」

「不告而別？」

「不錯，像在三刀會一樣！」

「哈……」古照今笑了。

* * *

小雪可就笑不出來，她的臉上淚水才剛擦乾，叫她笑是笑不出來的。

小雪拔腿往外走，古照今伸手拉住她：「喂！妳去什麼地方？」

小雪道：「你還不知道呀，大姐為你不告而別都快急死了，我得去向大姐報告。」

古照今道：「不用去了，也許大姐早睡了！」

小雪道：「大姐比我還要急，如果我不告訴她知道你回來，明日她會殺了我！」

她抖開古照今的手，便往屋外去了。

古照今立刻有行動，他必需快把衣服弄整齊，怕的是大姐會來他這裡。

* * *

小雪已走到哈大姐住的那個院子了，她忽然發她房中點着燈。

她舉步正要往哈大姐的精舍中走去，忽聽大姐的聲音傳來，道：「是小雪嗎？」

「是我，大姐！」

「妳不用來了，我已知道古老弟回來了，回來就好！」

這話說得眞愉快，聽的人一聽便明白。

小雪站着未曾走，她吃吃的道：「大姐，妳是怎麼知道的？」

哈大姐道：「我同妳一樣沒睡覺，我去街上附近來來回回的走動，直到……」

「直到瞧見他回來，是不是？」

哈大姐道：「回去吧，好生侍候他，明日他會自動的把話對我說的。」

小雪也笑了，這是叫人喜悅的事，原來哈大姐沒回房，她在七巧賭坊外等古照今。

她還眞把古照今當成她的「活寶」了。

活寶比死寶值錢多了。

古照今就被哈大姐當成了她的「活寶」，失去「活寶」的人，是痛快不起來的。

哈大姐此刻痛快，而且痛快極了！

* * *

小雪回來了，古照今正一本正經的等在外房內，因為他以為哈大姐會來的。

哈大姐很懂人性，她沒來，小雪一人回來了。

「大姐呢？」

「她叫你早睡，有話明日再談。」

「她不來了？」

「她睡了。」

噯，古照今頑皮了，他一手抱住小雪，道：「太好了，現在是咱們的天下了！」

小雪聽了吃吃笑，她回報，兩個人又快變成一個人了。

「咚」的一聲雙雙倒在大床上，那小雪張口便咬住古照今的肩頭不鬆口。

古照今沒喊叫，他也咬，咬住小雪的一隻耳朵往口中吸吮着。

互咬互抱的一陣折騰，也算是一種發洩。

小雪是要把一肚子的怨氣發洩出來，她才咬。

古照今乃是今夜白忙一陣，差一點同人幹上不說，還差一點被惡狗咬，所以他也咬！

兩個人都發洩，不同的發洩，然後……然後好戲才上演，才登台。

小雪姑娘有一套，床上的功夫她在行，應付一個古照今，她綽綽有餘。

只不過今夜的古相公不一樣，他不但白天睡得足，加上夜來一肚子的火，他燃燒了，火鳥似的燃燒了。

這二人四更不到就發招，一直「打」到五更過去一大半，兩個人滿足了。

兩個人也笑了，於是，這二人就在這張緞被已亂七八糟的床上交頸而眠，天塌下來叫王八蛋們去頂着吧。

＊ ＊ ＊

天是要塌了。

好時光是溫柔鄉，濃情蜜意不起床，這句話還眞恰當，因爲快近中午了，哈大姐還等在她的房中沒出來。

哈玉芳心安，因爲古照今並沒「不告而別」！

自從古照今自荒島歸來後，哈大姐便把古照今視爲她手中的一張王牌，想也知道，她若失掉這張王牌，那可是她莫大的損失。

哈大姐原是高高在上的，但因爲古照今，她在無形之中培養出忍耐的功夫。

她可以一大早守在屋子裡等而不派人去召喚，只這件事上便知道她的忍耐力了。

哈大姐還在等，不料此刻那俏翠竹匆匆的奔來了。

從她走得急，便明白必有什麼事發生了。

哈大姐隔窗一看立刻迎上去，道：「翠竹，有什麼事嗎？看妳急得……」

翠竹走到精舍中，道：「大姐，那個討厭的水道生，夥同那個上次來過的黑漢又來了。」

「那個黑漢？」

「就是三刀會中的那個黑漢。」

哈大姐聽說三刀會的人來了，她不再多想，立刻就起身往外走。

哈大姐不怕水道生，但三刀會是個大組織，她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了。

哈大姐邊走邊問：「他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翠竹道：「就是兩個，姓水的同那黑漢！」

就聽哈大姐一聲冷笑，道：「又是姓水的來找痲煩。」

翠竹道：「大姐，咱們爲了剷除後患，何不……」

哈玉芳道：「你忘了，姓水的也非弱者，單只他三條大船在海上的力量就不容忽視！」

她頓了一下，又道：「他們在……」

她的話才一半，遠處已聽得哈哈笑，哈玉芳立刻聽出這是水道生的笑聲。

哈大姐沒笑，她站定了看過去，果然水道生與一個高大個子的中年人過來了。

水道生邊笑邊道：「哈，哈老闆呀，我們又來了。」

哈玉芳不能在三刀會的人面前失面子，她回身禮讓，笑笑道：「既然來了，那就請到我屋裡坐。」

她回身便走，又回到自己的精舍中，那翠竹只得爲幾人端上茶。

那黑漢一直的沒說話，直到哈玉芳叫大家喝茶，他才淡淡的道：「哈當家的，妳該知道我再來的目的吧？」

水道生道：「哈老闆，我在大街上遇上這位三刀會的雷當頭，所以就陪雷當頭一同來了。」

哈大姐冷笑一聲，道：「雷當頭有事前來，水先生，你也有事嗎？」

水道生一笑，道：「大家已是老朋友了，我陪三刀會朋友前來，也並沒有惡意呀！」

哈大姐道：「惡意？你有什麼惡意？水先生，你雖無惡意，看看熱鬧的心理必有，水先生，是不是？」

眞是一句話說進他心中的要害了。

是的，水道生便是帶着這種幸災樂禍的心理前來，水道生也是把古照今投入哈大姐之事傳給三刀會的當家申方艮，而且，上一回申方艮申當家還親自前來過，只不過當時的古照今已在佟大川的船上押運宜興泥壺去日本了。

這一回申方艮沒來，因爲他乃三刀會的大當家，身份上不能爲了船上的一個把手而三番四次的找來，那會引起屬下猜忌的。

雷子鳴來了，因爲他的船就停靠在黃浦江岸邊，這一回他運來了蕪湖的大米來的。

雷子鳴把船停好便獨自一人找來了，還眞巧，他在大街上遇上了水道生。

雷子鳴放下茶杯，笑笑道：「哈當家的，我們古老弟已回來了吧！」

哈大姐道：「不錯，他回來了。」

雷子鳴道：「那就叫他出來見見我。」

哈大姐道：「記得上一回我說過，他已是我的人了，他不會走的。」

雷子鳴冷笑，道：「那可不準，走與不走，得見了古老弟才知道。」

哈大姐道：「我以爲你看了也是多餘。」

雷子鳴道：「如此，妳是不打算放人了？」

哈大姐道：「放人，這是什麼話？我收容他的時候，可不是在你們三刀會的組織裡挖角挖來的，咱們是看中他的才堪大用，不堪以……哼……」她看了看水道生，又道：「咱們以兩條大海船的代價換回他的才幹，說明白些，也是花了大把銀子才留下他的，怎麼樣，你們不能說他曾在三刀會幹過，就一輩子是你們三刀會的人呀！」

眞是說得理直氣壯，叫人無言以對。

雷子鳴一怔，道：「哈老闆，我以爲妳還是强詞奪理，有些牽强。」

「怎麼說？」

「很簡單，古照今到三刀會時年不過十九歲，三刀會不能馬上叫他擔綱當大任，什麼事也得從頭做起，所以三年他已是把子了，咱們原是快提升他了，妳怎麼說咱們已把他放棄了？」

一笑，哈大姐道：「雷當頭，我聽說你遣散他走路，還送了他十兩銀子，你眞夠大方呀。」

一句話如刀扎，雷子鳴全身一震。

是的，當初他就是怕有一天古照今爬在他頭上，而且他肯定，如果有機會，他相信古照今必會入三刀會總堂口，而成爲三刀會中的高手。

雷子鳴便是因爲這原因才放走古照今，想不到水道生這老奸却把古照今的事傳入三刀會的堂口。

認眞而言，雷子鳴還氣忿水道生多事。

＊ ＊ ＊

水道生當然要多事，所以他此刻哈哈一笑，道：「哈大姐，既然是古老弟已回來了，那麼，就請古老弟出來一見，至少他們也是相處三年的上司下屬吧？」

哈大姐道：「當然可以，只不過……」

雷子鳴急問：「怎樣？」

哈大姐道：「在我這裡，少拿上司的威風唬人，他如果不吃回頭草，你們就要走。」

水道生道：「當然，當然，老實說，古老弟又沒賣身契在三刀會，他有他的自由呀。」

只有這麼幾句話，哈大姐心中高興，姓水的惹人厭，想不到惹人厭的人偶有佳作令人喜歡。

於是，哈大姐對一邊的翠竹道：「妳在此好生侍候兩位貴客，也叫他們送來點心，我去瞧瞧古老弟是否在他住的地方，我很快就回來。」

水道生知道哈大姐有陰謀，但他一些辦法也沒有，眼巴巴的看着哈大姐走出門。

叫人，丫頭也可以去叫呀，爲什麼要老闆親去？

雷子鳴心中也懷疑。

翠竹姑娘當然明白大姐的意思，她對水道生與雷子鳴二人笑道：「我爲二位去取來點心，上海的點心可好吃呐。」

她匆匆的走了，而且是笑着走的。

＊ ＊ ＊

雅房中無動靜，房中人睡得酣，哈大姐站在門外心事重重，她對於小雪的表現最滿意不過了。

抓人要抓心，她就是以爲小雪這着棋走對了。

哈大姐站了一會才伸手去敲門。

門上發出「彭彭」聲，哈大姐開口：「還睡呀，日頭晒到屁股了。」

房內立刻有動靜，小雪用力推開壓抱住她的古照今，道：「快起來，大姐來了。」

古照今也聽到門外有人叫，他聽小雪說是大姐來了，一驚而起，道：「嗨，咱們睡過頭了，快起來。」

門外的哈大姐吃吃一笑，道：「沒有事，古兄弟別起來，我只進來說句話。」

於是，房門拉開了，小雪迎面叫：「大姐！」

哈大姐一笑而入，她一直走到內室，見古照今正在穿衣服，她擺擺手，道：「別起來，我只問你幾句話。」

她還用手去按住古照今的肩頭，再看床上亂七八糟的，也不由砰然心動。

哈大姐當然明白他們二人的房中發生過什麼事，只要看看拋棄在床下面的那兩條大毛巾就明白了。

哈大姐只是心中一緊，便立刻笑呵呵的道：「你呀，身子要多保重。」

古照今赧然一笑，道：「大姐。」

哈大姐道：「古兄弟，昨夜你去了那裡了？」

「東洋人的別墅。」

他說的是實話，哈大姐吃一驚。

小雪也吃驚，她的頭向裏面瞧，臉上泛青。

古照今道：「我想去發現些什麼。」

哈大姐道：「太危險了！」

古照今道：「爲大姐做些什麼，一直是我心中所想的，大姐對我的照顧，我無以爲報。」

哈大姐好感動的道：「古兄弟，只你這幾句話就叫我哈玉芳心中高興，大姐沒白疼你！」

她頓了一下，又問：「你眞的去了小川與田野住的那幢大別墅？」

古照今道：「是的，我發現他們正在開什麼會。」

哈大姐道：「聽到什麼了？」

古照今道：「眞是可惜，他們說的東洋話，我是一句也聽不懂！」

哈大姐半帶失望的道：「果然可惜。」

古照今又道：「裡面還有一頭大狠狗，狗這動物眞的精靈，我沒及時發現。」

哈大姐緊張的道：「他們必不會放過你。」

古照今道：「他們自四面八方圍過來，但我才不想打無謂的仗，我退出來了。」

哈大姐道：「他們應該很快便追出來的。」

古照今道：「我投入一片桃花林中，就聽得追我的人們在桃花林中圍住別的人，哈……」

他還不知道水道生幾乎替他背黑鍋。

他笑着又道：「他們中間有高手，有個傢伙往我這面追來，我還是把這傢伙甩掉了。」

他說的當然是田野，而且田野也吃驚古照今的輕功在他之上。

哈大姐以關懷備至的口吻對古照今道：「古兄弟，你知道你去了以後大姐一直擔心你，怕你不告而別！」

古照今道：「我只是要爲大姐做些什麼。」

哈大姐道：「你以後不可以這樣做，大姐不想失去你，以後做事先同大姐商量，你知道我把你當成我的什麼了？」

她看看古照今的臉，又道：「大姐眞心把你當成我的親兄弟了。」

古照今更爲感動，道：「大姐……妳……」

哈大姐道：「大姐不能失去你，知道嗎？」

古照今道：「我說過，除非大姐攆我走，我古照今這一輩子也不會離開大姐半步。」

他這是眞心話，宛如阿斗在洛城，他樂不思蜀矣。

哈大姐幾乎飄飄然的笑開懷了。

她來的目的祇是要聽古照今的這句話，如今她大可放心的對古照今坦白了。

「古老弟，如果三刀會有人來找你，你是好馬，可會再吃回頭草？」

一怔，古照今哈哈一笑，道：「三刀會不會有人來找我，而我古照今也不會再回頭，大姐，難道……」

他直視哈玉芳，又道：「難道三刀會有人知道我在大姐這裡？」

哈大姐道：「原是不知道，但有個水道生，他們三刀會便很快的知道了。」

古照今一怔，道：「大姐說是水先生把我在此之事傳送到三刀會了？」

哈大姐道：「要不然，水道生怎會陪着三刀會的人找來我這兒？」

古照今忙把衣服穿好，道：「他們在那兒？」

哈玉芳道：「就在我住的地方！」她笑笑，又道：「他們曾是你的上司，我以禮相待。」

古照今道：「我是不會再回三刀會的，他們會白來。」

於是，古照今隨着哈大姐與小雪，三人便直往另一偏院走來了。

哈大姐心中十分篤定，她再也不會擔心古照今會見了雷當頭後離她而去。

如果古照今仍拿不定主意，哈大姐是不會叫他出來與雷子鳴見面的。

哈玉芳絕不會輕言放棄古照今。

現在，她發出銀鈴也似的笑聲，道：「對不起，他們年輕人愛睡，倒是叫二位久等了。」

說着，她當先進屋子裡。

古照今隨之而入，便也立刻怔住了。

雷子鳴已張開雙臂大笑，道：「哎呀，古兄弟呀，眞叫我雷老哥想煞你了，哈……」

他欲抱古照今，但古照今却退了一步，笑笑道：「是雷當頭到了，恕我不知，得罪得罪。」

這是客氣話，雷子鳴放下雙臂乾乾一笑，那水道生也笑笑，道：「兄弟，老哥想你，便厚顏的來了。」

哈大姐手一讓，道：「坐，坐。」

大家這才重新入座，嚄，看吧，那小雪眞可人，小鳥依人，雙手白又嫩，緊緊的挽住古照今一臂在淺淺的笑，笑得眞迷人。

雷子鳴一瞪眼，他向一邊的哈大姐道：「這位姑娘她是……」

哈大姐眞乾脆，她淡淡的道：「他們是一對小夫妻呀，怎麼？看也明白他們多恩愛了。」

雷子鳴問古照今，道：「你結婚了？」

古照今看看小雪，笑道：「親愛的，他就是曾經送我十兩銀子作盤纏的雷爺雷子鳴，咱們應該謝謝他的。」

小雪立刻站起來，向雷子鳴福了一福，道：「多謝雷爺，是你看我丈夫有大才，怕埋沒他在三刀會，才放他另謀高就，這功勞就是雷爺的。」

雷子鳴一聽之下，心中着實不是味道。

他只有笑着點點頭。

水道生道：「雷兄，該把話導入正題了。」

他這是在提醒雷子鳴，別盡往人家的圈套中鑽，到後來又變成不了了之的局面。

雷子鳴先是乾咳一聲，他面對古照今道：「古老弟呀，你可知道，咱們大當家曾來找過你嗎？」

古照今吃一驚，道：「怎麼？三刀會的大當家『天龍刀』申老爺子來過嗎？」

雷子鳴重重的點頭，道：「不錯，申大當家十分器重你，所以他才會親來，那一回只可惜你老弟出海去了，他老人家失望而回。」

古照今道：「是的，我是出海了。」

雷子鳴道：「申大當家交代，由我再來找你老弟，叫你老弟直接回滁州，大當家有重任予你。」

古照今一笑，道：「怕會令雷爺失望了。」

雷子鳴雙眉一挑，道：「怎麼說？」

古照今道：「我已在此成家，以後就住在這裡了，至於蒙大當家的恩寵，那得以後有機會才可圖報了。」

雷子鳴道：「怎麼，你拒絕？」

古照今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他這話令哈大姐十分高興，她幾乎笑出聲來了。

雷子鳴道：「老弟，你忘了，咱們當家的曾親自前來，這是你老弟天大的面子。」

古照今道：「雷爺，如果在下仍在三刀會，這自是光榮，但此刻在下並非三刀會的人，這話就有得斟酌了，是不是？」

他此刻穿的是綾羅緞綢，吃的是山珍海味，這比之他在三刀會的待遇有天淵之別。

雷子鳴乃是三刀會的當頭，也是今日說的船長，但他的一身穿着與古照今可就難以比擬了。

雷子鳴憤憤的道：「兄弟，人嗎，得意是可以的，但別過火，你終還是在三刀會混過三年吧，怎麼不領我的情呀？」

一笑，古照今道：「人各有志，不可勉强，雷當頭，你對我說過的話，至今未忘，可否……」

雷子鳴忙以手制止，道：「那是我一時糊塗，坦白的說，我也是忌才，這是一般江湖上的通病，一旦想通了，大家都想到大前題上，爲了咱們的三刀會，所以我厚顏叫你重作馮婦，再爲咱們三刀會出力，兄弟放心，這一回你只要回來，少不了你的總堂護法一職。」

他說得還眞口沫橫飛，金剛怒目，無畏無私的樣子，要知三刀會的總護法何等的威風，自長江至黃河、淮水，這千里地方的水旱三山碼頭，他如成爲三刀會總護法，走到那裡都會有人馬相迎的。

這原是個絕好的職位，也是個絕佳機會，別說是雷子鳴，便水道生也以爲了得。

只不過古照今聽了後淡淡的笑了。

只這個表情，便令心情緊張的哈大姐全身一緊。

她也爲這個職位而緊張已。

* * *

古照今的話令雷子鳴也怔住了。

古照今道：「雷爺，算了，忘了有我這個人吧，古照今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我但求在哈大姐這兒過個平淡的日子便足矣。」

他轉過面，還大方的吻了一下小雪，又道：「我已滿足了，人嘛，知足才常樂，人與人之間的互爭互鬥，那有什麼意思？我是不會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鬥爭就是要以別人的痛苦來換取自己的快樂，我的小雪呀，你以爲我的話對不對？」

小雪怎知他這幾句話是對雷子鳴而言。

水道生也不知道古照今這話有什麼眞意。

小雪立刻點點頭，道：「對，你的話對極了，人嘛，應該有感恩之心，滿足於現狀的人才最快樂。」

雷子鳴的臉色也變了，他冷沉的道：「古老弟，你決心回絕三刀會了？」

古照今道：「雷爺何必强人所難？」

雷子鳴道：「如果大當家再來呢？」

古照今道：「我以待長輩之禮對待。」

（未完・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上文提要： 武林高手雲中豪和商鴻先後被殺，二人死狀相似，都是右後腰及左前腰有傷痕。捕頭梁人傑奉命調查此案，他的朋友郭羣，還有好事之徒葛四海和花帶雨也到現場湊熱鬧。梁人傑對此案茫無頭緒，小郭卻安排了一齣鬧劇，引開疑兇的注意力，潛入疑兇的房中追尋線索。此時，另一高手朱濤又成為下一個刺殺目標……

賭場悠然贏大錢　怒被窺浴動肝火

要不是商、雲二人太輕敵，或者先中了毒然後再被施襲，實在不大可能都死於此人的刀下，絕對不可能。當然朱濤並非否定此人是個高手。只不過朱濤一直沒想到此人。第一，此人不能算是黑道中的人物，技藝了得，令人不會聯想到他會作此案子。

所以朱濤脫口而出道：「想不到！」

來人道：「當然，如果想得到那有這麼容易得手？」

朱濤道：「商雲二位眞的是……」

來人淡然一笑，道：「事到如今你還不信？」

「當然是多此一問，和推選會主有關嗎？」

「這可以舉一反三去想，有些事只能意會不可言傳。」

朱濤道：「你是不是以爲殺了在下，就可能有機會做會主？」

「不是可能，而是必然的。」

朱濤笑笑，道：「是時候了吧！」

來人道：「如你選定了上路的吉時，我可以盡量配合你。」

朱濤似乎很平靜，雖然來者不善，但他自信應付得了。

他離開座位，這人也走了進來。

客廳雖不算大，二人動手却綽綽有餘。

「鏘」地一聲微响，刀光一閃，攻出一招三式。朱濤立刻體會到，此人的身手比傳說中及他想像中要高得多，但他自信還是可以應付得了。

儘管如此，朱濤施展「八大抓」把刀浪一一化解。

才不過十二三招，突然另一道金風突至，一道劍芒閃電而來。太快，角度也太奇特。

這固是施襲，但對方似乎也不全靠施襲，而是靠天衣無縫的搭配。

在這瞬間，他對「八大抓」的信心突然消失，因爲這一刀一劍的嚴密搭配，更是無懈可擊，絕透妙透。

「刷刷」聲中，右後腰中了一刀，左前腰中了一劍。

這種聯手模式凌厲無匹，顯示了搭檔的高度默契。

於是其威力相乘地增加，和相乘地爆發，是難以招架的。

朱濤的身子踉蹌着，扶住桌子道：「原來你是這樣得手的……幼稚……卑鄙……」

兩人相視而得意地微笑，朱濤已仆倒地上。

一張血箋，又覆蓋在朱濤的臉上。

* * *

小郭和林小玲趕到時已近四更，不由連連頓足，還有二人到得更遲些，那就是捕快梁人傑和副總捕頭李沖。

兩小在明處，兩捕頭在暗處。

「又是右後腰一刀，左前腰一劍。」林小玲道：「看到沒有？受創的深淺及部位幾乎分毫不差。」

小郭不出聲，却更加仔細地查看。

不久二人離去，梁、李二人自然會出現檢驗屍體。

此刻兩小穿過一條林中小徑時，三個畫了臉的人阻着去路。

林小玲道：「要殺我們滅口？」

爲首的人拔刀，另外二人撤劍，似要鼎足而三包抄。

小郭道：「朱濤是你們二人殺的？」

爲首的一刀砍來，小郭雙臂一絞，推出一道罡浪。

三人似知小郭不好對付，全力迎上，但罡浪雄渾，仍被震退了一大步。

林小玲道：「小郭手下留情，只要加一二成內力你們必受大傷。」

三人互視一眼，竟然掉頭遁去。

「似乎他們本就無意拚出結果來，可能另有用心。」

「爲什麼？」

「不久便知。」

的確，這三人遁去，並未走遠，而捕頭梁人傑等人也在暗中窺伺。

不久，「窮神」阮逢時又在林中出現道：「小郭，我不幹了。」

「爲什麼？」

「因爲我以爲這太危險，萬一某次我不在你身邊，而你遇上了高手，我怎麼向令尊交代，所以這戲我不想演了。」

「老阮，這叫做過橋抽板呀！」

阮逢時道：「小郭，你以爲能破此案？」

「當然，但要有得力助手才行。」

阮逢時道：「小郭，你難道看不出，此刻强敵環伺，危機四伏，你隨時都會有殺身之禍嗎？」

小郭道：「放心，我死不了，算命的說我能活到八十七歲。」

「小郭，你這麼胡搞亂整，可知道我們在背後多麼緊張？」

小郭道：「快偵破哩！不會太久的。」

「小郭，我是眞的不想幹了。」

小郭道：「不幹就算了，小玲，我們走吧！」

二人穿林而過，疾馳而去，小玲偷偷回頭望了一下，道：「小郭，阮逢時似乎又追了來哩！」

「不怕他不來。」

* * *

阮逢時、藍玉和另外一位高手近來總是在小郭身邊。

以阮逢時和另一高手的身份來說，並非不具備當令主的條件，而是在形象上遜色些，因爲他們都剛愎自用。

當會主除了要武功高，文事底子不錯之外，俠行至爲重要。自然在行爲上要中規中矩，嚴謹而莊重。

但阮逢時和另一高手出頭，常在小郭附近，不免令人生疑，無形中就沾上了對武林維持會主有興趣的嫌疑。

一旦沾上這嫌疑，殺機就會如影隨形而至。

此刻，阮逢時在一座破廟中睡覺。

夜風吹動破門窗，窗紙發出「卜卜」聲。

在這聲音中還另有一種聲音，這聲音似有似無，却瞞不了阮逢時。

高手的寶貴經驗，就是能自雜音中分別出最危險的聲音，小殿內漆黑，却隱隱射入一條人影。

當阮逢時自供桌上飈起時，森森的劍芒已自他脚下掃過。

他的足尖在樑上一點即離，「卡察」一聲，樑被砍斷。

力大勁猛，速度夠快，阮逢時心頭一戰。

剛剛落地，「啾」地一聲，寒芒堪堪掃過頭頂，髮髻散開。

雖不見人影，阮逢時却相信是兩件兵刃在流瀉。

這兩件兵刃的配合眞正是天衣無縫。

未出十五、六招，阮逢時衣上已有三道刀劍痕，左臂上還有皮肉之傷，他忽然感覺今夜可能有殺身之禍。

他本是保護小郭，陪他演戲唬人的，沒想到他自己反而有喪命之禍。

他可以體會到，這兩個人每一個的身手都和他在伯仲之間，如果一對一的話，可能任何一個都要略遜於他。

但是，二人嚴絲合縫的聯手配搭，其威力太大太犀利了。

冷芒交織成砭骨生寒的光網，阮逢時知道，他接不下二十五招了。

這眞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他，阮逢時居然接不下二十五招。

接不下二十五招就代表死亡。

阮逢時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人拚鬥是爲了保命。

他的身上火辣辣地，知道又添了幾道劍痕，他當然知道，今夜只怕不大可能逃脫這座小廟了。

此刻，兩道寒芒飛瀉而至。

這是瞬間的事，就在這瞬間，另外一道寒焰，從第二個角度瀉至，一陣刀劍交鳴之後，先前兩道寒芒收斂，後來的一道寒芒再現，「嗆」地一聲歸鞘，一閃而沒。

小廟內歸於沉寂，似乎只有阮逢時的喘息聲。

如此狠狽，在阮逢時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剛才似乎除了阮逢時還有二人，後來又來了一人，前二人被後來的一人擊退，也可以說是被他驚走的。

「是哪位高人救了阮某一命？」

叫了半天無人應聲，阮逢時嘆一聲，自語道：「小郭，你害得我好慘！」

是誰？誰能一招退敵？

＊　＊　＊

梁人傑和李冲又在檢視朱濤的遺體。

梁人傑道：「由此可見，此人的絕招一出，能接下的人不多。」

李冲道：「捕頭，我以爲此人的年紀應該在半百以上才對。」

「那也不一定。比喻說，神話中的『不老仙』鍾離非他老人家如果健在，確能一招斃敵，他會作這種事嗎？」

李冲道：「當然不會，但是，像已死的關山月和崔心蓮，他們如果未死就有可能。」

「老李，無憑無據，不可胡說。」

「是的捕頭。」李冲道：「另外，名望略遜於那對老情侶關山月及崔心蓮的老一輩高手，還有『飛狐』顏斌之師『狂劍』韋天寶，『佛手魔心』邱成森的師叔『三寸金剛』呂永基等人，這些人是否也具有殺死這三人的能力？」

梁人傑點點頭，因爲他對武林中的人物更熟。

李冲道：「這次小郭沒來，倒是難得。」

「說不定他比我們來得更早。」

「小郭這小子到底在攪和些什麼？我眞摸不透他。」

＊　＊　＊

小郭和林小玲又在泡在溫泉。

水中太滑，他抱了幾次都沒抱住她，小郭道：「像泥鰍一樣。」

「小郭，咱們談點正經事。」她把腰上的一帖膏藥按了一下，這是和小郭練功時被打傷了的。

「好，妳以爲梁人傑這個人如何？」

「你是問他的爲人，技藝還是辦事能力。」

「辦事能力和技藝。」

林小玲道：「可能僅僅比你高明些。」

小郭道：「這麼說，梁人傑連你也不如了？」

「太謙虛也等於說謊！所以我只能說了也許不如我！」

「妳眞能吹！其實謙虛和藏拙，才是最難練的一門絕技。」

「你諷刺我不夠謙虛？」小玲拍水濺他，小郭抱住了她。

兩個赤裸的胴體在溫泉中擁緊，那種綿軟膩滑的感受，也只有當事人勉强可以體會和形容。

就在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了一聲厲嘯。

這厲嘯聲似在向這溫泉接近，而且嘯聲出自女人之口。

二人警覺地分開，匆匆穿上衣衫。

不久附近出現了二人，追的人是「浪劍」花帶雨，逃的人是葛四海。

葛四海也許不是怕她，可能是要把她引到此處下手。

在弦月清暉下，葛四海神色冷峻地道：「花帶雨，可別以爲姓葛的怕妳！我只是不屑和妳一般見識。」

花帶雨一字字地道：「咱們就在此算算帳吧！」

「也好，遲早總是要算的。」

「算就算，誰怕誰了？」

「妳爲甚麼老是在背後罵我師父關山月？」

「我何時罵過他？」

葛四海厲聲道：「你背後沒有罵家師浪得虛名，不過是沾了你師父的光，混了一點小名氣嗎？」

「本來如此！有甚麼不對？」

葛四海冷峻地道：「我却以爲妳師父崔心蓮不過是由於年輕貌美，招蜂引蝶，其實身手有限……」

「葛四海，我要你收回剛才的話！」

「爲甚麼？」

「你侮辱我師父。」

「人所共知，妳師父昔年交際廣闊，包括黑、白兩道，只要外表長得養眼，幾乎是來者不拒！」

花帶雨厲叱一聲，劍已出鞘，一口氣攻出七八劍。

葛四海雖然退了兩步，但撤刀回攻，立刻把她逼退。

小郭和小玲在暗中觀戰，看得十分仔細。

小玲在小郭耳邊道：「他們二人的身手不怎麼樣嘛！」

「本來就不怎麼樣！」

「可是人所共知，他們二人在武林中的身價很高。」

「耳聞不如眼見！」

「你看哪一個能贏？」

「可能是葛四海，但也許誰也不贏誰也不輸。」

「他們上一代的私交甚好，他們這一代應該相處得不錯才對。」

「他們本來就相處得不錯……」

林小玲沒聽到這句話，要不，她一定會感到此話矛盾。

這工夫二人已經打了三十來招，劍劍奪命，刀刀追魂。

這時花帶雨劍招加快，凌厲無匹，「刷」地一聲把葛四海的肩衣挑破，傷及皮肉，眞是驚險萬分。

葛四海目紅似血，道：「花帶雨，我本來還不屑傷害妳這個八流妓女，現在我要改變主意了！」

瞬間刀嘯盈耳，「刷刷刷」一連七刀。就在第八刀上，花帶雨突然尖嘶一聲，捂着左肋退了五步。

她右手的長劍垂下，地上已有一灘鮮血。

這一刀顯然傷得不輕。

花帶雨搖晃着道：「姓葛的，有種就殺了我！」

葛四海目蘊兇芒，走上兩步，緩緩抬起大刀，但他又緩緩放下刀道：「姓葛的和妳不同，絕不殺一個失去抵抗力的爛女人。」

「今夜你不殺我，我必會殺你。」

「逃命去吧！姓葛的從沒把妳當一號人物。」

花帶雨踉蹌而去，葛四海仰天狂笑道：「崔心蓮……崔心蓮，家師昔年受夠了妳的氣，可惜妳的徒弟更不爭氣，崔心蓮，我終於爲師父出了一口氣……」

葛四海走後，林小玲道：「雖然葛四海傷了花帶雨，依我看，他的絕招也不過如此……」

小郭道：「如果旁觀者都看不出破綻，那才是名副其實的高手！」

林小玲道：「我以爲這二人任何一人我都能接下來！」

「反正吹牛也不犯死罪！」小郭道：「走吧！」

二人走了不久，又來了一人，居然又是小郭。

他蹲在那灘鮮血處觀察了好一會，還用手指蘸着鮮血嗅了一陣，這一手代表甚麼，已不難猜想。

小郭走後，現場上又來了二人。

誰也想不到，其中一個少女居然是毛小珠。

另一個年輕人也不超過十八九，八字目，鼻子塌塌地。

兩人也走向那灘血處，毛小珠道：「哈巴狗，你看。」

這人的名字當然不叫哈巴狗，他姓哈，由於臉型像哈巴狗，所以毛小珠就一直這麼叫他，他也默認了。

其實他的本名叫哈重光。

哈巴狗的師父是毛老爹的朋友，所以兩小走得很近。

只不過毛小珠老是呼來喚去，把他當下人使喚。

哈巴狗走近蹲下來，以手指蘸血嗅了一下，道：「這不是血，是一種染料，這是怎麼回事？」

毛小珠也嗅了幾下，道：「不久就知道了！」

哈巴狗道：「到那裡去？」

「去找小郭。」

哈巴狗道：「人家兩人卿卿我我，咱們何必去討人厭！」

「你懂甚麼，他們和咱們兩人一樣成不了的。」

「和咱們一樣？妳是說咱們二人也是卿卿我我？」

「去你的，下輩子和天老爺打個商量，讓你長得像個人樣子。」

＊　＊　＊

小郭和林小玲在一家賭館中玩骰子。

這還是小郭學了毛老爹的賭技後第一次亮相。

這一桌上的賭客以莊家最特別，一身的華服，只有十六七歲，却是滿臉皺紋，但賭技了得，小郭已輸了一把。

此人作莊，此刻又拿起了骰子。

小郭道：「老兄，且慢！」

莊上這小子道：「怎麼？你是不是要加賭注？」

小郭道：「不是，我要看看這副骰子。」

「當然，你可以看！」

小郭抓起三枚骰子看了一陣子，似無問題。

那小子笑笑，道：「各位的注都下好了沒有？」

小郭這次下了一萬五千兩。小玲扯了他一下，道：「這麼多。」

小郭道：「小意思，下次更大！」

結果小郭擲了個九點，已贏了莊家。

作莊當然佔便宜，但也不盡然，在可以控制或走運的情況下作莊當然好。反之，會輸得更慘。

而目前小郭可以看出，作莊的這小子很有一套，也有大量的賭資，其他幾家都不過是陪襯而已。

因此，他主要的目標是莊家，贏了他才能贏大錢。

這次三家都擲了八九點，小郭第一擲是八點，第二擲就是「豹子」。

而這一次他竟押了五萬多兩。五萬兩銀子有多大的價值？就算這家賭場的全部房地產及設備全算上也不值五萬兩。

莊上這小子的巴狗臉歪了，瞇着眼看了小郭一陣，仍然搓着骰子道：「下……下，不怕賭注下得大。」

小郭收過銀票，却發現莊家聲言不怕賭注大，他的枱面上却只有萬餘兩銀票了。這點賭資應付其餘的賭客當然足夠。

小郭一家就可能要莊家枱面賭本的三四倍來賠的。

小郭道：「朋友的賭資夠嗎？」

「夠！」

「賠他們三家是夠了！只怕我一家就不夠了吧？」

「也夠了！」

小郭道：「我這次也下注五萬，夠嗎？」

「也許夠了！」莊上的小子道：「兄弟願不願賭個花梢？」

「甚麼花梢？」

「賭兄弟和兄弟的女友身上的一件秘密。」

小郭和小玲一楞，小玲道：「甚麼秘密？」

莊上那小子道：「如果在下能算出二位那一位身上有一帖膏藥，這種未卜先知的神通值不值五萬兩？」

「這……這算甚麼？」小郭望了小玲一下。

莊上的小子道：「天下賭的種類太多，這也是其中一種吧？」

林小玲和小郭互視了一眼，小玲以為這小子有點邪門，她的腰上被小郭練功時切了一掌，有點瘀血，所以貼了一帖膏藥。

但是，昨夜洗溫泉已經不見了，大概是洗掉了。

因此小玲以為，這小子八成昨夜在暗中窺浴，看到她的腰上有一帖膏藥，就以此為賭而穩贏他們。

小玲心中暗罵：「小雜種！你這次可就要栽了！」

於是小玲向小郭點點頭，表示可以賭。

她本以為小郭會猶豫或者不同意。

因為小郭也會猜想到，這小子窺浴看到了小玲身上的膏藥。

果真如此，小郭應該反對這次賭才對。他為何欣然同意？

小郭一點頭，小玲反而楞了一下。

於是莊上笑道：「兩位決定了是不？」

小郭點點頭。

莊上的小子道：「在下贏了是五萬，兄弟贏了是我的枱面。」

這本來是小郭吃虧，但他們仍然點點頭。

因為小郭有把握這小子絕對不會猜中。

骰子還是擲了，小郭通吃，他是八點最大。

這是和另外幾家賭，和莊上賭則沒有在此限。

現在莊上這小子道：「兄弟，現在輪到咱們賭了？」

小郭道：「不錯，你猜吧！」

莊上道：「那一帖膏藥本在林姑娘的右後腰上，卻已經不見了！」

林小玲道：「你輸了！小郭，收枱面！」

「慢着！」莊上的小子道：「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林小玲道：「反正你是輸定了！」

「未必！」莊上的小子道：「本來那帖膏藥在林姑娘的腰上，不知為甚麼，也許是二位親密地摟抱的緣故，卻到郭小俠的腰上去了！」

此言一出，林小玲大叫「胡說」！

只不過小郭卻不由心頭一震。

因為當這小子出主意打賭時，小郭知那帖膏藥到了他的身上，而且的確是由於裸體緊摟，粘到他的腰上來了，只不過小郭以為對方不會知道。

因為摟過之後沒作別的事，他們立刻各自穿上衣衫。

所以小郭有信心會贏，此人只知膏藥不在小玲身上，却絕對不知已到了他的身上。

小玲一看小郭的表情，就知道要糟，道：「小郭，他在胡說八道是不是？你身上有膏藥嗎？」

小郭點點頭，觀眾嘩然。

有人大叫道：「這正是所謂：王麻子膏藥——找病啊！」

眾人又是一陣嘩然，這工夫莊上已把五萬兩收了過去。

小玲伸手就去抓，道：「小賊，你不是個東西，窺人隱私，缺八輩子德，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這小子很敏捷，急忙把銀票往袋內一塞，離座穿窗而出，他似乎知道惹不起兩小，只好開溜。

小郭和小玲自然不會放鬆，追了出來。

出了鎮不久就追上了這小子，小玲一攔就要出手。

「慢着，慢着！」這人正是「哈巴狗」哈重光，道：「郭少俠是大人物，尤其近來俠名大噪，就請郭少俠說句公道話吧！」

小郭道：「變個花梢賭是可以，但不可窺人隱私！」

哈巴狗道：「在下也不過是適逢其會，碰巧看到的。」

林小玲可不信他這一套，撲上去就攻出五六招。

哈巴狗不是小玲的敵手，似乎學的是小巧功夫，一味地閃避，邊打邊道：「郭少俠，你就說句公道話，在下……」

「啪」地一聲，哈巴狗挨了一記耳光，踉蹌後退。

小玲撲上踩出一脚，正要踩他的小腹，忽然一條人影疾瀉而下，因此處是在一株大樹之下，這人一脚踩向林小玲的面頰。

林小玲當然要閃避自救。「哈巴狗」脫出了這一脚之厄。

來人竟然是個美好的少女。

小郭道：「原來是毛姑娘！莫非妳和這小子是一伙的？」

「是一伙的又如何？」

「毛姑娘，這小子太不像話，他窺人隱私……」

毛小珠冷笑道：「如果他是在你們自己的家中偷看，他當然是窺人隱私，但那山野中的溫泉是你們的私產嗎？」

小郭為之語塞，林小玲道：「聽妳的語氣，似乎妳也有窺浴。」

毛小珠道：「誰喜歡看那種事，我正好走到那兒看到，還以為是倒楣呢！倒楣才會看到那種事。」

林小玲大聲呵斥，道：「私下窺浴還出口傷人！我要教訓妳！」

兩人動手，小郭並沒對付哈巴狗，在一邊觀戰。

大約十招以後，小郭發現毛小珠比小玲高明，却總是在緊要關鍵時停住不攻或改變招式。

這是為甚麼？

她們二人會有甚麼下不了手的理由嗎？應該不會的。

「不要打了！」小郭道：「都是自己的人！」

小郭上前往二人中間一站，二人無法搶攻，只好收手。小郭道：「小珠，妳是不是私自出來？毛老爹知不知道？」

毛小珠道：「不知道。我要跟着你闖蕩一下。」

小郭道：「就算要跟我闖蕩，也要向毛老爹打個招呼。」

「我會捎信回去的。哈巴狗，把銀票還給小郭。」

哈巴狗很聽毛小珠的話，把銀票奉還，道：「郭少俠，我沒有窺浴，是毛小珠看到你們的身上的膏藥。」

林小玲道：「下流！」

毛小珠反唇相譏道：「不知道在山野中赤裸摟抱下流還是不期而遇看到的人下流？這倒要請教了！」

林小玲又要動手，小郭阻止了，道：「如再爭吵，都不要跟着我。」

* * *

藍玉和他的未婚妻「黑鳳凰」羅筠在這酒樓上飲酒。

時近三更，正是酒家快要打烊時刻。

「藍玉，那夜和你演下流戲，你說過要補償我的。」

藍玉道：「當然！喏！你看……」掏出一錦盒遞過去。

羅筠打開錦盒，不由驚嘆不已。

那是一串奇大的東珠，最大的一顆比最大的桂圓還大，至少也有兩百餘顆，羅筠的眼珠子和珍珠一樣地明亮。

年輕人的女人，那有不喜歡這種首飾的？

她把這串東珠放在頸下及胸前比量着，興奮地道：「阿玉，你看，這串珠子我戴起來好不好看哪？」

藍玉本來在自酌自飲，在他的心目中，羅筠不必戴金佩玉也是世上至美的女人。

他沒有看她，正要看時，那知梯口人影一閃，羅筠的珠子被人奪去。

這個人大約是中年人，還有絡腮鬍子，但高度却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略高些。

也就是說，他只有藍玉這身高的一半稍多些。

通常高個和矮子相差一個頭就十分明顯了。

藍玉立刻就猜出了此人的來歷——「三寸金剛」呂永基。

他是「佛手魔心」邱成森的師叔。

羅筠見珠子在此人手中，大叫道：「你為甚麼搶我的珠子？你是人還是鬼？」

任何有缺陷的人都不愛聽這句話，呂永基陰陰地一笑，道：「我是鬼！」

似未見他移步，「啪」地一聲，羅筠已挨了一巴掌。

只不過那串珠子却又在她的頸上了。

這一手很噱，而且炫技比作弄人的意念强得多。

人家的行動快逾閃電，羅筠挨得沒有話說，她可不管他是何來歷，撤劍厲聲中就要撲上。

藍玉攔住了她，儘管藍玉也知道自己已不行，但總比羅筠的經驗多。

他離了座道：「你就是『三寸金剛』呂永基吧？」

他的語氣已經很不敬，因他搶珠已失禮在先。

呂永基道：「你是甚麼人？」

「無名小卒！」

「看來也差不多。」

「如果我是你，會以剛才那句話為恥。」

「三寸金剛」怪笑了一下，顯然輕視對方，藍玉攻出一掌，「小天星」是一門頗為霸道的掌上功夫，藍玉已有了相當的火候。

呂永基道：「原來是『小天星』。」不守反攻，硬接硬架，「啪啪」兩聲，雙方接掌，藍玉退了一步半。

呂永基一搖而止。

强弱已大致看出，且差距甚遠。

藍玉此刻是羞刀難入鞘，明知不可為，又不能退縮，於是提足十

成力道，一口氣攻出十二三掌，但第十三掌攻出時，呂永基不見了。

「藍玉小心！」羅筠警告的速度沒有呂永基快，呂永基已到達藍玉的左後側，一掌拍到，快得無法形容。

這一掌羅筠以爲逃不掉，甚至藍玉也知道可能無法倖免。

但他閃也閃了，挪也挪了，如果仍然以爲能倖免，那是奇蹟，只不過這時突然燈火全熄，就在熄燈而人類的視力尚未能適應陡然而來的黑暗時，忽見後窗外有個淡淡的人影一縱而入。

「啪」地一聲，「三寸金剛」竟被砸回梯口，差點翻下樓去。

那淡淡的影子似乎又自原路退了出去。

「三寸金剛」呂永基似也識趣，立自前窗穿出。

樓下的伙計不知發生了何事，提了燈上樓查問。

藍、羅二人立刻付帳出了酒家，不久他們遇上了阮逢時。

他們都是保護小郭的人，只不過保護如何嚴密，也總有疏忽的時候，不久前他們都和小郭分過手。

三人進入一家客棧後院屬於阮逢時的屋子，藍玉說了不久前的一切。

藍玉道：「阮老，只怕有點不妙，我保護小郭，力有未逮，只怕有一天未能保護他，自己先要遭殃。」

「目前的情況確是如此。」阮逢時道：「可是咱們能甩手不管嗎？」

三人默然，羅筠却誓要報這一掌之仇。

阮逢時道：「小郭呢？」

藍玉道：「他在另一家客棧中，還有林小玲。」

羅筠冷笑道：「這兩個小傢伙可眞會痲煩別人，有一天咱們就是不被人殺死，大概也會被活活累死的。」

藍玉道：「羅筠，我和小郭是朋友，既爲朋友就不能抱怨，我去看看小郭目前在不在屋中？」

藍玉回報，小郭和林小玲的客房都是空的，三人立刻去找。

羅筠一肚子火，但又不能表現自己的氣量太窄。

此刻，呂永基在鎮外林中徘徊，似在等人。

不久前他在酒樓上接了神秘人物一掌，心頭大駭。

以前，他總是以爲在武林中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甚至以爲，除了傳聞中的「不老仙」就要數他了，現在他已自行推翻了這個想法。

儘管他根本沒看清對方的面孔，至少他相信對方的年紀比他小得多。

不一會，衣袂破空之聲傳來，林中又多了一人。

「韋兄！」呂永基抱拳道：「在下也是剛到。」

來人也是五十左右，高挑背劍，二人一高一矮，十分惹眼。

此人就是「飛狐」顏斌的師父，「狂劍」韋天寶。

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韋天寶道：「試過沒有？」

呂永基道：「試過，果然有人支援藍玉，但絕對不是阮逢時，手底下很有一套。」

呂永基自不便說出當時的尷尬情形，但暗示很棘手。

韋天寶道：「就算沒看清，也該體會到他的年紀和武功路子。」

呂永基道：「在黑暗中只接了一掌，太倉卒……」

韋天寶道：「這會是誰？」

呂永基低聲道：「韋兄，以咱們二人的身份爲他們二人賣命，值得嗎？」

韋天寶道：「呂兄，這不是值不值得的問題，誰叫咱們和他們的師門有這份交情，況且事成之後，咱們也有很大的好處。」

「再說……」韋天寶又道：「咱們和他們二人打賭，又輸在他們聯手的一個怪招上，如今又怎麼能和人家不認帳。」

呂永基道：「韋兄以爲他們二人眞有希望登上……」

韋天寶道：「既幫了他們，就要對他們有信心。」

呂永基道：「但願你我二人能再次遇上酒樓上驚鴻一瞥的神秘人物。」

韋天寶道：「當然，我們必須先除去這個障礙。」

這時二人忽然發現身後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雖然蒙了臉，看不出是誰，却可以看出頗爲年輕。

「就是他！」呂永基道：「應該沒有錯。」

韋天寶打量一陣，道：「閣下何人？爲什麼要和我們作對？」

蒙面人攤攤手，似不想和他們套交情。

呂永基道：「我們過去有過節嗎？」

蒙面人攤攤手。

韋天寶道：「閣下是啞巴不能說話嗎？」

蒙面人還是攤攤手，二人立刻出了手。

本以爲對方不用兵刃，他們二人聯手也不便亮兵刃，幪面人一出招，二人吃一驚，勢道萬鈞，變化詭譎，立刻撤出刀、劍，幪面人接了兩招就騰身林梢不見了。

二人找了一會不見踪影，都相信此人並非不敵。

二人被這神秘人物一攪和，信

心大打折扣。

＊　＊　＊

小郭和梁人傑在小酌，他們二人最近很少碰面。

「小郭，你能不能不管這檔子事兒？」

「爲什麼？是不是我妨礙了你？」

「多少有一點，但至少你迄今無收穫吧！」

「捕頭是不是有了收穫？」

「也差不多。」

「如果我有收穫，甚至比你多呢？」

「那太好了。」梁人傑道：「這樣吧！只要你小郭能答對一個重要關鍵的問題，就算你具有辦此案的資格了。」

小郭肯定地點點頭。

梁人傑道：「請問三位被殺的大俠身上是刀傷還是劍傷？」

小郭道：「既有刀傷，也有劍傷。」

梁人傑不由精神一振，道：「哪一道是刀傷，哪一道是劍傷？」

小郭道：「那是兩招，也就是一招刀招及一招劍招。」

梁人傑看了小郭半天，吶吶道：「小郭，是誰告訴你的？」

「當然有人告訴我，但我現在不能說。」

即使如此，梁人傑對小郭已經刮目相看了。

梁人傑對小郭無法瞭解，但再問別的却得不到答案。

二人分手後，小郭出了酒樓，時約二更，在一條寂靜的小街上，一高一矮兩個人擋住了小郭的去路，兩個人都蒙了面。

小郭道：「兩位要幹什麼？」

高的人冷峻地道：「要你的命……」說着已撲了上來。

小郭閃過了高的，矮的又撲上來。

小郭大叫道：「我和你們無怨無仇，你們這是幹什麼？」跟蹌地閃過矮的一掌，重心不穩倒在地上。

矮子冷笑着凌空一脚踩下。

這一脚要是踩中，胸骨八成全塌。

這時一聲斷喝，左邊矮牆外突然翻過一人，凌空一脚掃向矮蒙面人。

這一脚十分凌厲，角度也很有利，矮子非避不可。

來人居然是「葛七刀」葛四海，亮出名刀向二人逼去。

這二人自然不會怕他，正要齊上，牆外忽然有人叫道：「葛兄……葛兄，你在哪裏？」似有二人以上。

兩個蒙面人互視一眼，忽然向出聲的相反方向遁去。

葛四海並沒有追，抱拳道：「聽說郭少俠在協助破案，還有幾位高人相助，在下十分佩服，在下不才，願附驥尾，略盡棉薄之力，把兇手繩之以法。」

小郭道：「多謝葛大俠援手，更欽佩葛大俠的仁俠作風，小弟自然十分感激，自然也歡迎葛大俠參與。」

「都是爲了維護武林正義，『感激』二字不敢當。不知暗助少俠偵察此案的還有哪些人物？可否見告？」

小郭吶吶道：「實不相瞞，還有阮逢時及藍玉。」

「佩服，佩服。」葛四海道：「這兩位同道，不計名份，丟下自身的事整天在少俠身邊保護，這份義氣眞叫人佩服，所以葛某決定和少俠聯手。阮、藍二人是否在附近？能否引介一下？」

小郭張望了一下，道：「他們此刻不在附近。」

葛四海道：「在下暫住在鎮外一座廢觀中，有重要的事要和少俠研究。」

「甚麼事？」

「自然是有關三位大俠被殺的案子。」

「好，葛大俠請！」

葛四海領路出鎮，來到一座小道院中，雖沒倒場，却已無人照料，野草叢生，狐竄鼬走，一片荒蕪。

葛四海在觀中一站，冷冷地向身後的小郭道：「小郭，你居然敢來。」

後面的人居然沒出聲。

葛四海回頭一看，見這人蒙面，看不出是不是小郭。

因爲小郭穿的是藍衫，此人却穿灰色短衣。

當然，在路上小郭可以把藍衫脫掉和蒙臉。

如果是小郭，他甚麼要這樣做？

「你是誰？你不是小郭。」

蒙面人道：「我是不是小郭有甚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我要殺小郭，却不一定要殺閣下。」

蒙面人道：「你爲甚麼要殺小郭？」

「因爲他的身手不高，身邊除了阮逢時及藍玉之外，還有一位絕頂高手，我不能留他的活口。」

「爲甚麼？」

「因爲我不喜歡有人調查此案。」

「梁人傑不也在調查此案？」

「他是個無能的人，我不怕他調查。」

「這麼說來，莫非兇手是你？」

葛四海冷然一笑，道：「我不

想回答這問題，你們永不知其中的奧妙。」

「但至少我知道是由於他們三人作會主的呼聲較高而招致殺身之禍。」

「對，你只知道這一點嗎？」

「當然還有。」

「你還知道甚麼？莫非你就是小郭身邊那個絕世高手？」

蒙面人道：「也許是吧。行兇的有二人，一人用刀，一人用劍，搭配嚴密，凌厲無匹。若把你們二人分開，都不能算是頂尖高手，一旦合擊，尤其是施展那一招『當者披靡』，就十分厲害。」

葛四海一楞，似沒想到這人知得這麼多。

蒙面人道：「留下『誰敢碰我』的血箋目的有二，一是暗示兇手只有一人，因爲不是『我們』而是『我』；其次，也暗示三位被殺的白道名人招惹了這個兇手，不是爲了會主的事。」

葛四海一震，想不到此人的推研如此精密。

蒙面人笑笑，似乎以爲這根本就不是甚麼太絕的詭謀和花梢。

葛四海以爲這人身材頗似小郭，但說話的口音却又不是，此人是江北口音，和小郭的京音完全不同。

蒙面人道：「現在我要挑明你們二人的身份，說穿了一文也不值得。你是關山月之徒，花帶雨是崔心蓮之徒，你們上一代的交情，可由你們二人刀劍上吞口都是鴛鴦這一點來証明，而且你們的上一代師門不和，死前却已經和好。」

「你怎麼知道的？」

「看過他們葬在泰山的墳墓。」

葛四海的濃眉挑了一下，這表情很怪。

葛四海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蒙面人道：「雲大俠被殺那天，你們二人在門外火併，而且口出髒言，使人相信你們勢成水火，但梁人傑却破例讓你們入內看屍體。」

「這有甚麼不對？」

「你們自己不以爲有甚麼破綻，遇上有心人就不同了。」

「誰是有心人？」

「梁人傑是有心人，小郭也是！」蒙面人道：「當時你們一入大廳，你第一眼就去看雲大俠右後腰上的刀創，花帶雨也是第一眼就去看他左前腰上的劍創。顯然你們已知他們創傷的部位。」

葛四海楞了一陣子。

蒙面人續道：「爲了印証是甚麼兵刃所傷，也可以說爲了印証是否是刀、劍所傷，以及爲誰的刀劍所傷，藍玉和羅筠在客棧中扮演嫖客和妓女玩剪刀、錘子、布，把客人引到他們窗外聽戲，而你和花帶雨正在樓上房內，也忍不住出屋聽戲。」

葛四海吶吶道：「他們目的何在？」

「主要目的是把你們二人引出屋外，另外二人進入你們屋中，用你們的刀和劍在死狗身上各劃了一刀和一劍！」

「好詭的東西，是誰幹這事？」

「當然是小郭和小玲了……」

這時殿中走出一人，正是花帶雨。

「世上的巧合太多，也就否定了巧合。」蒙面人道：「那夜小郭和林小玲在溫泉洗澡，你們二人又表演追殺，花帶雨還受重傷流了不少血，事後小郭去而復返，發現血是假的。」

「小郭那小子太聰明了！」正要動手，蒙面人又阻止了他，道：「先聽完再說，近來小郭及阮、藍二人的危機都是我爲他們解危的。還有，你請韋天寶及呂永基二人出頭，旨在擾亂視聽，因爲呂永基用刀，關、崔、韋天寶用劍。而當年的關山月用刀，崔心蓮也用劍。二人聯手，所向無敵。」

花帶雨走下石階，道：「看來你和小郭一樣，都會因多管閑事而喪生。」

蒙面人道：「要逮住你們並不太難，難在使你們招供就不能不用點腦筋，幾位高手助小郭，先造成小郭是『不老仙』的門下的印象，然後再故意露出破綻，暗示小郭是假貨，誘你們上釣殺小郭滅口。」

葛、花二人悶聲不響，雙雙撲上。

刀、劍合一，又施出了他們的絕招「珠聯璧合」。

這一招的確既玄又奇，連上一代的關山月及崔心蓮二人都視此招爲保命絕招，也就是右後腰一刀，左前腰一劍。

只不過這一次却不靈了。蒙面人的身形忽然蜿蜒曲折而上，自刀、劍隙縫中穿過，居然還各砸了二人一掌。

這一掌幾乎完全粉碎了葛、花二人作維持會會主的美夢，只不過雙方的差距太大，使他們仍沒感到剛才發生的事是眞的。

花帶雨噙着口角的血漬，道：「你到底是甚麼路數？何人門下？」

「『不老仙』也好，『老神童』也好，隨你們怎麼想都無所謂……」

二人的鬥志已經消失了一半。

才不過二三十招，葛、花二人已各挨了五六掌。

（未完・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